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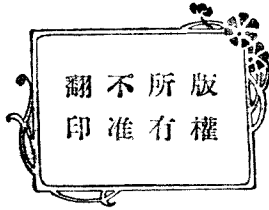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足本
儒林
外史
遊記
(合一冊)

實 幣 三 角

(外埠酌加運費)

加郵運價一成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李純新

儒林外史考

一 儒林外史爲『諷刺小說』中『出類拔萃』之作

『諷刺小說』以『婉
而多諷』爲正宗。

小說祇是一個總名，中間派別很多；明胡應麟曾把牠來分作六類：一曰志怪；二曰傳奇；三曰雜錄；四曰叢談；五曰辨訂；六曰箴規。所謂『諷刺小說』者，即出於『箴規』的那一類，而復加變化於其間的。這因爲『箴規』一類的小說，祇是從正面寫來，含有勸導的意思；『諷刺小說』却正面反面都寫，時常還是寫反面的文字多過於寫正面的文字；而於勸懲之外，還兼含有一些些辛辣的意味，那就是所謂諷刺了。這一類小說的寫法和方式，也頗錯綜不一，然自以『婉而多諷』爲正宗。若夫一味的嫚罵和譏刺，都是有所不取的。

『諷刺小說』的能成立與否，全看其寫時動機是如何？

然而，第一個要點，還在看寫這部小說的動機究竟是如何？倘然真是對於世事有所不平，秉持有一種『公心』的；那他這部小說當然有成立的可能。否則，倘然是爲了和一人或一家有上什嗎仇怨，借了文字之力以洩其私憤的；那就落於下乘，而失去了『諷刺小說』原來的用意了！

以前幾部名爲『諷刺小說』者，其實皆不合於標準。

我們既如此嚴格地爲『諷刺小說』立了一個標準；其第二步，就得瞧一瞧在自古迄今的許多『諷刺小說』中，究竟有那幾種是中於這個準繩的？那嗎，金瓶梅是其中的一部；牠的描摹世態，也可算得能窮形盡相的。祇是牠有一個短處：有時描寫得太淫穢，致開後來許多淫穢小說的先河；什嗎續金瓶梅，什嗎隔簾花影……等書，都繼之而作了。而且這部小說的所由作，用意雖是舉一家以概其餘；然範圍終嫌太狹，不是從全體着筆的。還有西遊補，也是一部。牠這部

小說大概是成於明朝的末年；對於當時的世風日下，也頗能有所譏彈。但借三教而立言，未免又嫌太空誕了一點。此外，就要數到鍾馗捉鬼傳這部小說了。這更是不能和以上的那二部小說相比的。牠把一羣人都比之於羣鬼，再一個個的分了開來說，深極變罵的能事；意識淺薄，到了極點了！至若晉唐以來的許多『人情小說』中間也頗有寓上諷刺之意的；然大抵祇以一二個庸人俗子爲主體，極寫其醜劣惡俗之態，以博人們的一笑；其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儒林外史』爲『諷刺小說』中『出類拔萃』之作。

然則，如此說來，這部既是有上短處，那部又是太嫌淺薄，在這許多許多的『諷刺小說』中，竟找不到較爲完善的一部嗎？不，那倒是有的，那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我們也可以說：在以前，祇能說是『諷刺小說』的黑暗時代；直至這部『儒林外史』出，方始大放光明，而好似給予了人們一個範本。『諷刺小說』是應該如何的一種作法的。而牠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在立意方面：指摘時弊，兼以『公心』；又牠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在行文方面：『感而能諧，婉而多諷』。這一來，牠在『諷刺小說』中，就成爲『出類拔萃』之作了。而且，從這部『儒林外史』出來以後，別的人雖又繼續著作了不少種的『諷刺小說』，然能步武後塵，堪稱繼響的，恐怕一部都沒有吧？

一 儒林外史對於舉業的攻擊和訕笑

吳敬梓生於八股時文正在拾頭的時代

『儒林外史』之所以能成爲不朽之作，一大半的原因，實在牠見解的高超；而牠最大的一個見解，乃在對於舉業十分的不滿，加以一種猛力的攻擊。這也不是沒有緣故的。祇因爲，『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正生在八股時文十分拾頭的時代。那時候學術界荒落已極，幾個喜歡研究學問和文學的，如毛奇齡、顧炎武、胡渭、閻若璩、黃宗羲、尤侗、王士禛、朱彝尊……等輩，都已相繼殞謝而衰，枚戴震、朱筠、汪中、姚鼐……等這幾個人，又都是尙在稚年或是尙未出世。一時所謂一般士流，人人都醉心於舉業，除了制藝而外，百不經意；却又以爲希聖希賢的工夫，即是從此做起。這實在太是教人瞧不過去了。

吳敬梓熟知八股社會中的種種真相和醜態。

醜態，他是完全知道的，一旦大大地覺悟以後，安得不教他不對於舉業，狠狠地攻擊上一番呢？

揭出當時八股之士對於舉業的心理。

因此，他特借馬二先生的口中，在書中說出這一番話來道：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漢

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天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在這裏，把一般八股之士對於舉業一種普遍的心理，都揭露無遺了。

併且，由此更可觀見：國家雖是天天掛著孔孟的招牌，其實全不是那們一回事，他何嘗要人去讀孔孟的書，要人去遵照著孔孟的教訓而行事，祇不過以八股文，試帖詩作牢籠人心之舉，使天下的人盡入其彀中吧！這在專制君主方面說來，真是困死人才的

唯一妙法；其存心亦可謂惡毒之至了！

吳敬梓的痛嫉時文士。

同時，吳敬梓對於一般八股文人，當然也是十分痛恨的；在程晉芳所做的吳敬梓傳裏，就很明白的有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等語。而在儒林外史中，或寫某人之熱中，或寫

某人之貪鄙，或寫某人之酸，或寫某人之刻，……這些人無一不是攻研時文的，更是隨處都可見到書中一寫時文士的虛偽。

然尤妙的，莫過於第四回中寫范進丁母憂後同張靜齋去謁湯知縣的那一段：「……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謁過，范進上來敘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敘了

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纔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纔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是不用葷酒，却是不會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方纔放心……」

看他寫來好似毫不用力；然在本段最末後的那一句，却尖刻到了萬分，竟把范進那一種虛偽的情態，直透紙背而出，不能再有所遁形！

再寫時文

此下，他又接寫一段，也是絕妙絕妙的；那是如此的寫著：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縷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在這三個人中，張靜齋和范進皆是舉人，湯知縣還是一個進士，都是由八股時文中出身的；而他們的學問，乃竟淺陋。一至於此，連得本朝（明朝）開國名臣劉基的歷史都一點兒也不知道，這豈不是大足令人發笑的嗎？

三寫時文的酸腐。

又書中所謂馬二先生者，即影射著全椒馮粹中。他爲作者吳敬梓的摯友，平日對於他也是非常恭敬的。但一到了這部書中，一壁儘管寫他如何的任俠仗義，一壁却又把他又酸又腐的一副神氣，描寫得一個淋漓盡致，不肯在筆下放鬆一點！這無非爲了馬二先生是一個時文士——是一個尤工爲時文者的緣故，如寫馬二先生西湖之遊一段道：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著挑鬢頭……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婦人後面都跟著自己的漢子，搵著一把傘，手裏擎著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

「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掛著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著餛飩，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著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

「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不會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鄉村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墓中間，走了一二里路，走也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著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

「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中間，隔著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那熱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碗一碗在跟前捧過去。」

「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著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勅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纔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挾著一個肚子，穿著一雙厚底破靴，橫著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吃了一碗茶。櫃上擺著許多碟子，橘餅，芝麻糖，燒餅，處片，黑棗，棗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吃了一飽。馬二先生也倦了。」

直著脚，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爲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西湖原是一個何等名勝的所在，而馬二先生一路遊來，對於湖山佳趣，竟毫無半點會心。除了隨處吃喝以外，所見到的祇是一些俗情。這真要教人笑他，太是俗不可耐了！然而我們要知道，當時一般所謂「時文士」者，大抵都是如此的性情木強，如此的不解風雅的。固不僅馬二先生一人爲然！寫一個馬二先生，正是爲一般「時文士」普遍地寫照。

吳敬梓對於舉業
一個絕大的革命

觀了以上所引證出來的這幾段，可知道吳敬梓對於舉業是如何的加以反對和攻擊，併同時對於一般舉業中人又是如何的致其微詞和訕笑的。而他在這裏所蘊有的意義，乃是教人知道僅以博取舉業的八股文不足貴，所貴的乃爲真實的學問，虛浮的富貴不足貴，所貴的乃爲健全的人格。併希望大家一旦覺悟以後，應該從此拋棄了舉業的一條路，而另從「真正做人」的一條路上走去，不再受那專制君主惡毒的牢籠。這顯然是對於舉業一個絕大的革命了！像這樣一種高超的見解，見之於距今二百年前，已是大可驚異！何況他自身也同爲此中人，他家累代又都從舉業中出身而博得富貴的——以舉業中的一個孝子順孫，而竟能覺悟到如此的一個地步，這不更是值得令人佩服的嗎？

正面寫來不足，又來
一個強有力的反襯

然而，以上的這幾段，雖是寫得十足有力，但仍是從正面寫了來的。這在吳敬梓本人，大概還不覺得怎樣的滿意。於是他在卷末，又寫出了一個會寫字的季遐年，一個賣火紙筒子的王太，一個開茶館的蓋寬，一個做裁縫的荆元，這四個人雖併不是儒林中人，却都有高尚的人格，奇特的行爲，實是卓卓可稱的。這一來，更來了一個強有力的反襯，使人明白市井中自有奇人——具有高尚人格，疏朗性情和做真實學問的奇人。倘欲以此求之八股文人中，或者反好似「緣木求魚」呢！

寫荆元如此，寫其餘
三人亦莫不如此

如今且把書中寫荆元的那一段錄在下面：
「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著一個裁縫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

雅人，爲甚麼還要你做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他寫荆元是如此，他寫其他三個人，也莫不如此。由此也可以揣想到，他所以要在卷末寫這四個人，是一種什麼用意的了！

三 儒林外史對於舊禮教的懷疑

吳敬梓也是懷疑舊禮教的一個人。

吳敬梓除了極力的攻擊舉業而外，對於舊禮教也是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的。這是觀於他在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寫王玉輝的女兒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而就可知道。

寫禮教的害人，如是如是。

在這一段中，最先他是這們的寫道：

「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著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著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死了丈夫，在家累著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玉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著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如雨下，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蠅蟻尚且貪生』，你怎樣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著他行罷！自古『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的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逕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孀人說了。老孀人道：「你

怎的越老越獸！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著，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牀，母親看著，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拾了回來，在家睡著。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著走出房門去了。

在這裏，三姑娘爲了禮教二個字，竟生生的情願把自己餓死，這事情固已是十分淒慘了；而王玉輝眼瞧著自己的女兒，將絕粒而死，非但一點兒也不動心，反還取著一種贊成而欣喜的態度，未免太無心肝，併不近人情之至！及末後聽得女兒真是死了，又仰天大笑而連說著死的好，死的好，這更要教人疑心到，那二句話不是從人類口中所發出來的，然而，他的所以如是，反乎常態者，無非是中了禮教之毒，祇從『青史留名』、『倫紀生色』八個字的上面着想，就忘記了一個人的生命是如何可貴的了！

寫禮教與天良的衝突。

但是，他終究是一個人類，而既是人類，總應該有上一些天良；像這樣的態度也祇是暫時間的事，不久就會天良發現的！不信，請再看這一件事的下半段文章。

『過了兩個月，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當日入祠安了位……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著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淒淒惶惶……來到蘇州……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不……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這是他老先生的天良發現了；所以又會如此的悲痛起他女兒來，前後宛如兩個人，而在這中間，寫天良與禮教的衝突，真是非常深刻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禮教實是一件要不得的東西，稱之曰『吃人的禮教』，一點兒也不過分。同時，在這樣的一段文字之下，我們更可知吳敬梓對於禮教，是持著如何懷疑的一種態度了！

吳敬梓的不敢公然排斥禮教，實為時代所限。

不過，他所生的時代，還遠在二百年以前，思想方面究竟尚有所限，所以他對於禮教也祇是持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吧了，併不敢大聲疾呼的，公然有所排斥，然而，僅是這一些些的懷疑態度，已非和他同時一輩的人所能及的了！

四 儒林外史在描寫方面所具有的特點

儒林外史在描寫上，具有二個特點。

以上所說，都是關於儒林外史的見解一方面的；如今，要就牠的描寫方面，作上一個批評了。本來，牠是和水滸、紅樓夢同稱為說部中的三大傑作；於描寫上當然是極其具有工夫的。而試一分析言之，牠却具下了二個特點。是那二個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是描寫真切。

第一點，便是描寫得非常真切。所謂真切也者，即把每個人的個性分析得非常清楚，描寫起來，總是適如其分，無過與不及之弊。譬如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可算得是很多的，而且一大半都為儒林中人，他却能若者智，若者愚，若者賢，若者不肖，把他們描寫得一個淋漓盡致，各極其妙。這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但還不算什嗎？最難的，有幾個地位、身分和個性看去都是十分相同的人，實是無從分析的；他却偏要很細心的，在他們之間找出幾個不同的地方來，而描寫出甲是甲，乙是乙，一點兒也不含混。如楊執中和權勿用這二個人，都是矯為高雅，而其實祇是想在豪門中混口飯吃的。於是，他在他們二人同在一起時，便如此的寫道：

「當下兩人（權勿用和張鐵臂）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著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著一個雄赳赳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

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著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凳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三個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關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

「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纔看見肴饌也用些，或者酒略飲幾杯，不致沉醉，也還不妨。』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葱韭蘆荊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

看他祇是淡淡的寫來，絲毫不會用力。然就在這淡淡的幾筆之下，把關於二人個性相反之處，一齊都顯露了出來。於是，楊執中是怎樣的一個人？權勿用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竟給他分得清清楚楚的了！餘如寫虞博士之和莊徵君，婁公子之和蕩公孫，杜少卿之和遲衡山……也都能各有各的模型，併不混而爲一，正和寫楊權二人同一個例子的。閒齋老人的序中說道：

「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情心術——活現紙上。」

這幾句話，真能把儒林外史的好處，恰恰道了出來了。

第二個特點，是全書

沒有一句淫穢語。

第二點，是全書沒有一句淫穢語。這大概是中國文人犯得最大的一個毛病吧？不論是寫詩寫詞，寫戲劇，寫小說，總喜歡夾上幾句淫穢的話頭；而在小說中尤所不免。付嗎？一些淫

情浪態與夫男女房幃之事，每每連篇累牘皆是，隨處都可見到。如金瓶梅呀，野叟曝言呀，還有什嗎雜事，祕辛之類呀，那是久有淫書之目的，可以不必說起了。便是水滸和紅樓夢，在說部中都居著至高無上的地位的，然仍免不了這一種的情形，牠們的書中也都很有淫穢的幾段。獨有儒林外史，真可在所有小說中，作得一個例外的了。牠的筆墨真是十分乾淨，在全書中，不但沒有一句淫穢語，便是稍涉肉麻的話頭，也是一句都找

不到的！——至於六十回本的儒林外史，在後四回中却有許多淫穢的話頭；但這併不是吳敬梓的原本，不知是那一個妄人所加，那可算不得數來的！——就這一點而論，真可說是牠所獨具的一種特色；以視上面所舉的第一點——還爲一切優美小說所共具，——更要難能可貴了！所以，青年學生倘欲讀舊小說的話，這一部儒林外史，實比其他一切的小說更要來得適宜的。

五 儒林外史中所影射的人物

書中人物，大都實有其人。

這一部儒林外史，雖是借危素、王冕二人而引入，說是演明初時事；也不過是一種假托之詞罷了。其實，誰都知道，牠是爲當時——清雍乾間——一般儒林中人寫照；所有書中人物，大都實有其人，那是不可言喻的。不過，他隱射人家的姓名，或以象形，或以諧聲，或以度詞，或以隱語，方法也頗爲不一；須得將清雍乾間諸家文集取了來，細細加上一番參證的工夫，方始能明白得牠的十分之八九的。但是，這一番的工作，現在我們已可無須做得，早就有人給我們代做的了。嗒，嗒，那就是金和所寫的那一篇跋。

看了金和的一篇跋，書中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有了來歷。

關於這一節事，金和的跋中是這樣地寫道：

『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況；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寧府教授吳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茗狂按，即虞博士。）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書中之莊徵君，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書，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庵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鎮臺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荷玫之姓苟，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婁公子之爲浙江梁（或曰桐城張），韋四老爹之姓韓，沈瓊枝即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即戴名世詩案中事。』

經他這般的一說明，書中所有重要的人物，差不多一一都有了著落了。

匡超人併不是影射汪中的一個辨正。

不過據胡適之先生的吳敬梓年譜中說來：匡超人併不是汪中。因為依據年譜，當吳敬梓四十四歲的時候，汪中纔出世，而這部儒林外史大約是在汪中出世後四五年間就寫成了。吳敬梓又不是未卜先知，那裏會把汪中長大了後的事預先寫了進去呢？這是以年

六 儒林外史從他書中所摭取得來的材料

儒林外史的材料，有一部份是從他書中摭取而來。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既大半是實有其人，有如上面所說的了。那書中所載的，也是以作者所目擊的事實為多，我們想都可以想得出來的。不過這是指其大部份的故事而言，倘一細加披閱，我們就可知道，中間有一些的材料，却是從其他的書籍中摭取而來。本來，化朽腐為神奇，正足展露作者的文學手段，描寫技術，那是一點兒不足為病的。何況，有上這許多豐富的材料加進去，作為一種點綴，更使這部書有似錦上添花一般的熱鬧。

下面舉述出來的，是我們所能考證得的那幾項。

現在，且就我們所知道的，把這些從其他書籍中摭取得來的材料，一一加以考證：

(一)第十二回的俠客虛設人頭會一事，係自桂苑叢談中採取而來。其原文云：『張帖下第嗜酒，自稱豪俠。一夕，有人腰劍手囊，囊貯一物，血殷於外，入門曰：『有鱗人，恨十年，今獲之。此其首也！』命酒飲之。曰：『去此三四里有義士，欲報之，能假十萬緡，此後湯火無所懼。』張傾其繻素與焉，留其囊而去。五鼓絕，蹤跡杳然。開囊視之，乃豕首也！』

又，幽閒鼓吹也同載此事，惟文字詳略互有不同。

(二)第十五回胡公子遇神仙事，也同樣的脫胎於桂苑叢談中，不過中間略加變化。其原文云：『護軍李全舉遇道人通爐火事，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既滿，開視，黃金爛然。李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日，道人不來，啓藥爐視之，不見金矣！』

(三)第三十回訪友神樂觀事，係以堅瓠集爲藍本。其原文云：

『明嘉靖中，長興徐子輿中行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汝楠薦之於子輿。子木作書，盛言客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輿得書大歡，亟延入。既見，子輿愕然，笑啞啞不止。贈以詩，有「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之句。』

(四)第三十五回莊徵君奏對事，係摭取自文海披沙中。其原文云：

『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徵之闕下，而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間，不能對，以忍痛也。』

以上所舉四事，都是十分彰明，有書籍足資考證的。餘如楊執中「不敢妄爲此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俱經過，取次春風到草廬」一詩，實爲元呂微之七律的下四句；趙醫生與知縣黃公命造相同而境遇不同一節，耳新中也有類此的紀載；那祇是一鱗片爪的擷取，不遑一一枚舉的了。

七 儒林外史幾個回數不同的本子

儒林外史有四個本子，雖出來得還不算久，然已有四個回數不同的本子；那就是五十回本，五十五回本，回數不同的本子，五十六回本及六十回本。

(一)五十回本實爲吳敬梓原來所寫的本子，程晉芳的吳敬梓傳及全椒志裏都是如此說。這大概是會錯的。

(二)五十五回本：那後面的五回，大概是後人所增加的。然金和的跋中說：這是吳敬梓的原本。這句話恐怕有誤而不可信。

(三)五十六回本：即於五十五回後，再增加「幽榜」一回。中間所載的詔表，皆係割裂了吳氏文集中的駢語雜奏而成。這金和已在那篇跋中說過了。是後人所妄加，那是不消說得的。但我們爲

五十六回本

五十五回本

五十回本

了要博讀者們看了一笑的起見，仍把這末一回作爲『續錄』附在這個標點本中，併沒有把牠刪了去。

六十回本。

(四)六十回本：這是要不得了，在後四回中竟有上了不少的淫穢語，儒林外史的筆墨，在說部中，原是最爲乾淨的，何物妄人，乃故意增加了這四回，來敗壞牠的名譽，吳敬梓九泉如有知，大概要大

大的不答允他吧？

二二，九，二三，若狂於上海。

本書特點

本書『婉而多諷』又能指摘時弊，兼以『公心』，在一切諷刺小說中實可首屈一指的。這是特點一。
八股時文，爲專制君主對於士流一種惡毒的牢籠，不知困死了多少人才！本書獨能揭發其隱，加以猛烈的攻擊。這是特點二。

本書於攻擊舉業之外，又能示人以一種做人的新途徑，而在社會中建立了一個新的心理：虛浮的富貴不可貴，所足貴的乃爲健全的人格；八股時文不足貴，所足貴的乃爲真實的學問。這是特點三。

在『吃人的禮教』下面，古今來不知陷害死了，冤屈死了多少青年婦女！本書作於距今二百年前，已能對此問題有所指摘，可謂目光如炬，卓極一時！這是特點四。

本書明爲演述明初時事，實則夫人而知是爲清雍乾間的文壇寫照。倘一加以索隱，大都實有其人，呼之欲出，這於動人的事實之外，還可感得另外一種趣味的。這是特點五。

本書寫秦伯祠致祭一節，禮行樂備，盛極一時，彌可仰見前賢之文采風流；又寫琴棋書畫四士，使人知儒林之外，市井中也正多奇才。都是極含深意，而併不是專以描寫社會的黑暗爲能事的。這是特點六。

時文士在當時自成一社會，正有種種不同的模型。本書一加摹繪之下，直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其寫一切世故人情也，同此情形。這是特點七。

本書在描寫方面，以真切爲尚，求其能寫一人肖一人，併無過與不及的毛病。這是特點八。
本書自始迄終，不作一淫穢語，也不作一肉麻語，實爲中國舊小說中所創見。以供作一般青年學生讀物之用，最爲適宜無比。這是特點九。

本書間有一部份材料，是從他書中摭取而來；然化朽腐爲神奇，正足見文學手腕的巧妙，實有令人不勝其佩服。

的。這是特點十。

以上，都是涉於正書方面的；若講到附件，則更有說不盡的特點，爲別個本子所不具有的；限於篇幅，不一的舉述了。

標點符號說明

- 一。表一句的收束。例：只見茶鋪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
- 二，表一頓或一讀。例：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
-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鷄鴨小菜不算。
- 四：（甲）表冒下文。例：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
（乙）表總結上文。例：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向老爺衙門裏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這個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
- 五？表疑問。例：這人叫甚麼？如今在那裏？
- 六！（甲）表驚歎。例：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纔得好！
（乙）表命令。例：替我用力的夾！
（丙）表責怪。例：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
（丁）表感情的招呼。例：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裏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
（戊）表希望。例：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
- 七：（甲）表不盡的意思。例：難道老師父哄我……

(乙)表刪節。例：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下面採諸經子史的印證，教子弟們自幼習學。

八 一 (甲)表忽轉一個意思。例：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個的板子！

(乙)表總結上文幾小段。例：他轎裏是坐的債精，擡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裏藏着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

(丙)表夾註的字句。例：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直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

(丁)表斷續的語氣。例：他——兩把把對聯扯碎了！

(戊)表一切私名，在字的右邊。例：南京蕪湖縣周進杜少卿

九 一 (甲)表直接會話。例：『他說豬是他的。』

(乙)表引用字句的起迄。例：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

十 一 (甲)表會話中特別引用的詞句。例：『老虎頭上撲蒼蠅』——『戴着斗笠親嘴，差着一帽子』——『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子曰行』——『詩云子曰』——

十一 一 (乙)表書名，篇名，詞調名等，在字的右邊。例：綱鑑詩法，入門西江月，賀新涼

吳敬梓傳

程晉芳

程晉芳字魚門，和他的族祖程廷祚（綿莊）同爲吳敬梓生前很重要的朋友。他的爲吳敬梓寫這篇傳，在事實方面，當然是非常的詳盡而不會得有錯的。所以，我們就把牠來轉錄於此，不另作了。至於關於儒林外史種種的話，已見前面那篇考中。

編者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纔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喪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謨）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隸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嘏，未嘗爲來日計。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授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辛酉王戍間，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王者，則尤嫉之。余恒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

與余族祖綿莊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悵悵，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

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哀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死揚州』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先是，先生子頰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轂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殮於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

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做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

子三人，長即頰也，今官寧武府同知。

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余，檢其囊，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有筆硯，不煩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窅其躬，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倘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原序 一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是佛之旨，予勿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興廢存亡之故，亦俱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斃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却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

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滄、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滄、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滄、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裨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乾隆元年春二月，開齋老人序。

原序二

士人束髮受書，經史子集，浩如烟海，博觀約取，曾有幾人？惟裨官野乘，往往愛不釋手。其結構之佳者，忠孝節義，聲情激越，可師可敬，可歌可泣，頗足興起百世觀感之心；而描寫奸佞，人人唾罵，視經籍庸人爲尤捷焉。至或命意荒謬，用筆散漫，街談巷語，不善點化，斯亦不足觀也已！

儒林外史一書，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其寫君子也，如親道貌，如聞格言，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肝，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其云：『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語可謂是書的評矣！

余素喜披覽，輒加批注，屢爲友人攫去。近年原板已毀，或以活字排印，惜多錯誤。偶於故紙攤頭得一舊帙，兼有增批，閒居無事，復爲補輯，頓成新觀。坊友請付手民。余惟是書善善惡惡，不肯聖訓。先師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者以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幾裨官小說亦如經籍之益人，而足以興起觀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爾。

同治甲戌十月，惺園退士書。

原跋

是書爲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仇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鱗金盡矣。

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榮）應，堅臥不赴。客金陵，爲山水所痼，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多至不能具爨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子名煥，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著書甚富）賣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

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溱洧篇」數語，他如「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凱風」爲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爰采唐矣」爲戴嬌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是書則先生嬉笑怒罵之書也。

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況；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荅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庵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鎮臺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荀，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婁公子之爲浙江梁（或曰桐城張）章四老爹之姓韓，沈瓊枝即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即戴名世詩案中事，或象形諧謔，或度詞隱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釋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抄本，亂後遺失）是書爲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

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襲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

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青然先生女孫）略陳顛末如此。同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識。

儒林外史

總目



本書特點	編者
標點符號說明	編者
儒林外史考	趙茗狂
吳敬梓傳	程晉芳
原序一	閑齋老人
原序二	惺園居士
原跋	金和
回目	五十五回 <small>附續錄二回</small>
正文	五十五回
續錄	一 <small>(即第五十六回)</small>
人名辭典	李崇孝

回目錄

-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吃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都納姬
-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借弓旌天子招賢

-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秦伯祠名賢主祭
-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遷孝子西蜀尋親
-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鸞
-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城輿回家葬親

-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 續 錄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第一回 說楔子數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
『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嶽崎齋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就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家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着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傭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的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問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顆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可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攛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兩眼淚去了。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拏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吃，聚到一兩個月，使偷偷個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闔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燥。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

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語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秀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掛着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毡條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裰，兩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他那穿元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他想了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吃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子，圖個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託做親家寫一封信來，去替謁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驢和豬在你我田裏吃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着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才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賢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着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

草堂裏坐着說話兒。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這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個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着王相公，是必費心畫一畫。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秦老在傍，着實攬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裏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了十二兩，只掣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才學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即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才是如何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掣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要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老勸道：「王相公，也能，老爺掣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這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爹，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

「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知我學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就要取四鄰的甘結！」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才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想是親家這奴才，走下鄉，一狐假虎威，」着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膽見我，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儉……」又想到：「堂堂一個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到：「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着轎子，一直下鄉來。鄉裏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着。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着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尚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着門進去了。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着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座山，雖不甚大，却青蔥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知縣止走着，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小二道：「王大叔，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吃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着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中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執意了。他是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請坐，我告訴

你時知縣倚着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發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多，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拏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你曾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洒淚分手。王冕穿上藤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籠，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個小巷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擠個不開。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着譏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籬擔內挑着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歌餅，擊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牀。王冕千方延醫調治，總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

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擗踊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制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濠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絡髭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下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濠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獷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象，不覺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着。吳王吃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會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着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才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寨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着，天色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颯颯的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

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着詔書，帶領許多人，將着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鬢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蠅蝨滿室，蓬蒿蔽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旨去了。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鄰斂些錢財，葬於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着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附錄一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恒着高簷帽衣，綠裳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愛重之，爲拜其母。良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輒使就吏。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披古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所居倚土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良。良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駟東遊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爲？』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揖之坐，不問姓名。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也。』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此必危大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親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燕京貴

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壁，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人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乃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錄曝書亭集

附錄二 天目山樵跋

據無名氏保越錄，王冕在胡大海軍中曾效策攻越城，恐傳聞之誤。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着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個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同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中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中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苟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着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擎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吃。苟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中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着，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鐵鍋臉，幾根黃鬍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裏拿着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喂的飽飽的。我讀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蹠起

一隻來，自己繫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着這個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個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膀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個豆腐做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退。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攆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黃老爹，我聽見說，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說了半日，才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學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況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荀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都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尙捧出茶盤——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腐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拿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個先生，就是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甲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郎，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個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才好。」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個，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年老爺取過他個頭名，却還不會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紅袖，騎着老爺柵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衙門的人都攔着街遞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曾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却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才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吃完了茶，和尙又下了一斤牛肉麵，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尙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到了十六日，祭

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才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眾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毡帽，身穿元色袖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雙舊大紅袖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閑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僭着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吃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筯，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尚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筯，却如風捲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筯也不會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肴饌？却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失於打點，却不知先生因甚吃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筯聽他念詩。他便念道：「一獸，秀才吃長齋，鬍鬚滿腮，經書不揭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獸是不獸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長齋，鬍鬚滿腮』，竟被他說一個着！」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申祥甫連忙斟了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但這吃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個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胙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

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感謝眾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點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吃點心。內中一人問中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中祥甫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個人道：『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荷老爹向中祥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中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要幾年的夢。』梅相公正吃着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個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相公道：『就是微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壓了我的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準！』於是點心吃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中祥甫擎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裏歇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直到開館那日，中祥甫同着衆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費見拆開來看，只見荷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彀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吃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着雨下在河裏，烟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着一個人，船尾坐着兩個從人，船頭上放着一摺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絳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個半禮道：『你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說着，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着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

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掣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攔了一條凳子，就坐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會考過一個案首的？」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臾，和尚獻上茶來，吃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會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擎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開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俺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轉來，掣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開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生送飯來，周進叫他攔着。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尚拏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才上墳回來，不想遇着雨，就攔一夜。」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荷玫，不覺就吃了一驚。一會兒，哂嘴弄脣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才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才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才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荷玫，也替他起個「王」旁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荷玫。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個人姓荷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準的。前日晚生初來，會着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

落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閑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鷄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盞熱水——周進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鷄骨頭，鴨翅，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苟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叫苟致了，都叫他「苟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苟老爺跟前恭喜，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把個苟老爺氣得有口難分。中祥甫背地裏又向衆人道：「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這一集上，只有苟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過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苟家炒了此麵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個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都不歡喜，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跌頭跌腦，不知道常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那年，却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種不稔莠不莠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個記帳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是少了你吃的穿的。」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想：「『難子掉在井裏，撈起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了。金有餘擇個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周進無事閑着，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揆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姊丈說，要去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領着。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來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歲淒涼，竟得高懸月旦。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着，灌了下去，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裏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爲甚麼這麼號淘痛哭？』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擡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吃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會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這一句話，道着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論這事，只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人道：『看令舅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他一個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那裏有這一注銀子？』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着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吃了幾碗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直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

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團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會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衆人各各喜歡，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那典史擊晚生帖子門來賀。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個把月。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歛了分子，買了四隻鷄，五十個蛋和些炒米歡團之類，親自上門來賀喜。周進留他吃了酒飯去。苟老多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荏苒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己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蘇布直裰，凍的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周學道看的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蘇布的童生上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錦帶，何等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會賞取。』周學道道：『這也未盡盡善。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得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却有一個童生來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榜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話，看不得』

了！左右的！趕了出去！」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頭，又到大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個記認，又取過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強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着。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着，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前山，看不見了，方才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子住在披房裏。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范進進學回來，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粧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吃飯。老人家每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兒兒也吃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吃過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着吃了飯。吃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吃的醺醺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個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

了一個相公，就一癩蝦蟆想吃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屎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嫌不得錢，把銀子都把你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吃。我已是餓的兩眼都不見了。」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才去不到兩個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圍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裏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人，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雞去救命，為甚麼奪這話來混我？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雞。」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雞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腳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

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眾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眾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眾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眾人家裏拿些雞蛋酒米，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當下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有拿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鷄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掣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着吃酒，商議：『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眾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因他歡喜，很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會中。』他吃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眾人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還是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迎他去尋他。』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眾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門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叙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屠戶被眾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掣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眾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嚇他一嚇，却不要把他打傷了！』眾鄰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說着，一直去了。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着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般走到跟

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什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却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姚駝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着，再也彎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着。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才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才不是我最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方才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猪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猪了。』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猪！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着麼？我往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拏茶來吃了，一同回家。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着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來，見兒子不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見了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還不彀你賞人哩。』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擎着一個大紅全帖，飛跑了進來道：『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進來，到堂屋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才看見

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生。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范進道：「晚生微倖，實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張鄉紳將眼睛四面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拏過一封銀子來，說道：「小弟却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今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范進方才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才敢出堂屋來。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才費老多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搭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着。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來用。」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去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哩。」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鬢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吃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銀絲髻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丫鬢，洗碗盪杯箸。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鬢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盪和銀鏤的杯箸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輿訟之人。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吃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於地，家人媳婦和丫鬢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揀放牀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個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個，守着哭泣，一面製備後事。挨到黃昏時候，老太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掛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爺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掙着量白布，秤肉，亂竄。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掙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廬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尙做攪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焰口，追薦老太太生天。屠戶掙着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廬裏，膝和尚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廬裏起坐。膝和尚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爺得病在小廬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會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做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膏藥。今日不在這裏？』膝和尚道：『今日不會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這幾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話，陪着吃酒吃飯，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個不了。我是個閒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着些——難道是怕小塔怪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紙馬寫疏等事。胡屠戶吃過麵去。僧官接了銀子，才待走進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個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嚙嚙舌舌，纏個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同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

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莊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腿切了，酒爵出來燙着，和尚走熱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敞着懷，腆着個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渾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尚上坐，渾家下陪，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吃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夏天鞭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正吃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甚兒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何美之才開了門，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尙一桌子坐着，說道：「好快活！和尚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我田主人！」眾人一頓罵。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由分說，擎條草繩，把和尚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繩捆了，將個槓子，穿心擡着，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一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和尚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眾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尚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尚被人拴了，忍耐不得，隨即擎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尚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領了家去。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眾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個淡，趕了出去。和尚同眾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眾來鋪結壇場，掛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吃了開經麵，打動鑼鼓，可憐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來。八眾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才吃着，長班報客到。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中一個和尚向僧官道：「方才進去的，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鄰，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才是。」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什麼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光棍，就是他的佃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錢掙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腆着臉，擎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集縣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會託

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好不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與方才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個學，又說他曾作個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我掣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個字。像這都是作孽。眼見得那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說着，聽見靴底響，衆和尚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尚吃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才散了。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范舉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效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尚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蔡的銜，祭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却是用誰的名？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正算着，捧出茶來吃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會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數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范舉人又謝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者，先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個關帝廟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吃了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闊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敘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家人撥了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食蓋，九個盤子，都是鷄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生請二位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蠅居恐怕褻尊，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個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謁，

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靜齋道：『是，做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真個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做處圖縣紳衿，公搭了一個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小弟站在綵棚門口，須臾，鑼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朵高眉毛，一個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裏就曉得是一位尊貴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迎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睛只看着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曾認得。』他就疑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別處，才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才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的一般。』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做世叔相敬。近來自然時時請教。』嚴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雖不大喜歡會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可曾定過親事，着實問切。』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鑑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鹽魚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擊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甚麼，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着他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廝道：『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才說得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自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此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

來敘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叙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因說道：『却是得罪的緊。我這敝教，酒席沒有甚麼吃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飯。敝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都莫得吃。』掌上燭來，將牌拏出來看。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面有個書辦要回話，弟去一去就來。』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就是斷牛肉的話，方才有幾個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了他們就沒有飯吃，求我略鬆寬些，叫做「瞞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却是受得受不得？』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道有皇上，那知有教親？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上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鬘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雪夜訪曹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說道：「他以爲天下事都靠着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殺了。這個如何了得！』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夫拏進，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傍，聲明他大膽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當下席終，留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雞的積賊。知縣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的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

捆在他頭上，枷了出去。才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裏喇喇的一聲，糞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顛上淪到鼻子上，鬚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而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靠的緊緊的，只剩下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衆回子心裏不服，一時聚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貢生興訟，潛蹤來到省城；鄉紳結親，謁賞直遊京國。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才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全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個地方才好。』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着北城，幾個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這裏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個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個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掛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的出堂，將回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知縣叫帶上來問。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才過下來的小豬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

來，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和哥哥王大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他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拿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大是個窮人，那有銀子，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拏拴門的門，桿麵的杖，打了一個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裏。所以小二來喊冤。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個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着個鄉裏的親眷，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個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會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拿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因不曾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的。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個蹄酒，上門去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雞兒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求大老爺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哥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却在兩個宅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私家富，足有十多万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一個膽小有錢的人，見哥哥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吃了酒飯，拿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他兩個阿舅姓王——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着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嚴致和忙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嚴致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差人却在我這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吃，他們做事，一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管他，就更更要的人緊了。如今有個道理，是一釜底抽

薪」之法。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個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猪也還與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猪和借約拿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拗着，你認晦氣，再拿出幾兩銀子，折個猪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個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才得落臺，才得個耳跟清靜。」當下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拿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聽見這話，方才來。嚴致和即迎進廳上，吃過茶，叫小廝進去說了。丫鬟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抬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相見。奶媽抱着妾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來叫舅爺。二位吃了茶，一個丫鬟來說：「趙新娘進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出去。上席叙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着問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老大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慶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個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年出貢暨棋杆，在他家擡過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時我不曾去，他爲出了一個貢，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廚子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常小兒子要吃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除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吃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吃。你說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吃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每

人中一回狀元吃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吃了幾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會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總不見效。看看臥牀不起，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腳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要娶個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個大娘來，各養的各痛。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個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氏含着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鬢道：『趙家的那裏去了？』丫鬢道：『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量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木喪着，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吃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吊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内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母墳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爺作個遺念。』——因把小廝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廚，拿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輕意。』二位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將來要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拿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有些首飾，留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着。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陪客去了，回來見兩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才這一番話，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死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

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戚都請來，趁舍妹眼兒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嚴致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形於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個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個親姪子一個也不到。衆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牀面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紅袖，趙氏穿着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丫鬻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鋪請妹夫妹妹轉在大邊，磕下頭去。以叙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丫鬻，使女，黑壓壓的幾十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着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媽斷了氣了。』嚴監生哭着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着趙氏灌開水，攪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散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殮，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衣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拿一搭藤替他披着。那時衣裳棺槨，都是現成的。入過了殮，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個。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麻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一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簪。』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殮，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只；雞鴨小菜不算。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着哥子坐在底下。吃了幾杯酒，嚴監生吊下淚來，指着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看見的。想起一年

到頭，逢時過節，庵裏師姑送盒子，賣花籃，換珠翠，彈三絃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況他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夠做甚麼？再有些也完了。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也不用費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剩下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嚴監生聽着他說，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嚇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罈子都打碎了。拿燭去看，原來那癩貓把牀頂上的板跳躑一塊，上面吊下一個大篋，篋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囊子，拌在酒裏，篋裏橫睡着兩個人，才扳過來，篋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着，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歎道：「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裏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掃了地，把那乾裹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着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撐着，每晚算帳，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少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碗米湯，臥牀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勉強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挨過長夏，立秋以來，病又重了，睡在牀上，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那一日，早上吃過藥，聽着蕭蕭落葉打的牕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歎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丫鬟扶起來，勉強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吃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便叫趙氏拿出幾封銀子來，指着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來的，一點東西，送與兩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沉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兩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兩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安慰寬心的話，作別去了。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

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爭田奪產，又從骨肉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司進詞訟。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亂着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小號哭起來，準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着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弔孝，都留着吃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長幡，念經追薦。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影射僕從，丫頭、養娘、人掛孝，內外一片都是白。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着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料舉了回來。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家坐着，打點掣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領着一個小廝，手裏捧着端盒和一個毡包，走進來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個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服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絛，走過

那邊來，到楸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磕伯的頭，哭着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個好兒子，慢慢的帶着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多謝了，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爲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憲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個本家在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着住了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的，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吃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個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吃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猫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曾來聘。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二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着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砍折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被此勸了幾杯酒。媽媽抱着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裏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就擱，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過了幾日，大老爹果然帶着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

家掌管家務，真個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舒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個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連，幾日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裏第五個姪子承嗣。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願，我們如何硬做主？』趙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個正經主兒走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問壁第五個姪子才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個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爺的人，怎的做不得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王仁搖着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着，只得依着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到省城，問着大老爹的下處，在高低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擎着鞭子，站在門口，嚇了一跳，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才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做廳上，中間擺着一乘彩轎，彩轎傍邊豎着一把遮陽，遮陽上貼着『即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腳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着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富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個吹手來。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紅，簪着花，前前後後的走着着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嘆成一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戲頭，又叫張府裏押着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吃，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拾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很，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

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搥起來，四個戴紅黑帽子的問道：「來富跟着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做廳甚大，雖然點着幾盞燈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只得這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天井裏喝道：「喝個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嚴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正吵鬧着，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周家鬧了一回，沒奈何，只得把新人轎子發來了。新人進門，不必細說過了幾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擊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嘔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着脖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拏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攔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官儂癆，左手把着舵，右手拏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見。少刻，船擺了碼頭，嚴貢生叫來富着連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吃了。』嚴貢生道：『吃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麵粉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吃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才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偷頭子，攪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却拏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

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嚇了，陪着笑臉道：『小的剛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說着，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着。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吃了嚴老爺的藥，但是他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就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抬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夫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衆人一齊捺着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匆匆，且放着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帳，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着，一闖去了。船家眼睜睜看着他走去了。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拾掇拾西，鬧的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籠籠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個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個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個管事的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才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裏去？媳婦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廂房，天地世間，也沒有這個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着，自然有個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吃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着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着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羣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

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個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帳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爺在日，小老婆當家，憑着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把你們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眾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的人，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抬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冤。知縣叫補進詞來，隨即批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為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拏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個可否。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鑪的趙二漢，本來上不得臺盤，才要開口說話，被嚴貢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割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把我們不憚不慊；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着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腳，號做一片。嚴貢生聽着，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着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揪他，撕他，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鬻官，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話說：

「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據的；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有的。總候大老爺天斷。」

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一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說：「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

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姿的，看着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道縣查上去，批了個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到省赴按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更正名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撥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著膽，竟寫一個『姻眷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正在沈吟，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着『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才拏姻家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却不會有這門親戚。』范進道：『方才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却不會序過。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管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出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歎息，說道：『賢契續學有素，雖然就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幫。』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留着吃了飯，作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史。數年之間，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玫，那時才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個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

件事忘却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才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荷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對着名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個荷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着：『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吃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荷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着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罷了。這荷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生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荷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童生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着闖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凳去，照例責罰！』說着，學裏面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個？』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養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料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着荷玫，人叢裏一個清秀才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和方才這梅玖是同門麼？』荷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養軒老師的門生？』荷玫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

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荀玫才走出來，恰好遇着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着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先生那時在城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了，所以你不曉得。先生最歡喜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才范舉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放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賞個情，所以把你進個案首，也是爲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兩人說着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汝上縣薛家集。此時荀老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來賀喜，就梅同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玫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荀家管待諸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那日早晨，梅玖、荀玫先到，和尙接着。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尙施禮。和尙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咱你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扎着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臺，供着個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錄位。」左邊一行小字，寫着「公諱進，字賁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尙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着，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席隔着，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着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着「江右陳和甫仙」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着。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玖指着向和尙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擊些水噴了，揭下來裱一裱，收着才是。」和尙應諾，連忙用水揭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着衆人到齊了，吃了一日酒才散。荀家把着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玖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於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忽忽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

了進士，隨即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陸班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着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攙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着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一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着，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都是天榜有名，將來一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致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才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朝綱又遠，這裏住着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吃，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致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之後，一齊陞了員外。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個全紅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着一個單帖，上寫着「江西南昌縣陳禮，字和甫，素善卦仙神數，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紬直裰，腰繫絲絛，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喏，說：「請二位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弟却無緣，不會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乩上寫着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尚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還是專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都可啓請。不瞞兩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都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日來復」四個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個月的俸。」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眾位都嚇的跪在地

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亂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吃過便飯。」當下留着吃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亂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亂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幾拜，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着亂筆，又念了一遍咒語，燒了一道啓請的符，只見那亂筆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着跪獻上去。那亂筆先畫了幾個圈子，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眾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亂筆扶得動了，寫出四個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亂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亂筆。那亂筆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也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着亂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掣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於是掣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旁鈔寫，兩位仍舊扶着。那亂筆運筆如飛，寫道：

「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烟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只道驩驩開道，原來天府變龍。夢寐揚揚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病。」

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詞上說「天府變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荷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亂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連筆判下一個「服」字。陳禮把沙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判了三回，沙盤判了三個「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亂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到晚，長班進來說：「荷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荷家家人掛着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着稟道：「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

荷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了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荷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去道。』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荷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荷員外只得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是個寒士，如何支持得來？況我看見你不喜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這事才好。』荷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就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的着。』當下荷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司道、府縣都來弔唁。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荷員外家的喪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娶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擎手本來磕頭，看門效力，整整鬧了兩個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荷家，作辭回京。荷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才開了假，早見長班領着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貞臣良佐，忽為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才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需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着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

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過恩，整理行裝，去江西到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前任蘧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着。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蘧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爲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差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蘧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朶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守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守擔代。」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蘧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魯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聞得略有些貴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紀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太守道：「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蘧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尚幼，相隨做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蘧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況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餽粥，先人做廬，可蔽風雨，就是琴檮几，藥欄花棚，都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却可賦『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笑着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着，換了三遍茶，寬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守着實作難。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官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爽快，滿心歡喜，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蘧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數，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問着晚生，便是『問道於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當

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也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却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戡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諷他，正容答道：「而今我要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直吃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官別去了。過了幾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蘧太守帶着公子家眷，裝了半船行李書畫，同嘉興去了。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底，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拿到衙門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問，都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隴了南贛道，催釐軍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夜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即出門查看藥站，大車駟馬，在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一個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着一塊匾，匾上貼着紅紙，上面四個大字是「驢驢開道」。王道葵看見，吃了一驚。到廳階座，屬員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個大字是「天府變龍」。王道葵心裏不勝駭異，才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才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是南昌府的個「昌」字，可見萬事分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葵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着寧王百十隻艤船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葵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王道葵嚇得撒抖抖的，顛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抬頭。寧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封授你的官爵。」王道葵顛抖抖的叩頭道：「情願降順。」

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個王子，方才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頭上是八個『王』字，竟無一句不驗了。寧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個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吃點心。王惠也拏了幾個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却想不起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便是家祖。』王惠道：『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道：『却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裏？』蘧公孫道：『就在岸邊。』當下會了帳，兩人相攜着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玉，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會請教貴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掛印而逃，却爲圍城之中，不會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却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會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既邊疆不守，今日却不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却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現在舟中，今日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蘧公孫慌忙跪下回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個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

時潛蹤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認識，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蘧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洒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隻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蘧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公孫道：「這却不會說明，只說是掛印逃走，並不會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却與我是個故交，何不將你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蘧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公孫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蘧太守一一看了，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蘧太守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蘧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蘧來旬駙夫氏編輯」，刻畢，印刷了幾百部，遍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當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同衆名士贈答。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蘧太守叫公孫：「你婆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謚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璠，字玉亭，是個孝廉，四公子諱璣，字琴亭，在監讀書。是蘧太守的親內姪。公孫隨着兩位進來，蘧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簷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蘧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屈指已十二載，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掛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鬚髮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蘧太守道：「我本無官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會做得一此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想不到家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冰冷，仔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丈膝下，還可借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

姪們聞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兒念着，也終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是個清溪衙門，家兒在那裏浮沈着，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個小花圃，琴瑟爐几，竹石禽魚，肅然可愛。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挂着天台藤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劉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個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蘧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四公子不敢再說了。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婁通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造就何如？却還不會恭喜，舉過姻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個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一味粧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會着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監生。舉業也不會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個便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個斷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陽的通儒。』這個是得緊。」蘧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蘧太守治酒饌別席，問說起公孫姻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夾着來說的；我是個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就遲着。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貧窮些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出來，廳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太保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說我蘧祐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着開了船，方才回來。兩公子坐着

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叫道：『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凭牀痛飲，說古今的事。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閒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當聚些布衣章帶。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而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兩公子大驚道：『你却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子看着墳山，着實興旺，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殼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叔住。後來小的家弟兄幾個，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殼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個姐姐，嫁在新市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墳山，沒有人來作踐麼？』鄒三道：『這是那個敢？府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一莖草也沒人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今在那裏？』鄒三道：『就在此市梢盡頭，姐姐家住着，不多幾步。小的老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鄒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他家裏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鄒三回到岸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引着路，一徑走到市梢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籬笆門，半開半掩。鄒三走去叫道：『阿爺，三少老爺，四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應道：『是那一個？』拄着拐杖出來，望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鄒三捧出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吃着。三公子道：『我們從京

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算計着會你老人家。却因繞道在嘉興香蓮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裏，得以會着。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才聽見說，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曾添了幾個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說着，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少老爺坐坐。」老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我夫妻兩個，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而今大小老爺想也是大轎子？」四公子道：「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却說這樣的話，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三公子道：「況且墳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鄒吉甫道：「蓮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他今年十七歲，資性倒也還聰明的。」鄒三捧出飯來，雞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兩位公子坐下。鄒吉甫不敢來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吃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像我這酒是扣着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鄒吉甫吃着酒，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四公子聽了，望着三公子笑。鄒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個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鄒吉甫道：「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柳陰樹下，坐着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聽見他。」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個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着，掣出來看。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要見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兩公子道：「這先生往那裏去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楊先生雖是生意出身，一切帳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閑遊，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憑着這影計胡三，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老阿獸」。先年東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

後來聽見這些獸事，本東自己下店，把帳一盤，却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着又沒處開消，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腳的不服。東家惱了，做了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上老爺見是鹽務的事，點到奉行，把這楊先生擎到監裏坐着追比。而今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這村口外四里多路。兩個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着老官養活，却將甚麼賠償？」四公子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君子，却被守錢奴如此凌虐，令人一怒髮衝冠！」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替他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鄒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想着從前已往，不知披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於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吃過，忽忽回船。鄒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鄒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看着開船，方才回去了。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名，都查明白了來說。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尋出，用紙謄寫一通，遞與他，擎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着：

『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吃，枝用成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拔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拔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枝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明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

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就放出監來。你再擎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

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晉爵應諾去了。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個主意。」書辦道：「既是太保老爺府裏發來的帖子，這事何難？」隨即打個稟帖，說：「

「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具的保狀，況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賊非竊，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

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着慌，却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爵保狀，即刻把楊貢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兩銀子都是晉爵笑納，把放出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是一個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他自心裏想，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妻接着，喜從天降，兩個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個老嫗，又癡又聾，在家燒火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會會着，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聞聲相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三公子道：「這話極是有理。」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於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這小船乘着月色，搖着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開，這船却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看看二更多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一片聲，打的河路響，這小船却沒有燈，艙門又關着。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着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見」，一對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擎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嚇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個？」三公子來看了一看，道：「這僕人却不是我家的。」說着，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擎鞭子打這小船的船。船家道：「好

好的一條河路，你就走罷了，行兇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撲的奴才！你睜開矚眼看香燈籠上的字！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掛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那些人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來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撲的，再回嘴，拏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拏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兩公子聽着暗笑。船家開了船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上，此時月尚未落，映着那邊的燈光，照得亮。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那些人却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們的主人却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衙，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鄉里，借個官衙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即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遇着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三公子進船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講出與他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我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兇惡！這一會才現出原身來了！』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小船搖櫓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點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梢盡頭鄭吉甫女兒家，見關着門。敲門問了一問，才知道老鄉夫婦兩人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老爺吃茶，也不會坐。兩人出了鎮市，沿着大路走去，有四里多路，遇着一個挑柴的樵夫，問他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指着，『遠望着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一條澗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着。見人走到，那狗便吠起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真是楊執中老爺家麼？』問了兩遍，方才點頭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個姓婁，在城裏住。特

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那老嫗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老嫗道：『老爺不在家裏。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會回來。你們有甚麼說話，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吃茶，竟自關了門回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着原路，回到船上，進城去了。楊執中這老獸直到晚裏才回家來。老嫗告訴他道：『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的來尋老爺，說他在甚麼「大覺寺」裏住。』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說老爺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自心裏想：『那個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打官司，縣裏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用！』老嫗又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踢了幾脚。自此之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從清早就出門閑混，直到晚才歸家。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兩個人，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爹不在家裏，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爲你這兩個，帶累我一頓拳打脚踢！今日又來做甚麼！』老爹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得工夫，要去燒鍋做飯！』說着，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關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着行了幾里路，見一個賣菱的船，船上有一個小孩子搖着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裏說道：『買菱那！買菱那！』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艙內伏着問那小孩子道：『你在那村裏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爺，你認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裏？』那小孩子道：『在船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菱的錢，搖着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紙，上面寫着一首七言絕句詩道：——

『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兩公子看罷，不勝歎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其實可敬！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這日雖霜楓淒緊，却喜得天氣清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見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船頭上

一個人叫道：『婁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家忙把船攏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船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遇着這隻船，有分教：少年名士，雲門喜結絲蘿；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個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裏？』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着『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船門口。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才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船裏去。』讓進船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做窮翰林的人，只望着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還不會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為何駕着一隻小船在河裏？從人也不帶一個，却做甚麼事？』四公子道：『小弟總是閒着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回家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魯編修道：『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忽忽要返舍，就苦辭了他，他却將一席酒餚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曾到？』船家答應道：『不會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

——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閒話。魯編修問了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拈出來送與魯編修看。魯編修看罷，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君、平原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了。兩回躲着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吃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要去送

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道：「蘧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着哩。」兩公子走進內堂，見蘧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着。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邀到書房。蘧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歇息。次早起來，會過蘧公孫，就換了衣服，叫家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廚役備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到書房內，向公孫笑着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姪陪一陪。」蘧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太保做會試總裁取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却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着，就先擾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說着，看門的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爺。」三公子道：「快請廳上坐。」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裏幕中的？」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會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衣說道：「適才會見令表叔，才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玉立，可稱嗣續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祖老先生康健麼？」蘧公孫答道：「託庇粗安。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裏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曾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蘧公孫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少頃，擺出酒席，四位撥酒論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才來，頭戴紗帽，身穿蟒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蘧公孫出來拜見。三公子道：「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彼此謙讓坐下，寒暄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個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間何必做這些客套。依弟愚見，這廳事也太闊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才暢快。」兩公子見這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魯編修見瓶花爐几，位置得宜，不覺怡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爐出去，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個時辰，酒斟三巡，那兩個管家又進來把暖簾捲

上。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魯編修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煙氣。』編修贊歎了一回，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的了？』蘧公孫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甚緊。』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寧王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及期就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不是。』魯編修道：『古語道得好：『無兵無糧，因甚不降？』只是各偽官也逃脫了許多，只有他領着南贛數郡一齊歸降，所以朝廷尤把他罪狀的很，懸賞捕拏。』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子不知魯編修細說這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揆過了席，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魯編修歎賞了許久，便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懸弧之慶，在於何日？』三公子轉問蘧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魯編修點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又過了數日，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才寫着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着他進來。』看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二位老爺。』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着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話。』三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紬直裰，像個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幸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兩公子聽罷，才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籙，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師，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個直言，並』

不肯阿諛趨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說罷，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來吃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魯老先生道：『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却不會會見。』陳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到晚上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才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託晚生來而致二位老爺，可憐尊端一談。』兩公子道：『最好。』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宇深沈，琴書瀟灑，說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眾。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求親，只是不允。昨在會府會見南昌蔣太爺的公孫，着實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曾舉過姻事？』三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却還不曾舉姻。極承魯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個倒不消慮。令表姪八字，魯老先生在會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綿長，子孫繁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諷諷問表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如此極好。魯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你來作伐，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求。』陳和甫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魯老先生話去。』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筵回去，取了回音來，再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下。家人去了十餘日，領着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總與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二位老爺斟酌。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以為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個吉日，央請陳和甫為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到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了庚帖過來。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裝蟒刻絲緞綾羅衣服，羊酒，果品，共是幾十擔，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衣帽銀十二兩，代菓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

月初八日不將大吉，送過吉期去魯編修說，只得一個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讓公孫入贅。斐府也應允了。到十二月初八日，斐府張燈結彩，先請兩位月老吃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插起來。斐府一門官衙衙能，就有八十多對，添上蘧太守家燈籠，足足罷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執事，又有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尚不會退盡，燈上都用綠袖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轎，蘧公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斐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到了魯宅門口，開門跪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着公服，兩山人也穿着吉服。魯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迎了出來，揖讓升階，才是一班細樂，八對絳紗燈，引着蘧公孫，紗帽官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到了廳事，先奠了脯，然後拜見魯編修。編修公奉新塔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馮三爺茶罷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細樂，魯編修去奉眾位的席。蘧公孫偷眼看時，是個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却極其輝煌。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入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仙送子」，一齣「封贈」。這時下了兩天雨才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着新靴，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頭副末執着戲單上來點戲。才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膳，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單上戲單。忽然兵兵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的掉在燕窩碗裏，將碗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碗裏的菜灑了一桌子。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跳，把碗跳翻，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眾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碗撤去，菓子打掃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封」。副末領單下去。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廚下捧上湯來。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他戴了一雙釘鞋，捧着六碗粉湯，站在丹墀裏，尖着眼睛看戲。管家才撥了四碗上去，還有兩碗不會端，他捧着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上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脚，却叮噹一聲響，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個狗爭着，唧唧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吃。他怒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蹣起一隻腳來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會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隻

釘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心，——一盤猪肉心的燒賣，一盤鴨油白糖蒸的饅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素粉八寶攪湯。正待舉起箸來到嘴，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兵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滿座上都覺得詫異。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却叫這個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個個都要重責！」亂着，戲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蘧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到天明才散。次日，蘧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席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此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蘧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三四個丫鬟，輪流侍奉。又有兩個貼身侍女，——一個叫做采蘋，一個叫做雙紅，——都是嫵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蘧公孫恍如身遊閬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圍圍繼家聲，有若名師之教；草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蹤。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且他這個才女，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督課，同男子一樣。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翟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摺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講幾句詩，以為笑話。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真個是『才子佳人，一雙

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但賢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公孫却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着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事還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勉強看了一個時辰，彼此睡下。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後家齊』，叫采蘋過來，說道：『你去送與姑爺，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況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公孫心裏只道是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諱。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淚眼，長吁短歎。養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養娘勸了一回，公孫進來，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從此啾啾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說到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恁般歎氣。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況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說着，越發惱怒起來。夫人和養娘道：『這個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況且現放着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己掙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着你恁個好先生，怕教不出個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語是穩的。』說着，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歎了一口氣，也就罷了。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像子書，不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却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看過了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吃春酒，公孫到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才坐下，看門人進來稟：『吾墳的鄒吉甫來了。』兩公子自從歲內爲蘧公孫舉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着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

然想起，叫請進來。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見他頭上戴着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腳下踏着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擎着個布口袋，裝了許多炒米、豆腐乾，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將禮物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蘧小公子，又問蘧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會着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們怎的不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了。」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們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吉甫遵命坐下，先吃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個却因我這幾個月住在東莊，不曾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楊先生是個忠厚不過的人，難道會裝身分，故意躲着不見他？他又是一個極肯相與人的，聽得二位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那日，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叫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先去拜他是。」吉甫道：「這更好了。」當夜吃完了酒，送蘧公孫回魯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次日乃試燈之期，婁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內府製造，十分精巧。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也給他見見。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鄉去，說道：「我過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才家裏去。你先去罷。」鄒二應諾去了。到十五晚上，蘧公孫正在魯宅同夫人小姐家宴，宴罷，婁府請來吃酒，同往街上遊玩。湖州府太守衙前紮着一座紫山燈，其餘各廟社火扮會，鑼鼓喧天，人家士女都出來看燈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鬧了半夜。次早，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個便船到新市鎮，女兒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吃了。到十八日，鄒吉甫要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個窮極的人，公子們到，却將甚麼管待？」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鷄，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鷄肉都放在船艙裏，自己揀着來到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楊執中出來，手裏捧着一個爐，擎着一方手帕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喏。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楊執中看見嚇了一跳道：「啊呀，鄒

老爹！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却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鷄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個。」

楊執中把兩手袖着笑道：「鄒老爹，却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着我這座心愛的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柴米，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個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釐也不成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掣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婆兩個，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

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才在此摩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着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才好坐了說話。」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嫗，掣個傢伙到鎮上羅米不多時，老嫗羅米回來，往廚下燒飯去了。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那兩個什麼貴人來？」鄒吉甫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裏的事累在縣裏，却是怎樣得出來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個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會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你想知道些影子麼？」鄒吉甫道：「那裏是甚麼姓晉的？這人叫做晉，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管得具保狀。這此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個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着，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者，婁也！我那裏猜的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鄒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我在婁府叩節，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晉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你道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

便了。』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吃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才開了門，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在鎮上賭輸了，又吃了幾杯燒酒，噙的爛醉，想着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一個揖，就到廚下去了；看見鍋裏煮的雞和肉噴鼻香，又悶着一鍋好飯，房裏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吃。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害饑癆病！這是別人掣來的東西，還要等着請客！』他那裏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吃。楊執中罵他，他還睜着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掣火叉趕着一直打了出來。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婁府兩位少爺的。』那楊老六雖是蠢，又是酒後，但聽見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略醒些，撕了一隻雞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着老子遞與他吃。吃罷，扒上牀，挺覺去了。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蘧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迎了出去。兩公子同蘧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座，兩邊放着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上寫着：『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沐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曾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話，彼此相和的話。三公子指着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會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舖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膀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頭偷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沐陽，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瘦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三公子道：『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生辭官一節，更足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欽敬，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腐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聯，上寫道：『喚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俛仰以嬉；攀月

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婆而舞。』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當下吃了幾杯酒，用過飯，不吃了，撤了過去，烹茗清談。談到兩次相訪，被韓老嫗誤傳的話，彼此大笑。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平原十日之飲。』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於是執手踏着月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同鄒吉甫回去了。兩公子同蘧公孫才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蘧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蘧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着氣，商量要娶一個如君，早養出一個兒子來，叫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姐在傍，眼淚汪汪，只是歎氣。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略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貝母，不知用貝母療濕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於是寫立藥方。一連吃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強。陳和甫又看過了脈，改用一个丸劑的方子，加入幾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蘧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閒。那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妻房，進了書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話，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作揖，一同坐下。楊執中接着說道：『我方才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個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一處則不失爲真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驚問：『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點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相府延賓，又聚幾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道：『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

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才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買舟回去？」說着，只見看門人擎着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魏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着，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着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兩公子問道：「老父稟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台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拆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來是爲丈量的事。老父稟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的事麼？」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速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公子道：「父稟就去的麼？」廳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秦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說着，揀過三遍茶，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躊躇道：「偏有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却遇着這廳官來講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愚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耽擱，不得到蕭山去，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辭意，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才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相思，終不能遂其願？」魏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閒之日，却未可必。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當下商議定了，寫幾色禮物，差家人管爵的兒子宦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蕭山。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請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當晚吃了飯，各鋪行李睡下。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個鬍子客人道：「是蕭山。」宦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

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宦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潛齋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麼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做生意，坐吃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會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住在廟裏，歎頭歎腦，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命的，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那少年道：『只管騙人，那有這許多人騙？』那鬍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你這位客人，却問這個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夠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正思忖着，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着兩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尋到一個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着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着一身白，頭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開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舖，晚間拏些牛肉，白酒，與他吃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管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勿用道：『這個自然。』送了宦成出門。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回覆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個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匾上寫作『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疾，夜裏要人作伴，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來了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說。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權勿用見了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

一件，左手揷着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却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首，方不礙路。他一味橫着膀子搖盪，恰好有一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擱着一根尖扁擔，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擔尖上，鄉裏人低着頭走，也不知道，揷着去了。他吃了一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望見在那人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裏人走的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這時着了急，七手八脚的亂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兩個衙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着官指手畫脚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衙役喝着叫他跪，他睜着眼不肯跪。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鋪的吞肉中走出一個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絹箭衣，幾根黃鬚子，兩隻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聽老魏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噴嚏，擡起轎子去了。權勿用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吃過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弔，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却是今日才要到他家去。不想撞着這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着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着一個雄赳赳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凳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楊執中道：『久仰，久仰。』三個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才城門口這一番相關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着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吃飯，自有家人管待。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着齋亭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於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斤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

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着，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來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着膀子了，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才看見肴饌也還用些，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葱、韭、蒜、萎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斟上。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鞭、劍、鎗、刀、鎗、劍、戟，都還略有些講究，只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四公子道：『這才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才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一擁出來，兩公子叫且住，吩咐快點起燭來。一聲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着一個燭臺，明晃晃點着蠟燭，排列天井兩邊。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着酒，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書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設一個大會，遍請賓客遊鶯脰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着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間在簷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箇尋到大門內房裏，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老六已是瞠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麼？』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權勿用道：『那裏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拏出去賭錢輸了，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留着少刻買燒酒吃。』權勿用道：『老六，這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麼拏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

是你的，「分甚麼彼此？」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說不出來的苦。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獸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裰送他。兩公子請遍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另一船。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手持執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却也聚了許多人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琴亭四公子，蘧公孫駝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醫，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請了不會到。席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圍說笑，伴着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啓，小船上奏着細樂，慢慢遊到鶯脰湖。酒席齊備，十幾個關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着神仙，誰人不羨？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編修，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應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搖濠橫，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不會說完，門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同坊，隕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才到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蘧公孫聽了這話，慌忙先去道喜。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不好了，魯大老爺接着朝命，正在合家喜歡，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臟，已不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聽了，轎也等不得，忙走去看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在了。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然後大殮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又忙了幾日，婁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乘了一枝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臂。兩公子大驚道：「張兄，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

可以捨身爲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爺；此外，那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如不蒙相救，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遂提了革囊要走。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略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爲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爲此事。」兩公子聽罷，大是駭然。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蹤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於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爲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有何不可？」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蘧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眾位都吃一驚。眾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眾客上座。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人頭却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才硬着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豬頭拿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吃。兩公子悄悄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個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

甚麼話說？」留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燭來看，見那關文上寫着——

「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事。案據關若庵僧慧遠具控伊徒尼僧心遠被地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蹤逃往貴治。爲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擒獲解還敝縣，以便

審理究治。望速望速！」

看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着。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掣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蟻入懷，解衣去趕。』」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已料理去。」兩公子沒奈何，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着臉道：「真是真，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改常，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拿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咐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到嘉興，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個不起之病。公孫傳着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保釐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叫兩隻大船，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來到嘉興。蘧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羨。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公孫居喪三載，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衰喪，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做名士的心也看淡了，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裏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傍指點，却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

書店裏貼着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

『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公孫心裏想道：『這原來是個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急到家換了衣服，寫個『同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裏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於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操選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吃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明日就回去回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處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馬二先生聽罷欣然。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層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才為有益。將來抽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說着，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餚饌：一碗嫩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豬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箸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到是肉好。』當下吃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肉吃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吃完了。搥開桌子，喚茗清談。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

先祖膝下料理此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那日在文海樓，彼此會着，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着「歷科墨卷持運」下面一行刻着「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蘧公孫笑着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個是有個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兩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蘧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字。小弟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想，也是這樣算計。」說着，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煇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吃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兩人同吃了。公孫別去，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掣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略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與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膽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掣了回來。兩日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了頭的身價，求官與他做老。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着宦成去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

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掣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吃。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蓮老爺的是魯老爺的？』丫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蓮老爺的官人多着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蓮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開着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着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癩罪！』宦成道：『老爹，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癡孩子，我要傳授了，便宜你的很哩。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說。』宦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爹。』差人道：『賣箱子還了得！就沒戲唱了！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了法來，總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你拗到那裏去。』差人即時掣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宦成兩口子吃，算是借與宦成的，記一筆帳在那裏。吃着，宦成問道：『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刻五，吃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宦成這奴才吃了個盡醉，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一開弓不放箭，』大家弄幾個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這個事都講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着同他講，不怕他不掣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着這樣事，還要講破，破你娘的頭。』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來。見宦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個狗戀着，快起來和你說話。』宦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着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孩子，只曉得吃酒吃飯，要同女人睡覺，放着這樣一注大財不會發，豈不是一如入寶山空手回？』宦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教你，你却不要。』過了廟不下雨。』說着，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差人見那人出神，

叫宦成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却是沒有傷，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兇神似的，走上去把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才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去喊冤哩！』那人到着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乖。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罪，他還敢怎樣你！』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是個欽賊。他家裏交結欽犯，藏着欽賊，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你！』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默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與你也無益，弄不着他一個錢。況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宦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蘧公孫催着回官，差人只騰挪着混他，今日就說明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這事却要動手了。』因問：『蘧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却不知道。』回去問丫頭。丫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裏却不曾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去問。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小相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舉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捺下。他却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馬二

先生拍手道：『好主意！』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吃着，商議此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蘧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擎着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欵贖放出來？極少也要二三百兩銀子。還要我去拏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欵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此間錢陪着打這樣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你先生請上裁。』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里，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拏的許多銀子出來？』差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我們不要就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還他，隨他去鬧罷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着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宦成說，我這裏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着斗笠親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癩子，出膿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說罷，站起身來謝了，辭別就往外走。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怎的我方才這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價錢。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孫是甚麼慷慨腳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個傍人，你也是個傍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先參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

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一氈襪裏脚靴。但須要我効勞的來。老實一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橫豎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才有商議。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與你做怎的？」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着急道：「頭翁，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釐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學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癩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着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着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却塞得住這小廝的嘴。這個計較何如？」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的來。這一張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帳，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着。差人假作去會宦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納在監裏，看你到那裏去出首！』他才慌了，依着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再打一個稟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葉來。」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擎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擎着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帳，借貸吃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宦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了一個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歸家領去，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着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廉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看差人，催着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廉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麼？你的枕

箱現在我下處樓上。」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便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才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我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於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拿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公孫聽罷，人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才這些話說與乃奔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氣有肝膽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妻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若聽見了這樣話，豈不差死？」魯小姐也着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吃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公孫道：「長兄先生，才得相聚，爲甚麼便要？」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着，早晚請教？」馬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着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公孫不能相強，要留他辦酒席饌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備了些薰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海樓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裏去住。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裏帶了幾個錢，要到西湖上走走。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空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懸，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敷「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着挑鬢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搨着一把傘，手裏擎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

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着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一個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鬚，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叮叮噹噹的響。馬二先生低着頭走了過去，不會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鄉村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隔着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裏面的門鎖着。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桶裏掙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那樓上揚塵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走到茶桌子上坐下。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那熱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碗一碗在跟前擡過去。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勅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才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換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吃了一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橘餅、芝麻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吃了一飽。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腳，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為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

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吃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個揖，遂細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着一個匾，匾上「片石居」三個字，裏面想也是個花園，有些樓閣。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廳樞關着。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中間放着一張桌子，擺着一座香爐，衆人圍着，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一個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個灣，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靠着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後面一進，窗子大開着，空空闕闕，一看，隱隱望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賣餛飩的，也有賣麵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馬二先生正走着，只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套衣餅的，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吃了，略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廟，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廟。他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麵店都有，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店裏貼着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喜，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問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書？」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岡。一步步走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着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峯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着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着，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真乃「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吃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飯，恰好一個鄉裏人捧着許多盪麵薄餅來賣，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吃。吃得飽了，自思趁着飽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荒榛蔓草，兩邊擁塞。馬二先生照着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

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橋，照着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着『丁仙之祠』。馬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豎着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生見有籤筒，思量：『我困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祠門口立着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鹵袖直裰，左手自理着腰裏絲絛，右手拄着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慷慨仗義，銀錢去而復來；廣結交遊，人物久而愈盛。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回到敝寓談談。』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裏？』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了仙祠，却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工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裏疑惑：『原來有這近路，我方才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個長隨，齊齊整整，都穿着紬緞衣服，每人腳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舉眼一看，樓中間貼着一張匹紙，上寫冰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

『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恙，揮手清吟過上洲。』

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慈仙題』。馬二先生看過綱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那仙人道：『慈仙便是賤號，偶爾遣興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撫臺藩臺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掣出一個手卷來。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

的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景，圖書新鮮；着實費了一回，遞過收去。捧上飯來，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蝦圓雞脂，又是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却也這般熱鬧。馬二先生腹中尚飽，不好辜負了仙人的意思，又儘力的吃了一餐。撤下傢伙去。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却爲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坊裏，卻沒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着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目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洪憨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此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拏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牀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拏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西，再來和我說。」馬二先生接着，別了憨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的響了一陣，取罐傾了出來，竟是一錠絲細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拏回下處來。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趕到洪憨仙下處來謝。憨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憨仙傾出多少紋銀。」憨仙道：「早哩，我這裏還有些，先生再拏去試試。」又取出一個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着吃過飯，別了回來。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殿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裏。一日，憨仙來講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憨仙道：「先生，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梓。今日有個客來拜我，我和你要認作中表弟兒。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誤。」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憨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這位公子却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拏出萬金來，以爲爐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揀選，是有蹤跡可尋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着即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着，那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

也可小康了。」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憨仙施禮，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憨仙道：「這是舍弟。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墨程的便是。」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眼一看，見憨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感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次日，憨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選的墨卷。三公子留着談了半日，回到下處。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一卮小集，候教。胡纘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憨仙收下帖子。次日，兩人坐轎來到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兩席酒，一本戲，吃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着別人吃酒席，今日恰好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為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憨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一連四天，不見憨仙有人來請，便走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隨不勝慌張。問其所以，憨仙病倒了，症候甚重，醫生說脈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藥。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奄奄一息，頭也抬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裏相伴，晚間也不回去。挨過兩日多，那憨仙壽數已盡，氣斷身亡。那四個人慌了手脚，寓處擄一擄，只得四五件紬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這時都說出來。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着急。此時棺材也不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着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着哭泣，姪子上街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談話。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裏有甚麼三百歲！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玄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是買賣人，丟着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腳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裏說起！」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牀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婿道：「那裏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弄黑了的！一下了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會認得我，就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

亂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曾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世間那裏來的神仙！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運高，不得上算。』又想道：『他虧負了我甚麼？我到應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着他裝殮，算還廟裏房錢，叫脚子擡到清波門外厝着。馬二先生備個牲禮紙錢送到厝所，看着用磚砌好了。剩的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馬二先生送殮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吃茶。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雖則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擺着字盤筆硯，手裏却拿着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墨程，持運。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測字的？』馬二先生道：『我走乏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坐，我去取茶來。』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馬二先生見他乖覺，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見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是褻褻，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件道路，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連糊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存。自小也上過幾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了，去年跟着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裏記帳。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來，說我父母在家有病，於今不知存亡，是這般苦楚。』說着，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馬二先生着實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真乃一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測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收了桌子，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凳寄在對門廟裏。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着讀書上進？還想着家去看看尊公麼？』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擊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要』

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吃。」當下留他吃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裏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慢慢商量。」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着向他說：「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道：「說那裏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才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桌上，拈筆點着，從頭至尾，講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馬二先生道：「休憊，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才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掙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學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求照顧。」只是大膽，不知長兄可肯容納？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饑行，吃着，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立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之外，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音，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曾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俊，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前途相見。」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篇文章，塞在

他棉襖裏捲着，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拏去細讀。』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只得洒淚告辭。馬二先生攜着手，同他到城隍山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着，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着也罷了，添着你買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下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船裏三個人，中間鄭老爹坐着，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着一個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強掣，不動強動，一日一登，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吃，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干人犯去。』那客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礙？』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爹的。』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旱，謝了鄭老爹。鄭老爹多飯錢一個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敦倫修行，終受當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才放下心，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看，我與你拏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

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不到你跟前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嚇醒了。你爹問我，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叔就想着我這個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掣原價來贖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贖回。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化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吃，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早早挑着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親走進來叫他吃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吃。吃罷，又吃了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吃。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匡超人等肉爛了，和飯擎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來，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吃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吃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才扶了

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掣來在太公脚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掣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他都賣了錢，掣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吃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掣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凳，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凳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着肩上，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牀，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凳端開，瓦盆掣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吃了晚飯。坐一會，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籠，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掣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也放心多吃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鷄子在嫂子房裏煮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匡超人不肯，把鷄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會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吃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吃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趕緊請醫生替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委婉，又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我只管要來催，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就攔些』

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吃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吃了。」便辭了過去。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完了，把錢掙來家作着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雞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吃飯。因太公是個痰症，不十分宜吃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腩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才好些，索性等再好幾分，扶着起來，走得再變家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這匡超人精神最是：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着太公吃了飯，出門無事，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籬翻過來做了桌子，放着一個象棋盤對着。只見一個白鬚老者，背翳着手來看，看了半日，在傍邊說道：「噫！老兄這一盤輸了！」匡超人擡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個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誰，方才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從前年出門，是幾時回來的？你老爹病在家裏。」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有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老爹。我家父病在牀上，近來也略覺好些。多謝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潘保正道：「不消取擾。」因走近前替他，把帽子升一升，又掙他的手來細細看了，說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有個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指着看看道：「却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便謝天地菩薩了。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說罷，各自散了。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那裏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中要着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鐵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咳嗽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

快些搬！他哥睡的夢夢銑銑，扒了起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嚙，女人戴的錫簪子——擱着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搶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腳，抱着，哭哭啼啼，反往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匡超人想，別的都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牀被在手內，從牀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着，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眼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那火轟轟烈烈，燦燦爛爛，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是足燒了半夜，方才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網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匡超人沒奈何，無處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裏，叫嫂子扶着母親，一步一挨，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病人，那裏方便呢？』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此這般，訴說。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一定發達的。你出家人，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借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敢違拗，才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庵裏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太公謝了保正，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眾位吃。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直到下午，他哥才尋了來，反怪兄弟不幫他搶東西。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半間房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設席，磨豆腐，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這一嚇，病更添得重了。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却還不歇。那日讀到三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簇擁着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蹄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聲，由着他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嘆息道：『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

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只不知這人心秀才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本生意人（一一的都稟說了）。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個帖子，你明日掣出去，致意這匡迥，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到匡家敲開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是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着：「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悉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也是要擡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何如？」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過了幾天，縣裏果然出告示致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發出團案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裏去。匡超人擎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擎去奉養父母。到家並發奮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擎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着實感激，捧着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才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莊上，大家約着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咐借間壁廳裏講了一天酒。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去叩辭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他到府，府考過，接着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轎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未藝。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雖略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婚姻締就，孝便衰於二親；科第取來，心只繫乎兩榜。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屎尿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揸着進一個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個兇神的人，趕着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向那人亂嚷亂叫。那人把匡大攆子奪了下來，那些零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個良善人家，從不曾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的，鄰居都來圍着看，也有勸的，正鬧着，潘保正走了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才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拿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着，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個人，手裏拿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匡大東西才拾完在擔子裏，挑起擔子，領兩個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牀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迴，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個鷄子，請門斗吃着。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鷄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留着潘老爹陪門斗吃飯。飯罷，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才回家來，穿着衣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宰了兩個豬和些鷄鴨之類，吃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來的一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吃了，每日尋的錢

作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着吃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講了潘老爹來陪門斗說：『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惱了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個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太公又吩咐買個牲體到祖墳上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吃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預備停當。太公奄奄在牀，一日昏聩的很，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個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會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梯上用心，極是難得，却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你哥是個混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才是。』兄弟兩個哭着聽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滿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才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才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拿爲首的人。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迎著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頭的人，已經拿了幾個。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

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頭要保留，是那裏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此事那裏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沒有官事就能，若有我替你維持。匡超人驚得手慌脚忙，說道：『這是那裏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卻不會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個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才好。』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洒淚拜別母親，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路到溫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店權宿。走進飯店，見裏面點着燈，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而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個近視眼，不會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個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個小店在省城，如今要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裏尊姓？』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次日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個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吃了飯，又拿出書來看，一會又問坐着吃茶。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麼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却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不瞞你匡先生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船內開了一個箱子，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作，正要請教。』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景蘭江又問：『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蘧太守、公孫馳夫，』

還有葉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曾會面。『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翰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却是有些幾個同調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個方象牙圖書；後面跟着一個人，背了一個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趙雪兒，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人？』景蘭江道：『才到這裏，行李還不會上岸。』因回頭望着船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最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事纏着。這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月中潯，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察，船只在這裏住了三日，還約我們到他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天。御史苟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着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他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我打發不清，分兩張去做。』說着，吃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吃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擺文翰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擺那裏去，我且到店裏。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開着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翰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翰樓主人認的他，留在樓上住。次日，拿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才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隣，店隣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匡超人見問

不著，只得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蘭先生同着兩個戴方巾的走，匡超人（趕上）相見作揖。景蘭江指着那一個廝道：『這位是支劍峯先生。』指着那一個廝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那是我們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才在寶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此時往那裏去？』景蘭先生道：『無事閒遊。』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揀一副座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麼菜。景蘭江叫了一貫一錢二分銀子的雞膽兩碟小吃——那小吃一樣是炒肉皮，一樣就是黃豆芽——拿上酒來。支劍峯問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兒？』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譙一位出奇的客。』支劍峯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當下支劍峯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道寧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却和趙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會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會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着彼此叙談起來。你道奇也不奇？』衆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兩個老夫妻齊眉，只却是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女花也無！』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月日時，一個是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着，又吃了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却是孤身一人；一個却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三位不曾言語。浦墨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到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個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若只管說要合做兩個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峯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

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攢在地下，恨道：『爲這個畜小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到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吃三杯，聽我說。」支劍峯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斟上酒吃着。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會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暢快！」一齊乾了酒。匡超人聽得，才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樓』字爲韻，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個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光芒，更將進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着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客人起了身，就誤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起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誤事？」主人道：「須是半個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匡超人道：「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着店裏吃『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聽聽那譙樓上，才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裏要半個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擎着一個斗方捲着，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

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讌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兒看見因未得與，不勝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才得送來請教。」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個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鏗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舉來貼在樓上壁間，然後坐下。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曾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託着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景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同下來走到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那裏去？」景蘭江道：「是我們這裏做過家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裏聚會。我要去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方才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個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個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谷晚生匡迴拜」。寫完，籠着又走。景蘭江走着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却是個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家宰公去世之後，他關着門總不敢見一個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才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個家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蘭江道：「家宰麼？是過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個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那個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個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帽子吆喝了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遇着兩個方巾闊服的人。景蘭江迎着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却還要約那位，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着，同行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着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兩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個揖，一齊同走。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家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

個字。兩邊楠木椅子。四人坐下。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粉底皂靴，三絳髭鬚，約有四十多歲光景。三公子着實謙光，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東崖首座，嚴致中二座，匡超人三座。景蘭江是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才到。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監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停，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裏？」嚴貢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曾進城，不過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連城，會見雪兒，說道三哥今日壽日，所以來奉祝，敘敘闊懷。」三公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裏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瀚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說着，家人捧茶上來，吃了。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着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這裏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着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隨岑庵却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進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難，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寧王，後來朝裏又掣開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剔案卷，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說着，捧出麵來，吃了。吃過，那衛先生隨先生閒坐着，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會姓？」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先生。」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個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個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脈流傳，有個元燈。比如主

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餓；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興蕪垣廡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於文章的法理，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說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峯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吃了飯。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趙先生揀着一乘轎子，又兩個轎夫跟着，前後打着四枝火把，飛跑了來；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及『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着坐了。席散，各自歸家。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才睡。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做了個序文，在上又還偷着功夫，去了同席吃酒的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擊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兒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着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擊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着，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部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吃吃着，外邊一個小廝送將一個傳單來。匡超人接着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個全帖的樣式。上寫道：

『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於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峯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蘭江先生。』

共九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知』字，他也畫了，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廝擊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擊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到十五日早上，打點衣帽，正要出門，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峯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雪齋還不會到。內中却不見嚴貢生，因問胡三公子道：『嚴先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當下一同上船，在西湖裏搖

着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這個倒也罷了。』

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着胡三公子，走上去借花園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裏竟關着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來，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截截脯子上肉厚，方才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雞，一尾魚，和一些蔬菜，叫跟的小廝先拵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看了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景蘭江在傍勸解，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吃，就是景蘭江拵着，又去買了些筍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爲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幫着拵些，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支劍峯道：『三老爺，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爲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廚役就費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廝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才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廚下酒菜已齊，捧上來衆位吃了。吃過飯，拵上酒來。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當下拈鬚分韻。趙先生拵的是『四支』，衛先生拵的是『八齊』，浦先生拵的是『二東』，胡先生拵的是『二冬』，景先生拵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拵的是『五微』，匡先生拵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拵的是『三江』，分韻已定，又吃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來的骨頭骨髓和些菓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自己押家人挑着，也進城去。匡超人與支劍峯、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頑耍，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峯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着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才晚？放心走，誰敢來！』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鏐，叫人傳過他來，

問道：『支鏗！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鬧？』支劍峯醉了，把脚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宮錦夜行。』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來沒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這個帽子！左右的！擱去了一條鏈子鎖起來！』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着送到儒學裏去！』景蘭江見不是事情，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學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又過了半個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吃得大醉。次早睡在牀上，只聽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着這個人，有分教：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隆時，不比時流之輩，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下樓，見一個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裰，脚下蝦蟆頭厚底皂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好事，着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擊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擎上樓來。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獸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裏，手裏擎着一個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錢，只借這做詩爲由，遇着人就借銀子。人聽見他都怕。那一個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不多幾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將來只好窮的淌屎。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

些有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當下吃了兩個點心，便丟下，說道：『這點心吃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司門口一個飯店裏。潘三叫一隻整鴨，一盃海參雞膽，又是一大盤白肉，都拏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檢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雞膽，加味用作料。兩人先斟兩壺酒，酒罷用飯，剩下就給了店裏人出來也不算帳，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走出店門，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要到三哥府上。』潘三道：『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着一直走到一個巷內，一帶青牆，兩扇半截板門，又是兩房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着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潘三道：『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個朋友在此，你們亦出幾個錢來熱鬧熱鬧。』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才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着。』當下走了進去，拏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個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裏坐着，看着這一個管子，這管子滿了，你竟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丟。』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他也在傍邊看了一會，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三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怎的？』老六道：『請三爺在外邊說話。』潘三同他走了出來，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發個小財，一徑來和三爺商議。』潘三問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拏着一班光棍在茅家鋪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拾着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個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個丫頭，商量若想個方法，囑的下這個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個主意？』潘三道：『差人是那個？』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道：『黃球可會自己解去？』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個副差去的。』潘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那人應諾去了。潘三獨自坐着吃茶，只見又是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爹，我那裏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吃茶。』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個鄉裏人施美聊，賣弟媳婦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

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着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說出個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衆人伏在那裏，遇着就搶罷了。」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裏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却因講親的時節，不曾寫過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個，鄉裏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黃頭說話哩。」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潘三道：「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黃球道：「方才這件事，三老爹是怎個施爲？」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黃球道：「胡家說，只要得這丫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潘三道：「你想得他多少？」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還同你老人家爭？」潘三道：「既然如此罷了。我家現住着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個方法何如？」黃球道：「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辦。」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會散。潘三看着賭完了，送了衆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個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三看，叫他明日拏銀子來取。打發郝老二去了，吃了晚飯，點起燈來，念着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銀硃筆，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辦畢，舉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獸癩纏甚麼？」是夜，留他睡下。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拏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才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個小廝尋了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廳

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邊。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裏？』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又甚麼事，搗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潘三道：『他顯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身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怎樣一個分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此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還是怎個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二相公，這個事用的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才聽見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回到班房門口，擰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擰着衣帽去了。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退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着衣服，也被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高進了。潘三同他回來，擰出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

一注橫財，這就不要花費了，做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你現今腹也滿了，還不會娶個親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個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個女兒，託我替他做個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曾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妥的。你且得着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替你些。」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個人吃飯，又要生男育女，却不比得在客邊了。我和你是一個人，再替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着我的情也怎的？」匡超人着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幾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吃早飯。吃着，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笑吃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掣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竟來入贅。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個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裏把門關了。潘三掣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迎了出來，翁婿一見，才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款待。潘三吃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個相貌，滿心歡喜。合巹成親，不必細說。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吃了一日。荏苒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事都是潘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尋着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賣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又餘，生了一個女兒，夫妻相得一日。正在門首問話，忽見一個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裏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匡超人聽見了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舊他。匡超人留來人吃了酒飯，寫了稟啓，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即來趨教……」打發

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渾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着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他歡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要回樂清鄉裏去掛匾、豎棋杆。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又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問候，就邀在酒店裏吃酒。吃酒中間，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蘭江着實羨了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三昨晚斃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驚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間才會着他，怎麼就斃了？」景蘭江道：「千真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舍親小生日，我在那裏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所以我聽見。竟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不敢緩，三更天出差去，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登時斃到。縣尊也不會問甚麼，只把訪的款單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磕了幾個頭，就送入監裏去了。才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款單。」匡超人道：「這個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當下兩人會了帳，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着，見兩人來，請在書房裏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做友要借縣裏昨日斃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刑房取出款單來，這單就貼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

『訪得潘自業（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爲此，牌仰該縣，即將本犯拏獲，嚴審呈報，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

那款單上開着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諭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匡超人不看使罷，看了這款單，不覺聽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難言蘭臭。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冰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曾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貢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着，不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興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這裏，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裏去，我那裏住得慣？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京裏，日逐有幾個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裏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掣幾兩添着進京，剩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雞魚鴨肉，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掣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着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才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傢伙物都搬在船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個日子動身。娘子哭哭啼啼，別別父母，上船去了。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大喜，問着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曾。」給諫道：「恁大年紀，尚不會娶，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但此事也在我身上。」次晚，遣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才貌出眾，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為甥婿。一切恭喜費用，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着小的來向匡爺叩喜。」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却說過不曾；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給諫大喜，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綵，倒賠數百金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

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下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燕爾新婚，享了幾個月的天福。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着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姐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噙天噙地的哭。匡超人嚇癱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行李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匡超人洗臉，走進去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着一場數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時才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個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侍他的道理，因此心裏着急，吐起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日，鄉裏又沒個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才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了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個錢也沒有，我店裏是贖不出來，——就算贖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還不是下上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掣回去，在你弟婦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才老爹說的，他是個誥命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個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遇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靈魂也歡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匡大被他這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個酒吃過，同在鄭家住下。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着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

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這冠冕些。」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麼？」匡超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硃墨，筆，硯，擺的停當。我早上進去，除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牀沿上，談了一會出來。」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思要會一會，殺殺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如何？」匡超人道：「潘三哥是個豪傑，他不曾遇事時，會着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雞魚，像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請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個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兩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吃完酒，各自散訖。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潯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着兩個人，一個老年的，繭袖直裰，絲絛朱履，一個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鄙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馮先生，尊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匡超

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本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着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上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為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彼此談着，過了幾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早，進京去了。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個小菴內作寓。這菴叫做甘露菴，門面三間中間供着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着，堆些柴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個大院落，大殿三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自己住着，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踪，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陪着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吃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牀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回來的一個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我這牀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即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拿去變賣了，請幾眾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棺槨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着，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着個故鄉親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說凶得吉」。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牛布衣又掙起來，朝着牀裏面，席子下掙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却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着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

些龍眼連子湯，擎到牀前，扶起來與他吃，已是不能吃了，勉強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牀裏睡下。按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息一回，嗚呼哀哉，氣斷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擎衣服替他換上，夾了幾個菘菜，七手八脚，在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裟，擎了手擎子，到他柩前來，念『往生咒』。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天井中堆着，將這屋安放了靈柩，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臺、魂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着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井裏坐着，烹起幾盞茶來吃着。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麵筋、豆腐乾、青菜之類到菴，與一個鄰居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擎到後邊與衆人打散。老和尚道：『牛先生是個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裏，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個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却是起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一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烟火鄰居，遇着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却還要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訖。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洒幾點眼淚。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右手拿着一本經摺，左手拿着一本書，進門來坐在草蓆脚下，映着琉璃燈，便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那小廝作了一個揖，叫聲『老師父』，又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無意整家園，創業者成難守。畢竟這小廝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話說牛浦郎在甘露庵裏讀書，老和尚問他姓名，他上前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師父，我姓牛，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因當初在浦口外婆家長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個家祖，年紀七十多歲，開個小香蠟店，胡亂度日，每日叫

我拿這經攢去討些除帳。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因在店裏偷了錢買這本書來念。却是吵鬧老師父了。」老和尚道：「我方才不是說的，人家拿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且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個燈掛兒，你何不就着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浦郎謝了老和尚，跟了進來，果然一張方桌，上面一個油燈掛，甚是幽靜。浦郎在這邊廂讀書，老和尚在那邊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一日，老和尚聽見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文章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這個却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父有甚麼詩？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等你再想幾時看。」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父有甚麼詩，却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細算來，三討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撥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着一座香爐，一個燈盞，一串念珠。桌上放着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個甚麼詩。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父哄我……」又尋到床上，尋着一個枕箱，一把銅鎖鎖着。浦郎把鎖揀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個是了！」慌忙拿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擎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個是時人的詩，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又見那題目上都寫着「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鶯脰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會有個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個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個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

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個『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筆慌忙走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鑄上獻醜，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交象，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耽擱，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回來相聚罷。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郭鐵筆應諾了。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裏念詩。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閒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坐着說閒話。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燙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笋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吃着。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生意這幾年也還興，你令孫長成人了，着實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牛老道：『老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個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個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賬，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着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廝知識開了，在外沒存骨鑽狗洞，淘潦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却是叫何人送終？』說着不覺悽惶起來。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調的事，假如你他沒有房屋，何不替他娶上一個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這也前後免不得要做的。』牛老道：『老哥，我這小生意，日用還備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卜老沉吟道：『如今到有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個錢也不消費得。』牛老道：『却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個小女嫁在運漕賈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個外甥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今年十九歲了，你若不棄，就把與你做個孫媳婦，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也不爭我的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況且一牆之隔，打開一個門就擡了過來，行人錢都可以省得的。』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卜老道：『這個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費得你兩個帖子，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個揖，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爲媒，一副拜姓賈的小

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緣布棉襖，紅布裙子，青布上蓋，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臺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半間安着櫃臺，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床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被褥，舖疊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簷下有天窗的所在，好趁着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個蘆蓆的廈子做廚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桶，兩個枕頭，叫他大兒子卜誠做一摺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着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個罐內倒出兩塊橘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却是有些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伯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說罷，坐下吃茶。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着一個人，手裏提着幾大塊肉，兩個雞，一大尾魚，和些閩笋，芹菜之類。他自己手裏捧着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下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擎東西的人，自捧着作料，送到廚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個兒子卜信，端了一個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的針線鞋面；又一個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着吃茶，牛浦也拜見過了。卜家兄弟兩個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足足忙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拏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在房裏拜了花燭。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裏，與新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座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箸安排停當，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却是窮人家，不能備個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說着，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成個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着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個頭，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個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陪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的。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想要和你考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當下卜誠卜信吃

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即交付與你。一切買賣，賒欠存留，都是自己主張。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個老夥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磕了頭起來，請卜老爹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夫主的言語。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着急。」兩個禮罷，說着，扶了起來。牛老又留親家吃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家嫡親三口兒度日。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庵裏去。那日出去討除帳，順路往庵裏走走。才到浮橋口，看見庵門外拴着五六匹馬，馬上都有行李，馬牌子跟着，走近前去，看見章獻殿西邊筧上坐着三四個人，頭戴大氅，身穿袖絹衣服，左手擎着馬鞭子，右手撫着鬚子，脚下尖頭粉底皂靴，蹣跚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去。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小檀越，你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牛浦見他叫，大着膽走了進去，見和尚已經將行李收拾停當，恰待起身，因吃了一驚道：「老師父，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裏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個人，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裏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會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不願去，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却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個便到京尋着他這個朋友，把他的喪奔了回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拏了去看，還有一床褲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着等我回來。」牛浦正要問話，那幾個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兒。」說着，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幾個人都上了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聲：「前途保重。」那一羣馬，滾喇喇的如飛一般也似去了。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才回來，自己查點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證，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個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又過了一個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閒着，把帳盤一盤，見欠帳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起，本錢已是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着他，總歸不

出一個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着「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盒。」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回到卜老相熟的店裏，除了一具棺材，又祭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着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個脚子，擡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着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先生回來，留着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着。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的本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脚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閘板的開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清了帳，還剩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着些，到開年清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開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碗菜，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着死的親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能親自來與親家拜年。」說着，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卜老直到初三才出來賀節。在人家吃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開牌子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要家去，忽然遇着姪女婿，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着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吃酒，捧上糯米做的年團子來。吃了兩個，已經不吃了。姪女兒苦勸着，又吃了兩個回來。一路迎着風，就覺得有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着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溫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着牛浦。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床上，見牀眼裏鑽進兩個人來，走到床前，手裏擎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曾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爹接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着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個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遨遊仕途，幸遇宗爺可靠。不知卜老性命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話說下老爹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即把兩個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幾句遺言，又把方才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去了！』兩個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着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個，我是末一個！他已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說着，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個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這牛浦也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着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個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談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那日牛浦走到廬裏，廬門鎖着，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

『小弟董瑛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奉訪會寓不值，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刻，以便趨教。至禱！至禱！』

看畢，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曾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到：『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兄弟兩個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在廬裏取紙筆寫了一個帖子，說道：

『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下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

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下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幫襯一幫襯。』卜家弟兄兩個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了。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囤米的擗子搬在廳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着，叫渾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尋了一個捧盤，兩個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個圓

眼，一杯裏放兩個，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個青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裏。」接了帖，飛跑進來。說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色緞圓領，腳下粉底皂靴，三絛鬚，白淨面皮，約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道：「不敢。」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卜信聽見這話，頸脖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着嘴進去。牛浦又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晤，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口地主之誼，也不會盡得，如何便要去了？」董孝廉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倒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滿臉通紅，迎着他一頓數說道：「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着董老爺，我這是那裏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洒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夠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才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着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望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說，擊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個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個的板子！」牛浦道：

「那個怕你就和你去！」當下兩人把牛浦扯着，扯到縣門口。知縣才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好遇着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下誠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個恩人，一石米養個仇人』。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着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理。這話却行不得。但至親間見官也不雅相。」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下誠道：「牛姑爺，倒也不是這樣說。如今我家老爹去世了，家裏人口多，我弟兄兩個，招攬不來，難得當着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說一說。外甥女少不的是我們養着，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只管不尷不尬住着，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己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當下吃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鐵筆。郭鐵筆別過去了。下誠卜信回家。牛浦賭氣來家，拏了一床被，搬在庵裏來住。沒的吃用，把老和尚的鑊錢叮嚀都當了。閒着無事，去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裏，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繡紳』賣。牛浦揭開一看，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璩，字彥芳，浙江仁和人，說道：「是了！我何不尋他去？」忙走到庵裏，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船，來到一個飯店裏。店主人說道：「今日船頭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着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才走哩。」說罷，走了進來。走堂的拏了一雙筷子，兩個小菜碟，又是一碟臘豬頭肉，一碟子蘆蒿炒豆腐乾，一碗湯，一大碗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麼算？」走堂的道：「飯是二釐一碗，葷菜一分，素的一半。」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吃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着一乘轎，三擔行李，四個長隨。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沉香色夾袖直裰，粉底皂靴，手拏白紙扇，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個鵝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拏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了船。船家都幫着搬行李。正搬得熱鬧，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揹着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則聲，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船裏掣出『兩淮公務』的燈籠來，掛在船口，叫船家把爐挑掣出來，在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船後來辦盤子，爐子上頓酒料，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一隻紅

蠟燭來。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桌上擺着四盤菜。——左手擎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擎進飯去吃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煙簾虛席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着。到五更天，只聽得船裏叫道：『船家爲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獸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那一個敢開？』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船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着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個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個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着港裏洗。洗了一會，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一些鮮筍，芹菜，一齊擎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饈，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盪了一壺酒，捧進船去與那人吃早飯。飯過，剩下的四個長隨，到船後板上齊坐着吃了一會。吃畢，打抹船板乾淨，才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乾和一碗飯與牛浦吃。牛浦也吃了。那雨雖略止了些，風却不會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船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着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船來坐坐？』牛浦巴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船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不必行這個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小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那個不要我到衙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東家萬寫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裏，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個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我自在于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我自有的着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擎進船來，船錢也在我這裏算。』船家道：『老爺又認了一個本家，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這日晚飯就在船裏陪着牛玉圃吃。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攜着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個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去吃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吃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吃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說着，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

見樓上先坐着一個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兩個平盪了頭。那人問：「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叩見。」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橫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碗炒麵筋，一碗膾腐皮，三人吃着。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義安道：「那個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義安道：「齊大老爺待我兩個人是沒的說的了！」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後面一個穿一件元色直裰，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個秀才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繭紬的道：「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婊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頓大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威風。牛玉圃走上去扯袖，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個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着一桌子吃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牛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帳，急急走回去了。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唐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裏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勸好，看錢，才罷了，放他下去。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回到揚州，一直攏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着，安放行李，當晚睡下。次日早晨，拏出一頂方巾和一件藍紬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你穿了這個衣帽去。」當下叫了兩乘轎子，兩人坐了，兩個長隨跟着，一個抱着毡包。一直來到河下，見一個大高門樓，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間夾着一個奶媽，坐着說閒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果頭一看，中間懸着一個金字大匾，是「慎思堂」三字，傍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荷致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着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着一大塊不曾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向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榻子中間，懸着斑竹簾。有兩個小么兒在那裏伺候，見兩個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與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

楠木桌椅，中間懸着一個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兩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穿澄鄉繭直裰，脚下朱履，出來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過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來吃了。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就攔這許多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冊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他分了題，限了韻來，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才打發清了，國公府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着，才勉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取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舍姪孫一向不會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麼？』牛浦答應不出來。牛玉圃道：『他今年才二十歲，年幼還不會有號。』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七個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過。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說罷，去了。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兩雙碗筷來，擡桌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裏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下領着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循着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略窄，一路栽着十幾顆柳樹。牛玉圃走着，回過頭來向他說道：『方才主人問着你話，你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瞪瞪望着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脚蹉了個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虧有柳樹攔着，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着臉道：『你原來是上不得臺盤的人！』忙叫小廝毡包裏拿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蹤，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着坐在那裏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道士來問可曾吃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吃了，足足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吃

酒，直到更把天才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蘭吩咐牛浦看管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吃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裏坐着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個茶館內坐下。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吃着，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這裏，不見你相公來？』牛浦道：『也是路上遇着，鉸起來聯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裏時候，才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却騎的是個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攙着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騎上了驢，口裏說道：『你別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攔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又不是娼優，隸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攔了去？』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却都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託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銀，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要上門做朝，家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了出來，就由不的自己跪着，作了幾個揖，當時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才餽的去了，不曾破相。』正說着，木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把這道士約了去吃

齋，道士告別去了。牛浦自己吃了幾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着幾封大銀子，樓門還鎖着。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適才我叫看着下處，你爲甚麼街上，去胡撞！」牛浦道：「適才我站在門口，遇見敝縣的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話，故此去了一會。」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的名的。」牛浦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因指着這個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祭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裏要用一個『雪蠟』。——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祭三百兩銀子託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罷，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牛浦不敢違拗，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雞和些酒，替他饞行，在樓上吃着。牛浦道：「方才有幾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敝縣李二公說的。」牛玉圃道：「甚麼話？」牛浦道：「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託。」李二公說，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託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一個？」牛浦道：「是徽州的程明卿先生。」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我怎麼不認的。我知道了。」吃完了酒，各自睡下。次日，牛浦帶了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次日，萬家又來請酒，牛玉圃坐轎子去。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一個姓顧，一個姓汪，相見作過了揖，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不肯僱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吃過了茶，先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碗上的『冬蟲夏草』。萬雪齋請諸位吃着，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一個『雪蠟』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會尋着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沒有，昨日才託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是我們徽州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聽了，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要與雪翁敘一敘。」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

句話也說不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吃酒，那些舊話也不必談他罷了。』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高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覺，一覺醒來，長隨繫封書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拆開來看：

『刻下俄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

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江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敞廳，廳中間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左邊牒子口一張長桌，一個秀才低着頭在那裏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着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就吃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吃飯的，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個不與你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曾駕就是號玉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這裏就是萬府下店。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曾駕爲人不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曾了。』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攢在椅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進去。牛玉圃只得帶着長隨在丑壩尋一個飯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着『萬雪齋這狗頭，如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才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牛玉圃聽在耳朵裏，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他是程同卿家管家，最怕人挑揭他這個事，你必定說出來他才惱的。』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牛玉圃才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隨又辭去了兩個，只剩兩個粗夯漢子跟着，一直來到蘇州，找到虎邱藝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裏，見牛玉圃到，迎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曾有？』牛浦道：『還不會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個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掙來同着買去。』的船就在閘門外。當下押着他掙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

天到了龍袍洲地方，是個沒人煙的所在。是日，吃了早飯，牛玉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個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留，拏繩子捆起來，臭打了一頓，擽着往岸上一擡，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牛浦被他攢的發昏，又攢倒在一個糞窖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裏面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過了半日，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裏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網倒在此？』牛浦道：『老爹，我是蕪湖縣的一個秀才。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我就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你穿着，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着，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回到船裏。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吃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就是安東縣人家裏做個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裏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着，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裏去。』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吃這客人的飯。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剝了衣服，在日頭下細了半日，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兩手抓着船板，由他痾。痾到三四天，就像一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船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個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送上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他痾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菜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菜豆湯吃。』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我自家要吃，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攏了岸，買些菜豆來煮了一碗湯與他吃過。肚裏響了一陣，痾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抓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養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着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裏面住。牛浦道：『晚生有個親戚在貴州，還是住在他那裏便好。』

董知縣道：「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牛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着講詩爲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個錢來。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個做詩的朋友，住在貴治，叫做牛布衣。老寅稟青目一二，足感盛情。」向知縣應諾了。董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才回家。渾家告訴他道：「昨日有個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路過在這裏看你，我留他吃了個飯去了。他說下半年回來，再來看你。」牛浦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舅舅。不知是那一個……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着坐下，敘了寒溫。董知縣只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裏，不曾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會說到安東縣會着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下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忽忽束裝赴任去了，不會再會馮主事。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掣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住，寄個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走到一個僻巷內，一扇籬笆門關着。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擎了一個筭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座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什么話說？」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寄個的信與你，免得懸望。」小兒請他坐着，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着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裏一個土臺子，臺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裏又擎了一個包子，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娘說：『有勞你，這個送給你買茶吃。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牛奶奶接着這個銀子，心裏悽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個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着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

回來，也是一場事！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自己帶了姪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庵，兩扇門掩着。推開進去，韋馱菩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樞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着縫衣裳，問着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又癡。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他舉手指着前頭一間屋裏。牛奶奶帶着姪子復身走出來，見韋馱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裏停着一具大棺材，面前放着一張三隻腿的桌子，坐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幡也不見了，只剩了一根棍。棺材頭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沒有瓦，雨淋下來，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着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會死，又到別處去了。」牛奶奶又走到廳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着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不知牛奶奶會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房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鼠，是個有名的無賴，而今却也老了。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着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今天又來了。」牛浦道：「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鼠吃。石老鼠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會會見老爹，而今在那裏發財？」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這裏過，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幫我一個忙。」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個舊鄰居，却從來不會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在客邊，借這親家住着，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石老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有良心了！想着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留你個臉面，不好就說，你倒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

的士！你一個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石老鼠道：「牛浦郎！你不要說嘴！想着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況且你停妻娶妾，——在那裏騙了卜家女兒，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牛浦跳起來道：「那個怕你！就同你到安東縣去！」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着縣裏兩個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說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帳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裏，他冒認是我舅舅，騙飯吃，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幾個頭役道：「也罷，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整出來給他，我們眾人替你墊幾百文，送他去罷。」石老鼠還要爭，眾頭役道：「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個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吃了苦去！」石老鼠聽見這話，方才不敢多言了，接着幾百錢，謝了眾人自去。牛浦也謝了眾人回家，才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著來道：「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當下拉倒一個僻靜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剛才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擔行李，一個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狠娘子託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個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沒奈何，只得硬着膽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住腳聽一聽，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個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牛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斷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着，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窻。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掛牌，第三日午堂聽審。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父命事，告狀的是

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不好強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稟按察司，又留他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個戇子，也就罷了。又過了幾時，按察司升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那一個僻巷裏，面總有一個地方懸着燈籠賣茶，插着時鮮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吃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是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捲窗開，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香，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色煙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粧炫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個牛，一萬個豬糧食，更無其數。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他這戲行裏，淮清橋是三個總窩，一個老郎庵；水西門是一個總窩，一個老郎庵。總窩內都掛着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窩掛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窩那裏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個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個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裏，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才敢行。鮑文卿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裏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的，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積。他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窩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才走進茶館，只見一個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

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裏吃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吃茶。」鮑文卿道：「我方才遠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吃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吃茶。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裏走了一回，見過幾個做官的，回家就學翰林科道來嚇我！」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學一副蠟燭去，他就要留我們坐着一桌吃飯。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會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茶館裏學士點心來吃，吃着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紬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到這裏來吃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二位！到跟前才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好過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裏面，看着老爹扮了一齣「茶博士」才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裏了？」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點心來吃，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個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庚，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着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個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那老翁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當時吃完了茶，各自散了。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着一個人，有分教：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個人下坡。鮑文卿看他人時，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袖直裰，腳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鬍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裏拿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張白紙，紙上寫着四個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裏坐坐。』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泡了一壺茶來吃着。鮑文卿道：『老爹尊姓？』那人道：『賤姓倪。』鮑文卿道：『尊府在那裏？』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鮑文卿道：『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拏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裏還回來家。』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吃了，彼此告別。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諾去了。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乾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裏。到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吃過茶點心，拏這樂器修補了一回。家裏兩個學戲的孩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爹道：『却是怠慢老爹的緊，家裏沒個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着，明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擾？』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個酒樓上揀了一個僻靜座頭坐下，堂倌過來問：『可還有客？』倪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裏有些甚麼菜？』走堂的舉着指頭數道：『肘子，鴨子，黃燜魚，醉白魚，雞膽，單雞，白切肚子，生燻肉，京燻肉，燻肉片，煎肉圓，燻青魚，煮鱸頭，還有便碟白切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吃個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倌先拏賣鴨子來吃酒，再燻肉片帶飯來。堂倌應下去了，須臾，捧着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吃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歎一口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拏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餬口，原是沒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膽的很了。請問老爹幾位相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婆還

在。從前倒有六個小兒，而今說不得了。」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要惹你長兄笑。」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老爹只管說。」倪老爹道：「不瞞你說，我是六個兒子，死了一個，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裏，那四個——」說着，又忍着不說了。鮑文卿道：「那四個怎的？」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我不瞞你說，那四個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吃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去了！」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說道：「這是個可憐了！」倪老爹垂淚道：「豈但那四個賣了這一個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鮑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一條生路！」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個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話說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卿道：「我大膽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鮑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並不會有個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裏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的麼？」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裏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說罷，彼此又吃了一回，會了帳。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個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此兩人呼爲親家。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鄰開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個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

「立過繼文書倪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商議，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

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憑中鄰張國重。王羽秋。」

都畫了押。鮑文卿拏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眾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這倪廷璽——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着當家管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拏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自此以後，鮑廷璽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吃茶吃酒，都帶着他；在外攬生意，都同着他，讓他賺幾個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裏計算，要替他娶個媳婦。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個人，騎了一匹騾子，到門口下了騾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老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掣水洗臉，掣茶來吃。老爺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了。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邵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個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說罷，邵管家叫跟騾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騾子打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文卿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留邵管家吃了半夜。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便頭口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着鮑廷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裏洗了一個澡，吃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攏家了，內橋有個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當下鮑廷璽跟着兩個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個站在房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仰臉看着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吃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

來陞了轎子才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那人道：『是太老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裏，請鮑師父到那裏去相會。』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鮑文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太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會，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會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裏。』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裏面道：『快請。』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着，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個凳子上坐了。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鬍子却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叩得大喜。』向知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才陞到這裏。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來沒有甚事，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當下一個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像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會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裏記帳。』向知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裏吃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管宅門的王老爹本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鬍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拿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裏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閒話，吃過了飯。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裏，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

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託與人領着，你在半個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當下又留他吃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老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頭繩、肥皂之類，——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船內坐着彼此談及鮑文卿說要到向太老爺衙門裏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兩個，買酒買肉，請他吃着；晚上候別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爺批一個『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裏詳上來，只求太爺駁下去，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兩。你鮑大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個情罷。」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個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抬舉，叫到衙門裏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那兩個書辦道：「鮑大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岸先兌五百兩銀子與你。」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肯頭裏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拏這項錢？況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拏出幾百兩銀子來尋人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豈不喪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裏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個淡，罷了。次日早晨，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吃飯；又拏出許多紬和布來，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個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個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婆着實疼愛他，帶在房裏梳頭裹腳，都是老婆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他買了一個部裏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個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個你可肯

麼？」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爺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你只明日拿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牀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次日，鮑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爺，王老爺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個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摧頹，波瀾又興多少。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

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說道：「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務必要查細些，不可移漏了事。」說罷，開了宅門，忽忽出去了。出去會見那二府，拿出一張牌票來看，附耳低言了幾句，二府上轎去了，差官還在外候着。向太守進來，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向知府道：「沒甚事，不相干。是寧國府知府壞了，委我去摘印。」當下料理馬夫，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衙門裏打首飾、縫衣服、做牀帳被褥、糊房、打點王家女兒招婿。忙了幾日，向知府回來了，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兩個儀相進來。鮑廷璽插着花，披着紅，身穿袖緞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親，吹打着，迎過那邊去，拜了丈人、丈母。小王穿着箭袖，出來陪妹婿。吃過三遍茶，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巹，不必細說。次日清早，出來拜見老爺、夫人。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兩套衣服。衙裏擺了三天喜酒，無一個人不吃。到滿月之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送了一天路才回來。自此以後，鮑廷璽在衙門裏，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看看過了新年，開了印，各縣送童生來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他們就要作弊。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替我去照料幾天。」鮑文卿領了命，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安慶七學共考三場。——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爲。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

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揪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考事已畢，發出案來，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佳。他父親是個武兩榜，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在家候選守備。發案過了幾日，季守備進來拜謝，向知府設席相留，席擺在書房裏，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當下季守備首席，向知府主位，鮑文卿坐在橫頭。季守備道：「老公祖這一番考試，至公至明，合府無人不服。」向知府道：「年先生，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疎了；到是前日考場裏，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還不會有甚麼弊竇。」此時季守備才曉得這人姓鮑，後來漸漸說到他是一個老梨園脚色，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他便說『迂而無當』；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倒頗多君子之行。」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酒罷辭了出來，過三四日，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吃了一餐酒。考案首的兒子季佳，也出來陪坐。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便問：「少爺尊號？」季守備道：「他號叫做崇蕭。」當下吃完了酒，鮑文卿辭了回來，向向知府着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將來不可限量。又過了幾個月，那王家女兒懷着身子，要分娩，不想養不下來，死了。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向太守倒反勸道：「也罷，這是他各人的壽數，你們不必悲傷了。你小小年紀，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你們若只管哭時，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鮑文卿也吩咐兒子，叫不要只管哭，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不時舉動，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意思要辭了向太守回家去，又不敢說出來。恰好向太守陞了福建汀漳道，鮑文卿向向太守道：「太老爺又恭喜高陞，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怎奈小的老了，又得了病在身上，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向太守道：「老友，這樣遠路，路上又不好走，你年紀老了，我也不肯拉你去。你的兒子，你留在身邊奉侍你，我帶他去做甚麼？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我先送你回南京去。我自道理。」次日，封出一千兩銀子，叫小廝捧着，送到書房裏來，說道：「文卿，在我這裏一年多，並不會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我替你娶個媳婦，又沒命死了。我心裏着實過意不去。而今這一千兩銀子，送與你，你掙回家去置些產業，娶一房媳婦，養老送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再接你相會。」鮑文卿又不肯受。向道臺道：「而今不比當初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你若不受，把我當做甚麼人？」鮑文卿

不敢違拗，方才磕頭謝了。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備酒替他餞行，自己送出宅門。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洒淚告辭。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鮑文卿父子兩個帶着銀子，一路來到南京，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舉家感激。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兩副行頭，租與兩個戲班子穿着；剩下的家裏盤纏。又過了幾個月，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臥牀不起，自己知道不好了，那日把渾家、兒子、女兒、女婿，都叫在跟前，吩咐他們：『同心同意，好好過日子，不必等我滿服，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說罷，瞑目而逝。闔家慟哭，料理後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開了幾日喪。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擇個日子出殯，只是沒人題銘旌。正在躊躇，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問道：『這裏可是鮑老家？』鮑廷璽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轎子已到了門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門外去跪接。向道臺下了轎，看見門上貼着白，問道：『你父親已是死了？』鮑廷璽哭着應道：『小的父親死了。』向道臺道：『沒了幾時了？』鮑廷璽道：『明日就是四七。』向道臺道：『我陞兒回來，從這裏過，正要會會你父親，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鮑廷璽哭着跪辭，向道臺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慟哭了一場，上了一炷香，作了四個揖。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向道臺走到廳上，問道：『你父親幾時出殯？』鮑廷璽道：『擇在出月初八日。』向道臺道：『誰人題的銘旌？』鮑廷璽道：『小的和商人商議，說銘旌上不好寫。』向道臺道：『有甚麼不好寫？取紙筆過來。』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向道臺取筆在手，寫道：

『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概，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寫完，遞與他道：『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又說道：『我明早就要開船了，還有些少助喪之費，今晚送來與你。』說罷，吃了一杯茶，上轎去了。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晚上，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擎着一百兩銀子，送到鮑家。那管家茶也不會吃，忽忽回船去了。這裏到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齋，喪事已畢。過了半年有餘，一日，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着，進去和母親說了。鮑老太走了出來，說道：『金師父，許久不見，今日甚麼風吹到此？』金次福道：『正是，好久不會來看老太，老太在家享福，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老太道：『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生意行得

細，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在盱眙、天長這一帶走。他那裏鄉紳財主多，還賺的幾個大錢。」金次福道：「這樣，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當下吃了一杯茶，金次福道：「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你家姪婿，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鮑老太道：「是那一家的女兒？」金次福道：「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不到一年光景，王三胖就死了。這堂客才得二十一歲，出奇的人才，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因他年紀小，又沒兒女，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大牀一張，涼牀一張，四箱四櫥。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手也插不下去。金手鐲有兩三副，赤金冠子兩頂，真珠寶石，不計其數。還有兩個丫頭——一個叫做荷花，一個叫做採蓮——都跟着嫁了來。你若娶了他與姪婿，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這是極好的事。」一番話，說得老太滿心歡喜，向他說道：「金師父，費你的心！我還要託我家姑爺出去訪訪，訪的確了，來尋你老人家做媒。」金次福道：「這是不用訪的——也罷，訪訪也好。我再來討回信。」說罷，去了。鮑廷璽送他出去。到晚，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老太太一五一十把這些話告訴他，託他出去訪。歸姑爺又問老太太要了幾十個錢帶着，明日早上去吃茶。次日，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有名的沈大脚。歸姑爺到沈天孚家，拉出沈天孚來，在茶館裏吃茶，就問起這頭親事。沈天孚道：「哦！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他的故事長着哩！你買幾個燒餅來，等我吃飽了和你說。」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拏進茶館來同他吃着，說道：「你說這故事罷。」沈天孚道：「慢些，待我吃完了說。」當下把燒餅吃完了，說道：「你問這個人怎的？不是那家要娶他？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若娶進門，就要一把天火！」歸姑爺道：「這是怎的？」沈天孚道：「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偏頭死了，他跟着哥們過日子。他哥不成人，賭錢吃酒，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因他有幾分顏色，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他做小不安本分，人叫他「新娘」，他就要罵，要人稱呼他是「太太」，被大娘子知道，一頓嘴巴子，趕了出來。復後嫁了王三胖。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他真正是太太了。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把大獸的兒子媳婦，一天要罵三場，家人婆娘兩天要打八頓。這些人都恨如頭醋。」不想不到一年，三胖死了。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那日進房來搜，家人婆娘又幫着，圖出氣。這堂客有見識，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一總倒在馬桶裏。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搜不出來；又搜太太身上，也搜不出銀錢來。他借此就大哭大喊，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出首兒子上元縣傳齊了審，把兒子責罰了一頓，又勸他道：「你也是嫁過了兩個丈夫

的了，還守甚麼節？看這光景，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另在一處。你守着也由你，你再嫁也由你。」當下處斷出來，他另分幾間房子，在胭脂巷住。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沒有人敢惹他。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他對人只說二十一歲。『歸姑爺道：』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可是有的？』沈天孚道：『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他的金珠首飾，錦緞衣服，也還值五六百銀子。這是有。』歸姑爺心裏想道：『果然有五六百銀子，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若說女人會撒潑，我那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因向沈天孚道：『天老，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個小孩子，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替他撮合成了，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錢。你爲甚麼不做？』沈天孚道：『這有何難？我到我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包管成。』只是謝媒錢在你。』歸姑爺道：『這個自然。我且去罷，再來討你的回信。』當下付了茶錢，出門來，彼此散了。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沈大腳搖着頭道：『天老爺，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個官，又要有錢，又要人物齊整——又要上無公婆，下無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來，一橫草不掣，豎草不拈。』每日要吃八分銀子藥。他又不吃大葷，頭一日要鴨子，第二日要魚，第三日要菱兒菜鮮筍做湯。閒着沒事，還要橘餅，圓眼，蓮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鹽水蝦，吃三斤「百花酒」。上牀睡下，兩個丫頭輪流着捶腿，捶到四更鼓盡才歇。我方才聽見你說的，是個戲子家——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罷了！』沈大腳商議道：『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也並不必說他家弄行頭。只說他是個舉人，不日就要做官家裏又開着字號店，廣有田地。這個說法好麼？』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這麼說去！』當下沈大腳吃了飯，一直走到胭脂巷，敲開了門。丫頭荷花迎着出來問：『你是那裏來的？』沈大腳道：『這裏可是王太太家？』荷花道：『便是，你有甚麼話說？』沈大腳道：『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荷花道：『請在堂屋裏坐坐。太太才起來，還不曾停當。』沈大腳說道：『我在堂屋裏坐怎的，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當下揭開門簾進房，只見王太太坐在牀沿上裹腳，探蓮在傍邊捧着鑿盆子。王太太見他進來，曉得他爲媒婆，就叫他坐下，叫茶與他吃。看着太太兩隻腳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才裹完了，又慢慢梳頭，洗臉，穿衣服，直弄到日頭趕西才清白。因問道：『你貴姓？有甚麼話來說？』沈大腳道：『我姓沈。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將來好吃太太喜酒。』王太太道：『是個甚麼人家？』沈大腳道：『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人都叫他鮑舉人家。家裏廣有田地，又開着字號店，足足有千萬貫家私。本人二十三歲，上無父母，

下無兄弟兒女，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久已說在我肚裏了。我想這個人家，除非是你這位太太才去得，所以大膽來說。」王太太道：「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沈大脚道：「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他家那還有第二個？」王太太道：「是文與武舉？」沈大脚道：「他是個武舉，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好不有力氣！」王太太道：「沈媽，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不比別人。想着起初到王府上，才滿了月，就替大女兒送親，送到孫鄉紳家。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點了百十枝大蠟燭，擺着糖斗糖仙，一吃一看二眼觀三」的席戲子細吹細打，把我迎了進去。孫家老太太戴着鳳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臉朝下坐了。我頭上戴着黃豆大珍珠的拖掛，把臉都遮滿了，一邊一個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才露出嘴來吃他的蜜餞茶。唱了一夜戲，吃了一夜酒。第二日回家，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我要把他一個個都處死了。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響，我還不開恩饒他哩。沈媽，你替我說這事，須要十分的實，若有半些差池，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沈大脚道：「這個何消說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比不得媒人嘴。若扯了一字謊，明日太太訪出來，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王太太道：「果然如此好了，你到那人家說去。我等你回信。」當下包了幾十個錢，又包了些黑棗、青餅之類，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吃。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忠厚子弟，成就了惡姻緣；骨肉分張，又遇着親兄弟。不知這親事說成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鮑廷璽兄弟相逢

話說沈大脚問定了王太太的話，回家向丈夫說了。次日，歸姑爺來討信，沈大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我家堂客過去，着實講了一番，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不要叫鮑老太太自己來下插定。到明日，拏四樣首飾來，仍舊叫我堂客送與他，擇個日子就擡人便了。」歸姑爺聽了這話，回家去告訴父母，說道：「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只是性子不好些，會欺負丈夫。這是他兩口子的事，我們管他怎的？」鮑老太太道：「這管他怎的？現今這小廝做頭做腦，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着他才好。」老太太主張着要娶這堂客，隨即叫了鮑廷璽來，叫他去請沈大脚，金次福兩個人來為媒。鮑廷璽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這樣堂客，要了家來，恐怕淘氣。」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到運

的奴才！沒福氣的奴才！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像他有許多箱籠，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你這奴才，知道甚麼！」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只得央及歸姑爺同着去拜媒人。歸姑爺道：「像娘這樣費心，還不討他說個是，只要揀精揀肥，我也犯不着要劾他這個勞。」老太太把姑爺說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計較他。」姑爺方才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次日，備了一席酒請媒。鮑廷璽有生意，領着班子出去做戲了，就是姑爺作陪客。老太太裏掣出四樣金首飾，四樣銀首飾來，——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交與沈天孚，去下插定。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只掣四樣首飾，叫沈天孚去下插定。那裏接了，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到十二日，把那四箱，四櫥和盆桶錫器，兩張大牀，先搬了來。兩個丫頭坐轎子跟着，到了鮑家，看見老太太，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又不好問，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就在房裏坐着。明早，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攬觀。到晚，一乘轎子，四對燈籠火把，娶進門來。進房撒帳，說四言八句，拜花燭，吃交杯盃，不必細說。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見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出來使性攢氣，磕了幾個頭，也沒有茶也沒有鞋，拜畢，就往房裏去了。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喝，一會出來叫掣炭燒着了進去，與太太添着燒速香，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做湯，攪進房來與太太吃。兩個丫頭，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叫的太太一片聲響。鮑太太聽見道：「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只好叫個相公娘罷了！」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太太就氣了個發昏。到第三日，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南京的風俗，但凡新媳婦進門，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發個利市；這菜一定是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燒起鍋，請相公娘上鍋。王太太不睬，坐着不動。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這使不得，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這些規矩，——還他的。」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廚下，把魚接在手內，掣刀刮了三四刮，拎着尾巴，望滾湯鍋裏一攢。錢麻子老婆止站在鍋臺傍邊看他收拾魚，被他這一攢，便滾了一臉的熱水，連一件二色的緞衫子都弄濕了，嚇了一跳，走過來道：「這是怎說！」忙取出一塊汗巾子來揩臉。王太太丟了刀，骨都着嘴，往房裏去了。當晚堂客上席，他也不曾出來，坐到第四日，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進房來穿衣服。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心裏疑惑他不像個舉人，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問道：「這晚間你往那裏去？」鮑廷璽道：「我做生意去。」說着，就去了。老太太裏越發疑惑：「他做甚麼生意……」又想道：「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一直

等到五更鼓天亮，他才回來。太太問道：「你在字號店裏算帳，爲甚麼算了一夜？」鮑廷璽道：「甚麼字號店？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領着戲子去做夜戲才回來。」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聽了這一句話，怒氣攻心，大叫一聲，望後便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鮑廷璽慌了，忙叫兩個丫頭，拏着湯灌了半日，灌醒過來，大哭大喊，滿地亂滾，滾散頭髮，一會又要扒到牀頂上去，大聲哭着，唱起曲子來。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又好惱，又好笑。正鬧着，沈大脚手裏拿着兩包點心，走到房裏來賀喜。才走進房，太太一眼看見，上前就一把揪住，把他揪到馬子跟前，揭開馬子，抓了一把屎，抹了他一臉一嘴。沈大脚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衆人來扯開了。沈大脚走出堂屋裏，又被鮑老太指着臉罵了一頓。沈大脚沒趣，只得討些水洗了臉，悄悄的出了門，回去了。這裏請了醫生來，醫生說：「這是一肚子的痰，正氣又虛，要用人參、琥珀，吃光了，這個如何來得？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離門離戶，我們才得乾淨，一家一計過日子。」鮑老太聽了女兒人參、琥珀的話，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鮑廷璽慌了，去求鄰居王羽秋、張國重來說。張國重、王羽秋走過來說道：「老太太，這使不得。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況且又幫着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如何趕得他出去？」老太太把他怎樣不孝，媳婦怎樣不賢，着實數說了一遍，說道：「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他若要在這裏，我只好帶着女兒女婿搬出去讓他。」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太，只得說道：「就是老太太要趕他出去，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老太太道：「他當日來的時候，只得頭上幾莖黃毛，身上還是光光的，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又替他娶過兩回親，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他不能報我罷了，我還有甚麼貼他？」那兩人道：「雖如此說，『恩從上流』，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說來說去，說的老太太轉了口，許給他二十兩銀子，自己去住。鮑廷璽接了銀子，哭哭啼啼，不日搬了出來，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只得這二十兩銀子，要團班子弄行頭，是弄不起，要想做個別的小生意，又不行，只好「坐吃山空」。把這二十兩銀子吃的將光，太太的人參、琥珀藥也沒得吃了，病也不大發了，只是在家坐着哭泣咒罵，非止一日。那一日，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王羽秋迎着問道：「你當初有個令兄在蘇州麼？」鮑廷璽道：「我老爹只得我一個兒子，並沒有哥哥。」王羽秋道：「不是鮑家的是你那

三牌樓倪家的。」鮑廷璽道：「倪家雖有幾個哥哥，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却也不會聽見是在蘇州。」王羽秋道：「方才有個人，一路找來，我在隔壁鮑老太太說，『倪大老爺找倪六老爺的。』鮑老太太不招應，那人就問到我這裏，我就想到你身上。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鮑廷璽道：「我正是第六。」王羽秋道：「那人找不到，又到那邊找去了，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你在我店裏坐了候着。」少頃，只見那人又來找問。王羽秋道：「這便是倪六爺，找他怎的？」鮑廷璽道：「你是那裏來的？」那人道：「那人在腰裏拈出一個紅紙帖子來，遞與鮑廷璽看。鮑廷璽接着，只見上寫道：——」

「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本名倪廷璽，乃父親倪霜峯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做倪廷璽。找着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要緊要緊！」

鮑廷璽道：「這是一點不錯，你是甚麼人？」那人道：「我是跟大老爺的，叫做阿三。」鮑廷璽道：「大老爺在那裏？」阿三道：「大老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每年一千兩銀子，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既是六老爺，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老爺相會。」鮑廷璽喜從天降，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阿三道：「六老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着。我去請大老爺來會。」一直去了。鮑廷璽自己坐着，坐了一會，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腳下粉底皂靴，三絳鬚鬚，有五十歲光景。那人走進茶館，阿三指道：「便是六老爺了。」鮑廷璽忙走上前，那人一把拉住道：「你便是我六兄弟了。」鮑廷璽道：「你便是我大哥哥。」兩個抱頭大哭，哭了一場坐下。倪廷璽道：「兄弟，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我在京裏，全然不知道。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在各衙裏做館。在各省找尋幾個弟兄，都不會找的着。五年前，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在三牌樓找着一個舊時老鄰居，問才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父母俱已去世了。」說着，又哭起來。鮑廷璽道：「我而今鮑門的事……」倪廷璽道：「兄弟，你且等我說完了。我這幾年，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賓主相得，每年送我束脩一千兩銀子。那幾年，在山東，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這是故鄉了，我所以着緊來找賢弟。找着賢弟時，我把歷年節省了幾兩銀子，拈出來弄一所房子，將來把你嫂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兄弟，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鮑廷璽道：「大哥在上……」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怎樣蒙鮑老爹恩養，怎樣在向老爺衙門裏招親，怎樣前妻王氏死了，又娶了這個女人，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都說了一遍。倪廷璽道：「這個不妨。而今弟婦現在那裏？」鮑廷璽

道：『現在鮑老太隔壁一個人家借住着。』倪廷珠道：『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看，我再作道理。』當下會了茶錢，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王羽秋也見了禮。鮑廷璽請他在後面。王太太拜見大伯，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只穿着家常打扮。倪廷珠荷包裏拿出四兩銀子來，送與弟婦做拜見禮。王太太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不覺憂愁減了一半，自己捧茶上來。鮑廷璽接着，送與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茶，說道：『兄弟，我且回公館裏去。我就回來和你說話，你在家等着我。』說罷，去了。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少刻大哥來，我們須備個酒飯候着。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再買一尾魚來，託王羽秋老爹來收拾，做個四樣才好。』王太太說：『呸！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他一個撫院衙門裏住着的人，他沒有見個板鴨和肉？他自然是吃了飯才來。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吃！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巧圍碟子來，打幾斤陳百花酒候着他，才是個道理！』鮑廷璽道：『太太說的是。』當下秤了銀子，把酒和碟子都備齊，捧了來家。到晚，果然一乘轎子，兩個『巡撫部院』的燈籠，阿三跟着，他哥來了。倪廷珠下了轎，進來說道：『兄弟，我這寓處沒有甚麼，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叫阿三在轎櫃裏拿出來，一包一包，交與鮑廷璽道：『這個你且收着。我明日就要同姪大人往蘇州去。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價銀或是二百兩，三百兩都可以，你同弟婦搬進去住着，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我和姪大人說，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拿到南京來做個本錢，或是買些房產過日。』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留着他哥吃酒吃着，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說着又哭，哭着又說。直吃到二更多天，方才去了。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叫了房牙子來，要買房子。自此，家門口人都曉得倪大老爺來找兄弟，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大老爺。太太是不消說。又過了半個月，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在下橋施家巷，三間門面，一路四進，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着典與人住，價銀二百二十兩，成了議約，付押銀二十兩，擇了日子搬進去，再兌銀子搬家。那日，兩邊鄰居都送着盒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出分子。鮑廷璽請了兩日酒，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隔幾日要請個醫生，要吃八分銀子的藥。那幾十兩銀子，漸漸要完了。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上了蘇州船。那日風不順，船家盪在江北，走了一夜，到了儀徵，船住在黃泥灘，風更大，過不得江。鮑廷璽走上岸，要買個茶點心吃，忽然遇見一個少年人，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絨直裰，腳下大紅鞋。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問道：『你不是鮑姑老爺麼？』鮑廷璽驚道：『在下姓鮑，相公尊姓大名？怎麼這樣稱呼？』那少年道：『你可是安慶府向老爺衙』

門裏王老爹的女婿？」鮑廷璽道：「我便是相公怎的知道？」那少年道：「我便是王老爹的女孫婿，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鮑廷璽笑道：「這是怎麼說？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當下兩人走進茶館，掌上茶來，儀徵有的是肉包子，裝上一盤來吃着。鮑廷璽問道：「相公尊姓？」那少年道：「我姓季，姑老爹，你認不得我？我在府裏考童生，看見你巡場，我就認得了。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吃過了酒。這些事，你難道都記不的了？」鮑廷璽道：「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你却因甚麼做了這門親？」季葦蕭道：「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就在安慶住着。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安慶的鄉紳人家，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所以同他來往起來，我家就結了這門親。」鮑廷璽道：「這也極好，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季葦蕭道：「先君見背，已三年多了。」鮑廷璽道：「姑爺，你却爲甚麼在這裏？」季葦蕭道：「我因鹽運司苟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爹，你却往那裏去？」鮑廷璽說：「我到蘇州去看一個親戚。」季葦蕭道：「幾時才得回來？」鮑廷璽道：「大約也得二十多日。」季葦蕭道：「若回來無事，到揚州來頑頑。若到揚州，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便知道我的下處。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爹。」鮑廷璽道：「這個一定來奉候。」說罷，彼此分別走了。鮑廷璽上了船，一直來到蘇州，才到閩門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榮華富貴依然一日成空，奔走道途，又得無端聚會。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話說鮑廷璽走到閩門，遇見跟他哥的小厮阿三。阿三前走，後面跟了一個閑漢，挑了一擔東西，是些三牲和些銀錠紙馬之類。鮑廷璽道：「阿三，倪太太爺在衙門裏麼？」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阿三道：「六太太爺來了，太太爺自從南京回來，進了大老爺衙門，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說，太太已於前月去世。太太爺着了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日，就歸天了。大老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今日是太太爺頭七，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鮑廷璽聽了這話，兩眼大睜着，話也說不出來，慌問道：「怎麼說？太太爺死了？」阿三道：「是，太太爺去世了。」鮑廷璽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來，當下不進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擺下牲禮，澆奠了酒，焚起紙錢，哭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兄弟來遲

一步，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說罷，又慟哭了一場。阿三勸了回來，在飯店裏住下。次日，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禮紙錢，去上了哥哥墳。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盤纏也用盡了，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思量沒有主意，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兒撫院的袖直裰當了兩把銀子，且到揚州尋季葦蕭再處。當下搭船，一直來到揚州，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門簿上寫着『寓在興教寺』，忙找到興教寺和尚道：『季相公麼？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你到那裏去尋。』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見那家門口掛着彩子，三間敞廳，坐了一敞廳的客，正中書案上，點着兩枝通紅的蠟燭，中間懸着一軸『百子圖』的畫，兩邊貼着硃箋紙的對聯，上寫道：『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葦蕭戴着新方巾，穿着銀紅袖直裰，在那裏陪客，見了鮑廷璽進來，嚇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請他坐下，說道：『姑老爹才從蘇州回來的？』鮑廷璽道：『正是，恰又遇着姑爺恭喜，我來吃喜酒。』座上的客問此位尊姓，季葦蕭代答道：『這舍親姓鮑，是我的驢內的姑爺，是小弟的姑丈人。』衆人道：『原來是姑老爺，失敬失敬。』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季葦蕭指着上首席坐的兩位道：『這位是辛東之先生，這位是金寓劉先生，二位是揚州大名士，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又且書法絕妙，天下沒有第三個。』說罷，擺上飯來。二位先生首席鮑廷璽三席還有幾個人，都是尤家親戚，坐了一桌子，吃過了飯，這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鮑廷璽坐着，同那兩位先生攀談。辛先生道：『揚州這些有錢的驢獸子，其實可惡！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他有十幾萬銀子，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住了半年，我說：『你要爲我的情，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後來向人說：『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他將來死的時候，這十幾萬銀子，一個錢也帶不去，到陰司裏是個窮鬼。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四個字的匾，少不的是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也不可如何必如此計較！』說罷，笑了。金先生道：『這話一絲也不錯！前日不多時，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共是二十二個字。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我叫他小廝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爺，說金老爺的字，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個，大字十兩一個。我這二十二個字，平買平賣，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你若是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也不必來取對聯。』那小廝回家去說了，方家這畜生，賣弄有錢，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我把對聯遞與他，他——他——兩把把對聯扯碎了！我登時大怒，把這銀子打開，一總都攢在街上，給那些挑鹽的，拾糞的去了！列位，你說這樣小人，豈不可惡！』正說着，季葦蕭走了出來，

笑說道：「你們在這裏講鹽豸子的故事？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六精」。」「辛東之道：「是「五精」罷了，那裏「六精」？」季葦蕭道：「是「六精」的很！我說與你聽。他轎裏是坐的債精，擰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裏藏着的是妖精。這是「五精」了；而今時作，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合起來是「六精」。」「說罷，一齊笑了。捧上麵來吃。四人吃着，鮑廷璽問道：「我聽見說鹽務裏這些有錢的，到麵店裏，八分一碗的麵，只呷一口湯就拏下去。貴與轎夫吃。這話可是有的麼？」辛先生道：「怎麼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裏當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泡了一碗鍋巴吃了，才到麵店去的。」當下說着笑話，天色晚了下來。裏面吹打着，引季葦蕭進了洞房。衆人上席吃酒。吃罷各散。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次日來賀喜看新人。看罷出來，坐在廳上，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姑爺，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會聽見怎的，你怎麼又做這件事？」季葦蕭指着對聯與他看道：「你不見「才子佳人信有之」，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爲奇？」鮑廷璽道：「這也罷了，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季葦蕭道：「我一到揚州，荷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所以又娶一個親。姑老爹，你幾時回南京去？」鮑廷璽道：「姑爺，不瞞你說，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不着，來到這裏，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季葦蕭道：「這個容易。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費，還要託姑老爹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正說着，只見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個道士，又有一個人，一齊來吵房。季葦蕭讓了進去，新房裏吵了一會，出來坐下。辛先生指着這兩位向季葦蕭道：「這位道友尊姓來，號霞士，也是我們揚州詩人。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鑄的圖書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來奉訪。」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說道：「即日來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這位令親鮑老爹，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却幾時回南京去？」季葦蕭道：「也就在這一兩日間。」那兩位先生道：「這等，我們不能同行了。我們同在這個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將來也要到南京去。」說了一會話，四人作別去了。鮑廷璽問道：「姑爺，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季葦蕭道：「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他是沒用的人，寄個字叫他回家。」鮑廷璽道：「姑爺，你這字可會寫？」季葦蕭道：「不會寫下。我今晚寫了，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後日起身去罷。」鮑廷璽應諾去了。當晚季葦蕭寫了字，封下五錢銀子，等鮑廷璽次日來拏。次日早晨，一個人坐了轎子來拜，傳進帖子，上寫「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季葦蕭迎了出

去見那人方巾闊服，古貌古心。進來坐下，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那人道：『賤字穆菴，敝處湖廣。一向在京，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因返舍走走，在這裏路過，聞知大名，特來進謁。有一個小照行樂，求大筆一題。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遍請諸名公題詠。』季葦蕭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獻醜，真是一弄斧班門了。』說罷，吃了茶，打恭上轎而去。恰好鮑廷璽走來，取了書子和盤纏，謝了季葦蕭。季葦蕭向他說：『姑老爹到南京，千萬尋到狀元境，勸我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萬不可久住！』說畢，送了出來。鮑廷璽拿着這幾錢銀子，搭了船，回到南京，進了家門，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他沒銀子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這二十兩押銀的銀子，做了干罰。沒處存身，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搬進住着。住了幾日，鮑廷璽拿着書子來到狀元境，尋着了季恬逸。季恬逸接書看了，請他吃了一壺茶，說道：『有勞鮑老爹。這些話，我都知道了。』鮑廷璽別過自去了。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沒處尋寓所住，每日裏拿着八個錢買四個『吊桶底』，作兩頓吃。晚裏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這日見了書子，知道季葦蕭不來，越發慌了；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終日吃了餅，坐在刻字店裏出神。那一日早上，連餅也沒的吃，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進來，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賤姓季。』那人道：『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季恬逸道：『多的很，衛體善、隨岑菴、馬純上、蘧駝夫、匡超人，我都認得；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這都是大名士。你要那一個？』那人道：『不拘那一個。我小弟有二三萬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我同他好合選。』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那人道：『我覆姓諸葛，盱眙縣人。說起來，人也還知道的。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自己走上街來，心裏想道：『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却是散在各處，這一會沒頭沒腦，往那裏去捉？……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又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門一路大街走，遇着那個就捉了來，且混他些東西吃吃再處。』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門口，只見一個人，押着一擔行李進城，他舉眼看時，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說道：『金兄！你幾時來的？』蕭金鉉道：『原來是恬兄！你可同葦蕭在一處？』季恬逸道：『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我如今在一個地方，你來的恰好。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蕭金鉉道：『甚麼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蕭金鉉聽

了，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季恬逸高聲道：『諸葛先生！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那人走了出來，迎進刻字店裏，作了揖，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三人回到茶館裏敘禮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覆姓諸葛，名佑，字天申。』蕭金鉉道：『小弟姓蕭，名鼎，字金鉉。』季恬逸就把方才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諸葛天申道：『這選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驥尾，今得見蕭先生，如魚之得水了！』蕭金鉉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勝任。』季恬逸道：『兩位都不必謙，彼此久仰，今日一見如故，諸葛先生且做個東，請蕭先生吃個下馬飯，把這話細細商議。』諸葛天申道：『這話有理，客邊只好假館坐坐。』當下三人會了茶錢，一同出來，到三山街一個大酒樓上。蕭金鉉首席，季恬逸對坐，諸葛天申主位。堂倌上來問菜，季恬逸點了一盞肘子，一盞板鴨，一盞醉白魚，先把魚和板鴨拏來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堂倌送上酒來，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個僻靜的去處，又要寬大些，選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着他刻。』蕭金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又不吵鬧，房子又寬，房錢又不十分貴。我們而今吃了飯，竟到那裏尋寓所。』當下吃完了幾盞酒，堂倌拏上肘子湯，和飯來。季恬逸儘力吃了一飽，下樓會帳，又走到刻字店託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那南門熱鬧轟轟，真是車如游龍，馬如流水，三人擠了半天，才擠了出來，望着報恩寺，走了進去。季恬逸道：『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蕭金鉉道：『不好，還要再向裏面些去，方才僻靜。』當下又走了許多路，走過老退居，到一個和尚家，敲門進去。小和尚開了門，問做什麼事，說是來尋下處，小和尚引了進去。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頭戴玄色緞僧帽，身穿繭紬僧衣，手裏拿着數珠，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打個問訊，請諸位坐下，問了姓名地方。三人說要尋一個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三位施主請自看，聽憑揀那一處。』三人走進裏面，看了三間房子，又出來同和尚坐着，請教每月房錢多少，和尚一口價定要三兩一月，講了半天，一釐也不肯讓。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和尚只是不點頭，一會又罵小和尚：『不掃地！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此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蕭金鉉見他可厭，向季恬逸說道：『下處好是好，只是買東西遠些。』老和尚呆着臉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個人做，就住不的了。須要廚子是一個人，在廚下收拾着，買辦又是一個人，伺候着買東西才趕的來。』蕭金鉉笑道：『將來我們在這裏住，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

着來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罵的自勝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們且告辭，再來商議罷。』和尚送出來，又走了二里路，到一個僧官家敲門。僧官迎了出來，一臉都是笑，請三位廳上坐，便煨出新鮮茶來，擺上九個茶盤——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過來與三位吃。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僧官笑道：『這個何妨，聽憑三位老爺喜歡那裏，就請了行李來。』三人請問房錢。僧官說：『這個何必計較？三位老爺來住，請也請不到。隨便見惠些須香資，僧人那裏好爭論。』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便道：『在老師父這裏打擾，每月送銀二金，休嫌輕意。』僧官連忙應承了。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連城去發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掃房間，鋪設牀鋪桌椅傢伙，又換了茶來，陪二位談。到晚，行李發了來，僧官告別進去了。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用封袋封了，貼了簽子，送與僧官。僧官又出來謝過。三人點起燈來，打點夜消。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託季恬逸出去買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會，帶着一個走堂的，捧着四壺酒，四個碟子來——一碟香腸，一碟鹽水蝦，一碟水雞腿，一碟海蜇——擺在桌上。諸葛天申是鄉裏人，認不的香腸，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像豬鳥。』蕭金鉉道：『你只吃罷了，不要問他。』諸葛天申吃着，說道：『這就是臘肉！』蕭金鉉道：『你又來了！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這是豬肚內的小腸！』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說道：『這逆脆的是甚麼東西？倒好吃！再買些逆脆的來吃。』蕭季二位又吃了一會。當晚吃完了酒，打點各自歇息。季恬逸沒有行李，蕭金鉉勻出一條褲子來，給他在腳頭蓋着睡。次日清早，僧官走進來說道：『昨日三位老爺駕到，貧僧今日備個腐飯，屈三位坐坐，就在我們這寺裏各處頑頑。』三人說了『不敢當。』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着，辦出四大盤來吃。早飯吃過，同三位出來閒步，說道：『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裏頑頑罷。』當下走進三藏禪林，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額，『天下第一祖庭。』一直走過兩間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走上一個樓去，只道是沒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叫三人進去，那知還有一片平地，在極高的所在，四處都望着。內中又有參天的木，幾萬竿竹子，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鉢塔。頑了一會，僧官又邀到家裏。晚上九個盤子吃酒。吃酒中間，僧官說道：『貧僧到了僧官任，還不會請客。後日家裏擺酒唱戲，請三位老爺看戲，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們一定奉賀。』當夜吃完了酒。到第三日，僧官家請的客，從應天府尹衙門的人到縣衙門的人，約有五六十客。還未到，廚子看茶的老早的來了；戲子也發了箱來了。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閒談，忽見道人走來說：『師公那人又來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平地風波，天女下維摩之室；空堂宴集，鷄

葦來咬鶴之翔。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都納姬

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閒坐，道人慌忙來報：「那個人又來了。」僧官就別了三位，同道人出去，問道：「可又是誰？」那三那奴才道：「怎麼不是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老爺，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樓底下，看茶的正在門口搗着爐子，僧官走進去，只見椅子上坐着一個人，一副烏黑的臉，兩隻黃眼睛，一嘴鬍子，頭戴一頂紙剪的鳳冠，身穿藍布女褂，白布單裙，腳底下大腳花鞋，坐在那裏。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那人見了僧官，笑容可掬，說道：「老爺，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着。」僧官愁着眉道：「龍老三，你又來做甚麼？這是個甚麼樣子！」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去，又道：「龍老三，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人看着怪模樣！」龍三道：「老爺，你好沒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不怕人笑也罷了，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龍老三，頑是頑，笑是笑，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你要上門怪我，也只該好好走來。爲甚麼粧這個樣子？」龍三道：「老爺，你又說錯了。」夫妻無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己認不是罷了，是我未曾請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坐着吃酒，不要粧瘋做癡，惹人笑話。」龍三道：「這果不是我。我做太太的人，只該坐在房裏，替你裝園碟，剝果子，當家料理；那有個坐在廳上的，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說着，就往房裏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裏去了。僧官跟到房裏，說道：「龍老三，這嘲影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龍三道：「老爺，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僧官急得亂跳。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吃。僧官急得走進走出，恰走出房門，遇着蕭金鉉三位走來，僧官攔不住。三人走進房，季恬逸道：「噫！那裏來的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來說道：「三位老爺請坐。」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三個人忍不住的笑。道人飛跑進來說道：「府裏尤太太到了。」僧官只得出去陪客。那姓尤姓郭的兩個書辦，進來作揖，坐下吃茶，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就要走進去。僧官又攔不住。二人走進房，見了這個人，嚇了一跳道：「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僧官急得沒法，說道：「諸位老爺，他是個喇子。他屢次來騙我。」尤

書辦笑道：「他姓甚麼？」僧官道：「他叫作龍老三。」郭書辦道：「龍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你怎麼到這裏胡鬧？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到別處去。」龍三道：「太爺，這是我們私情事，不要你管。」尤書辦道：「這又胡說了！你不過是想騙他，也不是這個騙法。」蕭金鉉道：「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那龍三那裏肯去。大家正講着，道人又走進來說道：「司裏曹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說着，蕭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東崖認得龍三，一見就問道：「你是龍三？你這狗頭，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糊這個模樣？分明是騙人，其實可惡。」——叫跟的小子——「把他的鳳冠抓掉了，衣服扯掉了，趕了出去。」龍三見是金東崖，方才慌了，自己去。鳳冠脫了衣服，說道：「小的在這裏伺候。」金東崖道：「那個要你伺候！你不過是騙這老爺，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作個小本錢，倒可以；你若這樣胡鬧，我即刻送你到縣裏處你。」龍三見了這一番，才不敢鬧，謝了金東崖，出去了。僧官才把眾位拉到樓底下，重新排排坐，向金東崖謝了，又謝看茶的捧上茶來，吃了。郭書辦道：「金太爺一向在府上，幾時到江南來的？」金東崖道：「我因近來賠累的事不成話，所以決意返舍，到家，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雖然「真的假不得」，却也丟了幾兩銀子，在家無聊，因遇司荷老先生是京師舊交，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承他情，薦在園上，送了幾百兩銀子。」董書辦道：「金太爺，你可知道荷大人的事？」金東崖道：「不知道荷大人怎的？」董書辦道：「荷大人因貪贓擊問了，就是這三四日的事。」金東崖道：「原來如此，可見「日夕禍福」。」郭書辦道：「曾寓而今在那裏？」董書辦道：「太爺已是買了房子，在利涉橋河房。」眾人道：「改日再來拜訪。」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三位俱各說了。金東崖道：「都是名下先生，小弟也注有此經書，容日請教。」當下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個道士，走了進來，眾人都不認得，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那位是季恬逸先生？」季恬逸道：「小弟便是，先生有何事見教？」那人袖裏拿出一封書子來，說道：「季董兄多多致意。」季恬逸接着，拆開同蕭金鉉，諸葛天申看了，才曉得是辛東之，金寓劉，郭鐵筆，來霞士，便道：「請坐。」四人見這裏有事，就要告辭。僧官拉着他道：「四位遠來，請也請不到，便裏坐坐。」斷然不放了去。四人只得坐下。金東崖就問起荷大人的事來，「可是真的？」郭鐵筆道：「是我們下船那日擊問的。」當下唱戲吃酒，吃到天色將晚，辛東之同金寓劉，諸葛天申，在東花園裏歇去。這坐客都散了。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次日，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兒去了。

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開圖書店。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吃，一日要吃四五錢銀子。文章已經選定，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又除了百十桶紙來，準備刷印。到四五個月後，諸葛天中那二百多兩銀子所剩也有限了，每日仍舊在店裏除着吃。那日，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閒走。季恬逸道：「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到欠下這些債，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這事怎處？」蕭金鉉道：「這原是他情願的事，又沒有那個強他。他用完了銀子，他自然家去再討，管他怎的！」正說着，諸葛天中也走來了，兩人不言語了。三個同步了一會，一齊回寓，却迎着一乘轎子，兩擔行李。三個人跟着進寺裏來。那轎子裏的人，我有些認得他。因趕上幾步，扯着他跟的人，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是長林十七老爺。」諸葛天中回來，同兩人臉着那轎子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諸葛天中向兩人道：「方才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我認得他。是我們那邊的名士，不知他來做甚麼。我明日去會他。」次日，諸葛天中去拜，那裏回不在家。一直到三日，才見那杜公孫來回拜。三人迎了出去。那正是春暮夏初，天氣漸暖。杜公孫穿着是鶯背色的夾紗直裰，手搖詩扇，腳踏絲履，走了進來。三人近前一看，面如傅粉，眼若點漆，溫恭而雅，飄然有神仙之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進來與三人相見，作揖讓坐。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名籍貫，自己又說道：「小弟賤名倩，賤字慎卿。」說過，又向諸葛天中道：「天申兄，還是去年考校時相會，又早半載有餘了。」諸葛天中向二位道：「去歲中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杜慎卿笑道：「這是一時應酬之作，何足掛齒。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以藥物自隨，草草塞責而已。」蕭金鉉道：「先生尊府王謝風流，各郡無不欽仰。先生大才，又是尊府「白眉」，今日幸會，一切要求指教。」杜慎卿道：「各位先生一時名宿，小弟正要請教，何得如此倒說？」當下坐着，吃了一杯茶，一同進到房裏。見滿桌堆着都是選的刻本文章，紅筆對的樣，花梨胡哨的。杜慎卿看了，放在一邊，忽然翻出一首詩來，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杜慎卿看了，點一點頭道：「詩句是清新的。」便問道：「這是蕭先生大筆？」蕭金鉉道：「是小弟拙作，要求先生指教。」杜慎卿道：「如不見怪，小弟也有一句狂瞽之言，詩以氣體為主，如尊作這兩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豈非加意做出來的？但上一句詩，只要添一個字，『問』桃花何苦紅如此，」便是賀新郎中間一句好詞。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下面

又強對了一句，便覺索然了。」幾句話，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季恬逸道：「先生如此談詩，若與我家蕭蕭相見，一定相合。」杜慎卿道：「蕭蕭是同宗麼？我也曾見過他的詩，才情是有些的。」坐了一會，杜慎卿寫個請帖來道：

「小寓牡丹盛開，薄酒杯茗，屈三兄到寓一談。」

三人忙換了衣裳，到那裏去。只見寓處先坐着一個人。三人進來，同那人作揖讓坐。杜慎卿道：「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季恬逸方才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因向二位先生道：「這位老爹就是蕭蕭的姑岳。」因問：「老爹在這裏爲甚麼？」鮑廷璽大笑道：「季相公，你原來不曉得。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我父子兩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如今十七老爺到了，我怎敢不來問安？」杜慎卿道：「不必說這閒話，且叫人擎上酒來。」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擡桌子。杜慎卿道：「我今日把這此俗品都捐了，只是江南時魚櫻筍下酒之物，與先生們揮塵清談。」當下擺上來，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糯米酒，斟上酒來。杜慎卿極大的酒量，不甚吃菜，當下舉筋讓眾人吃菜，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傳杯換盞，吃到午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便是豬油餛飩、鴨子肉包的燒賣、鵝油酥、軟香糕。每樣一盤，擎上來。眾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杜慎卿自己只吃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便叫收下去了，再斟上酒來。蕭金鉉道：「今日對名花，聚良朋，不可無詩。我們即席分韻，何如？」杜慎卿笑道：「先生，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這樣俗，還是清談爲妙。」說着，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鮑廷璽笑道：「還是門下効勞。」便走進房去，擎出一隻筍子來，去了錦套，坐在席上，嗚嗚咽咽，將筍子吹着。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着，拍着手，唱李太白清平調。真乃穿雲裂石之聲，引商刻羽之奏。三人停杯細聽。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吃到月上時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又有一樹大繡球好像一堆白雪。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杜慎卿也頹然醉了，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手裏擎着一個錦盒子，打開來，裏面擎出一串那門小礮，口裏說道：「貧僧來替老爺醒酒。」就在席上點着，轟轟轟轟響起來。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坐了，那硝黃的煙氣還繞繞酒席左右。三人也醉了，站起來，把腳不住，告辭要去。杜慎卿笑道：「小弟醉了，恕不能奉送。」——鮑師父，你待我送三位老爺出去。你回來在我這裏住。」鮑廷璽擎着燭臺，送了三位出來，關門進去。三人回到下處，恍惚如在夢中。次日，賣紙的客人來要錢，這裏沒有吵鬧了一回，隨即就是聚昇樓來討酒帳，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着。再算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

席，算計寓處不能備辦，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又過了一兩日，天氣甚好，三人在寓處吃了早點心，走到杜慎卿那裏去。走進門，只見一個大脚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那小子見是三位，便站起來，季恬逸拉着他問道：「這是甚麼人？」那小子道：「做媒的沈大脚。」季恬逸道：「他來做甚麼？」那小子道：「有些別的事。」三人心裏就明白，想是他要娶小，就不再問。走進去，只見杜慎卿正在廳下閒步，見三人來，請進坐下。小小子拿茶來吃了。諸葛天申道：「今日天氣甚好，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杜慎卿帶着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杜慎卿不能推辭，只得坐下。季恬逸見他不吃大葷，點了一賣板鴨，一賣魚，一賣豬肚，一賣雞膽，舉上酒來。吃了兩杯酒，眾人奉他吃菜。杜慎卿勉強吃了一塊板鴨，登時就嘔吐起來。眾人不好意思，因天氣尚早，不大用酒，搬上飯來。杜慎卿拏茶來泡了一碗飯，吃了一會，還吃不完，遞與那小小子拿下去吃了。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吃完了，下樓會帳。蕭金鉉道：「慎卿兄，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杜慎卿道：「這最有趣。」一同步上崗子，在各廟宇裏見方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又走到山頂上，望着城內萬家煙火，那長江如一線白練，琉璃塔金碧輝煌，照人眼目。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天。大家纔纔就坐在地下。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跑去看了看，回來坐下，說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處。』」杜慎卿道：「列位先生，這『夷十族』的話是沒有的。漢法最重『夷三族』，一是父黨，母黨，妻黨。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孫，曾元，只是一族，母黨妻黨還不會及，那裏誅的到門生上。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軟弱，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蕭金鉉道：「先生，據你說，方先生何如？」杜慎卿道：「方先生迂而無當，天下多少大事，講那梟門離門怎麼？這人朝朝斬於市，不爲冤枉的。」坐了半日，天色已經西斜。只見兩個挑糞桶的，挑了兩担空桶，歇在山上。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兄弟，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我和你到永寧泉吃一壺水，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一菜備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一點也不差！」當下下了崗子回來，進了寺門，諸葛天申道：「且到我們下處坐坐。」杜慎卿道：「也好。」一同來到下處，才進了門，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季恬逸一見了，歡喜道：「葦兒你來了！」季葦蕭道：「恬逸兄，我在刻字店裏找間，知道你搬在這裏。」便問此三位先生尊姓。季恬逸道：「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你難道不認得？」季葦蕭道：「先生是住在北門的。」蕭金鉉道：「正是。」季葦蕭道：「此位先生？」季恬逸道：「這位先生，

說出來你更歡喜哩。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孫杜十七先生，諱倚字慎卿的。你可知道他麼？」季葦蕭驚道：「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小弟渴想久了，今日才得見面。」倒身拜下去。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眾位多見過了禮，正待坐下，只聽得一個人笑着吆喝了進來，說道：「各位老爺今日吃酒過夜！」季葦蕭舉眼一看，原來就是他姑丈人。忙問道：「姑老爺，你怎麼也來在這裏？」鮑廷璽道：「這是我家十七老爺，我是他門下人，怎麼不來？姑爺，你原來也是好相與！」蕭金鉉道：「真是「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區區陌路人。」」一齊坐下。季葦蕭道：「小弟雖年少，浪遊江湖，閱人多矣，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真乃天上仙班！今對着先生，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杜慎卿道：「小弟得會先生，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上」，令我移情。」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高會，江南又見奇踪；草莽英豪，海內都傳雅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着杜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吃，就問他：「這季葦蕭兄爲人何如？」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鹽運司苟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兩銀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裏，就留他在寓處歇。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搭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次早，季葦蕭同着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鳳洲、于鱗，都是做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小廝捧出茶來吃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葦蕭兄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才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數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只怕而今數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說着，就捧上飯來。正待吃飯，小廝來稟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腳問這位老爺。杜慎卿道：「這是安慶季老爺。」因問道：「我託你的怎樣了？」沈大腳道：「正是。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因老爺

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留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開着棧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還多着半分。今年十七歲，不要說姑娘標致，這姑娘有個兄弟，小他一歲，若是粧扮起來，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也會唱支把曲子，也會串個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脚應諾去了。季葦蕭道：「恭喜納寵。」杜慎卿愁着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季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着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季葦蕭又要問，只見小廝手裏擎着一個帖子，走了進來，說道：「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杜慎卿道：「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道：「這就是書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杜慎卿叫小廝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道了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九品雜職官。」季葦蕭道：「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才子，轉眼就是一個狀元。」說罷，袖子裏擎出一個錦盒子，裏面盛着兩方圖書，上寫着「台印」，雙手遞將過來，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却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之事，何人不知？」當下收拾酒，留季葦蕭坐。擺上酒來，兩人談心。季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出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弟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季葦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嘈雜雜，聒耳得緊。」又吃了幾杯酒，杜慎卿微醉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個「情」字！」季葦蕭道：「人情無過男女，方才吾兄說非其所好。」杜慎卿笑道：「長兄，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朋友之情，更勝於男女。你不看別的，只有「鄂君繡被」的故事，據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個哀帝要禪天下，這皇帝這個獨得情之正，便楚辭辯護，也不過如此。可惜無人能解。」季葦蕭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個知心情人麼？」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又與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爲緣慳分淺，遇不着一個知己，所以對月傷懷，臨風灑淚！」季葦蕭道：「要這一個，還當梨園中求之。」杜慎卿道：「葦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有在梨園中求知己，便是愛

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個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於心腹之間，相感於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嘆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着，掉下淚來。季葦蕭暗道：「他已經着了癡了，待我且要他一耍。」因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個黃冠。這人生得飄逸風流，確又是個美男，不是像個婦人。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婦人。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種美男，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拍着案道：「這一句話該圈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却又愛才的緊。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疑心。想着相與他，長兄，你會會這個人，看是如何？」杜慎卿道：「你幾時去同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自己去訪着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慎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機關，俾的他知道，躲開了，你還是會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個紙包裏，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才許拆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慎卿笑道：「這也罷了。」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個「勅令」二字，拈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杜慎卿送了回來，向大小廝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脚，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才去。明早叫轎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當晚無事。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熏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上寫道：

「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設士便是。」

杜慎卿叫轎夫伺候着，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敞廳。中間坐着一個看陵的太監，穿着蟒袍，左邊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幾個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唱取樂。杜慎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個個都看過來，不見一個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

桂花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到樓下坐着。杜慎卿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老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頭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鬚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敝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旗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會府。』杜慎卿道：『正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士道：『小道就是來霞士。』杜慎卿吃了一驚，說道：『哦！你就是來霞士！』自己心裏忍不住，掣衣袖掩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菓碟來，殷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慎卿沒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看，吃了兩杯茶，起身辭別。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門，問明了老爺下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會寓着寶盤桓幾日。』送到門外，看着上了轎子，方才進去了。杜慎卿上了轎，一路忍笑不住，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小廝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却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寓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副大字，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坐下，各人叙了來歷。吃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廝說道：『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正說着，宗老爺家一個小廝拿着一封書子送一副行樂圖來求題。杜慎卿只覺得可厭，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擇三日內過門，忙忙着搬到河房裏娶妾去了。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慎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會來鬧房，今日賀遲有罪！』杜慎卿道：『昨晚我也不會備席，不會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慎卿道：『你這狗頭該記着一頓肥打！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原不是像個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這就真正該打了！』正笑着，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着吃飯。吃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左邊坐着戲子，右邊坐着道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卿道：『葦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葦蕭道：『甚麼希奇事？』杜慎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橋

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慎卿道：「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擇一個日子，擇一個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巨腳的都叫了來，一個人做一齣戲。我和葦兒在旁邊看着，記清了他們身段，模樣，做個暗號，過幾日評他個高下，出一個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好白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頑法好麼？」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鮑廷璽笑道：「這些人，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寫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或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個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着手道：「妙！妙！道士也好見個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杜慎卿道：「怎麼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到席。」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熟，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敞，又涼快。」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廷璽老爺去傳，不消說了，我們也要出一個名單，定在某日子？」道士道：「而今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爺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杜慎卿道：「葦兒取過一個紅全帖來，我念着，你寫。」葦蕭取過帖來，拈筆在手，慎卿念道：

「安慶葦蕭，天長杜慎卿，擇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書名畫一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表禮獎賞。風雨無阻，特此預傳。」

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更商量請這些客，葦蕭拈一張紅紙鋪在前面，開道宗先生、辛先生、金東崖先生、金窩劉先生、蕭金鉉先生、諸葛先生、季先生、郭鐵筆、僧官老爺來道：「老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十一副帖子來。料理了半日，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帶了一個人，挑着一擔東西——兩隻鴨，一隻鷄，一方肉，八色點心，一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向杜慎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果然標致，他姐姐着實不如他，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吩咐把方才送來的鷄鴨收拾出來吃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着。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留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齣。」葦蕭道：「豈但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留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來，吃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道士打板，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才完。眾人吃得大醉，然後散了。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

莫愁湖。季柱二位主人先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都是單上畫「知」字的，來叩見杜少爺。杜慎卿叫他們先吃了飯，都裝扮起來，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如縠。亭子外一條板橋，戲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來，一路從迴廊內轉去，進東邊的格子，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裏娜形容。當下戲子吃了飯，一個個裝扮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鮮的褶子，一個個過了橋來，打從亭子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寬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刺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思凡」，到晚上，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聲繚繞，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雇了湖中打魚的船，搭了涼篷，掛了燈，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的時候，一個個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才散。那時城門已開，各自進城去了。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旦葛來官；第三名，王留歌。其餘合共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當面叩謝。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上刻「豔奪櫻桃」四個字，特爲獎賞鄭魁官。別的都把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吃酒慶祝的；這個吃了酒，這個又來吃，足足吃了三四天的賀酒。自此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江南。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餘，復多韻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効勞。杜慎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間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廝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麼樣過？還該尋個生意才好。」鮑廷璽見他問

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真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効老爺。」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實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着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那裏沒有使喚處？我却要留着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幫你一般。你却不可說是我說的。」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慎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獸子，自己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幫我些時。到秋涼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拏來。」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幫着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先去投奔一個人。」鮑廷璽道：「却又投那一個？」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老爺門下也曾見過。」杜慎卿道：「這就是得很久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太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効了兩個月勞，到七月盡間，天氣涼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李，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

一個地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腳下大紅紬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鬚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那裏？」韋四太爺道：「姓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看杜少爺。」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舉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尚帶些些姑娘氣。少卿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韋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贛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下同吃了飯，韋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雇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韋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韋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來。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會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韋四太爺道：「託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着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巷內，曲曲折折走進去，才到一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敞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讀書之處。當下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櫺外。韋四太爺坐下，問道：「斐翁尚在尊府？」杜少卿道：「斐老伯近來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才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積蓄，家裏置些產業？」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帳目都

交付與妻老伯。每銀錢出入，但是妻老伯做主，先君并不會問。妻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裏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樣才吃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利利息，遇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妻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妻老伯見他還不起，妻老伯便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裏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章四太爺嘆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慎卿兒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正說着，家人王鬍子手裏擎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窗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擎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稟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才回來家。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王鬍子說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爺擡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奶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着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然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章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兒，我才在路上遇見的。』王鬍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捏手捏腳，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寬闊，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章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今日才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才我家人王鬍子說，我家大老爺極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自道理。』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稟少爺，在那裏坐？』章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躇道：『還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廝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罷。』加爵應諾去了。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作揖坐下，問了章四太爺姓名。章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略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妻太爺。』因問：『妻太爺今日吃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

問了回來道：『婁太爺吃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章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斟上酒來，吃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己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觔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膾炙人口。眾人吃着，章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藝，自然著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却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才曉得書是該念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要他學醫，從先生讀着書，做了文章，就掣來給杜少爺看。少爺常常賞個批語，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多騙兩回粉湯包子吃，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醫」。』章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王鬍子又掣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齋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同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裏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鬍子應諾去了。杜少卿向章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吃半夜，今日也要盡醉才好。』章四太爺道：『正是，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餚饌是精極的了，只是這酒是市上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罈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還在。』杜少卿道：『小姪竟不知道。』章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罈酒，等我做了官回來，同你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真正該不知道。』杜少卿走了進去。章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求着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也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方舉動的人。』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罈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邵老才想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着章四太爺同吃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攪。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爺不要吃。』杜少卿道：『我知道。』就叫邵老，拿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廝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罈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尋出來了。』章四太爺和那兩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罈頭，倒出一杯來，那酒和曲餽一般，堆在杯子裏，聞着噴鼻香。章四太

爺道：『有趣！這個不是這樣吃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攪一攪，方可吃得。今日已是吃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吃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吃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說罷，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回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着章四太爺歇宿。杜少卿候着章四太爺睡下，方才進去了。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鬍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廝在那裏坐着。王鬍子問加爵道：『章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鬍子又問那小廝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廝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太太爺房裏看着弄藥。』王鬍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婆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爲甚麼養在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那小廝道：『王叔，你還說這話哩！要太爺吃的粥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還要自己看過了，才送與太爺吃！人參、鮑子自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己煨人參，藥是不消說。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自送人參與他吃。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惹少爺一頓罵！』說着，門上人走進來說：『王叔，快進去說聲，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那小廝道：『你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那小廝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文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了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巷老伯在這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着，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口，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爲甚麼不先來拜我，倒叫我拜他？況且倒運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臧三爺道：『正是爲此。昨日汪家已向王老師說明是請你做陪客，王老師才肯到他家來，特爲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着我，叫他把夢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吃，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頑。』拉着就走。臧三爺道：『站

着！你亂怎的？這章老先生不會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倒使得。」叫小廝拏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一個「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茶」，先叫小廝拏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章四太爺迎著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章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蓼齋，是小姪這學裏翹楚，同慎卿家兒也是同會的好友。」章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蓼齋又問：「這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才從南京回來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曾認得府上的慎卿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當下吃了早飯，章四太爺就叫把這縷酒拏出來，兌上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酒縷頓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熱了。張俊民領着小廝，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桌子擡到簷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杜少卿叫小廝拏出一個金杯子來，又是四個玉杯，縷子裏骨出酒來吃。章四太爺捧着金杯，吃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吃了半日，王鬍子領着四個小廝，擡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麼。王鬍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吃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吃了半日，王鬍子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少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吃完了酒查。」才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王鬍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又說甚麼？」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裏，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才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拏了工錢家去，想不到有這一變，把錢還了柴米店裏，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慢慢做着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算着除工錢夠還。」杜少卿慘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至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貨，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二十多兩銀子。王鬍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却不可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子去吃酒賭錢，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楊裁縫同王鬍子擡着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章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着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吃了一天酒。臧三爺酒量小，吃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章四太爺這幾個直吃到

三更，把一盞酒都吃完了，方才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輕才好士，一鄉多濟友朋；月地花天，四海又聞豪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話說衆人吃酒散了，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才起來，向杜少卿辭別要去，說道：『我還打算到你令叔令兄各家走走。昨日撥了世兄這一席酒，我心裏快活極了！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我要去了。連這賊朋友也不能回拜，世兄替我致意他罷。』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次日，雇了轎夫，拿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親自送到韋四太爺房裏，說道：『先拜拜盟的兄弟，只有老伯一位了，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這一個玉杯，送老伯帶去吃酒。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送與老伯穿着，如看見先君的一般。』韋四太爺歡喜受了。鮑廷璽陪着一壺酒，吃了飯，杜少卿拉着鮑廷璽，陪着送到城外，在轎前作了揖。韋四太爺去了。兩人回來，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婁太爺說：『身子好些，要打發他孫子回去，只留着兒子在這裏伏侍。』杜少卿應了，心裏想着沒有錢用，叫王鬍子來商議道：『我圩裏那一宗田，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王鬍子道：『那鄉人他想要便宜，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所以小的不敢管。』杜少卿道：『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王鬍子道：『小的要稟明少爺才敢去賣的，又惹少爺罵小的。』杜少卿道：『那個罵你？你快些去賣。我等要銀子用。』王鬍子道：『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賣了銀子，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這產業賣了也可惜。』杜少卿道：『你看見我自把銀子給那個用的？你要賺錢罷了，說這許多鬼話！快些替我去。』王鬍子道：『小的稟過就是了。』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好了，你的事有指望了。而今我到圩裏去賣田，賣了田回來，替你定主意。』王鬍子就去了幾天，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拿稍袋裝了來家，稟少爺道：『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又是市平，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畫字去了二三十兩。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而今這銀子在這裏，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杜少卿道：『那個耐煩你算這些疙搭帳，既拿來，又兌甚麼收了進去就是了。』王鬍子道：『小的也要稟明。』杜少卿收了這銀子，隨即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說道：『你明日要回去。』他答應道：『是，老爹。』

叫我回去。」杜少卿道：「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你瞞着不要向你老爹說。你是寡婦母親，你拿着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養活着你老爹若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婁太爺的孫子歡喜，接着把銀子藏在身邊，謝了少爺，次日辭回家去。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去了。杜少卿送了回來，一個鄉裏人在做廳上站着，見他進來，跪下就與少爺磕頭。杜少卿道：「你是我們公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你來做甚麼？」黃大道：「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而今年代多，房子倒了，小的該死，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了，就說小的偷了樹，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小的沒處存身，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公中弄出些銀子來，把這房子收拾收拾，賞小的住。」杜少卿道：「本家向那個說？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自然該是我修理。如今一總倒了，要多少銀子重蓋？」黃大道：「要蓋須得百兩銀子，如今只好修補，將就此住，也要四五十兩銀子。」杜少卿道：「也罷，我沒銀子，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你用完了再來與我說。」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黃大接着去了。門上拿了兩副帖子走進來，稟道：「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吃酒。這一副帖子，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杜少卿道：「你說，拜上三爺，我明日必來。」次日，同鮑廷璽到臧家，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恭恭敬敬，奉坐請酒。席間說了些閒話，到席將終的時候，臧三爺斟了一杯酒，高高捧着，走過席來，作了一個揖，把酒遞與杜少卿，便跪了下去，說道：「老哥，我有一句話奉求！」杜少卿嚇了一跳，慌忙把酒丟在桌上，跪下去拉着他，說道：「三哥，你瘋了？這是怎說？」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應允我的話，我才起來。」杜少卿道：「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你起來說。」鮑廷璽也來幫着拉他起來。臧蓼齋道：「你應允了。」杜少卿道：「我有甚麼不應允？」臧蓼齋道：「你吃了這杯酒。」杜少卿道：「我就吃了這杯酒。」臧蓼齋道：「候你乾了。」站起來坐下。杜少卿道：「你有甚麼話說罷？」臧蓼齋道：「目今宗師考廬州，下一棚就是我們。我前日替人管着買了一個秀才，宗師有人在這裏攬這個事，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後來他又說出來：「上面嚴緊，秀才不敢賣，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今年這廩是我補，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我若沒有還他，這件事就要破身家性命關係，我所以和老哥商議，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事，我將來慢慢的還你。你方才已是依了。」杜少卿道：「呸！我當你說甚麼話，原來是這個事！也要大驚小怪，磕頭禮拜的甚麼要緊？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

你！鮑廷璽拍着手道：『好爽快！好爽快！快拿大杯來再吃幾杯！』當下拿大杯來吃酒。杜少卿醉了，問道：『臧三哥，我且問你：你一定要這廩生做甚麼？』臧蓼齋道：『你那裏知道廩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底的靴，坐堂，酒籤，打人。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把你關在一間房裏，給你一個月豆腐吃，蒸死了你！』杜少卿笑道：『你這匪類！下流無恥極矣！』鮑廷璽又笑道：『笑談！笑談！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當夜席散。次早，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吃麵，遇着張俊民在那裏吃，叫道：『鬍子老官，你過來，請這裏坐。』王鬍子過來坐下，拿上麵來吃。張俊民道：『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甚麼事？醫好了婁老爹，要謝禮？』張俊民道：『不相干，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王鬍子道：『還有多少時候？』張俊民道：『大約不過一百天。——這話也不必講他，我有一件事託你。』王鬍子道：『你說罷了。』張俊民道：『而今宗師將到，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託你家老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王鬍子搖手道：『這事共總沒中用，我家老爺從不曾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他又不喜歡人家說要出來考。你去求他，他就勸你不考。』張俊民道：『這是怎樣？』王鬍子道：『而今創有個方法，等我替你回少爺說，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誰敢不依？』張俊民道：『我那個要用你力，連貼錢都是肯的。』張俊民道：『鬍子老官，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王鬍子道：『我那個要謝謝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姪。人家將來進了學，穿戴着簇新的方巾，藍衫，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就是了。』說罷，張俊民還了麵錢，一齊出來。王鬍子回家問小子們道：『少爺在那裏？』小子們道：『少爺在書房裏。』他一直走進書房，見了杜少卿，稟道：『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着實感激着少爺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成全了功名，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杜少卿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只管跑了來倒熟了！』王鬍子道：『小的還有話稟少爺。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的，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蓋了考棚，白白便益衆人，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衆人誰敢不依？』杜少卿道：『童生自會去考的，要我送怎的？』王鬍子道：『假使小的有兒子，少爺送去考，也沒有人敢說。』杜少卿道：『這也何消說？這學裏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王鬍子道：『後門口張二爺，他那兒子讀書，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杜少卿道：『他可要考？』鬍子道：『他是個冒籍，不敢考。』杜少卿道：『你和他說，叫他去考。若有』

塵生多話，你就向那塵生說，是我叫他去考的。」王鬍子道：「是了。」應諾了去。這幾日，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在家心裏憂愁。忽一日，臧三爺走來，立着說道：「你曉得有個新聞？縣裏王公壞了。昨晚摘了印，新官押着他就要出衙門，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帳官，不肯借房子給他住，在那裏急的要死。」杜少卿道：「而今怎樣了？」臧蓼齋道：「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明日再不出，就要討沒臉面。那個借屋與他住？只好搬在孤老院。」杜少卿道：「這話果然麼？」叫小廝喚王鬍子來，向王鬍子道：「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叫他進去稟王老爺，說王老爺沒有住處，請來我家花園裏住。他要房子甚急，你去。」王鬍子連忙去了。臧蓼齋道：「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今日爲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況且他這事有拖累，將來百姓要鬧他，不要把花園都拆了。」杜少卿道：「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人人知道。就是我家藏了強盜，也是沒有人家來動我家的房子。這個老哥放心。至於這王公，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點造化了。我前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縣知縣；而今他官已壞了，又沒有房子住，我就該照應他。他聽見這話，一定就來。你在我這裏候他來，同他談談。」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張二爺來了。」只見張俊民走進來，跪下磕頭。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張俊民道：「就是小兒要考的事，蒙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說過了。」張俊民道：「各位塵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都沒的說，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門下那裏捐的起故此，又來求少爺商議。」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兩，此外可還再要？」張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宮求入籍的呈子來。」臧三哥替他送到學裏去，銀子在我這裏來取。」臧三爺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罷。」張俊民謝過，去了。正迎着王鬍子飛跑來道：「王老爺來拜，已到門下轎了。」杜少卿和臧蓼齋迎了出去。那王知縣紗帽便服，進來作揖再拜，說道：「久仰先生，不得一面。今弟在困厄之中，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令弟感愧無地，所以先來謝過，再細細請教。恰好臧年兄也在此。」杜少卿道：「老父慕些小之事，不足介意。荒齋原是空閒，竟請搬過來便了。」臧蓼齋道：「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不想返勞老師先施。」王知縣道：「不敢，不敢。」打恭上轎而去。杜少卿留下臧蓼齋，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臧蓼齋帶着銀子去了。次日，王知縣搬進來住。又次日，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你的話也該發動了。我在這裏算着，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你就沒帳了。你今晚開口。」當下客到齊了，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四人上席。張俊民先捧着一

杯酒謝過了杜少卿，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入席坐下。席間談這許多事故。鮑廷璽道：「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吃吃，一個大錢也不見面。我想這樣「乾幾片」也做不來，不如揩揩眼淚，別處去哭罷。」門下明日告辭。杜少卿道：「鮑師父，你也不會向我說過，我曉得你甚麼心事。你有話，說不是。」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說道：「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不幸父親死了，門下消折了本錢，不能替父親爭口氣；家裏有個老母親，又不能養活。門下是該死的人，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才可以回家養活母親。」杜少卿道：「你一個梨園中的人，却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這就可敬的很了，我怎麼不幫你。」鮑廷璽站起來道：「難得少爺的恩典。」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銀子？」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把眼望着王鬍子。王鬍子走上來道：「鮑師父，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連叫班子，買行頭，怕不要五六百兩。少爺這裏沒有，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舞幾幾個班子來，你再跳。」杜少卿道：「幾十兩銀子不濟事，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過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來和我說話。」鮑廷璽跪下來謝。杜少卿拉住道：「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因我這妻太爺病重，要料理我的光景。我早晚再打發你回去。」當晚臧張二人都贊杜少卿的慷慨，吃罷散了。自此之後，妻太爺的病，一日重一日。那日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妻太爺說道：「大相公，我從前挨着，只望病好，而今看這光景，病是不得好了，你要送我回家去。」杜少卿道：「我往日不會盡得老伯的情，怎麼說要回家？」妻太爺道：「你又跌了，我是有子有孫的人，一生出門在外，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難道說你不留我？」杜少卿垂淚道：「這樣說，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如今用不着，是不好帶去了，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衣服被褥，是做停當的，與老伯帶去。」妻太爺道：「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兒子孫子。我只在三日內就要回去，坐不起來了，只好用牀擡了去。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說妻太爺告辭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令先尊去世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我還有甚麼話？你的品行文章，是當今第一人。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但是你不曾當家，不會相與朋友，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了。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我心裏喜歡；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像你這樣做法，都是被人騙了去，沒人報答你的。雖說「施恩不望報」，却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你相與這臧三爺、張俊民，都是沒良心的人。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他做戲的，有甚麼好人，你也要照顧他。若管

家王鬍子，就更壞了！銀錢也是小事，我死之後，你父子兩人，事事學你令先曾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沒有做吃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雖有才情，也不是甚麼厚道人。你只學你令先曾，將來斷不吃苦。你眼裏又沒有官長，又沒有本家，這本地方也難住，南京是個大邦，你的才情到那裏去，或者還遇着個知己，做出些事業來。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大相公，你聽信我言，我死也瞑目！」杜少卿流淚道：「老伯的好話，我都知道了。」忙出來吩咐雇了兩班腳子，攆妻太爺過南京，到陶紅鎮，又拿出百十兩銀子來，付與妻太爺的兒子回去辦後事。第三日，送妻太爺起身。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京師池館，又看俊傑來遊；江北家鄉，不見英賢豪舉。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話說杜少卿自從送了妻太爺回家之後，自此沒有人勸他，越發放着膽子用銀子。前項已完，叫王鬍子又去賣了一分田來，二千多銀子，隨手亂用。又將一百銀子把鮑廷璽打發過江去了。王知縣事體已清，退還了房子，告辭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銀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併與本家，要到南京去住，和娘子商議。娘子依了人勸着他，總不肯聽。足足隔了半年，房子歸併妥了，除還債贖當，還落了有千把多銀子，和娘子說道：「我先到南京會過盧家表姪，尋定了房子，再來接你。」當下收拾了行李，帶着王鬍子，同小廝加爵過江。王鬍子在路兒不是事，拐了二十兩銀子走了。杜少卿付之一笑，只帶了加爵過江。到了倉巷裏外祖盧家，表姪盧華士出來迎請表叔進去，到廳上見禮。杜少卿又到樓上拜了外祖外祖母的神主，見了盧華士的母親，叫小廝拿出火腿茶菓上儀來送過。盧華士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出一位先生來，是華士今年請的業師。那先生出來見禮。杜少卿讓先生首席坐下。杜少卿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遲，名均，字衡山，請問先生貴姓？」盧華士道：「這是學生天長杜家表叔。」遲先生道：「是少卿先生是海內英豪，千秋快士，只道聞名不能見面，何圖今日邂逅高賢！站起來，重新見禮。」杜少卿看那先生細瘦道眉，長爪，雙眸炯炯，知他不是庸流，便也一見如故，吃過了飯，說起要尋房子來住的話。遲衡山喜出望外，說道：「先生何不竟尋幾間河房住？」杜少卿道：「這也極好。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遲先生隨叫華士在家好好坐着，使同少卿步了出來，走到狀元境，只見書店裏貼了多少新封面。內有一個寫道：「歷科程墨持運，處州馬純

上嘉興蘧駝夫同選。杜少卿道：「這蘧駝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孫，是我敵世兄。既在此，我何不進去會會他？」便同蘧先生進去。蘧駝夫出來，敘了世誼，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話。馬純上出來，敘禮，問先生貴姓。蘧駝夫道：「此乃天長殿元公孫杜少卿先生。這位是句容遲衡山先生。皆江南名增領袖。小弟輩恨相見之晚。」吃過了茶，遲衡山道：「少卿兄要尋居停，此時不能久談，要相別了。」同走出來，只見櫃臺上伏着一個人在那裏看詩，指着書上道：「這一首詩就是我的。」四個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放着一把白紙詩扇。蘧駝夫打開一看，款上寫着「蘭江先生」。蘧駝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擡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着遲衡山道：「我們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當下走過淮清橋，遲衡山路熟，找着房子，一路看了幾處河房，多不中意，一直看到東水關。這年是鄉試年，河房最貴。這房子每月要八兩銀子的租錢。杜少卿道：「這也能了，先租了住着，再買他的。」南京的風俗是要付一個進房，一個押月。當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倉巷盧家寫定租約，付了十六兩銀子。盧家擺酒留遲衡山同杜少卿坐坐。到夜深，遲衡山也在這裏宿了。次早才洗臉，只聽得一人在門外喊了進來，「杜少卿先生在那裏？」杜少卿正要出去看，那人已走進來，說道：「且不要通姓名，且等我猜一猜看。」定了一會神，走上前一把拉着少卿道：「你便是杜少卿。」杜少卿笑道：「我便是杜少卿。這位是遲衡山先生，這是舍表姪。先生，你貴姓？」那人道：「少卿天下豪士，英氣逼人，小弟一見喪膽，不似遲先生老成尊重，所以我認得不錯。小弟便是季葦蕭。」遲衡山道：「是定「梨園榜」的季先生久仰，久仰。」季葦蕭坐下，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北行了。」杜少卿驚訝道：「幾時去的？」季葦蕭道：「才去了三四日。小弟送到龍江關，他加了貢，進京鄉試去了。少卿兄揮金如土，爲甚麼躲在家裏用，不拿來這裏我們大家頑頑？」杜少卿道：「我如今來了。現看定了河房，到這裏來居住。」季葦蕭拍手道：「妙妙，我也尋兩間河房同你做鄰居，把賤內也接來同老嫂作伴。這買河房的錢，就出在你！」杜少卿道：「這個自然。」須臾，盧家擺出飯來，留季葦蕭同吃。吃飯中間，談及哄懶，看道士的這一件事，衆人大笑，把飯都噴了出來。才吃完了飯，便是馬純上，蘧駝夫，景蘭江來拜。會着談了一會，送出去。才進來，又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來拜。季葦蕭也出來同坐。談了一會，季葦蕭同三人一路去了。杜少卿寫家書，打發人到天長接家眷去了。次日清晨，正要回拜季葦蕭這幾個人，又是郭鐵筆同來道士來拜。杜少卿迎了進來，看見道士的模樣，想起昨日的話，又忍不住笑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吃過茶，告別去了。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這些人。」

一連在盧家住了七八天，同遲衡山談些禮樂之事，甚是相合。家眷到了，共是四隻船，攏了河房。杜少卿辭別盧家，搬了行李去。次日，眾人來賀。這時三月初旬，河房漸好，也有簫管之聲。杜少卿備酒請這些人，共是四席。那日，季葦蕭、馬純上、蘧駝夫、季恬逸、遲衡山、盧華士、景蘭江、諸葛天申、蕭金鉉、郭鐵筆，來霞士都在席。金東崖是河房鄰居，拜往過了，也請了來。本日本茶廚先到，鮑廷璽打發新教的三元班小戲子來磕頭，見了杜少卿，杜娘子賞了許多菓子去了。隨即房主人家薦了一個賣花堂客——叫做姚奶奶——來見。杜娘子留他坐着，到上畫時分，客已到齊，將河房窗子打開了。眾客散坐，或憑欄看水，或啜茗問談，或據案觀書，或箕踞自適，各隨其便。只見門外一頂轎子，鮑廷璽跟着，是送了他家王太太來問安。王太太下轎進去了，姚奶奶看見他，就忍笑不住，向杜娘子道：「這是我南京有名的王太太，他怎肯也到這裏來？」王太太見杜娘子，着實小心，不敢抗禮。杜娘子也留他坐下。杜少卿進來，姚奶奶、王太太，又叩見了少卿。鮑廷璽在河房見了眾客，口內打諢說笑。鬧了一會，席面已齊，杜少卿出來奉席坐下，吃了半夜酒，各自散訖。鮑廷璽自己打着燈籠，照王太太坐了轎子，也回去了。又過了幾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景致。杜少卿道：「這個使得。」當下叫了幾乘轎子，約姚奶奶做陪客。兩三個人，婆娘都坐了轎子，跟着廚子挑了酒席，借清涼山一個姚園。這姚園是個極大的園子，進去一座籬門，籬門內是鵝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紅欄杆，兩邊綠柳掩映。過去三間廳，便是他賣酒的所在，那日把酒菓子都搬了。過廳便是一路山徑，上到山頂，便是一個八角亭子。席擺在亭子上。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觀看景致。一邊是清涼山，高高下下的竹樹；一邊是靈隱觀，綠樹叢中，露出紅牆來，十分好看。坐了一會，杜少卿也坐轎子來了，轎裏帶了一隻赤金杯子，擺在桌上，斟起酒來，拿在手內，趁着春光融融，和氣習習，憑倚在欄杆上，留連痛飲。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攬着娘子的手，出了園門，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涼山岡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後三四個婦女，嘻嘻笑笑跟着。兩邊看的人目眩神搖，不敢仰視。杜少卿夫婦兩個上了轎子去了。姚奶奶和這幾個婦女，採了許多桃花插在轎子上，也跟上去了。杜少卿回到河房，天色已晚。只見盧華士還在那裏坐着，說道：「北門橋莊伯聽見表叔來了，急於要會。明日請表叔在家坐一時，不要出門，莊表伯來拜。」杜少卿道：「紹光先生是我所師事之人。我因他不耐同這一班詞客相聚，所以前日不曾約他。我正要去看他，怎反勞他到來看我？賢姪，你作速回去，打發人致意，我明日先到他家用。」杜少卿應諾去了。杜少卿送了出去，才關了門，又聽得打的門響。小廝開門出去，同了一人進來，稟道：「婁大相公來了。」杜少卿

舉眼一看，見妻煥文的孫子穿着一身孝，哭拜在地，說道：『我家老爹去世了，特來報知。』杜少卿道：『幾時去世的？』妻大相公道：『前月二十六日。』杜少卿大哭了一場，吩咐連夜置備祭禮，次日清晨，坐了轎子，往陶紅鎮去了。季葦蕭打聽得姚園的事，絕早走來訪問，知道已往陶紅，悵悵而返。杜少卿到了陶紅，在妻太爺前大哭了幾次，拿銀子做了幾天佛事，超度妻太爺。生天。妻家把許多親戚請來陪杜少卿，一連住了四五日，哭了又哭，陶紅一鎮上的人，人人歎息，說：『天長杜府厚道。』又有入說：『這老人家爲人必定十分好，所以杜府才如此尊重，爲人須像這個老人家，方爲不愧。』杜少卿又等了幾十兩銀子，交與他兒子孫子，買地安葬妻太爺。妻家一門，男男女女，都出來拜謝杜少卿，又在板前慟哭了一場，方才回來。到家，娘子向他說道：『自你去的第二日，巡撫一個差官，同天長縣的一個門斗，拿了一角文書來尋我，回他不在家，他住在飯店裏，日日來問，不知爲甚事。』杜少卿道：『這又奇了。』正疑惑間，小廝來說道：『那差官和門斗在河房裏要見。』杜少卿走出去，同那差官見禮坐下。差官道了『恭喜，』門斗送上一角文書來，那文書是拆開過的，杜少卿拿出來看，只見上寫道：

『巡撫部院李，爲舉薦賢才事，欽奉聖旨，採訪天下儒修。本部院訪得天長縣儒學生員杜儀，品行端醇，文章典雅，爲此飭知該縣儒學教官，即致請該生，即日束裝赴院，以便考驗。申奏朝廷，引見擢用。毋違。速。』

杜少卿看了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門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薦舉我，我怎麼敢當？但大人如此厚意，我即刻料理起身，到轎門去謝。』留差官吃了酒飯，送他幾兩銀子作盤程，門斗也給了他二兩銀子，打發先去了。在家收拾，沒有盤纏，把那一隻金杯當了三十兩銀子，帶一個小廝，上船往安慶去了。到了安慶，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過了幾日才回來。杜少卿投了手本，那裏開門請進去，請到書房裏，李大人出來，杜少卿拜見，請過大人的安。李大人請他坐下，李大人道：『自老師去世之後，我常念諸位世兄，久聞世兄才品過人，所以朝廷仿古『徵辟大典』，我學生要借光，萬勿推辭。』杜少卿道：『小婿菲才，空學大人，誤探虛名，恐其有玷薦膺。』李大人道：『不必太謙，我便向府縣取結。』杜少卿道：『大人垂愛，小婿豈不知，但小婿麤麤之性，草野慣了，近又多病，還求大人另訪。』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我訪的不差，是妻薦的。』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人留著住了一夜，拿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次日辭別出，他這番盤程帶少了，又多住了幾天，在轎門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錢去，叫了一隻船回南京，船錢三兩銀子也欠着。一路又過了逆風，走了四五天，才走到蕪湖，到了蕪湖，那船真走不動了，船家要錢買

米羹飯。杜少卿叫小廝尋一尋，只剩了五個錢。杜少卿計算要拿衣服去當，心裏悶，且到岸上去走走，見是吉祥寺，因在茶桌上坐着，吃了一開茶，又肚裏餓了，吃了三個燒餅，到要六個錢，還走不出茶館門。只見一個道士在面前走過去，杜少卿不會認得。那道士回頭一看，忙走近前道：「杜少爺，你怎麼在這裏？」杜少卿笑道：「原來是來霞兒，你且坐下吃茶。」來霞士道：「老爺你爲甚麼獨自在此？」杜少卿道：「你幾時來的？」來霞士道：「我自叨擾之後，因這蕪湖縣張老父寫書子接我來做詩，所以在這裏。我就寓在識舟亭，甚有景致，可以望江。少老爺到我下處去坐坐。」杜少卿道：「我也是安慶去看一個朋友，回來從這裏過，阻了風，而今和你到寓窩頑頑去。」來霞士會了茶錢，兩人同進識舟亭。廟裏道士走了出來，問那裏來的尊客。來霞士道：「是天長杜狀元府裏杜少老爺。」道士聽了，着實恭敬，請坐拜茶。杜少卿看見牆上貼着一個斗方，一首識舟亭懷古的詩，上寫：「霞士道兄教正。」下寫：「燕里章閣思玄稿。」杜少卿道：「這是滁州烏衣鎮章四太爺的詩。他幾時在這裏的？」道士道：「章四太爺現在樓上。」杜少卿向來霞士道：「這樣，我就同你上樓去。」便一同上樓來。道士先喊道：「章四太爺大長杜少老爺來了！」章四太爺答應道：「是那一個？」要走下樓來看。杜少卿上來道：「老伯，小娃在此！」章四太爺兩手抹着鬍子，哈哈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少卿，你怎麼走到這荒江地面來，且請坐下，待我烹起茶來，敍敍闊懷，你到從那裏來？」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話告訴幾句，又道：「小娃這回盤程帶少了，今日只剩的五個錢，方才還吃的是來老爺的茶，船錢飯錢都無。」章四太爺大笑道：「好好！今日大老官畢了，但你是個豪傑，這樣事何必焦心？且在我下處坐着吃酒。我因有教的一個學生住在蕪湖，他前日進了學，我來賀他，他謝了我二十四兩銀子。你在我這裏吃了酒，看風轉了，我拿十兩銀子給你。」杜少卿坐下，同章四太爺，來霞士三人吃酒。直吃到下午，看着江裏的船在樓窗外過去，船上的定風旗漸漸轉動。章四太爺道：「好了！風雲轉了！」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裏，看了一回，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着幾千根桅杆半截通紅。杜少卿道：「天色已晴，東北風息了，小娃告辭老伯下船去。」章四太爺拿出十兩銀子遞與杜少卿，回來霞士送到船上。來霞士又託他致意南京的諸位朋友，說罷別過，兩人上岸去了。杜少卿在船歇宿，是夜五鼓，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風。船家扯起篷來，乘着順風，只走了半天，就到白河口。杜少卿付了船錢，搬行李上岸，坐轎來家。娘子接着，他就告訴娘子前日路上沒有盤程的這一番笑話，娘子聽了也笑。次日便到北門橋去拜莊紹光先生。那裏回說：「浙江巡撫徐大人請了遊西湖去了，還有些日子才得來家。」杜

少卿便到倉巷盧家去會遲衡山。盧家留着吃飯。遲衡山閒話說起：『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禮樂。少卿兄，你此番徵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經事，方不愧我輩所學。』杜少卿道：『這徵辟的事，小弟已是辭了。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遲衡山又在房裏拿出一個手卷來，說道：『這一件事，須是與先生商量。』杜少卿道：『甚麼事？』遲衡山道：『我們這南京，古今第一個賢人是吳泰伯，却並不會有個專祠；那文昌殿、關帝廟，到處都有。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仲，用古禮古樂致祭，借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但建造這祠，須數千金，我積了個手卷在此，願捐的寫在上面。少卿兄，你願出多少？』杜少卿大喜道：『這是該的。』接過手卷，放開寫道：『天長杜儀捐銀三百兩。』遲衡山道：『也不少了。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二百兩。』就寫在上面，又叫：『華士，你也勉力出五十兩。』也就寫在卷子上。遲衡山捲起收了，又坐着閒談。只見杜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天長有個差人在河房裏要見少爺，請少爺回去。』杜少卿辭了遲衡山回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一時賢士，同辭爵祿之糜；兩省名流，重修禮樂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備弓旌天子招賢

話說杜少卿別了遲衡山出來，問小廝道：『那差人他說甚麼？』小廝道：『他說少爺的文書已經到了，李大老爺吩咐縣裏鄧老爺請少爺到京裏去做官。鄧老爺現住在承恩寺。差人說，請少爺在家裏，鄧老爺自己上門來請。』杜少卿道：『既然如此，說我不走前門家去了。你快叫一隻船，我從河房欄杆上上去。』當下小廝在下浮橋雇了一隻涼篷，杜少卿坐了來家，忙取一件舊衣服，一頂舊帽子，穿戴起來，拿手帕包了頭，睡在牀上，叫小廝：『你向那差人說，我得了暴病，請鄧老爺不用來，我病好了，慢慢來謝鄧老爺。』小廝打發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爲甚麼粧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歇，放着南京這樣好頑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爲甚麼要送我到京裏去，假使連你也帶往京裏，京裏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陣風吹得凍死了，也不好；還是不去的妥當。』小廝進來說：『鄧老爺來了，坐在河房裏，定要會少爺。』杜少

唧叫兩個小廝攙扶着，做個十分有病的模樣，路也走不全，出來拜謝知縣，拜在地下，就不得起來。知縣慌忙扶了起來，坐下就道：「朝廷大典，李大人專要借光，不想先生病得狼狽至此。不知幾時可以勉強就道？」杜少卿道：「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難保，這事斷不能了。總求老父臺代我懇辭。」袖子裏取出一張呈子來遞與知縣。知縣看這般光景，不好久坐，說道：「弟且別了先生，恐怕勞神。這事弟也只得備文書詳覆上去，看大人意思何如。」杜少卿道：「極蒙台愛，恕治晚不能躬送了。」知縣作別上轎而去，隨即備了文書，說：「杜生委係患病，不能就道。」申詳了李大人。恰好李大人也調了福建巡撫，這事就罷了。杜少卿聽見李大人已去，心裏歡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杜少卿因托病辭了知縣，在家有許多時不曾出來。這日，鼓樓街薛鄉紳家請酒。杜少卿辭了不到。遲衡山先到了。那日在座的客是馬純上、蘧駝夫、季葦蕭都在那裏坐定，又到了兩位客：一個是揚州蕭柏泉，名樹滋；一個是采石余蘧，字和聲。是兩個少年名士。這兩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舉止風流，芳蘭竟體。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個叫「余美人」，一個叫「蕭姑娘」。兩位會了衆人，作揖坐下。薛鄉紳道：「今日奉邀諸位先生小坐，淮清橋有一個姓錢的朋友，我約他來陪諸位頑頑，他偏生的今日有事，不得到。」季葦蕭道：「老伯，可是那做正生的錢麻子？」薛鄉紳道：「是。」遲衡山道：「老先生同士大夫宴會，那梨園中人也許他一席同坐的麼？」薛鄉紳道：「此風也久了。弟今日請的有高老先生。那高老先生最喜此人談吐，所以約他。」遲衡山道：「是那位高老先生？」季葦蕭道：「是六合的現任翰林院侍讀。」說着，門上人進來稟道：「高老爺到了。」薛鄉紳迎了出去。高老先生紗帽蟒衣，進來與衆人作揖，首席坐下，認得季葦蕭說道：「季年兄，前日枉顧，有失迎迓，承惠佳作，尙不會捧讀。」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蘧二人。馬純上道：「書坊裏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余美人道：「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問完了，才問到遲先生。遲衡山道：「賤姓遲字衡山。」季葦蕭道：「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高先生聽罷，不言語了。吃過了三遍茶，換去大衣服，請在書房裏坐。這高老先生雖是一個前輩，却全不做身分，最好頑耍，同衆位說說笑笑，並無顧忌。才進書房，就問道：「錢朋友怎麼不見？」薛鄉紳道：「他今日回了不得來。」高老先生道：「沒趣沒趣！今日滿座欠雅矣！」薛鄉紳擺上兩席，奉席坐下。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

「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駝夫家的雙紅姐，說着還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個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蕭柏泉道：「小弟生平最喜修補紗帽，可惜魯編修公不會會着。聽見他那言論丰采，倒底是個正經人；若會着，我少不得着實請教他。可惜已去世了。」蘧駝夫道：「我妻家表叔那番豪舉，而今再不可得了。」季葦蕭道：「駝兄，這是甚麼話？我們天長杜氏弟兄，只怕更勝於令表叔的豪舉。」蘧衡山道：「兩位中是少卿更好。」高老先生道：「諸位才說的，可就是贛州太守的乃郎？」蘧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相與？」高老先生道：「我們天長六合是接壤之地，我怎麼不知道諸公莫怪學生說，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裏也揀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却不曾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馱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馱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到南京城裏，日日攜着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裏拿着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蘧衡山聽罷，紅了臉道：「近日朝廷徵辟他，他都不就。」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這話又錯了。他果然肚裏通，就該中了去！」又笑道：「徵辟難道算得正途出身麼？」蕭柏泉道：「老先生說的是。」向衆人道：「我們後生晚輩都該以老先生之言爲法。」當下又吃了一回酒，說了些閒話，席散，高老先生坐轎先去了。衆位一路走，蘧衡山道：「方才高老先生這話，分明是罵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許多身分。衆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人！」馬二先生道：「方才這些話，也有幾句說的是。」季葦蕭道：「總不必管他，他河房裏有趣。我們幾個人，明日一齊到他家，叫他買酒給我們吃。」余和聲道：「我們兩個人也去拜他。」當下約定了。次日，杜少卿才起來，坐在河房裏，鄰居金東崖拿了自己做的一本四書講章來請教，擺桌子在河房裏看。看了十幾條，落後金東崖指着一條問道：「先生，你說這「羊裘」是甚麼？羊裘即羊腎也。俗語說：「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所以曾子不吃。」杜少卿笑道：「古人解經，也有穿鑿的，先生這話就太不倫了。」正說着，蘧衡山、馬純上、蘧駝夫、蕭柏泉、季葦蕭、余和聲，一齊走了進來，作揖坐下。杜少卿道：「小弟許久不曾出門，有疎諸位先生的

教。今何幸蒙賢舉！便問：『二位先生貴姓？』余蕭二人各道了姓名。杜少卿道：『蘭江怎的不見？』蘧駝夫道：『他又在三山街開了個頭巾店做生意。』小廝捧出茶來。季蕭道：『不是吃茶的事，我們今日要酒。』杜少卿道：『這個自然，且開談者。』蘧衡山道：『前日承見賜說，極其佩服；但吾兄說詩大旨，可好請教一二。』蕭柏泉道：『先生說的可單是擬題。』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樂大全上說下來的。』蘧衡山道：『我們且聽少卿說。』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經自立一說，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註，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小弟遍覽諸儒之說，也有一二私見請教。』即如凱風一篇，說七子之母想再嫁，我心裏不安。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那有想嫁之禮？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這話前人不曾說過。』蘧衡山點頭道：『有理。』杜少卿道：『女曰雞鳴一篇，先生們說他怎麼樣好？』馬二先生道：『這是鄭風，只是說他不淫，還有甚麼別的說？』蘧衡山道：『便是，也還不能得其深味。』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橫了一個做官的念頭在心裏，便先要驕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鬧起來，你看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乘蘭贈芍，一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同遊，並非淫亂。』季蕭道：『怪道前日老哥同老嫂在姚園大樂，這就是你。』彈琴飲酒，乘蘭贈芍，一的風流了。』衆人一齊大笑。蘧衡山道：『少卿妙論，令我聞之如飲醍醐。』余和聲道：『那邊醒醒來了。』衆人看時，見是小廝捧出酒來。當下擺齊酒，八位坐下小飲。季蕭多吃了幾杯，醉了，說道：『少卿兄，你真是絕世風流。據我證，這日同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嫂子看花飲酒，也覺得婦與，據你的才名，又住在這樣的好地方，何不娶一個標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時行樂。』杜少卿道：『菜兒豈不聞晏子云：『今雖老而醜，我固及見其姣且好也。』況且娶妾的事，小弟覺得最傷天理。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人，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小弟爲朝廷立法，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別嫁。是這等樣，天下無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幾個，也是培補元氣之一端。』蕭柏泉道：『先生說得好。』一篇『風流經濟』。』蘧衡山嘆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當下吃完了酒，衆人歡笑，一同辭別去了。過了幾日，蘧衡山獨自來，杜少卿會着。蘧衡山道：『那秦伯祠的事，已有個規模了。將來行的禮樂，我草了一個底稿在此，來和你商議，替我斟酌起來。』杜少卿接過底稿。

看了道：「這事還須尋一個人斟酌。」遲衡山道：「你說尋那個？」杜少卿道：「莊紹光先生。」遲衡山道：「他前日浙江回來。」杜少卿道：「我正要去。我和你面同去看他。」當下兩人坐了一隻涼篷船，到了北門橋，上了岸，見一所朝南的門面房子。遲衡山道：「這便是他家了。」兩人走進大門，門上的人進去稟了主人，那主人走了出來。這人姓莊，名尚志，字紹光，是南京累代的讀書人家。這莊紹光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皆聞。此時已將及四十歲，名滿一時，却也閉戶著書，不肯妄交一人。這日聽見這兩個人在此，方才出來相會。只見頭戴方巾，身穿寶藍夾紗直裰，三綳髭鬚，黃白面皮，出來恭恭敬敬同二位作揖坐下。莊紹光道：「少卿兄，相別數載，却喜卜居秦淮，爲三山二水，生色。前日又多了皖江這一番纏繞，你却也辭的爽快！」杜少卿道：「前番正要來相會，恰遇故友之喪，只得去了幾時；回來時，先生已浙江去了。」莊紹光道：「衡山兄常在家裏，怎麼也不常會？」遲衡山道：「小弟爲秦伯祠的事，奔走了許多日子，今已略有規模，把所訂要行的禮樂送來請教。」袖裏拿出一個本子來遞了過去。莊紹光接過，從頭細細看了，說道：「這千秋大事，小弟自當贊助効勞。但今有一事，又要出門幾時。多則三月，少則兩月便回。那時我們再細細考訂。」遲衡山道：「又要到那裏去？」莊紹光道：「就在浙撫徐穆軒先生，今陞少宗伯，他把賤名薦了，奉旨要見，只得去走一遭。」遲衡山道：「這是不就得回來的。」莊紹光道：「先生放心，小弟就回來的，不得誤了秦伯祠的大祭。」杜少卿道：「這祭祀的事，少了先生不可，專候早回。」遲衡山叫將邸抄借出來看。小廝取了出來，兩人同看。上寫道：

「禮部侍郎徐爲薦舉賢才事。奉聖旨，莊尚志着來京引見。欽此。」

兩人看了，說道：「我們且別候入都之日，再來奉送。」莊紹光道：「相晤不遠，不勞相送。」說罷，兩人去了。莊紹光晚間置酒與娘子作別。娘子道：「你往常不肯出去，今日怎的聞命就行？」莊紹光道：「我們與山林隱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禮是傲不得的。你但放心，我就回來。」斷不爲老萊子之妻一所笑。次日，應天府的地方官都到門來催迫。莊紹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轎，帶了一個小廝，脚子挑了一擔行李，從後門老早就出漢西門去了。莊紹光從水路過了黃河，雇了一輛車，曉行夜宿，一路來到山東地方，過兗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驛，住了車子吃茶。這日天色未晚，催着車夫還要趕幾十里地。店家說道：「不瞞老爺說，近來咱們地方上『響馬』甚多，凡過往的客人，須要遲行早住。老爺雖然不比有本錢的客商，但是也要小心些。」

莊紹光聽了這話，便叫車夫，「竟住下罷。」小廝揀了一間房，把行李打開，鋪在炕上，拿茶來吃着。只聽得門外鑼鈴亂響，來了一起銀鞘，有百十個牲口。內中一個解官，武員打扮，又有同伴的一個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外歲年紀，花白鬚髮，頭戴一頂毡笠子，身穿箭衣，腰插彈弓一張，腳下黃牛皮靴。兩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齊走進店來，吩咐店家道：「我們是四川解餉進京的，今日天色將晚，住一宿，明日早行。你們須要小心伺候。」店家連忙答應。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將銀鞘搬入店內，牲口趕到槽上，掛了鞭子，同那人進來，向莊紹光施禮坐下。莊紹光道：「尊駕是四川解餉來的，此位想是貴友，不敢拜問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孫，叨任守備之職。敝友姓蕭，字吳軒，成都府人。」因問莊紹光進京貴幹。莊紹光道了姓名，并赴召進京的緣故。蕭吳軒道：「久聞南京有位莊紹光先生，是當今天名士，不想今日無意中相遇。」極道其傾倒之意。莊紹光見蕭吳軒氣宇軒昂，不同流俗，也就着實親近，因說道：「國家承平日久，近來的地方官辦事，件件都是虛應故事，像這盜賊橫行，全不肯講究一個弭盜安民的良法。聽見前路「響馬」甚多，我們須要小心防備。」蕭吳軒笑道：「這事先生放心。小弟生平有一薄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響馬「來時，只消小弟一張彈弓，叫他來得去不得，人人送命，一個不留！」孫解官道：「先生若不信，敝友手段，可以當面請教一二。」莊紹光道：「急要請教，不知可好驚動？」蕭吳軒道：「這有何妨？正要獻醜。」遂將彈弓拿了，走出天井來，向腰間錦袋中取出兩個彈丸，拿在手裏。莊紹光同孫解官一齊步出天井來看。只見他把彈弓舉起，向着空闊處先打一丸彈子，拋在空中，續將一丸彈子打去，恰好與那一丸彈子相遇，在半空裏打得粉碎。莊紹光看了，讚歎不已。連那店主人看了，都嚇一跳。蕭吳軒收了彈弓，進來坐下，談了一會，各自吃了夜飯，住下。次早天色未明，孫解官便起來催促驢夫脚子搬運銀鞘，打發房錢上路。莊紹光也起來洗了臉，叫小廝拴束行李，會了帳，一同前行。一羣人聚行了有十多里路，——那時天色未明，曉星猶在。——只見前面林子裏黑影中有人走動。那些趕鞘的驢夫一齊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賊！」把那百十個驢子都趕到道傍坡子下去。蕭吳軒聽得，慌忙把彈弓拿在手裏，孫解官也拔出腰刀，拿在馬上。只聽得一枝響箭，飛了出來，響箭過處，就有無數騎馬的從林子裏奔出來，蕭吳軒大喝一聲，扯滿弓，一彈子打去，不想刮的一聲，那條弓弦逆為兩段。那響馬賊數十人，齊聲打了一個忽哨，飛奔前來。解官嚇得撥回馬頭便跑。那些驢夫，脚子，一個個爬伏在地，儘着響馬賊趕着百十個牲口，跌了銀鞘，往小路上去了。莊紹光坐在車裏，半日也說不出話來，也不曉得車外邊這半會做的是些甚麼勾當。蕭吳軒因弓弦

斷了，使不得力量，撥馬往原路上跑；跑到一個小店門口，敲開了門。店家看見，知道是遇了賊，因問：『老爺昨晚住在那個店裏？』蕭吳軒說了。店家道：『他原是賊頭趙大一路做線的，老爺的弓弦必是他昨晚弄壞了。』蕭吳軒省悟悔之無及，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縷，登時把弓弦續好，飛馬回來，遇着孫解官說賊人已投向東小路而去了。那時天色已明，蕭吳軒策馬飛奔，來了不多路，望見賊衆擁護着銀鞘慌忙的前走，他便加鞭趕上，手執彈弓，好像暴雨打荷葉的一般，打的那些賊人一個個抱頭鼠竄，丟了銀鞘，如飛的逃命去了。他依舊把銀鞘同解官慢慢的趕回大路，會着莊紹光，述其備細。莊紹光又讚歎了一會，同走了半天，莊紹光行李輕，遂辭了蕭孫二人，獨自一輛車子先走了幾天，將到盧溝橋，只見對面一個人，騎了騾子來，遇着車子問：『車裏這位客官尊姓？』車夫道：『姓莊。』那人跳下騾子，說道：『莫不是南京來的莊徵君麼？』莊紹光正要下車，那人拜倒在地，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朝廷有道，修大禮以尊賢；儒者愛身，遇高官而不受。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會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遙便是一個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裏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同來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着徵辟的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彰侯門，遇着輕轎車子，一路問來，果然問着。今幸得接天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調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個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裏。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沒有，只有京師一個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正要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去之人，小弟尚要訪他文集，況先生是當代一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問的出來。』莊徵君道：『小弟堅臥自門，原無心於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中得見先生，真是快事。但是我兩人才得相逢，就要分手，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裏權住一宵，和你連牀談談。』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個極講求學問的？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邱文字，

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既然太祖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在他的著作自註。小弟的意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爲主。先生如回貴府，便道枉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着徐侍郎道：『先生路途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曾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

『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禮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薦之莊尙志，着於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大典。欽此。』

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着。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裏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鑪，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着天子降了寶座，一個個高呼舞蹈。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高呼舞蹈，朝拜了天子。當下樂止朝散。那二十四個獸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真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眼出來會着。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降殿，真乃曠典。先生要到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個抄的上諭來——

『莊尙志着於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

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別過，在朝房候着。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個太監，牽着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着。兩個太監跪着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個太監籠着韁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清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個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尙志進殿。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託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徵君正要

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着實難忍，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容臣細思，再爲啓奏。」天子道：「既然如此，也罷。先生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於古而不戾於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了勤政殿，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着，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兒裏面有一個蝸子。莊徵君笑道：「賊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次日起來，焚香盟手，自己撲了一個著，策得「天山遶」。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策；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個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牆，以爲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況太保公屢主禮，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個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尚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麼？」太保奏道：「莊尚志果係出羣之才，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皆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歎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

『莊尚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尚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

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着宿頭，只得走小路。到一個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間草房，裏面點着一盞燈，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裏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着屋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着，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裏。客官却在那裏住？況你又冇車子，如何拿得運來？」莊徵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這等，只有同我一牀睡。」莊徵君道：「也好。」當下走進屋裏，見那老婦人屍首直殭殭停着，傍邊一張土炕。莊徵君舖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炕裏邊。莊徵君在炕外睡下，翻來覆去睡不着，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

一個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着腿，白瞪着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裏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到：『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裏，只橫着兩個屍首。莊徵君感傷道：『這兩個老人家就窮苦到這個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殮葬他，誰人殮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個市井，莊徵君祭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雇了些人，擡到這裏，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拿出銀子去買，買了，看着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灑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徵君。莊徵君別了妻兒，莊，叫了一隻『馬溜子』船，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早才上了江船，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眾鹽商都說是『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真乃好品行！』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微辟，今日回來，留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莊徵君笑道：『微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說掄元，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臥煙霞，靜聽好音。』蕭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莊徵君道：『弟歸心甚急，就要開船。』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又做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即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連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着，銀子拿了回去。莊徵君遇着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挑着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三個月，少則兩個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次早起來，才洗了臉，小廝進來稟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去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

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裏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當下商議料理，和娘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左邊翠城望見鷓鴣寺，那湖中菱藕蓮茨，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園籬，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李，芭蕉茉莉，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啓，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爺帶了清涼山去看花。』閒着無事，又斟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莊徵君在湖中着實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岸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途間一別，渴想到今，今日怎的到這裏？』盧信侯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裏。你原來在這裏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絕遠，雖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再來就要迷路了。』當下備酒同飲，吃到三更時分，小廝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裏發了幾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拏了，渡過兵來，把花園圍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一個小廝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麼事？』那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裏說這人有武勇，所以發兵來拏他。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爺這裏，所以來要這個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已投監，走了都在我。』那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甚麼說，我便告辭。』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個月，包你出來。』道遙自在。盧信侯投監去了。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託朝裏大老，從部裏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留在花園住下過兩日，又有兩個人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間，客至。一人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說要訂秦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將秦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轉眼過了年。

到二月半間，選衡山約同馬純上，選馮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衆人道：「却是尋那一位做個主祭？」選衡山道：「這所祭的是個大聖人，須得是個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個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選衡山疊着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千流萬派，同宗碧海之波；玉振金聲，盡入黃鐘之管。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紉鎮。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裏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他兒子不會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尙無子嗣。夫婦兩個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着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個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裏，六歲就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賓主甚是相得。教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虞博士託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到書房裏來拜，就帶着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着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個寒士，單學這些詩文，無益，須要學兩件尋飯吃的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爲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個學，館也好坐些。」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個姓楊的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裏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又過了兩年，祁太公道：「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黃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

來就娶了親。夫婦兩個，仍舊借住在祁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個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結實起來。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虞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裏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裏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個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個數。假使那一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裏歡喜道：「好了，今年可有餘了！」偏家裏遇着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個一定，不必管他。』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個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裏舒暢，又走到一個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裏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忽看那邊岸上一個人跳下河裏來。虞博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冰，幸得天氣尚暖，虞博士叫他脫了濕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着，問他因甚尋這短見。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裏莊農人家，替人家做着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裏，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個死路。』虞博士道：『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裏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着做幾個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鄰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幫。你去殮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裏拿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着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被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到冬底生了個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坐了五六年的館。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虞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了。』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裏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真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騭就像耳朵裏響，只是自己曉得，別人不得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裏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當下來

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祁太公便同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託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填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曾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代做此詩文，甚是相得。衙門裏同事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為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值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薦一個人，尤資深道：『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要來求康大人薦了老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況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他薦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符回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薦我，薦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薦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麼？』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回江南來，依舊教館。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個姓嚴的管家跟着，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着他去做一個閒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團着，強如做個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別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位王老先生，託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這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回來陞堂坐公座。監裏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個『武書』。虞博士出去會着，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孝行，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眾位坐下。武書道：『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為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

隨着少卿學詩。』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資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這裏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裏。』虞博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的，他在湖中住着麼？』武書道：『他就在湖裏，他却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之無奈，求個館也沒得做，沒奈何，只得尋兩篇念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個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八學門生，又是八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裏來。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虞博士道：『是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容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會旌表過了麼？』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用，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個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簡略來。』即便書辦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裏出。』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會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着，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曾收虞博士的祖父爲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會會着。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姪和他說去。』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着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面直爽柳下惠，下面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了他便知。』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爲性命之交。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陪了一個丫頭來。自此，拙人才得有使女，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牀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轉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己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

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攜樽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婿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說着，又走進兩個人來。這兩人就圍子監門口住，——一個姓儲，叫做儲信；一個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僱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吃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個生日，收他幾分禮。」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個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吃酒。」杜少卿也笑了。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十府裏，說他家有個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了個杯緞表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託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裏如你的才情，你拏去做做。」因在袖裏拿出一個節略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家人拏了銀子出來，又稟道：「湯相公來了。」虞博士道：「請到這裏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個表姪。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託他住着，他所以來看我。」說着，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拆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裏也要吃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裏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着，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卿是甚麼的相與？」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個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個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着，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翁上酒館吃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儲信道：「這也罷了，倒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個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有限，恐怕壞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裏有多少考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又不要錢，又好。」虞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佩服。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

二十兩給我表姪。」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應天府送下一個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裏，進來稟過，問：「老爺將他鎖在那裏？」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生姓端，是個鄉裏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冤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裏，每日同他一桌吃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辯明白了這些冤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冤枉，我原該替你辯白。」那監生道：「辯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初來收管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斗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管，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個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閒話。」那監生辭別去了。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萑，遽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姪杜儀，同頓首拜。」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麼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畢竟這幾個人來做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因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個賢者主祭，方為不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個議論，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口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一宿，以便行禮。」虞博士應諾了，拿茶與衆位吃。吃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敝縣來了一個敝友，」便請出藏茶與衆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藏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萑，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遽來旬，余夔，盧德，虞感，諸葛，景本，蕙，郭鐵筆，蕭鼎，儲信，伊昭，季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茶，一齊出了南門，隨即莊尚志也到了。衆人看那泰伯祠時，幾十層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去，一個大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着從祀歷代先賢

神位。中間是五間大殿。殿上泰伯神位，而前供桌，香爐，燭臺。殿後又一個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傍，一邊三間書房。衆人進了大門，見高懸着金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着東廊一路走過大殿，擡頭看樓上懸着金字一匾『習禮樓』。三個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山同馬靜，武書，蓬來旬，門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廳，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脫。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鼓的，司祝的，司敬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籥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簫瑟』交與這些孩子。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吃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磨，請戴茶先生司祝，請季荏先生，辛東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蓬來旬先生，盧德先生，虞感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憲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着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着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鼓的，司祝的，司敬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籥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着。金東崖站定，贊道：『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手裏。金東崖贊：『排班。』司磨的武書引着司尊的季荏，辛東之，余夔，司玉的蓬來旬，盧德，虞感祁，司帛的諸葛祐，景本憲，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戴茶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書捧了磨，也立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向門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了。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

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個沈香筒，裏邊插着許多紅旗。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上有『拈香』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道：『跪。』升香。灌地。拜興，拜興，拜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奏樂。』金東崖贊：『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着堂上的樂工，奏起樂來。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主祭的虞博士，武書持麈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季佳，司玉的遽來旬，司吊的諸葛祐，一路同走，引着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饌的蕭鼎，着玉，諸葛祐捧着帛，立在左邊，蕭鼎捧着饌，季佳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佳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諸葛祐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蕭鼎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簫，齊上來舞。『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佳，遽來旬，諸葛祐，蕭鼎，季佳，引着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原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亞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麈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吊的景本，一路同走，引着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饌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引着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着饌，盧德捧着玉，景本捧着帛，立在左邊。儲信捧着饌，金寓劉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莊徵君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盧德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各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簫，齊上來舞。

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盧德、景本、慈、儲信、金寓、劉，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麈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余夔、司玉的虞感、郭鐵筆，一路同走，引着終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昭、司饌的宗姬，引着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余夔捧着尊，虞感捧着玉，郭鐵筆捧着帛，立在左邊。伊昭捧着稷，宗姬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余夔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虞感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伊昭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郭鐵筆、伊昭、宗姬，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金東崖贊：『撤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上有『金奏』二字。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了虞博士，奏着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慈、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眾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着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個孩子，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祝的臧茶、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

位。司臈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佳，辛東之，余燮，共三位。司玉的邁來旬，盧德，虞感，共三位。司帛的諸葛祐，景本憲，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共三位。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璽，二人領着司球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一人，司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祝的一人，司敬的一人，司笙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籥的一人，司編鐘的司編磬的二人，和僮婢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四人。當下廚役開割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饋饌菜蔬都整治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眾人。吃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這裏眾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眾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着出來看。眾人都歡喜一齊進城去了。又過了幾日，季佳蕭鼎辛東之，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揚州去了。馬純上同邁駝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臧荼，又和一個人坐在那裏。邁駝夫一見就嚇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婁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彼此作了揖。張鐵臂見邁駝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吃了茶，說了一回辭別的話，馬純上，邁駝夫辭了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邁駝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做縣天長住。」邁駝夫笑着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在浙江做的這些事，略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兩人別過自去。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張鐵臂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個名字。」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日，拉着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就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着武書走了來。杜少卿道：「正字兒，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裏？」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麼奇事？」武書道：「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腳，認真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文，一篇經文。有個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天幸遇着

虞老師值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揚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但是你方才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個臭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像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却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間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個丫頭，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會要他一個錢，白白把丫頭配了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要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又把他在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當下留武書吃飯。武書辭了出來，才走到利涉橋，遇見一個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帶，腳下芒鞋，身上插着行李，花白鬚鬚，憔悴枯槁。那人丢下行李，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裏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到茶館裏坐。」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遍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倒髮爲僧去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一個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託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幫助些須。」那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

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杜少卿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道：「留下行李，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來陪着郭孝子。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這個容易。郭先生在我這裏坐著，我和正字兒去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用勞用力，不辭虎窟之中；遠水遠山，又入蠶叢之境。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鸞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吃酒飯，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麼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拿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杜少卿接了，同武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子，連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武書也來陪着吃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着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個人的，並非盜跖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吃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洪西門外，方才回來。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律，字瑞亭，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去年才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個

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帶着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金五十兩，差一個老年的差人，自己取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扶律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吩咐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拿我這一副綾子，遇州遇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都要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差人應諾了。那婦人叩謝，領着去了。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一個個都悲傷這婦人，也有十兩的，也有八兩的，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的「菩薩」。這個

小的都是沾老爺的恩。」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着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正談着，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才得回來。但要屈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況先生此去往成都，我有個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菴堂，送我去住兩天罷。」尤公道：「菴雖有也窄，我這裏有個海月禪林，那和尚是個善知識，送先生到那裏去住罷。」便吩咐衙役：「把郭老爺的行李搬着，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和尚，說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伺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到大門外，方才進去。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堂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茶。那衙役自回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這裏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管姓是郭如今却往成都，是做甚麼事？」郭孝子見老和尚清癯而貌，顏色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淚嘆息，就留在方丈裏住，備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火工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裏，一口缸內放着一個梨，每缸挑上幾擔水，拿杠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郭孝子見了，點頭歎息。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吃過酒，拿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吳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去尋着他，凡事可以商議。」郭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辭，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和尚要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着了尊大人，是必寄個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才回去。郭孝子自肩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着一個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着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却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着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來一

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奇颺颺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裏爬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孽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吃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子爬上樹去；又心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裏腳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個人，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拿着烏鎗叉棍來，看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衆獵戶拿出些乾糧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吃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子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個小庵裏借住。那庵裏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正吃着，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吃完了飯，收過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着一個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却生在耳後。那異獸名爲「熊丸」，任你堅冰凍厚幾尺，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的，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着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稜着，就和刀劍一般。郭孝

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着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着，半里路前，只見一個人走，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溝去。郭孝子就立住了脚，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溝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攆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着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着；脚底下埋着一個缸，缸裏頭坐着一個人。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你。這鞋吊死鬼的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那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在那裏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那人把渾家腦後一個轉珠繩子解了，放了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縮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掣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着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當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着，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却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狠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個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木名耐。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才做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說着，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吃着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膽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那木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糧，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着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才告辭回去。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殭殭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臉上來聞。一羣鬍子鬍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蹩蹩跳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橫攔着，竟凍死了。郭孝子爬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

「一番！」背着行李再走。走到成都府，訪着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菴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菴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怕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才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着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着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拏刀來殺了你！」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着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也叫不應。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想想：「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擦頭看了這菴，叫做竹山菴，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吳軒，又恐怕尋不着，就攔了父親的飯食，只得左近人家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幾分銀子，養活父親。遇着有個鄰居露宿西去，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細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老和尚看了書，又歡喜又欽敬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個掛單的和尚。那和尚便是響馬賊頭趙大，披着頭髮，兩隻怪眼，兇像未改。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惡和尚在禪林吃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座領着一般和尚來，壓老和尚道：「這人留在禪林裏，是必要壞了清規。」求老和尚趕他出去。老和尚教他去，他不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老和尚叫你，你不去？老和尚道：『你若再不去，就依照禪林規矩，擡到後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惡和尚聽了，懷恨在心，也不辭老和尚，次日，收拾衣單去了。老和尚又住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孝子，辭了衆人，挑着行李衣鉢，風餐露宿，一路來到四川，成都有百十里多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尚出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個茶棚內吃茶。那棚裏先坐着一個和尚，老和尚忘記，認不得他了。那和尚却認得老和尚，便上前打個問訊道：「和尚，這裏茶不好，前邊不多幾步就是小菴，何不請到小菴裏去吃杯茶？」老和尚歡喜道：「最好。」那和尚領着老和尚，曲曲折折，走了七八里路，才到一個菴裏。那菴一進三間，前邊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間殿，並沒有菩薩，中間放着

一個榻牀。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菴門，才說道：『老和尚！你認得我麼？』老和尚方才想起是禪林裏趕出去的惡和尚，吃了一驚，說道：『是方才偶然忘記，而今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牀上坐下，睜開眼道：『你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裏有個葫蘆，你拏了，在半里路外山岡上一個老婦人開的酒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老和尚不敢違拗，捧着葫蘆出去，找到山岡上，果然有個老婦人在那裏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裏流下淚來，便要拿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個問訊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麼原故？』那婦人含着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個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那菴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麼知道？』老婦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吃人的腦子，就擊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沒有活的命了！』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里內都是他舊日的響馬黨羽，他菴裏走了一人，一聲梆子響，即刻有人捆翻了，你，送在菴裏去！』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你老師父慈悲，死的可憐，我指一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個人？』老婦人慢慢說出這一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熱心救難，又出驚天動地之人；仗劍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畢竟這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個人。』老和尚道：『老菩薩，却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個小小山岡，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你却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却也還拿不穩。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個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藤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一個

小小山岡，山岡上一個少年在那裏打彈子。山洞裏嵌着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銅錢大，那少年觀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頭戴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老和尚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着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學彈子，正爲此事，但才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着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就誤，你快將葫蘆酒擎到菴裏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裏，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着酒葫蘆，依照舊路，來到菴裏。進了第二層，只見老和尚坐在中間牀上，手裏已是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才來？』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老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尚雙膝跪下。老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拿着刀，不敢上去。老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劈面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老和尚道：『你退了帽子罷！』老和尚含着眼淚，自己除了帽子。老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吃了一口，左手拿着酒，右手執着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個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那靈魂已在頂門裏冒去了。老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吃。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的一聲，一個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着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着一個人，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個彈子，把眼打瞎。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老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着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馱在背上，急急出了菴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才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速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辭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畢起來，上路去了。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旁一個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着一個人，面前放着一個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

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脚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一拱手，對面坐下。那人笑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却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道：『老先生從那裏來？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原是笑話，斷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曾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采，字雲仙。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吳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麼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并因甚來四川。『在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曾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親念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才救的這老和尚，我却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着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裏去？』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郭孝子道：『本該道府恭謁，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惹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取出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個錢來，叫店家買了三角酒，割了二斤肉，和一些蔬菜之類，叫店主人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吃着，便向他道：『長兄，我和你一見如故，這最是人生最難得的事。況我從陝西來，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這個就更比初交的不通了。長兄，像你這樣事，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真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蕭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捐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軻、藺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膽，正該出來替朝廷效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蕭雲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分別。蕭雲仙回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蕭吳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今做官適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了一生心事。』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

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那番會開了北門，捨命一頓混戰，只剩了十數騎，潰圍逃命去了。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裏報捷。這裏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罈酒，誇獎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意回京，着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降，蕭宋實授千總。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災之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竣之後，另行保題議敘。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甘棠有蔭，空留後人之思；飛將難封，徒博數奇之歎。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着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才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雇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流，流間有途，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眾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眾百姓望着北闕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圍圍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吃完了酒，蕭雲仙向眾百姓道：『我和你們眾百姓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托你們眾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裏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眾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着今日之事。』眾百姓歡聲如雷，一個個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吃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眾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着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牌；又尋一個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個馬，畫蕭雲仙紗帽補服，騎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擎着一枝紅旗，引着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朔望的日子，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

止一日。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裏歡喜，向木耐道：「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小孩子，一個個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個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麼？前日這先農祠住着一個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這裏。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蕭雲仙道：「這更湊巧了！」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我到這邊外地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兵亂，流落在這裏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裏蕭老先生在這裏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裏來看看。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裏？」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生既在這城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着馬，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蕭雲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託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着蕭雲仙的詳文，咨明兵部工部核算。

『蕭采承辦青楓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釐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于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蕭雲仙看了邸抄，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牀，不能起來。蕭雲仙在牀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着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爲甚麼不起來？」蕭雲仙才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破費了父親的產

業，實在不可自比於人，心裏愧恨之極！」蕭吳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攢湊攢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蕭雲仙哭着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侍十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吳軒道：「你這話又默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却自己歎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爲追陪，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裏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請仍於本千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部裏才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着往新任。」蕭雲仙領了箭符出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呼道：「客人們起來，木總爺來查夜。」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鋪上。只見四五個兵，打着燈籠，照着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個地上之。」蕭雲仙應允了。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個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一徑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接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花來。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哩！」說着，吃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開步。樓右邊一個小閣子，牆上嵌着許多名人題詠。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着「廣武山懷古」，讀去却是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着「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

別不耐要行。木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才回去。蕭雲仙從浦口過江，進了京城，驗了箭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回運丁道：『你們可曉的這裏有一個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旗丁道：『小的却不知道。老爺問他，却爲甚麼？』蕭雲仙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於要會他。』旗丁道：『既是做詩的人，小的如今向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你快些去問。』旗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門上說監裏有個武相公叫做武書，是個上齋的監生，就在花廳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目。』當下捧出茶來，吃了。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才賠償清了，照千總推陞的例，選在這江淮衛，却喜得會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教。』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處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處博士盧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都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才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昨日枉駕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拈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着，看了數首，贊嘆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了，擺上飯來，吃過。蕭雲仙拈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看時，前面寫着『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副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蕭雲仙道：『這個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個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於題詠。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蕭雲

仙拏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處，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鈔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裏？』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呵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攔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敝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這沈先生領着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攙着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那裏夥計接着，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沈老爺這等大店裏住着，要帳房置酒款待。』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麼樣看待我。』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兒的言語，看着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着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個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裏進去。』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悄悄的擡了來，當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問他要別的，只叫我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拿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裏看着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着臉道：『我們總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個妾，都像這般淘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裏去！』躊躇一會，叫過一個丫鬢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家，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丫鬢來說了，沈瓊枝心裏想着：『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着丫頭走到廳背後左邊一個小圭門裏。

進去，三間楠木廳，一個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個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敞，一個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着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個院落。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吃着心裏暗說道：『這樣極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讓我在此消遣幾天。』那丫鬢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標致，只是樣子覺得慳懶，不是個好惹的。』過了一宿，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賬房中兌出五百兩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着姑娘在這裏，想沒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徑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那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於此！』將呈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了一個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

『沈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私送上門，顯係做妾可知。架詞混賣，不准。』
那訴呈上批道：——

『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

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子，知縣大怒，說他是調『刁健訟棍』。一張批，兩個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那房裏所有動用的金銀器皿，珍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鬢，五更時分，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人家的。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裏。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詩過日子？或者遇着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立定主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賣詩女士，反爲逋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話說南京城裏，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致，漸漸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樓子，換上涼篷，撐了進來。船艙中間，放一張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擺着宣興沙壺，極細的成窰宣窰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遊船的備了酒和餚饌，及果碟，到這河裏來遊，就是走路的人也買幾個錢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明角燈，一來一往，映着河裏，上下明亮。白文德橋至利涉橋，水關，夜夜笙歌不絕。又有那些遊人買了『水老鼠花』，在河內放。那水花直站在河裏，放出來，就和一樹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時才歇。國子監的武書是四月盡間生辰，他家中窮，請不起客。杜少卿備了一席果碟，沽幾斤酒，叫了一隻小涼篷船，和武書在河裏游。清早請了武書來，在河房裏吃了飯，開了水門，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淡冷處走走。』叫船家一路蕩到進香河，又蕩了回來，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時候，兩人都微微醉了。蕩到利涉橋，上岸走走，見馬頭上貼着一個招牌，上寫道：

『毗陵女士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請認毗陵沈招牌便是。』

武書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裏偏有許多奇事！這些地方，都是開私門的女人住，這女人眼見的也是私門了，却掛起一個招牌來，豈不可笑！』杜少卿道：『這樣的事，我們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來，二人吃着閒談。過了一回，回頭看見一輪明月升上來，照得滿船雪亮，船就一直蕩上去。到了月牙池，見許多游船在那裏放花炮，內有一隻大船，掛着四盞明角燈，鋪着涼簟子，在船中間擺了一席，上面坐着兩個客，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脚下涼鞋，黃瘦面龐，清清疎疎，三縷白鬚，橫頭坐着一個少年，白淨面皮，微微幾根鬚子，眼張失落，在船上兩邊看女人。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書認得那兩個客，一個是虛信侯，一個是莊紹光，却認不得那兩個人。莊紹光看見二人，立起身來道：『少卿兄，你請過來坐。』杜少卿同武書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見禮，便問會姓。莊紹光道：『此位是天長 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長 杜先生，當初有一位做贛州太守的，可是貴本家？』杜少卿道：『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前，與尊大人終日相聚，敘祖親，尊翁還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莊濯江表叔麼？』那主人道：『豈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姪當年年幼，不會會過，幸今會見表叔，失敬了。』從新同莊濯江敘了禮。武書問莊紹光道：『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貴族？』莊微君笑道：『這還是舍姪，却是先君受業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別了四十年。近日才從

淮揚來。」武書又問此位。莊濯江道：「這便是小兒。」也過來見了禮，齊坐下。莊濯江叫從新拿上新鮮酒來，奉與諸位吃。莊濯江就問：「少卿兄幾時來的？宮在那裏？」莊紹光道：「他已經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曾居現在這河房裏。」莊濯江驚道：「尊府大家園亭花木，甲於江北，爲甚麼肯搬在這裏？」莊紹光便把少卿豪舉，而今黃金已隨手而盡，略說了幾句。莊濯江不勝嘆息，說道：「還記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廣烏衣巷四先生寄了一封書子與我，說他酒量越發大了，二十年來，竟不得一回勸醉。只有在天長賜書樓吃了一饅九年的陳酒，醉了一夜，心裏快暢的緊，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訴我。我彼時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說起來，想必是少卿兄無疑了。」武書道：「除了他，誰人肯做這一個雅東？」杜少卿道：「韋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莊濯江道：「這是我醫年的相與了。曾大人少時，無人不敬，仰是當代第一位賢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還如在目前。」盧信侯又同武書談到秦伯祠大祭的事。莊濯江拍膝嘆道：「這樣盛典，可惜來遲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將來也要怎的尋一件大事，屈諸位先生大家會一會，我就有趣了！」當下四五人談心話舊，一直飲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見那河裏燈火闌珊，笙歌漸歇，耳邊忽聽得玉簫一聲。衆人道：「我們各自分手罷。」武書也上了岸去。莊濯江雖年老，事莊紹光極是有禮。當下杜少卿在河房前過，上去回家，莊濯江在船上，一路送莊紹光到北門橋，還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燈籠，同盧信侯送到莊紹光家，方才回去。莊紹光留盧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舊同往湖園去了。莊濯江次日寫了「莊濯江子非熊」的帖子，來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蓮花橋來回拜，留着談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後湖會着莊紹光，莊紹光道：「我這舍姪，亦非等閒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開典當，那合本的人窮了，他就把他自己經營的兩萬金和典當拱手讓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個疲驢，出了泗州城。這十數年來，往來楚越，轉徙經營，又自致數萬金，才置了產業。南京來住。平日極是好友敦倫，替他管人治喪，不曾要同胞兄弟出過一個錢，但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殮葬他。又極遵先君當年的教訓，最是敬重女人，流連古蹟。現今拿着三四千銀子在鷓鴣山修曹武惠王廟，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約衡山兄來替他做一個大祭。」杜少卿聽了，心裏歡喜，說罷，辭別去了。轉眼長夏已過，又是新秋，清風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濱城的人都叫了船，請了大和尚在船上，懸掛佛像，鋪設經壇，從西水關起，一路施食。到進香十里之內，降真香燒的有如煙霧滾滾。那鼓鈸梵唄之聲，不絕於耳。到晚，做的極精緻的蓮花燈，點起來浮在水面上，又有極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獄赦罪」之說，超度這些孤魂升天。把一個

南京秦淮河，變做西域天竺國。到七月二十九日，清涼山地藏勝會。人都說地藏菩薩一年到頭都把眼閉着，只有這一夜才睜開眼。若見滿城都擺的香花燈燭，他就只當是一年到頭都是如此，就歡喜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這一夜，南京人各家門戶，都搭起兩張桌子來，兩枝通宵風燭，一座香斗，從大中橋到清涼山，一條街有七八里路，點得像一條銀龍，一夜的亮，香煙不絕，大風也吹不熄。傾城士女都出來燒香看會。沈瓊枝住在王府塘房子裏，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燒香回來。沈瓊枝自從來到南京，掛了招牌，也有來求詩的，也有來買斗方的，也有來託刺繡的。那些好事的惡少，都一傳兩兩傳三的來物色，非止一日。這一日燒香回來，人見他是下路打扮，跟了他後面走的就有百十人。莊非熊却也順路跟在後面，看見他走到王府塘那邊去了。莊非熊心裏有些疑惑，次日來到杜少卿家，說：『這沈瓊枝在王府塘，有惡少們去說混話，他就要怒罵起來。此人來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聽見這話。此時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難而來此地？我正要去看他。』當下便留莊非熊在河房裏看新月。又講了兩個客來，一個是遲衡山，一個是武書。莊非熊見了說些閒話，又講起王府塘沈瓊枝賣詩文的事。杜少卿道：『無論他是怎樣，果能做詩文，這也就難得了。』遲衡山道：『南京城裏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還數不清，還那個去求婦女們的詩文？這個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書道：『這個却奇。一個少年婦女，獨自在外，又無同伴，靠賣詩文過日子，恐怕世上斷無此理。只恐其中有甚麼情由。他既然會做詩，我們便邀了他來做做看。』說着，吃了晚飯，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說，今日已遲了，明日在舍間早飯後，同去走走。』武書應諾，同遲衡山、莊非熊，都別去了。次日，武正字來到杜少卿家，早飯後，回到王府塘來。只見前面一間低矮房屋，門首圍着一二十人在那裏吵鬧。杜少卿同武書上前一看，裏邊便是一個十八九歲婦人，梳着下路絡髻，穿着一件寶藍紗大領披風，在裏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書聽了一聽，才曉得是人來買繡香囊，地方上幾個喇子想來拿回頭，却無實跡，倒被他罵了一場。兩人聽得明白，方才進去。那些人看見兩位進去，也就漸漸散了。沈瓊枝看見兩人氣概不同，連忙接着，拜了萬福。坐定，彼此談了幾句閒話。武書道：『這杜少卿先生是此間詩壇祭酒，前日因有人說起佳作可觀，所以來請教。』沈瓊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這裏來的，不是把我當作倚門之娼，就是疑我爲江湖之盜。兩樣人皆不足與言。今見二位先生，既無狎玩我的意思，又無疑猜我的心腸。我平日聽見家父說，「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個豪傑。」這句話不錯了，但不知

先生是客居在此？還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內。」沈瓊枝道：「既然如此，我就到府拜謁夫人，好將心事細說。」杜少卿應諾，同武書先別了出來。武書對杜少卿說道：「我看這個女人實有些奇。若說他是個邪貨，他却不帶淫氣；若是說他是人家造出來的婢妾，他却又不帶賤氣。看他雖是個女流，倒有許多豪俠的光景。他那般輕倩的裝飾，雖則覺得柔媚，只一雙手指，却像講究「勾撇沖」的。論此時的風氣，也未必有「車中女子」同那「紅線」一流人，却怕是負氣鬪狠，逃了出來的。等他來時，盤問盤問他，看我的眼力如何？」說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門首，看見姚奶奶背着花籠兒來賣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來的正好。我家今日有個希奇的客到，你就在這裏看看。」讓武正字到河房裏坐着，同姚奶奶進去，和娘子說了。少刻，沈瓊枝坐了轎子，到門首下了進來，杜少卿迎進內室，娘子接着，見過禮，坐下奉茶。沈瓊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櫺前，彼此敘了寒暄。杜娘子問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獨自一個在客邊，可有個同伴的家裏可還有尊人在堂？可曾許字過人家？」沈瓊枝道：「家父歷年在外坐館，先母已經去世。我自小學了些手工針黹，因來到這南京大邦去處，借此餬口。適承杜先生枉顧，相約到府，又承夫人一見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針黹，昨日我在對門葛來官家看見他相公娘買了一幅繡的「觀音送子」，說是買的姑娘的，真個畫兒也沒有那畫的好。」沈瓊枝道：「胡亂做罷了，見笑的緊。」須臾，姚奶奶走出房門外去，沈瓊枝在杜娘子面前，雙膝跪下，娘子大驚，扶了起來，沈瓊枝便把鹽商騙他做妾，他拐了東西逃走的話說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還要追蹤而來。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但他必要追蹤，你這禍事不遠，却也無甚大害。」正說着，小廝進來請少卿。武爺有話要說。杜少卿走到河房裏，只見兩個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門口，像是兩個差人。少卿嚇了一跳，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怎麼直到這裏邊來？」武書接應道：「是我叫進來的。奇怪！如今縣裏據着江都縣緝捕的文書在這裏拿人，說他是宋鹽商家逃出來的一個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却在我家！我家與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傳到揚州去，又像我家藏留他。他逃走不走走都不要緊，這個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進來，正爲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賞差人些微銀子，叫他仍舊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他。」少卿依着武書，賞了差人四錢銀子。差人不敢違拗，去了。少卿復身進去，將這一番話向沈瓊枝說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驚。

沈瓊枝起身道：『這個不妨。差人在那裏？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飯。武先生還有一首詩奉送，等他寫完。』當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飯，自己走到河房裏檢了自己刻的一本詩集，等着武正字寫完了詩，又稱了四兩銀子，封做程儀，叫小廝交與娘子，送與沈瓊枝收了。沈瓊枝告辭出門，上了轎，一直回到手帕巷。那兩個差人已在門口攔住，說道：『還是原轎子擡了走？還是下來同我們走？進去是不必的了。』沈瓊枝道：『你們都是都堂衙門的？是巡按衙門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欽案的官司，那裏有個攔門不許進去的理！你們這般大驚小怪，只好嚇那鄉裏人。』說着，下了轎，慢慢的走了進去。兩個差人倒有些讓他。沈瓊枝把詩同銀子收在一個首飾匣子裏，出來叫：『轎夫，你擡我到縣裏去。』轎夫正要添錢，差人忙說道：『一千差高差，來人不差！』我們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留你臉面，等你轎子回來——你就是女人，難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瓊枝見差人想錢，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個轎錢，一直就擡到縣裏來。差人沒奈何，走到宅門上回稟道：『拏的那個沈氏到了。』知縣聽說，便叫帶到三堂回話。帶了進來，知縣看他容貌不差，問道：『既是女流，爲甚麼不守閨範，私自逃出，又偷竊了宋家的銀兩，潛蹤在本縣地方做甚麼？』沈瓊枝道：『宋爲富強，估良人爲妾，我父親和他涉了訟，他買囑知縣，將我父親斷輸了。這是我共戴天之仇。況且我雖然不才，也頗知文墨，怎麼肯把一個「張耳之妻」去事「外黃傭奴」？故此逃了出來。這是真的。』知縣道：『你這些事，自有江都縣問你，我也不管；你既會文墨，可能當面做詩一首？』沈瓊枝道：『請隨意命一個題，原可以求教的。』知縣指着堂下的槐樹，說道：『就以此爲題。』沈瓊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來，又快又好。知縣看了賞鑑，隨叫兩個原差到他下處取了行李來，當堂查點，翻到他頭面盒子裏，一包碎散銀子，一個封袋上寫着『程儀』一本書，一個詩卷。知縣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簽了一張批，備了一角關文，吩咐原差道：『你們押送沈瓊枝到江都縣，一路須要小心，不許多事，領了回批來繳。』那知縣與江都縣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寫了一封書子，裝入關文內，託他開釋此女，斷還伊父，另行擇婿。——此是後事不題。當下沈瓊枝同兩個差人出了縣門，雇轎子擡到漢西門外，上了儀徵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頭上，鎖伏板下安歇。沈瓊枝搭在中艙，正坐下，涼篷小船上又蕩了兩個堂客來搭船，一同進到官船。沈瓊枝看那兩個婦人時，一個二十六七的光景，一個十七八歲，喬素打扮，做張做致的，跟着一個漢子，酒糟的一副面孔，一頂破毡帽，坎齊眉毛，挑過一擔行李來，也送到中艙裏。兩婦人同沈瓊枝一塊兒坐下，問道：『姑娘是那裏去的？』沈瓊枝道：

「我是揚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婦人道：「我們不到揚州，儀徵就上岸了。」過了一會，船家來稱船錢。兩個差人啞了一口，拏出批來道：「你看這是甚麼東西！我們辦公事的人，不問你要貼錢就夠了，還來問我們要錢！」船家不敢言語，向別人稱完了開船到了燕子磯。一夜西南風，清早到了黃泥灘，差人問沈理枝要錢。沈理枝道：「我昨日聽得明白，你們辦公事不用船錢的。」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們「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這「一毛不拔」，我們喝西北風！」沈理枝聽了，說道：「我便不給你錢，你敢怎麼樣！」走出船艙，跳上岸去，兩隻小脚就是飛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兩個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趕着扯他，被他一個「四鬥斗里」，打了一個「仰八叉」，爬起來，同那個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漢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轎子，兩個差人，跟着去了。那漢子帶着兩個婦人，過了頭道關，一直到豐家巷來，覬面迎着王義安，叫道：「細姑娘同順姑娘來了，李老四也親自送了來，南京水西門近來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來被淮清橋那些閹「三嘮行」的擠壞了，所以來投奔老多。」王義安道：「這樣甚好，我這裏正少兩個。」當下帶着兩個娘子，回到家裏。一進門來，上面三間草房，都用蘆蓆隔着，後面就是廚房，廚房裏一個人在那裏洗手，看見這兩個娘子進來，歡喜的要命的。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煙花窟裏，惟憑行勢誇官；筆墨叢中，偏去眠花醉柳。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話說兩個娘子才進房門，王義安向洗手的那個人道：「六老爺，你請過來看看這兩位新姑娘！」兩個娘子擡頭看那人時，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綢直裰，腳底下穿了一雙舊尖頭靴，一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來，自己把兩個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那六老爺從廚房裏走出來，兩個娘子上前叫聲：「六老爺，」垂着頭，扭着屁股，一隻手扯着衣服，在六老爺跟前行個禮。那六老爺雙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這裏就認得湯六老爺，就是你的造化了！」王義安道：「六老爺說的是，姑娘們到這裏，全靠六老爺照顧。」請六老爺坐，拿茶來敬六老爺。湯六老爺坐在一張板凳上，把兩個姑娘拉着，一邊一個，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開褲脚，拿出一雙黑油油的肥腿來，搭在細姑娘腿上，把細姑娘雪白的手拿過來，摸他的黑腿。吃過了茶，拿出一袋子檳榔來，放在嘴裏亂嚼，嚼的滓滓渣渣，滴出來，滿鬚子。

滿嘴唇，左邊一擦，右邊一擦，都假擦在兩個姑娘的臉巴子上。姑娘們拿出汗巾子來揩，他又奪過去擦夾肢窩。王義安才接過茶杯，站着問道：『六老爺，這些時邊上可有信來？』湯六老爺道：『怎麼沒有前日還打發人來，在南京做了二十首大紅緞子繡龍的旗，一首大黃緞子的坐纛。說是這一個月就要進京。到九月霜降祭旗，萬歲爺做大將軍，我家大老爺做副將軍。兩人並排在一個毡條上站着磕頭。磕過了頭，就做總督。』正說着，撈毛的叫了王義安出去，悄悄說了一會話。王義安進來道：『六老爺在上，方才有個外京客要來會細姑娘，看見六老爺在這裏，不敢進來。』六老爺道：『這何妨？請他進來不是。我就同他吃酒。』當下王義安領了那人進來，一個少年生意人。那嫖客進來坐下，王義安就叫他稱出幾錢銀子來，買了一盤子驢肉，一盤子煎魚，十來箇酒。因湯六老爺是教門人，又買了二三十個雞蛋煮了出來，點上一個燈掛。六老爺首席，那嫖客對坐。六老爺叫細姑娘同那嫖客一板凳坐。細姑娘撒嬌撒癡，定要同六老爺坐。四人坐定，斟上酒來。六老爺要猜拳，輸家吃酒。贏家唱。六老爺贏了一拳，自己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寄生草，便是細姑娘和那嫖客猜。細姑娘贏了。六老爺叫斟上酒，聽細姑娘唱。細姑娘別轉臉笑，不肯唱。六老爺拿筷子在桌上催着敲。細姑娘只是笑，不肯唱。六老爺道：『我這臉是簾子做的，要捲上去就捲上去，要放下來就放下來。我要細姑娘唱一個，偏要你唱。』王義安又走進來幫着催促，細姑娘只得唱了幾句。唱完，王義安道：『王老爺來了。』那巡街的王把總進來，見是湯六老爺，才不言語。婊子磕了頭，一同入席吃酒，又添了五六箇。直到四更時分，六老爺府裏小狗子拿着『都督府』的燈籠，說：『府裏請六爺。』六老爺同王老爺方才去了。嫖客進了房，端水的來要水錢，撈毛的來要花錢。又鬧了一會，婊子又通頭，洗臉，刷屁股。比及上牀，已鷄叫了。次日，六老爺絕早來說，要在這裏擺酒，替兩位公子餞行，往南京恭喜去。王義安聽見湯大老爺府裏兩位公子來，喜從天降，忙問：『六老爺，是即刻就來，是晚上才來？』六老爺在腰裏摸出一封低銀子，——稱稱五錢六分重，——遞與王義安，叫去備一個『七簋兩點』的席，『若是辦不來，再到我這裏找。』王義安道：『不敢，不敢。只要六老爺別的事上多挑他，姐兒們幾回就是了。這一席酒，我們効六老爺的勞。何況又是請府裏大老爺二爺的？』六老爺道：『我的乖，乖，這就是在行的話了。只要你這姐兒們有福，若和大老爺二爺相厚起來，他府裏差甚麼——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珍珠，放光的是寶！我們大爺，二爺，你只要找得着性情，就是撈毛的，燒火的，他也大把的銀子搵出來賞你們。』李四在旁聽了，也着實高興。吩咐已畢，六老爺去了。這裏七手八腳整治酒席。到下午時分，六老爺同大老爺二爺來，頭戴

恩蔭巾，一個穿大紅酒線直裰，一個穿藕合酒線直裰，腳下粉底皂靴，帶着四個小廝，大清天白日，提着兩對燈籠，一對寫着「都督府」，一對上寫着「南京鄉試」。大爺二爺進來，上面坐下。兩個婊子雙雙磕了頭。六老爺站在旁邊。大爺道：「六哥，現成板凳，你坐着不是。」六老爺道：「正是。要讓道大爺，二爺。兩個姑娘要賞他一個坐。」二爺道：「怎麼不坐？叫他坐了。」兩個婊子輕輕試試，扭頭折頸，在一條板凳上，拿汗巾子掩着嘴笑。大爺問：「兩個姑娘今年尊庚？」六老爺代答道：「一位十七歲，一位十九歲。」王義安捧上茶來。兩個婊子親手接了兩杯茶，拿汗巾揩乾了杯子上，一轉的水漬，走上去，奉與大爺，二爺。大爺，二爺，接茶在手，吃着。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幾時恭喜起身？」大爺道：「只在明日就要走。現今主考已是將到京了，我們怎還不去？」六老爺和大爺說着話，二爺趁空把細姑娘拉在一條板凳上坐着，同他捏手捏腳，親熱了一回。少刻就擺上酒來。叫的教門廚子備的教門席，都是些燕窩鴨子，鵝魚。六老爺自己捧着酒，奉大爺，二爺上坐，六老爺下陪。兩個婊子打橫，那菜一碗一碗的捧上來。六老爺逼手逼腳的坐在底下吃了一會酒，六老爺問道：「大爺，二爺，這一到京，就要進場了？初八日五更鼓先點太平府，點到我們揚州府怕不要晚？」大爺道：「那裏就點太平府！貢院前放三個砲，把柵欄子開了；又放三個砲，把大門開了；又放三個砲，把龍門開了；共放九個大砲。」二爺道：「他這個砲還沒有我們老人家轅門的砲大。」大爺道：「略小些，也差不多。放過了砲，至公堂上擺出香案來。應天府尹大人戴着襪頭，穿着蟒袍，行過了禮，立起身來，把兩個遮陽遮着臉。布政司書辦跪請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進場來鎮壓，請周將軍進場來巡場。放開遮陽，大人又行過了禮。布政司書辦跪請七曲文昌開化梓潼帝君到場來主試，請魁星老爺進場來放光。」六老爺嚇的吐舌道：「原來要請這些神道菩薩進來，可見是件大事！」順姑娘道：「他裏頭有這些菩薩坐着，虧大爺二爺好大膽，還敢進去！若是我們，就殺了也不敢進去！」六老爺正色道：「我們大爺二爺也是天上的文曲星，怎比得你姑娘們！」大爺道：「請過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書辦就跪請各舉子的功德父母。」六老爺道：「怎的叫做「功德父母」？」二爺道：「功德父母是人家中過進士做過官的祖宗，方才請了進來；若是那考老了的秀才和那百姓，請他進來做甚麼呢？」大爺道：「每號門前還有一首紅旗，底下還有一首黑旗。那紅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給下場人的怨鬼墩着。到這時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書辦點道：「恩鬼進，怨鬼進。」兩邊齊燒紙錢。只見一陣陰風，颯颯的響，滾了進來，跟着燒的紙錢，滾到紅旗黑旗下去了。」順姑娘道：「阿彌陀佛！可見人要做

好人到這時候就見出分曉來了！六老爺道：『像我們大老爺在邊上積了多少功德，活了多少人命，那恩鬼也不知是多少哩！一枝紅旗，那裏敢得下？』大爺道：『幸虧六哥不進場，若是六哥要進場，生生的就要給怨鬼拉了去！』六老爺道：『這是怎的？』大爺道：『像前科我宜興嚴世兄，是個飽學秀才，在場裏做完七篇文章，高聲朗誦，忽然一陣微微的風，把蠟燭頭吹的亂搖，掀開帘子伸進一個頭來。嚴世兄定睛一看，就是他相與的一個婊子。嚴世兄道：『你已經死了，怎麼來在這裏？』那婊子望着他嘻嘻的笑，嚴世兄急了，把號板一拍，那觀察就翻過來，連黑墨都倒在卷子上，把卷子黑了一大塊，婊子就不見了。嚴世兄歎息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可憐下着大雨，就交了卷，冒着雨出來，在下處苦了三天病，我去看他，他告訴我如此。我說：『你當初不知怎樣作踐了這人，他所以來尋你！』六哥，你平生作踐了多少人？你說這大場進得進不得？』兩個姑娘拍手笑道：『六老爺好作踐的是姑娘！他若進場，我兩個人就是他的怨鬼！』吃了一會，六老爺啞着喉嚨唱了一個小曲。大爺、二爺，拍着腿，也唱了一個。婊子唱是不消說，鬧到三更鼓，打着燈籠回去了。次日，叫了一隻大船上南京。六老爺也送上船，回去了。大爺、二爺，在船上閒談着進場的熱鬧處。二爺道：『今年該是個甚麼表題？』大爺道：『我猜沒有別的，去年老人家在貴州征服了一洞苗子，一定是這個表題。』二爺道：『這表題要在貴州出。』大爺道：『如此，只得求賢免錢糧兩個題，其餘沒有了。』一路說着，就到了南京管家尤補子接着，把行李搬到釣魚巷住下。大爺、二爺走進了門，轉過二層廳後，一個旁門進去，却是三間倒坐的河廳，收拾的倒也清爽。兩人坐定，看見河對面一帶河房，——也有硃紅的欄杆，也有綠油的窗櫺，也有斑竹的簾子，——裏面都下着各處的秀才，在那裏哼唧唧的念文章。大爺、二爺才住下，便催着尤補子去賣兩頂新方巾，多盤銅錢，號頂門帘，火爐燭臺，榻扇，卷袋，每樣兩件，趕着到鷺峯寺寫卷頭交卷，又料理場食，月餅，蜜橙糕，蓮米，圓眼肉，人參，炒米，醬瓜，生薑，板鴨，大爺又和二爺說：『把貴州帶來的一「阿魏」帶些進去，恐怕在裏面寫錯了字着急。』足足料理了一天，才得停妥。大爺、二爺，又自己細細一件件的查點，說道：『功名事大，不可草草！』到初八早上，把這兩頂舊頭巾叫兩個小子帶在頭上，抱着籃子到貢院前伺候。一路打從淮清橋過，那趕搶攤的擺着紅紅綠綠的封面，都是蕭金鉉，諸葛天申，季恬逸，匡超人，馬純上，邊驍夫，選的時文，一直等到晚，儀徵學的秀才點完了，才點他們。進了頭門，那兩個小子到底不得進去。大爺、二爺，自己抱着籃子，背着行李，看見兩邊虛糜火光，一直亮到天上。大爺、二爺，坐在地下，解懷脫腳，聽見裏面高聲喊道：『仔細搜檢！』大爺、二爺，跟了這些

人進去，到二門口接卷，進龍門歸號。初十日出來，累倒了，每人吃了一隻鴨子，睡了一天。三場已畢，到十六日，叫小廝拿了一個「都督府」的溜子，溜了一班戲子來謝神。少刻，看茶的到了。他是教門，自己有辦席的廚子，不用外雇。戲班子發了箱來，跟着一個拿燈籠的，拿着十幾個燈籠，寫着「三元班」。隨後一個人，後面帶着一個二漢，手裏拿着一個拜匣。到了寓處門首，向管家說了，傳將進去。大爺打開一看，原來是個手本，寫着「門下鮑廷璽謹具喜燭燁輝梨園一部叩賀」。大爺知道他是個領班子的，叫了進來。鮑廷璽見過了大爺，二爺，說道：「門下在這裏領了一個小班，專伺候諸位老爺。昨日聽見兩位老爺要戲，故此特來伺候。」大爺見他爲人有趣，留他一同坐着吃飯。過了一回，戲子來了，就在那河廳上面供了文昌帝君關夫人的紙馬。兩人磕過頭，祭獻已畢。大爺、二爺、鮑廷璽，共三人，坐了一席。鑼鼓響處，開場唱了四齣「營湯戲」。天色已晚，點起十幾盞明角燈來，照耀的滿堂雪亮。足足唱到三更鼓，整本已完。鮑廷璽道：「門下這幾個小孩子跑的馬到也還看得，叫他跑一齣馬，替兩位老爺醒酒。」那小戲子一個個戴了貂裘，簪了雉羽，穿極新鮮的靠子，跑上場來，串了一個五花八門。大爺、二爺，看了大喜。鮑廷璽道：「兩位老爺若不見棄，這孩子裏面揀兩個留在這裏伺候。」大爺道：「他們這樣小孩子，曉得伺候甚麼東西？有別的好頑的去處，帶我去走走。」鮑廷璽道：「這個容易。老爺，這對河就是葛來官家。他也是我掛名的徒弟。那年天長柱十七老爺在這裏湖亭大會，都是考過，榜上有名的。老爺明日到水樓，看着外科周先生的招牌，對門一個黑搶離裏，就是他家了。」二爺道：「他家可有內眷？我也一同去走走。」鮑廷璽道：「現放着偌大的十二樓，二老爺爲甚麼不去頑耍，倒要到他家去？少不得都是門下來奉陪。」說畢，戲已完了。鮑廷璽辭別去了。次日，大爺備了八把點銅壺，兩瓶山羊血，四端黃錦，六簍貢茶，叫人挑着，一直來到葛來官家。敲開了門，一個大脚三帶了進去。前面一進兩破三的廳，上頭左邊一個門，一條小巷子進去，河房倒在貼後。那葛來官身穿着夾紗的玉色長衫子，手裏拿着燕翎扇，一雙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欄杆上乘涼。看見大爺進來，說道：「請坐。老爺是那裏來的？」大爺道：「昨日鮑師父說，來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來望望你。還有幾色罪人事，你權且收下。」家人挑了進來。來官看了，喜逐顏開，說道：「怎麼領老爺這些東西？」——忙叫大脚三收了進去。——「你向相公娘說，擺酒出來。」大爺道：「我是教門，不用大輩。」來官道：「有新買的極大的揚州螃蟹，不知老爺用不用？」大爺道：「這是我們本地的東西，我是最歡喜我家伯伯太老爺在高要帶了家信來想的要不得，也不得一隻吃吃。」來官道：「太老爺是朝裏出仕的。」大爺

道：「我家太老爺做着貴州的都督府。我是回來下場的。」說着，擺上酒來。對着那河裏煙霧迷離，兩岸人家都點上了燈火，行船的人往來不絕。這葛來官吃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裏，擎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大爺吃酒。大爺道：「我酒是夠了，倒用杯茶罷。」葛來官叫那大脚三把螃蟹殼同菓碟都收了去，措了桌子，拿出一把紫砂壺，烹了一壺梅片茶。兩人正吃到好處，忽聽見門外嚷成一片。葛來官走出大門，只見那外科周先生紅着臉，揜着肚子，在那裏嚷大脚三，說他倒了他家一門口的螃蟹殼子。葛來官才待上前和他講說，被他劈面一頓臭罵道：「你家住的是『海市蜃樓』，合該把螃蟹殼倒在條門口，爲甚麼送在我家來！難道你上頭兩隻眼睛也撐大了！彼此吵鬧，還是湯家的管家勸了進去。剛才坐下，那尤鬍子慌忙跑了進來，道：『小的那裏不找尋大爺！却在這裏！』大爺道：『你爲甚事這樣慌張？』尤鬍子道：『二爺同那個姓鮑的走到東花園鷺峯寺旁邊一個人家吃茶，被幾個喇子圍着，把衣服都剝掉了。那姓鮑的老早走了。二爺圍在他家，不得出來，急得要死。那間壁一個賣花的姚奶奶說是他家姑太太把住了門，那裏溜得脫！』大爺聽了，慌忙在寓處取了燈籠來，照着走到鷺峯寺間壁那裏幾個喇子說：『我們好些時沒有大紅日子過了，不打他的醮水還打那個！』湯大爺雄赳赳的分開衆人，推開姚奶奶，一拳打掉了門。那二爺看見他哥來，兩步做一步，溜出來了。那些喇子還待要攔住他，看見大爺雄赳赳的，又打着『都督府』的燈籠，也就不敢惹他，各自都散了。兩人回到下處，過了二十多天，貢院前盡單取進墨漿去，知道就要揭曉。過了兩日，放出榜來，弟兄兩個都沒中，坐在下處，足足氣了七八天，領出落卷來。——湯山三本，湯實三本，——都三篇不見一箇。兩個人影着大罵，籬官主考不通，正罵着，只見貴州衙門的家人到了，遞上家信來。兩人拆開看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桂林杏苑，空辜拾芥之心；虎鬪龍爭，又見戰征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附錄 天目山樵跋

據汪容甫楊凱傳，兩子皆中進士。此書形容處，未知得其實否。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大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話說湯大爺、湯二爺，領得落卷來，正在寓處看了氣惱，只見家人從貴州鎮遠府來，遞上家信，兩人拆開同看，上寫道：「……生苗近日頗有蠢動之意，爾等於發榜後，無論中與不中，且來鎮署要緊……」

大爺看過，向二爺道：「老人家叫我們到衙門裏去，我們且回儀徵，收拾，收拾，再打算長行。」當下喚尤鬍子叫了船，算還了房錢。大爺、二爺，坐了轎，小廝們押着行李，出漢西門上船。葛來官聽見，買了兩隻板鴨，幾樣茶食，到船上送行。大爺又悄悄送了他一個荷包，裝着四兩銀子，相別去了。當晚開船，次早到家。大爺、二爺，先上岸回家，才洗了臉，坐下吃茶，門上人進來說：「六爺來了。」只見六老爺後面跟着一個人，走了進來，一見而就說道：「聽見我們老爺出兵，征勸苗子，把苗子平定了。明年朝廷必定開科，大爺、二爺一齊中了，我們老爺封了侯，那一品、二品的蔭襲，料想大爺、二爺也不稀罕，就求大爺賞了我，等我戴了紗帽，給細姑娘看看，也好叫他怕我三分。」大爺道：「六哥，你掙一頂紗帽，單單去嚇細姑娘，又不如去把這紗帽賞與王義安了。」二爺道：「你們只管說話，這個人是那裏來的？」那人上來磕頭請安，懷裏拿出一封書子遞上來。六老爺道：「他姓臧，名喚臧岐，天長縣人。這書是杜少卿哥寄來的，說臧岐爲人甚妥帖，薦來給大爺、二爺使喚。」二爺把信拆開，同大爺看，前頭寫着些請問老伯安好的話，後面說到臧岐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其人頗可以供使令等語。大爺看過，向二爺說道：「杜世兄我們也許久不會他了；既是他薦來的人，留下使喚便了。」臧四磕頭謝了下去。門上人進來稟：「王漢策老爺到了，在廳上要會。」大爺道：「老二，我同六哥吃飯，你去會會他罷。」二爺出去會客，大爺叫擺飯，同六老爺吃着，二爺送了客回來。大爺問道：「他來說甚麼？」二爺道：「他說他東家萬雪齋有兩船鹽，也就在這兩日開江，託我們在路上照應，照應。」二爺便一同吃飯，吃完了飯，六老爺道：「我今日且去着，明日再來送行。」又道：「二爺若是得空，還到細姑娘那裏瞧瞧他去。我先去叫他那裏等着。」大爺道：「六哥，你就是個討債鬼，纏死了人！今日還那得工夫去看那騷婊子！」六老爺笑着去了。次日，行裏寫了一隻大江船，尤鬍子、臧四，同幾個小廝，搬行李上船，門槍旗牌，十分熱鬧。六老爺送到黃泥灘，說了幾句分別的話，才叫一個小船蕩了回去。這裏放砲開船，一直往上海進發。這日將到大姑塘，風色大作。大爺吩咐急急收了口子，彎了船，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就如煎鹽壘雪的一般。只見兩隻大鹽船，被風橫掃了，抵在岸邊，便有兩百隻小撥船，攏上來了兩百個兇神也似的人，齊聲叫道：「鹽船擱了淺了！我們快幫他去起撥！」那些人駕了小船，跳在鹽船上，不由分說，把他船裏的子兒鹽，一包

一包的，儘與搬到小船上。那兩百隻小船，都裝滿了，一個人一把槳，如飛的棹起來，都穿入那小港中，無影無蹤的去了。那船上管船的舵工，押船的朝奉，面面相覷，束手無策，望見這邊船上打着『貴州總鎮都督府』的旗號，知道是湯少爺的船，都過來跪下，哀求道：『小的們是萬老爺家兩號鹽船，被這些強盜生生打劫了，是二位老爺眼見的，求老爺做主搭救！』大爺同二爺道：『我們同你家老爺雖是鄉親，但這失賊的事，該地方官管。你們須是到地方官衙門遞呈紙去。』朝奉們無法，只得依言，具了呈紙，到彭澤縣去告。那知縣接了呈詞，即刻陞堂，將舵工、朝奉、水手、一千人等，都叫進二堂，問道：『你們鹽船為何不開行？停泊在本縣地方上，是何緣故？那些搶鹽的姓甚名誰？平日認得不認得？』舵工道：『小的們的船被風掃到岸邊，那港裏有兩百隻小船，幾百個兇神，硬把小的船上鹽包都搬了去了。』知縣聽了，大怒道：『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那裏有這等事！分明是你這奴才攪載了商人的鹽斤，在路影着押船的家人任意嫖賭花消，沿途偷賣了，借此爲由，希圖抵賴！你到了本縣案下，還不實說麼？』不由分說，撒下一把錢來，兩邊如狼如虎的公人，把舵工拖翻，二十毛板，打的皮開肉綻，又指着押船的朝奉道：『你一定是知情影賴，快快向我實說！』說着，那手又去摸着籤筒，可憐這朝奉是花月叢中長大的，近年有了幾莖鬍子，主人才差他出來押船，嬌皮嫩肉，何曾見過這樣官刑！今番見了，屁滾尿流，憑着官叫他說甚麼就是甚麼，那裏還敢頂一句；當下磕頭如搗蒜，只求饒命。知縣又把水手們噴罵一番，要將一千人寄監，明日再審。朝奉慌了，急急叫了一個水手，託他到湯少爺船上求他說人情。湯大爺叫臧岐拿了帖子，上來拜上知縣，說：『萬家的家人，原是自不小心，失去的鹽斤，也還有限，老爺已經責處過管船的，叫他下次小心，寬恕他們罷。』知縣聽了這話，叫臧岐原帖拜上二位少爺，說：『曉得遵命了。』又坐堂叫齊一千人等，在面前說道：『本該將你們解回江都縣照數追賠，這是本縣開恩，恕你初犯！』扯個淡，一齊趕了出來。朝奉帶着舵工到湯少爺船上，磕頭，謝了說情的恩，捻着鼻子，回船去了。次日，風定開船，又行了幾程。大爺二爺由水登陸，到了鎮遠府，打發尤鬍子先往衙門通報。大爺二爺隨後進署。這日正陪着客，請的就是鎮遠府太守。這太守姓雷，名驥，字康錫，進士出身，年紀六十多歲，是個老科目，大興縣人，由都郎陞了出來，在鎮遠有五六六年，苗情最爲熟悉。雷太守在湯鎮臺西廳上吃過了飯，拿上茶來吃着，談到苗子的事。雷太守道：『我們這裏生苗熟苗兩種，那熟苗是最怕王法的，從來也不敢多事，只有生苗容易會鬧起來。那大石崖、金狗洞一帶的苗子，尤其可惡。前日長官司田德稟了上來，說：『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

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大老爺，你議論這件事該怎麼一個辦法？」湯鎮臺道：「馮君瑞是我內地生員，關系朝廷體統；他如何敢拿了去，要起贖身的價銀來？目無王法已極！此事並沒有第二議，惟有帶了兵馬，到他洞裏把逆苗盡行勦滅了，捉回馮君瑞交與地方官，究出起釁情由，再行治罪。舍此還有別的甚麼辦法？」雷太守道：「大老爺此議，原是正辦。但是何苦爲了馮君瑞一個人與師動衆？愚見不如檄委田土司到洞裏宣諭苗酋，叫他好好送出馮君瑞，這事也就罷了。」湯鎮臺道：「太老爺，你這話就差了。譬如田土司到洞裏去，那逆苗又把他留下，要一千兩銀子取贖，甚而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這事將如何辦法？況且朝廷每年費百十萬錢糧，養活這些兵丁將備，所司所事，既然怕與師動衆，不如不養活這些閒人了。」幾句就同雷太守說罷了。雷太守道：「也罷，我們將此事教一個商明的裏帖稟明上臺，看上臺如何批下來，我們遵照辦理就是了。」當下雷太守道了多謝，辭別回署去了。這裏放炮封門，湯鎮臺進來，兩個乃郎請安叩見了，臧四也磕了頭。問了些家鄉的話，各自安息。過了幾日，總督把稟帖批下來：——

『仰該鎮帶領兵馬剿滅逆苗，以彰法紀。餘如稟，速行繳。』

這湯鎮臺接了批稟，即刻差人把府裏兵房書辦叫了來，關在書房裏。那書辦嚇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到晚，將三更時分，湯鎮臺到書房裏來會那書辦，手下手人都叫迴避了。湯鎮臺拿出五十兩一錠大銀，放在桌上，說道：「先生，你請收下。我約你來，不爲別的，只爲買你一個字。」那書辦嚇的戰抖抖的，說道：「大老爺有何吩咐處，只管叫書辦怎麼樣辦，書辦死也不敢受大老爺的賞。」湯鎮臺道：「不是這樣說。我也不肯連累你。明日上頭有行文到府裏叫我出兵時，府裏知會過來，你只將『帶領兵馬』四個字寫作『多帶兵馬』。我這元寶送爲筆資，并無別件奉託。」書辦應允了，收了銀子，放了他回去。又過了幾日，府裏知會過來，催湯鎮臺出兵。那文書上有『多帶兵馬』字樣。那本標三營分防二協，都受他調遣。各路糧餉俱已齊備。看看已是除夕。清江銅仁兩協參將守備稟道：「晦日用兵，兵法所忌。」湯鎮臺道：「且不要管他。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苗子們今日過年，正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傳下號令，遣清江參將帶領本協人馬，從小石崖穿到鼓樓坡，以斷其後路；遣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以遏其前鋒。湯鎮臺自領本標人馬，在野羊塘作中軍大隊，調撥已定，往前進發。湯鎮臺道：「逆苗巢穴正在野羊塘，我們若從大路去驚動了他，他踞了碉樓，『以逸待勞』，我們倒難以刻期取勝……」因問臧岐道：「你認得可

還有小路穿到他後面？」臧岐道：「小的認得。從香爐崖爬過山去，走鐵溪裏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只是溪水寒冷，現在有冰難走。」湯鎮臺道：「這個不妨。」號令中軍馬兵穿了油靴步兵穿了鴿子鞋，一齊打從這條路上前進。且說那苗曾正在洞裏聚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馮君瑞本是一個奸棍，又得了苗女爲妻，翁塔兩個，羅列着許多苗婆，穿的花紅柳綠，鳴鑼擊鼓，演唱苗戲，忽然一個小卒飛跑了來報道：「不好了！大皇帝發兵來勦，已經到了九曲崗！」那苗曾嚇得魂不附體，忙調兩百苗兵，帶了標槍，前去抵敵，只見又是一個小卒沒命的奔來報道：「鼓樓坡來了大衆的兵馬，不計其數！」苗曾同馮君瑞正慌張着急，忽聽得一聲砲響，後邊山頭上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從空而下。那苗曾領着苗兵，捨命混戰，怎當得湯總鎮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苗兵死傷過半。苗曾同馮君瑞覓條小路，逃往別的苗洞裏去了。那裏前軍銅仁守備，後軍清江參將，都會合在野羊塘，搜了巢穴，將敗殘的苗子盡行殺了，苗婆留在軍中執炊爨之役。湯總鎮號令三軍，就在野羊塘紮下營盤，參將守備都到帳房裏來賀捷。湯總鎮道：「二位將軍且不要放心。我看賊苗雖敗，他已逃往別洞，必然求了救兵，今夜來劫我們的營盤，不可不預爲防備。」因問臧岐道：「此處通那一洞最近？」臧岐道：「此處到豎眼洞不足三十里。」湯總鎮道：「我有道理。」向參將守備道：「二位將軍，你領了本部人馬，伏於石柱橋左右，——這是苗賊回去必由之總路。你等他回去之時，聽砲響爲號，伏兵齊起，上前掩殺。」兩將聽令去了。湯總鎮叫把收留的苗婆內中，揀會唱歌的，都梳好了椎髻，穿好了苗錦，赤着脚，到中軍帳房裏歌舞作樂，却把兵馬將士，都埋伏在山坳裏。果然五更天氣，苗曾率領着豎眼洞的苗兵，帶了苗刀，拿了標鎗，悄悄渡過石柱橋，望見野羊塘中軍帳裏燈燭輝煌，正在歌舞，一齊吶喊，撲進帳房，不想撲了一個空，那些苗婆之外，並不見有一個人，知道是中了計，急急往外跑。那山坳裏伏兵齊發，喊聲連天。苗曾拚命的領着苗兵投石柱橋來，却不防一聲砲響，橋下伏兵齊出，幾處湊攏，趕殺前來，還虧得苗子的脚底板厚，不怕巉巖刺棘，就如驚猿脫兔，漫山越嶺的逃散了。湯總鎮得了大勝，檢點這三營兩營人馬，無大損傷，唱着凱歌，回鎮遠府。雷太守接着，道了恭喜，問起苗曾別莊燕以及馮君瑞的下落。湯鎮臺大喜道：「我們連贏了他幾仗，他們窮蹙逃命，料想這兩個已經自戕溝壑了。」雷太守道：「大勢看來，自是如此；但是上頭問下來，這一句話却難以回答。」明明像個飾詞了。當下湯鎮臺不能言語，回到衙門，——兩個少爺接着，請了安。——却爲這件事，心裏十分躊躇。一夜也不會睡着，次日，將出兵得勝的情節報了上去，總督那裏又批下來，同雷太守的所見竟是一樣。

專問別莊馮君瑞兩名要犯，『務須刻期拿獲解院，以憑題奏』等語。湯鎮臺着了慌，一時無法，只見臧岐在旁跪下稟道：『生苗洞裏路徑，小的都認得。求老爺差小的前去打探，得別莊燕現在何處，便好設法擒捉他了。』湯鎮臺大喜，賞了他五十兩銀子，叫他前去細細打探。臧岐領了主命，去了八九日，回來稟道：『小的直去到豎眼洞，探得別莊燕因借兵切營，輸了一仗，洞裏苗頭和他惱了，而今又投到白蟲洞那裏去。小的又尋到那裏打探，聞得馮君瑞也在那裏。別莊燕只贖了家口十幾個人，手下的兵馬全然沒有了。又聽見他們設了一計，說我們這鎮遠府裏，正月十八日，鐵溪裏的神道出現，滿城人家，家家都要關門躲避，他們打算到這一日，扮做鬼怪，到老爺府裏來打劫報仇。老爺須是防範他爲妙。』湯鎮臺聽了道：『我知道了。』又賞了臧岐羊酒，叫他歇息去。果然鎮遠有個風俗，說正月十八日，鐵溪裏龍神嫁妹子，那妹子生得醜陋，怕人看見，差了多少的蝦兵蟹將護衛着他嫁。人家都要關了門，不許出來張看；若是偷着張看，被他瞧見了，就有疾風暴雨，平地水深三尺，把人民要淹死無數。此風相傳已久，到了十七日，湯鎮臺將親隨兵丁叫到面前問道：『你們那一個認得馮君瑞？』內中有一個高挑子出來跪稟道：『小的認得。』湯鎮臺道：『好。』便叫他穿上一件長白布直裰，戴上一頂紙糊的極高的黑帽子，搥上一臉的石灰，裝做地方鬼模樣；又叫家丁裝了一班牛頭馬面，魔王夜叉，極猙獰的怪物，吩咐高挑子道：『你明日看見馮君瑞，即便捉住，重賞。』布置停當，傳令管北門的天未明就開了城門，那別莊燕同馮君瑞假扮做一班賽會的，各把短刀藏在身邊，半夜來到北門，看見城門已開，即奔到總兵衙門馬號的牆外，十幾個人，各將兵器拿在手裏，爬過牆來看，裏邊月色微明，照着一個大空院子，正不知從那裏進去。忽然見牆頭上伏着一個怪物，手裏拿着一個糖鑼子，噹噹的敲了兩下，那一堵牆就像地動一般，滑喇的憑空倒了下來，幾十條火把齊明，跳出幾十個惡鬼，手執鋼叉，留客住，一擁上前。這別莊燕同馮君瑞着了這一嚇，兩隻脚好像被釘釘住了的地方，鬼走上前一鈎鐮鎗勾住馮君瑞，喊道：『拿住馮君瑞了。』衆人一齊下手，把十幾個人都拿了一個，也不會溜脫。拿到二堂，湯鎮臺點了數，次日解到府裏。雷太守聽見拿獲了賊頭和馮君瑞，亦甚是歡喜，即請出主命，尙方劍，將別莊燕同馮君瑞首示衆，其餘苗子都殺了，具了本奏進京去。奉上諭：

『湯鎮臺辦理金狗洞苗匪一案，率意輕進，糜費錢糧，着降三級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欽此。』
湯鎮臺接着抄報看過，歎了一口氣；部文到了，新官到任，送了印，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打點回家。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將軍已

去，恨大樹之飄零，名士高談，謀先人之窀穸。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附錄 天日山樵跋：

汪容甫楊凱傳，本作野牛塘。以『羊』爲『牛』，『脚』與影射，亦無意義。

第四十四回 湯鎮鎮成功歸故里 余明經把酒問華事

話說湯鎮鎮同兩位公子商議，收拾回家。雷太守送了代席四兩銀子，叫湯衙庖人備了酒席，請湯鎮鎮到自己衙署饌行。起程之日，闔城官員都來送行。從水路過常德、洞庭湖，由長江一路回儀徵。在路無事，問問兩公子平日的學業，看看江上的風景。不到兩十天，已到了紗帽洲，打發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六老爺知道了一直迎到黃泥灘，見面請了安，弟兄也相見了，說說家鄉的事。湯鎮鎮見他油嘴油舌，惱了道：『我出門三十多年，你長成人了，怎麼學出這般一個下流氣質！』後來見他開口就說是『稟老爺』，湯鎮鎮怒道：『你這下流胡說！我是你叔父，你怎麼叔父不叫，稱呼老爺？』講到兩個公子身上，他又叫『大爺』，『二爺』，湯鎮鎮大怒道：『你這匪類更該死了！你的兩個兄弟，你不教訓，照顧他怎麼叫『大爺』，『二爺』？』把六老爺罵的垂頭喪氣。一路到了家裏，湯鎮鎮拜過了祖宗，安頓了行李。他那做高要縣知縣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裏，老弟兄相見，彼此歡喜。一連吃了幾天的酒，湯鎮鎮也不到城裏去，也不會官府，只在臨河上構了幾間別墅，左琴右書，在裏面讀書教子。過了三四個月，看見公子們做的會文，心裏不大歡喜，說道：『這個文章如何得中？如今趁我來家，須要請個先生來教訓他們才好。』每日躊躇這一件事。那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揚州蕭二相公來拜。』湯鎮鎮道：『這是我蕭世兄，我會着還認他不得哩。』連忙教請進來。蕭柏泉進來，見禮。鎮鎮見他美如冠玉，衣冠儒雅，和他行禮奉坐。蕭柏泉道：『世叔恭喜回府，小姪就該來請安。因這時，南京翰林侍講高老先生告假回家，在揚州過，小姪陪了他幾時，所以來遲。』湯鎮鎮道：『世兄恭喜，入過學了。』蕭柏泉道：『蒙前任大宗師考補博士弟子員，這領青衿，不爲希罕，却喜小姪的文章，前三天滿城都傳遍了，果然蒙大宗師賞鑒，可見甄拔的不差。』湯鎮鎮見他說話伶俐，便留他在書房裏吃飯，叫兩個公子陪他。到下午，鎮鎮自己出來，說要請一

位先生替兩個公子講舉業。蕭柏泉道：『小姪近來有個看會文的先生，是五河縣人，姓名特字有達；是一位明經先生，舉業其質好的。今年在一個鹽務人家做館，他不甚得意。世叔若要請先生，只有這個先生好。世叔寫一聘書，着一位世兄同小姪去會過余先生，就可以同來。每年館費，也不過五六十金。』湯鎮臺聽罷大喜，留蕭柏泉住了兩夜，寫了聘書，即命大公子叫了一個『草上飛』，同蕭柏泉到揚州去，往河下賣鹽的吳家拜余先生。蕭柏泉叫他寫個『晚生』帖子，將來進館，再換門生帖。大爺說：『半師半友，只好寫個「同學晚弟」。』蕭柏泉拗不過，只得拿了帖子，同到那裏門上傳進帖去，請到書房裏坐。只見那余先生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脚下朱履，白淨面皮，三縉髻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出來同二人作揖坐下。余有達道：『柏泉兄，前日往儀徵去，幾時回來的？』蕭柏泉道：『便是到儀徵去，看敝世叔湯大人，留住了幾天。這位就是湯世兄。』因在袖裏拿出湯大爺的名帖遞過來，余先生接着看了，放在桌上，說道：『這個怎麼敢當？』蕭柏泉就把要請他做先生的話說了一遍，道：『今特來奉拜如蒙台允，即送書金過來。』余有達笑道：『老先生二位公子高才，我老拙無能，豈堪爲一日之長容？斟酌再來奉覆罷。』兩人辭別去了。次日，余有達到蕭家來回拜，說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蕭柏泉道：『這是甚麼緣故？』余有達笑道：『他既然要我爲師，怎麼寫「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見就非求教之誠。』這也罷了，小弟因有一個故人在無爲州做刺史，前日有書來約我，我要到那裏走走。他若幫襯我些須，強如坐一年館，我也就在這數日內要辭別了東家去。湯府這一席，柏泉兄竟轉薦了別人罷。』蕭柏泉不能相強，回覆了湯大爺，另請別人去了。不多幾日，余有達果然辭了主家，收拾行李，回五河。他家就在余家巷，進了家門，他同胞的兄弟出來接着，他這兄弟名持字有重，也是五河縣的飽學秀才。此時五河縣發了一個姓彭的人家，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五河縣人眼界小，便圖縣人回去奉承他。又有一家，是徽州人，姓方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要回本地人作姻親。初時這余家巷的余家還和一個老鄉紳的戚家是世世爲好姻的，這兩家不肯同方家做親；後來這兩家出了幾個沒廉恥不才的人，貪圖方家贈財，娶了他家女兒，彼此做起親來；後來做的多了，方家不但沒有分外的賄贈，反說這兩家子仰慕他有錢，求着他做親，所以這兩家不顧祖宗臉面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欺子，那欺子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不親，非彭不友。』一種是乖子，那乖子也有八個字的行爲：『非方不心，非彭不口。』這話是說那些欺而無恥的人，假使五河縣沒有一個冒籍姓方的，他就可以不必有親，沒有個中進士姓彭的，他就可以不必有友。這樣

的人，自己覺得勢利透了心，其實獸串了皮，那些奸滑的，心裏想着同方家做親，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說出來，只是嚮裏扯謊嚇人說：『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師，彭三先生把我邀在書房裏說了半天的知心話。』又說：『彭四先生在京裏帶書子來給我。』人聽見他這些話，也就常時請他來吃杯酒，要他在席上說這些話嚇同席吃酒的人。——其風俗惡賴如此。這余有達，余有重，弟兄兩個，守着祖宗的家訓，閉戶讀書，不講這些『隔壁帳』的勢利。余大先生各府州縣作遊，相與的州縣官也不少，但到本縣來總不敢說。因五河人有個牢不可破的見識，總說但凡是個舉人進士，就和知州知縣是一個人，不管甚麼情都可以進去，說知州知縣就不能不依；假使有人說縣官或者敬那個人的品行，或者說那人是個名士，要來相與他，就一縣人嘴都笑歪了，就像不曾中過舉的人，要想拿帖子去拜知縣，知縣就可以又着脖子又出來。——總是這般見識。余家弟兄兩個，品行文章是從古沒有的，因他家不見本縣知縣來拜，又同方家不是親，又同彭家不是友，所以親友們雖不敢輕他，却也不知道敬重他。那日，余有重接着哥哥進來，拜見了，備酒替哥哥接風，細說一年有餘的話，吃過了酒，余大先生也不往房裏去，在書房裏，老弟兄兩個一牀睡了。夜裏，大先生向二先生說要到無爲州看朋友去。二先生道：『哥哥還在家裏住些時，我要到府裏料考，等我考了回來，哥哥再去罷。』余大先生道：『你不知道，我這揚州的館金已是用完了，要趕着到無爲州去弄幾兩銀子回來，過長夏。你料考去不妨，家裏有你嫂子和弟媳當着家，我弟兄兩個原是關着門過日子，要我在家的，』二先生道：『哥這番去，若是多抽豐得幾十兩銀子，回來把父親母親葬了，靈柩在家裏這十幾年，我們在家都不安。』大先生道：『我也是這般想，回來就要做這件事。』又過了幾日，大先生往無爲州去了。又過了十多天，宗師牌到，按臨鳳陽。余二先生便束裝往鳳陽，租個下處住下。這時是四月初八日，初九日宗師行香，初十日掛牌收詞狀。十一日掛牌考鳳陽八屬儒學生員。十五日發出生員覆試案來，每學取三名覆試。余二先生取在裏面，十六日進去覆了試，十七日發出案來，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在鳳陽一直住到二十四日，送了宗師起身，方才回五河去了。大先生來到無爲州，州尊着實念舊，留着住了幾日，說道：『先生，我到任未久，不能多送你些銀子；而今有一件事，你說一個情罷。我准了你的，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兩銀子，有三個人分。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兩銀子，權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老伯母的大事。我將來再爲情罷。』余大先生歡喜，謝了州尊，出去會了那人。那人姓風，名影，是一件人命牽連的事。余大先生替他說過，州尊准了，出來兌了銀子，辭別知州，收拾行李回家。因走南京過，想起天長

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橋河房裏，「是我表弟，何不順便去看他？」便進城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接着，一見表兄，心裏歡喜，行禮坐下，說這十幾年闊別的話。余大先生歎道：「老弟，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你一個做大老官的人，而今竟文爲活，怎麼弄的慣？」杜少卿道：「我而今在這裏，有山水朋友之樂，到也住慣了。不瞞表兄說，我愚弟也無甚麼嗜好，夫妻們帶着幾個兒子，布衣蔬食，心裏淡然。那從前的事，也追悔不來了。」說罷，奉茶與表兄吃過，杜少卿自己走進去和娘子商量，要辦酒替表兄接風。此時杜少卿窮了，辦不起，思量方要拿東西去當。這日是五月初三，却好莊濯江家送了一擔禮來與少卿過節。小廝跟了禮，拿着拜匣，一同走了進來。那禮是一尾鮓魚，兩隻燒鴨，一百個粽子，三斤洋糖，拜匣裏四兩銀子。杜少卿寫回帖，叫了多謝，收了那小廝去了。杜少卿和娘子說：「這主人做得成了。」當下又添了幾樣，娘子親自整治酒肴。蘧衡山、武正字住的近，杜少卿寫說帖，請這兩人來陪表兄。二位來到，敘了些彼此仰慕的話，在河房裏一同吃酒。吃酒中間，余大先生說起要尋地葬父母的話。蘧衡山道：「先生，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蠅，得安先人足矣。那些『發富發貴』的話，都聽不得。」余大先生道：「正是。做官最重這一件事，人家因尋地艱難，每每就誤着先人，不能就葬。小弟却不曾究心於此道。請問二位先生，這郭璞之說，是怎麼個源流？」蘧衡山嘆道：「自家入葬地之官不設，族葬之法不行，士君子惑於龍穴沙水之說，自心裏要想發達，不知已墮於大逆不道。」余大先生驚道：「怎生便是大逆不道？」蘧衡山道：「有一首詩，念與先生聽。」

「氣散風衝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尙未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

「這是前人弔郭公墓的詩。小弟最恨而今術士托於郭璞之說，動輒便說這地可發財，可出狀元，請教先生：狀元官號，始於唐朝郭璞管人，何得知唐朝此等官號，就先立一法，說是個甚麼樣的地，就出這一件東西？這可笑的緊！若說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來，試問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而淮陰王侯之貴，不免三族之誅，這地是凶是吉，更可笑。這些俗人說，本朝孝陵乃青田先生所擇之地，青田命世大賢，數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閒工夫做到這一件事？洪武即位之時，萬年吉地，自有術士辦理，與青田甚麼相干！」余大先生道：「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真可謂之發矇振聵！」武正字道：「衡山先生之言，一絲不錯。前年我這城中有一件奇事，說與諸位先生聽。」余大先生道：「願聞，願聞。」武正字道：「便是我這裏下浮橋地方施家巷裏施御史家。」蘧衡山道：「施御史家的事，我也略聞，不知其詳。」武正字道：「施御史昆玉二位，施二先生說乃兄中了進士，他

不會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只發大房，不發二房；因蓋了一個風水先生在家裏，終日商議遷墳。施御史道：「已葬久了，恐怕遷不得。」哭着下拜求他。他斷然要遷。那風水又拏話嚇他，說：「若是不遷，二房不但不做官，還要瞎眼！」他越發慌了，託這風水到處尋地，家裏養着一個風水，外面又相與了多少風水。這風水尋着一個地，叫那些風水來親，那曉得風水的講究，叫做「父做子笑，子做父笑。」再沒有一個相同的，但尋着一塊地，就被人覆了說：「用不得！」家裏住的風水急了，又獻了一塊地，便在那新地左邊，買通了一個親戚來說，夜裏夢見老太太鳳冠霞帔，指着這地與他看，要葬在這裏。因這一塊地是老太太自己尋的，所以別的水才覆不掉，便把母親硬遷來葬。到遷墳的那日，施御史弟兄兩位跪在那裏，才掘開墳，看見了棺木，墳裏便是一股熱氣直沖出來，沖到二先生眼上，登時就把兩隻眼睛瞎了。二先生越發信這風水竟是個現在的活神仙，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後來重謝了他好幾百兩銀子。」余大先生道：「我們那邊也極喜講究的遷葬。少卿，這事行得行不得？」杜少卿道：「我還有一句直捷的話。這事朝廷該立一個法子，但凡人要遷葬，叫他得有司衙門遞個呈紙，風水具了甘結——棺材上有幾尺水，幾斗幾升蠟，等開了，說得不錯，就罷了；如說有水有蠟，挖開了不是，即於挖的時候，帶一個劊子手，一刀把這奴才的狗頭斫下來，那要遷墳的，就依子孫謀殺祖父的律，立刻凌遲處死。此風或可少息了！」余有達、遲衡山、武正字，三人一同拍手道：「說的暢快！說的暢快！拿大杯來吃酒！」又吃了一會，余大先生談起湯家請他做館的一段話，說了，笑道：「武夫可見不過如此！」武正字道：「武夫中竟有雅不過的！」因把蕭雲仙的事細細說了，對杜少卿道：「少卿先生，你把那卷子拿出來與余先生看。」杜少卿取了出來，余大先生打開看了圖和虞博士幾個人的詩看畢，乘着酒興，依韻各和了一首。三人極口稱贊當下吃了半夜酒，一連住了三日。那一日，有一個五河鄉裏會鳴的人，拿了一封家信來，說是余二老爹帶與余大老爹的。余大先生拆開一看，面如土色。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弟兄相助，真耽式好之情；朋友交推，又見同聲之誦。畢竟書子裏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話說余大先生把這家書拿來遞與杜少卿看，上面寫着大概的意思，說：「時下有一件事，在這裏辦着。大哥千萬不可來家。」

我聽見大哥住在少卿表弟家，最好，放心住着。等我把這件事料理清楚了，來接大哥。那時大哥再回來。」余大先生道：「這畢竟是件甚麼事？」杜少卿道：「二表兄既不肯說，表兄此時也沒處去問，且在我這裏住着，自然知道。」余大先生寫了一封回書，說：「到底是件甚麼事？兄弟可作速細細寫來與我，我不着急就是了。若不肯給我，我知道，我倒反焦心。」那人拿着回書回五河，送書子與二爺。二爺正在那裏和縣裏差人說話，接了回書，打發鄉裏人去了，向那差人道：「他那裏來文，說是要提要犯余持，我並不會到過無爲州，我爲甚麼去？」差人道：「你到過不會到過，那個看見我們辦公事，只曉得照票子尋人。我們衙門裏拿到了強盜賊，穿着檀木靴，還不肯招哩！那個肯說真話？」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到縣裏，在堂上見了知縣，跪着稟道：「生員在家，並不會到過無爲州。太教師這所准的事，生員真個一毫不解。」知縣道：「你會到過不會到過，本縣也不得知，現今無爲州有關提在此，你說不會到過，你且擎去自己看。」隨在公案上將一張硃印墨標的關文，叫值堂史遞下來看。余持接過一看，只見上寫的是——

『無爲州承審被參知州賊案裏有貢生余持過贓一款，是五河縣人。』

余持看了，道：「生員的話，太教師可以明白了。這關文上要的是貢生余持，生員離出貢還少十多年哩。」說罷，遞上關文來，回身便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不必太忙。你才所說，却也明白。」隨又叫禮房問：「縣裏可另有個余持貢生？」禮房值日書辦稟道：「他家就有貢生，却沒有個余持。」余持又稟道：「可見這關文是個「捕風捉影」的了。」起身又要走了去。知縣道：「余生員，你且下去，把這些情由具一張清白呈子來，我這裏替你回覆去。」余持應了下來，出衙門，同差人坐在一個茶館裏，吃了一壺茶，起身又要走。差人扯住道：「余二相，你往那裏走？大清早上，水米不沾牙，從你家走到這裏，就是辦皇差也不能這般穿刺！難道此時又同了你去不成？」余二先生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才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後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進去寫。」余二先生沒法，只得同差人走到茶館後面去。差人望着裏邊一人道：「這余二相要寫個訴呈，你替他寫寫。他自己做稿子，你替他磨正，用個戳子。他不給你錢，少不得也是我當災。昨日那件事，闖在飯店裏，我去一頭來。」余二先生和代書拱一拱手，只見桌旁板凳上坐着一個人，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認得是縣裏「吃葷飯」的朋友唐三

痰。唐三痰看見余二先生進來，說道：『余二哥，你來了？請坐。』余二先生坐下道：『唐三哥，你來這裏的早。』唐三痰道：『也不算早了。我絕早同方六房裏六老爺吃了麵，送六老爺出了城去，才在這裏來。你這個事，我知道。』因扯在旁邊去，悄悄說道：『二先生，你這件事雖非欽件，將來少不得打到欽件裏去。你令兄現在南京，誰人不知道？自古『地頭文書鐵箍桶』，總以當事爲主。當事是彭府上，說了就點到奉行的。你而今作速和彭三老爺去商議。他家一門都是龍睛虎眼的脚色，只有三老爺是個盛德人。你如今着了急去求他，他也還未必計較。你平日不會在他分上周旋處，他是大福大量的人，你可以放心去。不然，我就同你去論起理來，這幾位鄉先生，你們平日原該聯絡。這都是你令兄太自傲處，及到弄出事來，却又沒有個靠傍。』余二先生道：『極蒙關切，但方才縣尊已面許我回文。我且遞上呈子去，等他替我回了文去，再爲斟酌。』唐三痰道：『也罷，我看你寫呈子。』當下寫了呈子，掣進縣裏去。知縣叫書辦據他呈子備文書回無爲州。書辦來要了許多紙筆錢去，是不消說。過了半個月，文書回頭來，上寫的清白寫着：

『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贓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贓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贓證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憲件，人命重情，煩貴縣查照來文辦理，呈即差押該犯赴州，以憑審結。望速。』

知縣接了關文，又傳余二先生來問。余二先生道：『這更有分辯了。生員再細細具呈上來，只求太父師做主。』說罷下來，到家做呈子。他妻舅趙麟書說道：『姐夫，這事不是這樣說了。分明是大爺做的事，他左一回右一回雪片的文書來，姐夫爲甚麼自己纏在身上？不如老老實實具個呈子，說大爺現在南京，叫他行文到南京去關，姐夫落得乾淨無事。我這裏『娃子不哭，奶不脹，爲甚麼把別人家的棺材拉在自己門口哭？』』余二先生道：『老舅，我弟兄們的事，我自自主意，你不要替我焦心。』趙麟書道：『不是，我也不說；你家大爺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裏，仁大典方六房裏，都是我們五門四闕廂裏錙鏹的鄉紳，縣裏王公同他們是一個人，你大爺偏要拏話得罪他。就是這兩天，方二爺同彭鄉紳家五房裏做了親家。五爺是新科進士，我聽見說就是王公做媒，擇的日子是出月初三日拜九。他們席間一定講到這事，彭老五也不要明說，出你

令兄不好處，只消微露其意，王公就明白了。那時王公作惡起來，反說姐夫，你藏匿着哥，就耽不住了！還是依着我的話。」余二先生道：「我且再遞一張呈子。若那裏催的緊，再說出來也不遲。」趙麟書道：「再不，你去託託彭老五罷。」余二先生笑道：「也且慢些。」趙麟書見說他不信，就回去了。余二先生又具了呈子到縣裏。縣裏據他的呈子回文道：

「案據貴州移關：『要犯余持係五河貢生，身中面白，微鬚，年約五十多歲，的於四月初八日在無爲州城隍廟寓所會風影會話，私和人命，隨於十一日進州衙關說，續於十六日州審錄供之後，風影備有酒席送至城隍廟，風影共出贖銀四百兩，三人均分，余持得贖一百三十三兩有零，二十八日在州衙辭行，由南京回五河本籍，證據確據，何得諱稱並無其人？事關惡件，人命重情……等因到縣。』准此，本縣隨即拘傳本生到案。」

「據供生員余持身中面白，微鬚，年四十四歲，係廩膳生員，未曾出貢。本年四月初八日，學憲按臨鳳陽，初九日行香，初十日懸牌，十一日科試八學生員。該生余持進院赴考，十五日覆試案發取錄。余持次日進院覆試，考居一等第二名，至二十四日送學憲起馬，回籍肄業。安能一身在鳳陽科試，又一身在無爲州詐贖？」

「本縣取具口供，隨取本學冊結對驗，該生委係在鳳陽科試，未曾到無爲州詐贖，不便解送。恐係外鄉光棍，頂名冒姓，理合據實回明，另緝審結云云。」

這文書回去了，那裏再不提了。余二先生：「一塊石頭落了地。」寫信約哥回來。大先生回來，細細問了這些事，說：「全費了兄弟的心。」便問：「衙門使費一總用了多少銀子？」二先生道：「這個話哥還問他怎的？哥帶來的銀子料理下葬爲是。」又過了幾日，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峯。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峯，便到那裏赴席去。那裏請的沒有外人，就是請的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來哩。陰陽生才拏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沒有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好，皇上離着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

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會答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可該換人，彭老四要應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不肯得罪府尹，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說口說的，怎的不確？」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炒肉，一盤煎鯽魚，一盤片粉拌雞，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燙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是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上的？」主人道：「是前日。」余敷正要打開琴匣出來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看。」劈手就奪過來，拈出一塊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會，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會，拈手指頭拈下一塊土來，送在嘴裏，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裏，拈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會，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會。也拈了一小塊土，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睛，慢慢的嚼。嚼了半天，睜開眼，又把那土拈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十幾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愚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屈指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殷道：「大哥，這是那裏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入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個人！」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的一塊地在三尖峯。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拈指頭蘸着封缸酒，在桌上畫個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個墩，一個砲，骨骨碌碌幾十個砲，趕了來，結成一個穴情。這穴情叫做「荷花出水。」正說着，小厮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眾人舉起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睛道：「我這地要出個狀

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剝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假着就要發，你葬下去才知道好哩！」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然而不然！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左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才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道了擾，小廝打着燈籠，送進余家巷去，各自歸家歇息。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道：「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無師之學。我們還是請張雲峯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峯來，張雲峯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大事託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峯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原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託雲翁，並不必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張雲峯一一領過，過了幾日，尋了一塊地，就在祖墳旁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同張雲峯到山裏去親自復了這地，託祖墳上山主用二十兩銀子買了，託張雲峯擇日子。日子還不會擇來，那日閒着無事，大先生買了二斤酒，辦了六七個盤子，打算老弟兄兩個自己談談，到了下晚時候，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寫道——

『今晚薄治園蔬，請二位表兄到荒齋一叙，勿外是荷。虞梁頓首。』

余大先生看了向那小廝道：「我知道了。拜上你家老爺，我們就來。」打發出門，隨即一個蘇州人，在這裏開糟坊的，打發人來請他兄弟兩個到糟坊裏去洗澡。大先生向二先生道：「這凌朋友家請我們，又想是有酒吃，我們而今擾了凌風家，再到虞表弟家去。」弟兄兩個相攜着來到凌家，一進了門，聽得裏面一片聲吵嚷，却是凌家因在客邊雇了兩個鄉裏大腳婆娘，主子都同他偷上了五河的風俗，是個個人都要同雇的大腳婆娘睡覺的，不怕正經敞廳裏擺着酒，大家說起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沒縫，欣欣意得，不以爲羞恥的。凌家這兩個婆娘，彼此疑惑——你疑惑我多得了主子的錢，我疑惑你多得了主子的錢——爭風吃醋，打吵起來。又大家搬檯頭，說偷着店裏的店官，店官也跟在裏頭打把，廚房裏的碗兒，盞兒，碟兒，打的粉碎，又伸開了大腳，把洗澡的盆桶都翻了。余家兩位先生酒也吃不成，澡也洗不成，倒反扯勒了半日，辭了主人出來。主人不好意思，千告

罪，萬告罪，說改日再講。兩位先生走出凌家門，便到虞家。虞家酒席已散，大門關了。余大先生笑道：「二弟，我們仍舊回家吃自己的酒。」二先生笑着，同哥到了家裏，叫拿出酒來吃。不想那二斤酒和六個盤子已是娘兒們吃了，只剩了個空虛空盤子在那裏。大先生道：「今日有三處酒吃，一處也吃不成。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二弟兒兩個笑着吃了些小菜晚飯，吃了幾杯茶，彼此進房歇息。睡到四更時分，門外一片聲大喊。兩弟兄一齊驚覺，看見窗外通紅，知道是對門失火，慌忙披了衣裳出來，叫齊了鄰居，把父母靈柩搬到街上。那火燒了兩間房子，到天亮就救息了。靈柩在街上。五河風俗，說靈柩擡出門，再要擡進來，就要窮人家，所以聚親友來看，都說乘此擡到山裏，擇個日子葬罷。大先生向二先生道：「我兩人葬父母，自然該正正經經的，告了廟，備祭，辭靈，遍請親友會葬，豈可如此草率？依我的意思，仍舊將靈柩請進中堂，擇日出殯。」二先生道：「這何消說？如果要窮死，盡是我弟兄兩個當災。」當下眾人勸着總不聽，喚齊了人，將靈柩請進中堂，候張雲宰擇了日子，出殯歸葬，甚是盡禮。那日，闔縣送殯有許多人。天長杜家也來了幾個人。自此傳遍了五門四廟，一個大新聞。說余家兄弟兩個越發跌串了皮了，做出這樣倒運的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塵惡俗之中，亦藏俊彥；數米量柴之外，別有經綸。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話說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後，和二先生商議，要到南京去謝謝杜少卿，又因銀子用完了，順便就可以尋館，收拾行李，別了二先生，過江到杜少卿房裏。杜少卿問了這場官事，余大先生細細說了。杜少卿不勝歎息。正在河房裏閒話，外面傳進來，有儀徵湯大老爺來拜。余大先生問是那一位。杜少卿道：「便是請表兄做館的了，不妨就會他一會。」正說着，湯鎮臺進來，敘禮坐下。湯鎮臺道：「少卿先生，前在虞老先生齋中得接光儀，不覺鄙吝頓消，隨即登堂，不得相值，又懸我一日之思。此位老先生尊姓？」杜少卿道：「這便是家表兄余有達，老伯去歲曾經相約做館的。」鎮臺大喜道：「今日無意中又晤一位高賢，真爲幸事。」從新作揖坐下。余大先生道：「老先生功在社稷，今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真古名將風度。」湯鎮臺道：「這是事勢相逼，不得不爾；至今想來，究竟還是意氣用事，並不會報効得朝廷，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却也悔之無及！」余大先生道：「這個朝野自有定論，老先生也不必過謙了。」杜少卿道：「老伯此番來京，貴幹現寓何處？」湯鎮臺道：「家居無事，偶爾來京，借此

會諸位高賢。敝寓在承恩寺。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莊徵君賢竹林。』吃過茶，辭別出來。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轎。余大先生暫寓杜少卿河房。這湯鎮臺到國子監拜虞博士，那裏留下帖，回了不在署，隨往北門橋拜莊徵君。莊濯江裏面見了帖子，忙叫請會。這湯鎮臺下轎進到廳事，主人出來，饒禮坐下，道了幾句彼此仰慕的話。湯鎮臺提起要往後湖拜莊徵君。莊濯江道：『家叔此刻恰好在舍，何不竟請一會？』湯鎮臺道：『這便好的極了。』莊濯江吩咐家人請出莊徵君來，同湯鎮臺拜見過，敘坐。又吃了一遍茶。莊徵君道：『老先生此來，恰好虞老先生尚未榮行，又重九相近，我們何不相約作一個「登高會」？就此便奉饒虞老先生又可暢聚一日。』莊濯江道：『甚好，訂期便在舍間相聚便了。』湯鎮臺坐了一會，起身去了，說道：『數日內登高會再接教，可以爲盡日之談。』說罷，二位送了出來。湯鎮臺又去拜了遲衡山、武正字。莊家隨即着家人送了五兩銀子到湯鎮臺寓所代席。過了三日，管家持帖邀客，請各位早到。莊濯江在家等候。莊徵君已先在那裏少刻。遲衡山、武正字、杜少卿都到了。莊濯江收拾了一個大敞榭，四面都插了菊花。此時正是九月初五，天氣亢爽，各人都穿着裕衣，啜茗閒談。又談了一會，湯鎮臺、蕭守府、虞博士都到了。衆人迎請進來，作揖坐下。湯鎮臺道：『我們俱係天涯海角之人，今幸得賢主人相邀一聚，也是三生之緣。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此聚之後，不知快晤又在何時！』莊濯江道：『各位老先生當今山斗，今日惠顧茅簷，想五百里內賢人聚矣。』坐定，家人捧上茶來，揭開來，似白水一般，香氣芬馥，銀針都浮在水面。吃過，又喚了一巡。『真天都，』雖是隔年陳的那香氣尤烈。虞博士吃着茶，笑說道：『二位老先生當年在軍中，想不見此物。』蕭雲仙道：『豈但軍中，小弟在青楓城六年，得飲白水，已爲厚幸，只覺強於馬溺多矣。』湯鎮臺道：『果然青楓水草可支數年。』莊徵君道：『蕭老先生博雅，真不數北魏崔浩。』遲衡山道：『前代後代，亦時有變遷的。』杜少卿道：『宰相須用讀書人，將帥亦須用讀書人。若非蕭老先生有識，安能立此大功？』武正字道：『我最可笑的，邊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部裏書辦核算時偏生知道。這不知是司官的學問，還是書辦的學問？若說是司官的學問，怪不的朝廷重文輕武；若說是書辦的考核，可見這大部的則例是移動不得的了。』說罷，一齊大笑起來。戲子吹打已畢，奉席讓坐。戲子上來參堂。莊非能起身道：『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晚生把「梨園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傳了來，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賞他一齣戲。』虞博士問：『怎麼叫做「梨園榜」？』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這件風流事，述了一遍。衆人又大笑。湯鎮臺向杜少卿道：『令兄已是銓選部郎了。』杜少卿道：『正是。』武正字道：『慎卿先生此一番評』

罵，可云至公至明，只怕立朝之後，做主考房官，又要目迷五色，奈何？衆人又笑了。當日吃了一天酒，做完了戲，到黃昏時分，衆人散了。莊濯江尋妙手丹青畫了一幅『登高送別圖』，在會諸人，都做了詩。又各家移樽到博士齋中饒別。南京饒別，虞博士的，也不下千餘家。虞博士應酬煩了，凡要到船中送別的，都辭了不勞。那日叫了一隻小船，在水西門起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杜少卿拜別道：『老叔已去，小姪從今無所依歸矣。』虞博士也不勝淒然，邀到船裏坐下，說道：『少卿，我不瞞你說，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積幾兩俸金，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我多則做三年，少則做兩年，再積些俸銀，添得兩十擔米，每年養着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子孫們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個醫，可以餬口。我要做這官怎的？你在南京我時常寄書子來問候你。』說罷，和杜少卿灑淚分手。杜少卿上了岸，看着虞博士的船開去了，望不見了，方才回來。余大先生在河房裏，杜少卿把方才這些話告訴他。余大先生嘆道：『難進易退，真乃天懷淡定的君子！我們他日出身，皆當以此公爲法。』彼此歎賞了一回。當晚余二先生有家書來約大先生回去，說：『表弟虞華軒家請的西席先生去了，要請大哥到家教兒子，目今就要進館，請作速回去。』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說了，辭別要去。次日束裝渡江。杜少卿送過，自回家去。余大先生渡江回家，二先生接着，拏帖子與乃兄看，上寫——

『愚表弟虞梁，敬請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訓小兒，每年修金四十兩，節禮在外。此訂。』

大先生看了，次日去回拜。虞華軒迎了出來，心裏歡喜，作揖奉坐。小廝擎上茶來吃着。虞華軒道：『小兒蠢夯，自幼失學，前數年愚弟要想請表兄教他，因表兄出遊在外，今恰好表兄在家，就是小兒有幸了。』衆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斗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將來小兒在表兄門下，第一要學了表兄的品行，這就受益的多了。』余大先生道：『愚兄老拙株守，兩家至戚世交，只和老弟氣味還投合的來。老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般，我怎不盡心教導？若說中舉人，進士，我這不會中過的人，或者不在行。至於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傳，愚兄也只是行所無事。』說罷，彼此笑了。擇了個吉日，請先生到館。余大先生絕早到了。虞小公子出來拜見，甚是聰俊。拜過，虞華軒送至館所。余大先生上了師位。虞華軒辭別，到那邊書房裏去坐。才坐下，門上人同了一個客進來。這客是唐三棗的哥，叫做唐二棗，是前科中的文舉人，却與虞華軒是同案進的學。這日因他家先生開館，就踱了來，要陪先生。虞華軒留他坐下，吃了茶。唐二棗推道：『今日恭喜令郎開館。』虞華軒道：『正是。』唐二棗推道：『這先生最

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這些雜學，荒了正務。論余大先生的舉業，雖不是時下的惡習，他要學國初帖括的排場，却也不是中和之業。」虞華軒道：「小兒也還早哩，如今請余大表兄，不過叫他學些立品，不做那勢利小人就罷了。」又坐了一會，唐二棒推道：「老華，我正有一件事要來請教你這通古學的。」虞華軒道：「我通甚麼古學？你拏這話來笑我。」唐二棒推道：「不是笑話，真要請教你。就是我前科僥倖，我有一個嫡姪，他在鳳陽府裏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門。他自從中了，不會到縣裏來，而今來祭祖。他昨日來拜我，是「門年愚姪」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該用個「門年愚叔」？」虞華軒道：「怎麼說？」唐二棒推道：「你難道不會聽見？我舍姪同我同榜同門，是出在一個房師房裏中的了，他寫「門年愚姪」的帖子拜我，我可該照樣還他？」虞華軒道：「我難道不曉得同着一個房師叫做同門，但你方才說的「門年愚姪」四個字，是鬼話？是夢話？」唐二棒推道：「怎的是夢話？」虞華軒仰天大笑道：「從古至今也沒有這樣奇事！」唐二棒推變着臉道：「老華，你莫怪我！我說你雖世家大族，你家發過的老先生們離的遠了，你又不曾中過，這些官場上來往的儀制，你想是未必知道！我舍姪他在京裏不知見過多少大老，他這帖子的樣式必有個來歷，難道是混寫的！」虞華軒道：「你長兄既說是該這樣寫，就這樣寫罷了，何必問我？」唐二棒推道：「你不曉得，等余大先生出來吃飯，我問他。」正說着，小廝來說：「姚五爺進來了。」兩個人同站起來。姚五爺進來作揖坐下。虞華軒道：「五表兄，你昨日吃過飯，怎便去了？晚裏還有個便酒等着，你也不來。」唐二棒推道：「姚老五，昨日在這裏吃中飯的麼？」我昨日午後遇着你，你說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怎的這樣扯謊！」小廝擺了飯，請余大先生來，余大先生首席，唐二棒推對面，姚五爺上坐，主人下陪。吃過飯，虞華軒笑把方才寫帖子話說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秋出來，說道：「這話是那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還是科名要緊？」虞華軒道：「自然是祖父要緊了。這也何消說得？」余大先生道：「既知是祖父要緊，如何才中了個舉人，便丟了天屬之親，叔叔們認起同年同門來？這樣得罪名教的話，我一世也不願聽！二哥，你這位令姪，還虧他中個舉，竟是一字不通的人！若是我的姪兒，我先拏他在祠堂裏祖宗神位前，先打幾十板子才好。」唐二棒推同姚五爺看見余大先生惱得像「紅蟲」，知道他的迂性，默氣發了，講些混話，支開了去。須臾，吃完了茶，余大先生進館去了。姚五爺起身道：「我去走走再來。」唐二棒推道：「你今日出去，該說在彭老二家吃了飯出來的了！」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裏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笑着去了。姚五爺

去了一時，又走回來，說道：『老華，廳上有個客來拜你，說是在府裏太尊衙門裏出來的，在廳上坐著哩，你快出去會他。』虞華軒道：『我並沒有這個相與，是那裏來的？』正疑惑間，門上傳進帖子來，『年家眷同學教弟季荃頓首拜。』虞華軒出到廳上，迎接。季荃蕭進來，作揖坐下，掣出一封書子，遞過來，說道：『小弟在京師同敝東家來貴郡，令表兄杜慎卿先生託寄一書，專候先生。今日得見雅範，實爲深幸。』虞華軒接過書子，拆開從頭看了，說道：『先生與我敝府厲公祖是舊交。』季荃蕭道：『厲公是敝年伯苟大人的門生，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虞華軒道：『先生因甚公事下縣來？』季荃蕭道：『此處無外人，可以奉告。厲太尊因貴縣當舖戲子太重，剝削小民，所以託弟下來查一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虞華軒將椅子挪近跟前，低言道：『這是太公祖極大的仁政，敝縣別的當舖，原也不敢如此，只有仁昌仁大方家這兩個當舖，他又是鄉紳，又是鹽典，又是府縣官相與的極好，所以無所不爲，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如今要除這個弊，只要除這兩家。況太公祖堂堂太守，何必要同這樣人相與？此說只可放在先生心裏，却不可漏洩，說是小弟說的。』季荃蕭道：『這都領教了。』虞華軒又道：『蒙先生賜顧，本該備個小酌奉屈一談，一來恐怕襲尊，二來小地方耳目衆多，明日備個菲酌送到尊寓，萬勿見却。』季荃蕭道：『這也不敢當。』說罷，作別去了。虞華軒走進書房來，姚五爺迎着問道：『可是太尊那裏來的？』虞華軒道：『怎麼不是？』姚五爺搖著頭笑道：『我不信！』唐二棒樵沉吟道：『老華，這倒也不錯，果然是太尊裏面的人，太尊同你不密邇，同太尊密邇的是彭老三，方老六他們二位。我聽見這人來，正在這裏疑惑，他果然在太尊衙門裏的人，他下縣來，不先到他們家去，倒有個先來拜你老哥的，這個話有些不像，恐怕是外方的甚麼光棍，打着太尊的旗號，到處來騙人的錢，你不要上他的當。』虞華軒道：『也不見得這人不曾去拜他們。』姚五爺笑道：『一定沒有拜，若拜了，他們怎肯還來拜你？』虞華軒道：『難道是太尊叫他來拜我的？』天長杜慎卿表兄在京裏寫書子給他來的，這人是有名的季荃蕭。』唐二棒樵搖手道：『這話更不然，季荃蕭是定梨園榜的名士，他既是名士，京裏一定在翰林院衙門裏走動。況且天長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個人，豈有個他出京來，帶了杜慎老的書子來給你，不帶彭老四的書子來給他家的？這人一定不是季荃蕭。』虞華軒道：『是不是罷了，只管講他怎的。』便罵小廝：『酒席爲甚麼到此時還不停當！』一個小廝走來稟道：『酒席已經停當了。』一個小廝，搥了被囊行李，進來說道：『鄉裏成老爹到了。』只見一人頭戴方巾，藍布直裰，薄底布鞋，白花鬚鬚，酒糟臉，進來作揖坐下，道：『好呀，今日恰好府上請先生，我撞

着來吃喜酒！虞華軒叫小廝掣水來給老爹洗臉，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黃泥，一同邀到廳上，擺上酒來。余大先生首席，衆位陪坐。天色已黑，虞府廳上點起一對料絲燈來，還是虞華軒曾祖尚書公在武英殿御賜之物，今已六十餘年，猶然簇新。余大先生道：「自古說：『故家喬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這燈，我縣裏沒有第二副。」老爹道：「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說別的，府裏太尊，縣裏王公，都同他們是一個人。時時有內裏幕賓相公到他家來說要緊的話，百姓怎的怕他！像這內裏幕賓相公，再不肯到別人家去。」唐二樵道：「這些時可有幕賓相公來？」老爹道：「現有一個姓吉的吉相公下來訪事，住在寶林寺僧官家。今日清早，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方老六把彭也請了家去陪着。三個人進了書房門，講了一天。不知太爺是作惡那一個，叫這吉相公下來訪的。」唐二樵望着姚五爺冷笑道：「如何？」余大先生看見他說的這些話可厭，因問他道：「老爹，去年准給衣巾了？」老爹道：「正是斷學臺是彭老四的同年，求了他一封書子，所以准的。」余大先生笑道：「像老爹這一副酒糟臉，學臺看見，着實精神，怎的肯准？」老爹道：「我說我這臉是浮腫着的。」衆人一齊笑了。又吃了一會酒，老爹道：「大先生，我和你老了，沒中用的了。」英雄出於少年。」怎得我這華軒的世兄，下科高中了，同我們這唐二老爺一齊會上進士，雖不能像彭老四做這樣大位，或者像老三，二候選個縣官也與祖宗爭氣，我們臉上也有光輝！」余大先生看見這些話更可厭，因說道：「我們不講這些話，行令吃酒罷。」當下行了一個令，大家都吃醉了。老爹扶到房裏去睡。打燈籠送余大先生，唐二樵、姚五爺回去。老爹睡了一夜，半夜裏又吐，吐了又痢屎，不等天亮，就叫書房裏的一個小小廝來掃屎，就悄悄向那小小廝說，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兩個進來。又鬼頭鬼腦，不知說了些甚麼，便叫請出大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鄉僻地面，偏多慕勢之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話說虞華軒也是一個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歲上，就是個神童。後來經史子集之書，無一樣不曾熟讀，無一樣不講究，無一樣不通徹。到了二十多歲，學問成了，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到尾。文章也是枚馬，詩賦也是李杜。況

且他曾祖是尙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個大家。無奈他雖有這一肚子學問，五河人總不許他開口。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裏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還怕，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還有一件事，人也還親熱，就是大捧的銀子掙出來買田。虞華軒生在這惡俗地方，又守着幾畝田園，跑到別處去，因此就激而爲怒。他父親太守公是個清官，當初在任上時，過些清苦日子，虞華軒在家省吃儉用，積起幾兩銀子。此時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務。虞華軒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與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講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一縣的人都說他有些痰氣，到底貪圖他幾兩銀子，所以來親熱他。這成老爹是個與販行的行頭，那日叫管家請出大爺來，書房裏坐下，說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無憂，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兩銀子，前日方六房裏要買他的，他已經打算賣給他，那些莊戶不肯。』虞華軒道：『莊戶爲甚麼不肯？』成老爹道：『莊戶因方府上田主子下鄉要莊戶備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賣與他。』虞華軒道：『不賣給他，要賣與我，我下鄉是擺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還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勸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虞華軒道：『我的銀子怎的不現成？叫小廝搬出來給老爹瞧瞧。』當下叫小廝搬出三十錠大元寶來，望桌上撒。那元寶在桌上亂滾，成老爹的眼就跟這元寶滾。虞華軒叫把銀子收了去，向成老爹道：『我這些銀子不扯謊麼？你就下鄉去說，說了來我買他的。』成老爹道：『我在這裏還耽擱幾天，才得下去。』虞華軒道：『老爹有甚麼公事？』成老爹道：『今日要到王父母那裏領先，婦母舉節孝的牌坊銀子，順便交錢糧；後日是彭老二的小令愛，整十歲，要到那裏去拜壽；外後日是方六房裏請我吃中飯，要接過他，才得下去。』虞華軒鼻子裏嘻嘻的笑了一聲，罷了，留成老爹吃了中飯。成老爹領牌坊銀子，交錢糧去了。虞華軒叫小廝把唐三痰請了來。這唐三痰因方家裏平日請吃酒吃飯，只請他哥舉人，不請他，他就專會打聽方家那一日請人請的是那幾個，他都打聽在肚裏，甚是的確。虞華軒曉得他這個毛病，那一日把他尋了來，向他說道：『費你的心去打聽打聽，仁昌典方六房裏外後日可請的有成老爹。打聽的確了來，外後日我就備飯請你。』唐三痰應諾，去打聽了半天，回來說道：『並無此說。外後日方

六房裏並不請人。『虞華軒道：『妙！妙！你外後日清早就到我這裏來吃一天。』送唐三棧去了，叫小廝悄悄在香舖店託小官寫了一個紅單帖，上寫着：『十八日午間小飲候光。』下寫：『方杓頓首。』拏封袋裝起來，貼了籤，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覺的房裏書案上。成老爹交了錢糧，晚裏回來看見帖子，自心裏歡喜道：『我老頭子老運亨通了！偶然扯個謊，就扯着了！又恰好是這一日！』歡喜着睡下。到十八那日，唐三棧清早來了。虞華軒把成老爹請到廳上坐着，看見小廝一個個從大門外進來，一個拎着酒，一個擎着鴛鴨，一個擎着腳魚和蹄子，一個擎着四包果子，一個捧着一大盤肉心燒賣，都往廚房裏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備酒，也不問他。虞華軒問唐三棧道：『修元武閣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說？』唐三棧道：『說過了。工料費着哩。他那外面的圍牆倒了，要從新砌；又要修一路臺基，瓦工需兩三個月；裏頭換梁柱，釘椽子，木工還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他們只說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銀子才修得起來。』成老爹道：『元武閣是令先祖蓋的，却是一縣發科甲的風水，而今科甲發在彭府上，該是他家拏銀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還只管累你出銀子。』虞華軒拱手道：『也好。費老爹的心，向他家說說，幫我幾兩銀子，我少不得也見老爹的情。』成老爹道：『這事我說去，他家雖然官員多，氣魄大，但是我老頭子說話，他也還信我一兩句。』虞家小廝又悄悄的從後門口叫了一個賣草的，把他四個錢，叫他從大門口轉了進來，說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爺家來的，請老爹就過去候着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爺，我就來。』那賣草的去了。成老爹辭了主人，一直來到仁昌典，門上人傳了進去。主人方老六出來會着，作揖坐下。方老六問：『老爹幾時上來的？』成老爹心裏驚了一下，答應道：『前日才來的。』方老六又問：『寓在那裏？』成老爹更慌了，答應道：『在虞華老家。』小廝擎上茶來吃過。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氣。』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這些時常會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還會着的。』彼此又坐了一會，沒有話說。又吃了一會茶，成老爹道：『太尊這些時總不見下縣來過，若還到縣裏來，少不得先到六老爺家。太尊同六老爺相與的好，比不得別人。——其實說，太尊圖縣也就敬的是六老爺一位，那有第二個鄉紳抵的過六老爺！』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這些時要下縣來。』成老爹道：『正是。』又坐了一會，又吃了一道茶，也不見一個客來，也不見擺席。成老爹疑惑，肚裏又餓了，只得告辭一聲，看他怎說，因起身道：『我別過六老爺罷。』方老六也站起來道：『還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辭別，送了出來。成老爹走出大門，摸頭不着，心裏想道：『莫不是我太來早了？』又想道：『莫不是他有甚奇怪？』

我……」又想到：「莫不是我錯看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裏想道：「虞華軒家有現成酒飯，且到他家去吃再處。」一直走回虞家。虞華軒在書房裏擺着桌子，同唐三、姚老五，和自己兩個本家，擺着五六碗滾熱的肴饌，正吃在快活處。見成老爹進來，都站起身。虞華軒道：「成老爹偏背了我們，吃了方家的好東西來了，好快活！」便叫：「快拏一張椅子與成老爹那邊坐。泡上好消食的陳茶來與成老爹吃。」小廝遠遠放一張椅子在上面，請成老爹坐了。那盞碗陳茶，左一碗，右一碗，送來與成老爹。成老爹越吃越餓，肚裏說不出來的苦。看見他們大肥肉塊，鴨子，腳魚，夾着往嘴裏送，氣得火在頂門裏直冒。他們一直吃到晚。成老爹一直餓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裏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吃。連房去睡下，在牀上氣了一夜。次日，辭了虞華軒，要下鄉回家去。虞華軒問：「成老爹幾時來？」成老爹道：「若是田的事妥，我就上來；若是田的事不妥，我只等家婦母入節孝祠的日子，我再上來。」說罷，辭別去。一日，虞華軒在家無事，唐三、樺樺走來說道：「老華，前日那姓季的果然是太尊府裏出來的，住在寶林寺僧官家。方老六、彭老二，都會着，竟是真的！」虞華軒道：「前日說不是也是你，今日說真的也是你，是不是罷了，這是甚麼奇處？」唐三、樺樺笑道：「老華，我從不曾會過太尊，你少不得在府裏回拜這位季兒去，攜帶我去見見太尊，可行得麼？」虞華軒道：「這也使得。」過了幾日，雇了兩乘轎子，一同來鳳陽。到了衙裏，投了帖子。虞華軒又帶了一個帖子拜季。季接了帖子，回出來道：「季相公揚州去了，太尊有請。」二位同進去，在書房裏會過太尊出來，兩位都寓在東頭太尊隨發帖請飯。唐三、樺樺向虞華軒道：「太尊明日請我們，我們沒有個坐在下處等他的人，老遠來邀的，明日我和你到府門口龍興寺坐着，好讓他一邀，我們就進去。」虞華軒笑道：「也罷。」次日中飯後，回到龍興寺一個和尚家坐着，只聽得隔壁一個和尚家細吹細唱的有趣。唐三、樺樺道：「這吹唱的好聽！我走過去看看。」看了一會回來，垂頭喪氣，向虞華軒抱怨道：「我上了你的當，你當這吹打的是誰？就是我縣裏仁昌典方老六同厲太尊的公子，備了極齊整的席，一個人摟着一個戲子，在那裏頑耍！他們這樣相厚，我前日只該同了方老六來。若同了他來，此時已同公子坐在一處，如今同了你，雖見得太尊一面，到底是個「皮裏膜外」的帳，有甚麼意思！」虞華軒道：「都是你說的！我又不曾強扯了你來！他如今現在這裏，你跟了去不是！」唐三、樺樺道：「同行不疏伴。」我還同你到衙裏去吃酒。」說着，衙裏有人出來邀，兩人進衙去。太尊會着，說了許多仰慕的話，又問：「縣裏節孝幾時入祠？我好委官下來致祭。」兩人答道：「回去定了日子，少不得具請啓來請太公祖。」吃

完了飯，辭別出來；次日，又笄帖子辭了行，回縣去了。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定於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的，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一個何消說？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給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們會齊了，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虞華軒到本家去了一交，惹了一肚子的氣，回來氣的一夜沒有睡着。清晨，余大先生走來，氣的兩隻眼白瞪着，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為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扯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個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只好如此！」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廝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個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襖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兩條扁担，四個鄉裏人歪擡着，也沒有執事；亭子前四個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并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個跟着，擡來祠門口歇下。四個人會着，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着燈，懸着綵子，擺着酒席。那閣蓋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鑼響，擡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蹄街馬，牌上的金字打着「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着，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在亭子後。後邊的客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其餘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襪衫，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着走。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三棒樵，手裏擎一個簿子，在那裏邊登記帳；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手裏擎一個簿子，在那裏邊登記帳。那余虞兩家到底，是詩禮人家，也還厚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裏，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便大家簇擁着方老太太的亭子進

祠去了。隨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是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土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闖而出，都到曾經閣上赴席去了。這裏等人擠散了，才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享福，算計借一個鬥家坐坐。余大先生擡頭看曾經閣上繡衣朱履，盤露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很了，竟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間徘徊徘徊；便有一個賣花牙婆，姓權大著一雙腳，走上閣來，哈哈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欄杆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權賣婆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拉開袴腰捉虱子，捉着一個一個往嘴裏送。余大先生看見這般光景，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着吃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看見這些惹氣的事，便叫挑了祭桌前走。他四五個人一路走着，在街上，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也因學宮裏沒有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禁禁止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弟兄幾個同歎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拿茶吃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上有些病，不會來的。成舍弟下鄉去，說是熱鬧的很，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同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曾經閣擺酒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吃酒。』虞華軒道：『老爹，你就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的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袴子，你本家的人，那個肯到他那裏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是遠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此事已過，不必細講了。』吃了晚飯，成老爹說：『那分田的賣主和人都上縣來了，住在寶林寺裏。你若要他這田，明日就可以成事。』虞華軒道：『我要就是了。』成老爹道：『還有一個說法：這分田全然是我來說的，我要在中間打五十兩銀子的「背公」，要在你這裏除給我，我還要到那邊要中用錢去。』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老爹是一個元寶。』當下把租頭價銀，戲銀，銀色，雞草，小租，酒水，畫字，上業主，都講清了。成老爹把賣主，中人都約了來，大清早坐在虞家廳上。成老爹進來請大爺出來成契，走到書房裏，只見有許多木匠，瓦匠在那裏領銀子。虞華軒捧香多少，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子散入一

個時辰就散掉了幾百兩。成老爹看着他散完了，叫他出去成田契。虞華軒睜着眼睛道：『那田貴了！我不要！』成老爹嚇了一個癡。虞華軒道：『老爹，我當真不要了！』便吩咐小廝：『到廳上把那鄉裏的幾個泥腿替我趕掉了！』成老爹氣的愁眉苦臉，只得自己走出去。回那幾個鄉裏人去了。只因只一番有分教：身離惡俗，門牆又見儒修。客到名邦，管接不逢賢哲。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早去晚歸，習以為常。那日早上起來，洗了臉，吃了茶，要進館去，才走出大門，只見三騎馬進來，下了馬，向余大先生道喜。大先生問：『是何喜事？』報錄人掣出條子來看，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余大先生歡喜，待了報錄人酒飯，打發了去。隨即虞華軒來賀喜，親友們都來賀。余大先生出去拜客，忙了幾天，料理到安慶領憑，領憑回來，帶家小到任。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二先生道：『哥寒氈一席，初到任的時候，只怕日用還不足，我在家里罷罷。』大先生道：『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那有飯吃沒飯吃，也且再商量。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二弟，你同我去。』二先生應了，一同收拾行李，來徽州到任。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如今來做官，徽州人聽見，個個歡喜。到任之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言語爽利，這些秀才們，本不來會的，也要來會會。人人自以為得明師，又會着二先生談談，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眾人越發欽敬，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那日，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頭戴方巾，身穿舊藍直裰，面皮深黑，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那秀才自己手裏擎着帖子，遞與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着：『門生王繼。』那秀才遞上帖子，拜了下去。余大先生回禮，說道：『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王玉輝道：『門生正是。』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聞聲相思，而今才得一見。我和你只論好弟兄，不必拘這些俗套。』遂請到書房裏去坐，叫人請二老爺出來。二先生出來，同王玉輝會着，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三人坐下。王玉輝道：『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是個迂拙的人。往年就是本學老師，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是兩位大名下，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要求老師不認做大概學裏門生，竟要把我做』

個受業弟子才好。』余大先生道：『老哥，你我老友，何出此言？』二先生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爲生？』王玉輝道：『不瞞世叔說，我生平立的有個志向，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余大先生道：『是那三部？』王玉輝道：『一部「禮書」一部「字書」一部「鄉約書」。』二先生道：『禮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如事親之禮，敬長之禮……等類，將經文大書，上面探諸經子史的話印證，教子弟們自幼習學。』大先生道：『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通行天下，請問字書是怎麼樣？』王玉輝道：『字書是七年識字法，其書已成，就送來與老師細閱。』二先生道：『字學不講久矣，有此一書，爲功不淺，請問鄉約書怎樣？』王玉輝道：『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勸醒愚民的意思。門生因這三部書，終日手不停披，所以沒的工夫做館。』大先生道：『幾位公郎？』王玉輝道：『只得一個小兒，到有四個小女，大小女守節在家裏，那幾個小女都出閣不上一年多。』說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飯，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說道：『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料不嫌我苜蓿風味，怠慢你。』弟兄兩個，一同送出大門來，王先生慢慢回家。他家離城有十五里，王玉輝回到家裏，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次日，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親自來拜，留着在草堂上坐了一會，去了。又次日，二先生自己走來，領着一個門斗，挑着一石米，走進來，會着王玉輝，作揖坐下。二先生道：『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又手裏舉出一封銀子來道：『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送與長兄先生，權爲數日薪水之資。』王玉輝接了這銀子，口裏說道：『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余二先生笑道：『這個何足爲奇，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兼之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掙着，送與名士用，家兄也想學他。』王玉輝道：『這是「長者賜」，只得拜受了。』備飯留二先生坐，舉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遞與二先生看。二先生細細看了，不勝歎息，坐到下午時分，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說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的狠，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請老爹就要去。』王玉輝向二先生道：『這是第三個小女家的人，因女婿有病，約我去看。』二先生道：『如此，我別過罷。』拿作的稿子，帶去與家兄看，看畢再送過來。』說罷起身，那門斗也吃了飯，挑着一擔空籠，將書稿子丟在籬裏，挑着跟進城去了。王先生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醫生在那裏看，用着藥總不見效。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王玉輝慟哭了一場。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候着丈夫入過殮，出來拜公婆和父親道：『父親在上，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親養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父親是寒士，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王

王輝道：『你如今要怎樣？』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驚得淚下如雨，說道：『我兒，你氣瘋了！自古「螻蟻尚且貪生」，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要你父親養活？快不要如此！』三姑娘道：『爸媽也老了，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只是由着我到這條路上去罷！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要求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請母親到這裏來，我當面別一別，這是要緊的！』王玉輝道：『親家，我仔細想來，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罷！自古「一心去意難留」！』因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徑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孀人說了。老孀人道：『你怎的越老越跌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孀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孀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擡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孀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牀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次日，余大先生知道，大驚，不勝慘然，即備了香楮三牲，到靈前去拜奠。拜奠過，回衙門，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二先生幫着趕造文書，連夜詳了出去。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三學的人，聽見老師如此隆重，也就紛紛來祭奠的，不計其數。過了兩個月，上司批准下來，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請知縣，擺齊了執事，送烈女入祠。閩縣紳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當日入祠安了位，知縣祭，本學祭，余大先生祭，閩縣鄉紳祭，通學朋友祭，兩家親戚祭，兩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衆人在明倫堂吃了酒，散了。次日，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會着，留着吃飯。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婆悲慟，心下不忍，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又想要作遊，除非到南京去，那裏有極大的書坊，還可逼着他們刻這三部書。』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

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見了此書，贊揚一番，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如今寫兩封書子去，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這兩人言語，是值錢的。」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莊徵君、杜少卿、遲衡山、武正字，都有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一路來到蘇州，正要換船，心裏想起：「我有一個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他最愛我的書。我何不去看看他？」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搭船往鄧尉山。那還是上晝時分，這船到晚才開。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飯店裏人道：「這一上去，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怎麼不好頑？」王玉輝鎖了房門，自己走出去，初時街道還窄，走到二、三里路，漸漸闊了，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吃了一碗茶。看見那些遊船，有極大的，裏邊雕梁畫柱，焚着香，擺着酒席，一路遊到虎邱去。遊船過了多少，又有幾隻堂客船，不掛簾子，都穿着極鮮豔的衣服，在船裏坐着吃酒。王玉輝心裏說道：「這蘇州風俗不好。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游蕩之理？」又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王玉輝忍着淚，出茶館門，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只見一路賣的腐乳、帶子、羹、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慢慢的走了許多時，才走到虎邱寺門口。循着階級上去，轉灣便是「千人石」。那裏也擺着茶桌子。王玉輝坐着吃了一碗茶，四面看看，其實華麗。那天色陰陰的，像個要下雨的一般。王玉輝不能久坐，便起身來，走出寺門，走到半路。王玉輝餓了，坐在點心店裏。那豬肉包子六個錢一個。王玉輝吃了，交錢出店門，慢慢走回飯店。天已昏黑，船上人催着上船。王玉輝將行李拿到船上，幸虧雨不會下的大，那船連夜的走。一直來到鄧尉山，找着那朋友家裏。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門前垂柳掩映，兩扇門關着，門上貼了白。王玉輝就嚇了一跳，忙去敲門。只見那朋友的兒子，掛着一身的孝，出來開門，見了王玉輝，說道：「伯伯如何今日才來？我父親那日不想你。直到臨回首的時候，還念着伯伯不會得見一面的。又恨不會得見老伯的全書。」王玉輝聽了，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說道：「你父親幾時去世的？」那孝子道：「還不會盡七。」王玉輝道：「靈柩想是還在家裏？」那孝子道：「還在家裏。」王玉輝道：「你引我到靈柩前去。」那孝子道：「老伯且請洗了臉，吃了茶，再請老伯進來。」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拿水來洗了臉。王玉輝不肯等吃了茶，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孝子引進中堂。只見中間奉着靈柩，面前香爐、燭臺，遺像、魂幡。王玉輝慟哭了一場，倒身拜了四拜。

那孝子謝了。王玉輝吃了茶，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體，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又慟哭一場，住了一夜；次日要行，那孝子留他不住，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又大哭了一場，含淚上船。那孝子直送到船上，方才回去。王玉輝到了蘇州，又換了船，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進城尋了個下處，在牛公廡住下。次日，拿着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帶他去了，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避衡山，武正字，都到遠處做館去了一個也遇不着。王玉輝也不懊悔，聽其自然，每日在牛公廡看書，過了一個多月，盤費用盡了，上街來間走走，才走到巷口，遇着一個人作揖叫聲：「老伯怎的在這裏？」王玉輝看時，原來是同鄉人，姓鄧名義，字實夫。這鄧實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家進學，鄧實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故此稱是「老伯」。王玉輝道：「老姪幾年不見，一向在那裏？」鄧實夫道：「老伯寓在那裏？」王玉輝道：「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廡裏，不遠。」鄧實夫道：「且同到老伯下處去。」到了下處，鄧實夫拜見了，說道：「小姪自別老伯，在揚州這四五年，近日是東家託我來賣上江食鹽，寓在朝天宮，一向記念老伯，近況好麼？爲甚麼也到南京來？」王玉輝請他坐下，說道：「賢姪，當初你令堂老夫人守節，隣家失火，令堂對天祝告，反風滅火，天下皆聞，那知我第三個小女也有這一番節烈。」因悉把女兒殉女婿的事說了一遍。——「我因老妻在家哭泣，心裏不忍，府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不想一個也會不着。」鄧實夫道：「是那幾位？」王玉輝一一說了。鄧實夫歎道：「小姪也恨來的遲了！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名增鼎盛，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自從虞博士去了，這些賢人君子，風流雲散，小姪去年來，曾會着杜少卿先生，又因少卿先生，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而今都不在家了。老伯這寓處不便，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裏寓些時。」王玉輝應了，別過和尚，付了房錢，叫人挑行李，同鄧實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鄧實夫晚間備了酒餚，請王玉輝吃着，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王玉輝道：「泰伯祠在那裏？我明日要去看看。」鄧實夫道：「我明日同老伯去。」次日，兩人出南門，鄧實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開了門，進到正殿，兩人瞻拜了，走進後一層樓底下，避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又走到樓上，見八張大櫃關鎖着樂器祭器。王玉輝也要看，看祠的人回鑰匙在避府上，只得罷了，下來兩廊走走。兩邊書房都看了，一直走到省牲所，依舊出了大門，別過看祠的，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在琉璃塔下吃了一壺茶，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吃飯。王玉輝向鄧實夫說：「久在客邊煩了，要回家去，只是沒有盤纏。」鄧實夫道：「老伯怎的這樣說？我這裏料理盤纏，送老伯回家。」

去。」過了兩日，便備了饒行的酒，拿出十幾兩銀子來，又雇了轎夫，送王先生回徽州去；又說道：「老伯，你雖去了，把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等各位先生回來，小姪送與他們，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王玉輝道：「這最好。」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起身回去了。王玉輝去了好些時，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把書子自己送去，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不會會着，向他家人說：「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來的，其中緣由，還要當面再說。」武正字回來看了書，正要朝天宮去回拜，恰好高翰林家着人來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賓朋高宴，又來奇異之人；患難相扶，更出武勇之輩。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正要回拜鄧質夫，外面傳進一副請帖，說：「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武正字對來人說道：「我去回拜了一個客，即刻就來。你先回覆老爺去罷。」家人道：「家老爺多拜上老爺，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也就勉強應允了。回拜了鄧質夫，彼此不相值。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武正字才去。高翰林接着，會過了書房裏走出施御史秦中書來，也會過了。吃着茶，遲衡山也到了。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因對施御史道：「這萬敝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一筆的好字。二十年前，學生做秀才的時候，在揚州會着他。他那時也是個秀才，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自從學生進京後，彼此就疎失了。前日他從京師回來，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秦中書笑道：「我的同事，爲甚要親爲做東道？明日乞到我家去。」說着，萬中書已經到門，傳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叫管家請轎，開了門，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急趨上前拜揖敘坐，說道：「蒙老先生見召，實不敢當。小弟二十年別懷，也要借尊酒一敘。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有外客？」高翰林道：「今日并無外客，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親家秦中翰，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一位姓武，一位姓遲，現在西廳上坐着哩。」萬中書便道：「請會。」管家去請四位客都過正廳來，會過施御史道：「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萬中書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那一段非凡氣魄，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小弟奔走四方，却不會到京師一晤。去年小弟到京，不料高

老先生却又養望在家了。所以昨在揚州幾個做相知處有事，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秦中書道：「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着？出京來却是爲何？」萬中書道：「中書的班次，進士是一途，監生是一途，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要想加到翰林學士，料想是不能了；近來所以得缺甚難。」秦中書道：「就不做官，這就不如不就了。」萬中書丟了這邊，便向武正字遲衡山道：「二位先生高才久屈，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原算不得，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弟輩碌碌，怎比老先生大才！」武正字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說着，小廝來稟道：「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高翰林道：「先用了便飯，好慢慢的談談。」衆人到西廳飯畢，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請諸位老爺看看。衆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另有一道長粉牆牆角一個小門進去，便是一帶走廊，從走廊轉東首，下石子塔，便是一方蘭圃。這時天氣溫和，蘭花正放，前面石山，石屏，都是人工堆就的。山上有小亭，可以容三四人。屏旁置磁墩兩個，屏後有竹子百十竿。竹子後面映着些矮矮的朱紅欄杆，裏邊圍着些未開的芍藥。高翰林同萬中書攜着手，悄悄的講話，直到亭子上去了。施御史同着秦中書，就隨便在石屏下間坐。遲衡山同武正字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欄邊。遲衡山對武書道：「園子到也還潔淨，只是少些樹木。」武正字道：「這是前人說過的，『亭沼譬如爵位，時來則有之，樹木譬如名節，非素修弗能成。』」說着，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裏走下來，說道：「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當下主客六人，閒步了一回，從新到西廳上坐下。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攪茶。遲衡山問萬中書道：「老先生貴省有個敝友，他是處州人，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萬中書道：「處州最有名的，不過是馬純上先生，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但不知令友是誰？」遲衡山道：「正是這馬純上先生。」萬中書道：「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怎麼不認得。他如今進京去了，他進了京，一定就是得手的。」武書忙問道：「他至今不曾中舉，他爲甚麼進京？」萬中書道：「學道三年任滿，保題了他的優行。這一進京，倒是個功名的捷徑，所以曉得他就得手的。」施御史在旁邊道：「這些異路功名，弄來弄去，始終有限。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遲衡山道：「上年他來敝地，小弟看他着實在舉業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二字，原是個無憑的。」高翰林道：「遲先生，你這話就差了。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也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

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個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武正字道：「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高翰林道：「怎麼不是兩樣！凡學道考得起的，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只一心去揣摩大場學道那裏時常考個三等也罷了！」萬中書道：「老先生的元作，做官的人，個個都揣摩爛了。」高翰林道：「老先生『揣摩』二字，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沒有一句話是杜撰，字字都有來歷的，所以才得僥倖。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那馬先生講了半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他要曉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萬中書道：「老先生的話，真是後輩的津梁，但這馬二哥却要算一位老學。小弟在揚州做友家，見他著的春秋，倒也甚有條理。」高翰林道：「再也莫提起這話。做處這裏有一位莊先生，他是朝廷徵召過的，而今在家閉門註易，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聽見他說：『馬純上知進而不知退，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只把一個現活着的秀才拿來解聖人的經，這也就可笑之極了！」武正字道：「老先生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要說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當初文王周公爲甚麼就引用微子箕子後來孔子爲甚麼就引用顏子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高翰林道：「足見先生博學。小弟專經是毛詩，不是周易，所以未曾考核得清。」武正字道：「提起『毛詩』兩字，越發可笑了。近來這些做舉業的，泥定了朱註，越講越不明白。四五年前，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詩說，引了些漢儒的說話，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可見『學問』兩個字，如今是不必講的了！」遊衡山道：「這都是一偏的話，依小弟看來，講學問的只講學問，不必問功名；講功名的只講功名，不必問學問。若是兩樣都要講，弄到後來，一樣也做不成！」說着，管家來稟：「請上席。」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施侍御的二座，遲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秦親家五座，自己坐了上位。三席酒，就擺在西廳上面，酒筵十分齊整，却不會有戲。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說了一會，遊衡山向武正字道：「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少頃，轉了席，又點起燈燭來，吃了一巡，萬中書起身辭去。秦中書拉着道：「老先生一來是做親家的同盟，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二來又忝在同伴，將來補選了，大概總在一處。明日千萬到舍間一敘。小弟此刻回家，就具過來。」又回頭對衆人道：「明日一個客不添，一個客不減，還是我們照舊六個人。」遊衡山、武正字，不會則一聲施御史道：「極好，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這個竟是後日罷。」萬中書道：「學生昨日才到這裏，不料今日就擢高老先生。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那裏有個就來叨擾的？」高翰林道：「這

個何妨？做親家是貴同衙門，這個比別人不同。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萬中書含糊應允了。諸人都辭了主人，散了回去。當下案中書回家，寫了五副請帖，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施老爺，遲相公，武相公，高老爺，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叫一班戲，次日清晨時候，又發了一個諭帖，諭門下總管，叫茶廚伺候酒席，要體面些。次日，萬中書起來，想道：「我若先去拜秦家，恐怕拉住了，那時不得去拜眾人，他們必定就要怪，只說我檢有酒吃的人家跑，不如先拜了眾人，再去到秦家。」隨即寫了四副帖子，先拜施御史。御史出來會了，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吃酒，也不會款留，隨即去拜遲相公。遲相公回家回：「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連夜出城往勾空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曾回家，來家的時節，再來回拜罷。」是日，早飯時候，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只見門口有一箭闊的青牆，中間縮着三號，却是起花的大門樓。轎子冲着大門立定，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着紅紙標的「內閣中書」的封條，兩旁站着兩行雁翅的管家，管家脊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上首還貼着兩張「爲禁約事」的告示，帖子傳了進去。秦中書迎出來，開了中間屏門。萬中書下了轎，拉着手到廳上行禮，敘坐，拜茶。萬中書道：「學生叨在班采，將來凡事還要求提點，今日有個職名在此，只算先來拜謝。叨擾的事，容學生再來另謝。」秦中書道：「做親家道及者先生十分大才，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萬中書道：「令親在此刻可曾來吧？」秦中書道：「他早間差人來說，今日一定到這裏來，此刻也差不多了。」說着，高翰林，施御史，兩乘轎已經到門，下了轎，走進來，敘了坐，吃了茶。高翰林道：「秦親家，那遲年兄同武年兄，這時也該來了？」秦中書道：「已差人去邀了。」萬中書道：「武先生或者還來，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高翰林道：「老先生何以見得？」萬中書道：「早間在他兩家奉拜，武先生家回昨晚不曾回家，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勾空去了，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施御史道：「這兩個個人却也作怪！但凡我們請他，十回到有九回不到。若說他當真有事，做秀才的那裏有這許多事？若說他做身分，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裏去！」秦中書道：「老先生同做親家在此，那二位來也好，不來也罷。」萬中書道：「那二位先生的學問，想必也還是好的。」高翰林道：「那裏有甚麼學問，有了學問，到不做老秀才了？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位虞博士，着實作興這幾個人，因而大家聯屬，而今也漸漸淡了！」正說着，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妙妙妙！」衆人都覺詫異。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嘩。管家來稟道：「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爹。」秦中書道：「原來鳳老四在後面，何不請他來談談？」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

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鬚，垂過了胸膛；頭戴一頂力士巾；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脚蹬一雙尖頭靴；腰束一條絲纒；肘下掛着小刀子；走到廳中間，作了一個總揖，便說道：「諸位老先生在此，小子在後面却不知道，失陪的緊。」秦中書拉着坐了，便指着鳳四老爹對萬中書道：「這位鳳長兄是做處這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他的手底下，實在有些講究；而且一部易筋經，記的爛熟的。他若是趨一個勁，那怕幾千斤的石塊，打落在他頭上，身上，他會絲毫不覺得。這些時，舍弟留他在舍間早晚請教，學他的技藝。」萬中書道：「這個品貌，原是個奇人，不是那『手無縛雞之力』的。」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你方才在裏邊連叫『妙妙』，却是爲何？」鳳四老爹道：「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弟才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着人拿椎棒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時歡喜起來，在那裏說妙。」萬中書向秦中書道：「令弟老先生在府何不也請出來會會？」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那秦二倂子已從後門裏騎了馬，進小營看試箭去了。小廝們來請到內廳用飯。飯畢，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請諸位老爺進去開坐。萬中書同着衆客進來，原來是兩個對廳，比正廳略小些，却收拾得也還精緻。衆人隨便坐了，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攪茶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萬中書暗想道：「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現任的官府，不能叫他來上門，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正想着，一個穿花衣的末腳，擎着一本戲目，走上來，打了搶跪，說道：「請老爺先賞兩齣。」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施御史，就點了一齣『請宴』，一齣『餞別』，施御史又點了一齣『五臺』，高翰林又點了一齣『追信』，末腳拿筭板在旁邊寫了，拿到戲房裏去扮。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管家來稟道：「請諸位老爺外邊坐。」衆人陪着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到了二廳，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兩邊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紅盤金椅搭，依次坐下。長班帶着全班的戲子，都穿了脚色的衣裳，上來稟參了，全場打鼓板，才立到沿口，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只見那貼旦裝了一個紅娘，一扭一捏，走上場來。長班又上來打了一個搶跪，稟了一聲『賞坐』，那吹手們才坐下去。這紅娘才唱了一聲，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捧鑼聲，又有紅黑帽子么喝了進來。衆人都疑惑：「『請宴』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的……」只見管家跑進來，說不出話來。早有一個官員，頭戴紗帽，身穿玉色緞袍，脚下粉底皂靴，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二十多個快手，當先兩個，走到上面，把萬中書一手揪住，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就拖了出去。那官員一言不發，也就出去了。衆人嚇的面面相覷，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梨園子弟，從今笑煞鄉紳；莽

水英雄，一力擔承患難。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着。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定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粧這個模樣？」秦中書又埋怨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個臉面却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況且掣去的是他，不是我，怕人說怎的？」說着，管家又上來稟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着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着他們冷笑。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何得曉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爲甚麼笑？」鳳四老爹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掣去，急他則甚？依我的愚見，應該差一個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爲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很！」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很！是的很！」當下差了一個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管家去了。這裏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餞別」。施御史指着高翰林道：「他才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才，請宴」就一餞別，「弄到」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說着，又唱了一齣「五臺」，才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書面前，說：「連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着了刑房蕭二老爹，才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說着，遞與秦中書看。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抄得潦潦草草的上寫着——

『台州府正堂祁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台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即萬青雲）係本府已革生員，身中而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緝獲外，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即時添差拏獲，解府詳審，慎毋違誤，須至牌者。』

又一行下寫——

『右牌仰該縣官更准此。』

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這縣官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其犯事的始末，連縣官也不明白。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拿的糊塗，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此糊塗。此人說是個中書，怎麼是個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秦中書望着鳳四老爹道：『你方才笑我們的，你如今可能知道麼？』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真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扯謊做甚麼？』說着，就去了。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着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着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那馬快頭領着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着浙江的人。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寫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做上人吩咐，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咐，我照願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在那裏？』差人道：『方老爺才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老爹如今可是要吞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己去吞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着高中書。高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得明白。因村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回到浙江去，才得明白。』也不對高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我明日再來奉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真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到底爲甚事？』鳳四老爹道：『真正奇得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我同他到浙江去，才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如果他能這官司利害，我就幫他去審審，也是會過這一場。』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着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着蕭二老爹，催着他清稿，並送發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頭把高中書提了進來。台州

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着紗帽，身上還穿着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學的是個已革的生員，怎麼却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年貌，絲毫不謬，因問道：「你到底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方知縣道：「授職的知照，想未下來，因有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你的事，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問道：「他回去了，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

「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自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需索，亦毋得疏縱。」

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你們兩個，本縣這裏添一個也殺了，你們路上要小小心些。」三個差人接了批文，押着萬中書出來。鳳四老爹接着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指着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裏？」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尚却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戴了，自己只包着裏巾，穿着短衣，說道：「這裏地方小，都到我家去。」萬中書同三個差人跟着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着。」便對差人道：「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這裏住着，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場官司，我是要回丁去的，我却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咐，這有甚麼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萬都放心，各自搬行李去了。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着，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實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你，說合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真人，而我也

不說假話了。我這場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寧縣。」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實在是個秀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煽烟；說是個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才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官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將來解回去，欽案都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萬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賊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着，我自去道理。」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裏去。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事體怎麼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一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教你打半生！」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到底是個甚麼官？」秦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冊裏造冊哩！」秦中書道：「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滾水燙老鼠」了！」秦中書聽了這話，瞪着兩隻白眼，望着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到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的法。他的官司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來不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來不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着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此再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書道：「依你怎麼樣？」鳳四老爹道：「若要依我麼，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等他官司贏了來，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秦中書聽了這個話，歎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却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

相好，要懇着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存了案，才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着，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這原是我墊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促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着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真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三二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才起來。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該的，但只是不好意思。」說着，差人走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是後日罷。」次日起來，鳳四老爹催着萬中書去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却就回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着三個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才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着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才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着這大船，只包他兩個船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船，一個前船。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才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船。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却只得一擔行李，倒着實沉重。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錨，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人笑着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着去了。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了幾步，望見那晚煙漸散，水光

裏月色漸明，徘徊了一會，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手頭支支喳喳，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着泊。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鋪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在船裏，推了窗子，憑舷玩月。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掌舵，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吞月，就掩身下船裏去了。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梢公背了一個簪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才吃早飯。早飯吃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掣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等他來拿了我，就有道理了。』正說着，只見那絲客人，眼兒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着絲客人道：『是了！你這客人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才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着船窗，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才立出艙來，望着絲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絲客人睡着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盡行攜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才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唾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却認得，這話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豎了，架上櫓，趕着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靠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才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却不見那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着那隻小船，遠遠望着却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己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那船，那婦人同着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泊了一會，那瘦漢子不見了。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髮髻，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邊，下身換了一條黑綉裙子，獨自一個，在船窗裏坐着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麼？』那婦人答應道：『你管我怎的！我們一個人在

船上過慣了的，怕甚的！說着，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鳳四老爹一脚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却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腿膝上。那婦人也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鳳四老爹道：『你船裏沒有人，今夜陪我一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是從來不混帳的，今晚沒有人，遇着你這個冤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說着，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着一盞燈，鋪着一副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却聽得軋軋的橈聲。那婦人要擦起頭來看，却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哩！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樣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馱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才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却不能！』拿了東西來，才能放你去。我却不難爲你。』說着，那婦人起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忍不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煙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掣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找着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着急哩。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拍着他肩頭道：『你如今一陪了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掣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那漢子才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拿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上了船，在梢上一個夾層艙底下掣出一個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沒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客人背着銀子。那漢子掣着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才硬着膽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眾人看着。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了兩個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拿着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個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閒話休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吃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叫三個差人同

萬中書坐着，自己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才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吃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着，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吃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着，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父，只一樁託你，先着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着了靴，只是頸子裏却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祇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着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祇太爺看見紗帽領，先吃了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吃了一驚，擡頭看那萬里，却直立着，未曾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祇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想日下也該到了。」祇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着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祇太爺道：「那苗鎮稟失了海防，被撫臺參拏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他買騙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稟一面，如何有詩送他？」祇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駕駐本府，等着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官牘，詩却是不會做的。至於名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祇太爺道：「這人叫甚麼？」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歧。現住在中書家裏哩。」祇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拏鳳鳴歧，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拏來，祇太爺坐在二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歧已經拏到。」祇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歧麼？」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鳳四老爹道：「我並不認得他。」祇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祇太爺道：「這厮強辯！」叫：「取過大刑來！」那堂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擡。兩個人扳翻了鳳四老爹，

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禱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嘖的一聲，那夾棍迸爲六段。禱太爺道：『這斷莫不是有邪術？』隨叫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棍上，從新再來。那知道繩子尚未及扯，又是一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副夾棍，足足的迸做十八段，散了一地。鳳四老爹只是笑，並無一句口供。禱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轎門，而稟了撫軍。那撫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歧是有名的壯士，其中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歧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場煥騰的官事，却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萬中書再三挽留不住，只得憑着鳳四老爹要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曾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謀詭計之奸徒，急償夙債。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裏想道：『我何不找着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塘門外，他到錢塘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蔭樹下，一叢人圍着兩個人，在那裏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裏來的？』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着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幾時來的？在這裏做甚麼？』秦二傍子道：『你就去了這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吃了自己的清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獸性而今來的好的很，我正在這裏同胡八哥想你。』鳳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傍子代答道：『這是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爲人極有趣，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些彼此久慕的話。秦二傍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吃一杯罷。』鳳四老爹道：

『我還要去找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尋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着，叫家人勻出一匹馬，請鳳四老爹騎着，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秦二侖子就窩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秦二侖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吃。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個自然。』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指着向二位道：『這洪慈仙兄也和我相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樁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玄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胡八亂子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三家兒幾乎上了此人一個當。那年勾着處州的馬純上，應他家兒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諱的麼？』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為人，與小弟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歪詩，自稱爲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會吃過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音鬧）一眨。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的，說作踏了他的院子。我而今受不得，把老房子并與他，自己搬出來住，和他離門離戶了。』秦二侖子道：『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很哩，鳳四哥，我同你接他去時，你就知道了。』說着，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杯換盞，吃到半酣，秦二侖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尋哪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這裏人，他該我幾兩銀子，尋着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塘門外的。』鳳四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家兒的舊門客。鳳四哥，你不去尋他，我叫我裏人替你送一個信去，叫他回來時來會你就是了。』當夜吃過了飯，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侖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間不具帖子。』到第二日，吃了早點心，秦二侖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着，家人跟隨，來到胡家。主人接着，在廳上坐下。秦二侖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裏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吃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劍』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到，特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又吃了一杯茶，大家起身，開步一步看那樓房。

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着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着箭筈，一個月洞門過去，却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棚，胡老八向秦二傍子道：『秦二哥，我前日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值個甚麼價？』隨叫馬夫將那棗驕馬牽過來。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提防，一個骰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不得了，矮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脚就把那隻馬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傍子道：『好本事！』便道：『好些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裏擺酒上席，依次坐下。賓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吃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傍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頑那一件？』因指着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搬幾塊到這邊來。』秦二傍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在階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垛在階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一齊贊嘆。秦二傍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個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臂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真名公。』衆人都笑說：『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爹道：『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你不相干。』衆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個個都慫恿胡八亂子踢。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擘，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腳，向他襠裏一脚踢去。那知這一腳，並不像踢到肉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腳指頭幾乎碰斷，那痛直痛到心裏去，頃刻之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癩一癩，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鳳四老爹在秦二傍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日，正在那裏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裏。鳳四老爹出來會着，認得是陳正公的娃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却在南京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就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陳

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傅家綠行裏，尋着了陳正公。那陳正公同毛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吃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吃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且說這毛二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原有兩千銀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篋片』，又賺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舖。此人有個毛病，嗜細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正公合火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此志同道合。南京綠行裏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爲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左右也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吃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吃，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吃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擔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三個人同吃。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說，這裏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爺要上北京補官，攢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票，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三個月就掙回三百兩，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他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陳正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鬍子替他把這一注銀子討回，銀色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裏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掙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託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個月掙三百兩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陳正公又掙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兌一錢還餘了三錢，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裏算，弄的他酒也沒得吃，肉也沒得吃，恨如頭醋，趁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在這裏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鋪裏當出銀子，又趕着買絲，買了又當着。當舖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做二千兩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麼？毛二老爹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到底是個不穩妥的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才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咂嘴弄唇，只管獨自坐着躊躇。陳正公問道：『府上有何事爲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

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裏，若把他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掣不出本錢來。」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夥倒了過來？」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夥，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的行息，我還有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不會吃，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陳正公道：「獸子，你爲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裏還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拿不穩，設或將來虧折了，不穀還你那時叫我拏甚麼臉來見你？」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這銀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錢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裏邊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兒，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着，才有個憑據，你才放心。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要，連紙筆也不要，總以信行爲主罷了。」當下陳正公瞞着陳蝦子，把行箚中餘剩，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我已經帶來的，絲等行主人代賣這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又過了幾天，陳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辭了行主人，帶着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到嘉興上岸，看看毛鬍子。那毛鬍子的小當舖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牆，進了看牆門，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着櫃臺，幾個朝奉在裏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舖？」櫃裏朝奉道：「曾駕貴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二爺。」朝奉道：「且請裏面坐。」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奉送上一杯茶來，吃着問道：「毛二哥在家麼？」朝奉道：「這舖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敝東了。」陳正公吃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曾來？」朝奉道：「這裏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麼？」陳正公道：「他而今那裏去了？」朝奉道：「他的脚步散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客座，說了些久違相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可施。」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妨，我有道理，明

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着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爹。」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侉子。二侉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河頭上了船。將到嘉興，秦二侉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舖，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裏吵哩。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牆門，高聲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那櫃裏裏朝奉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扳着看牆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垛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秦二侉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奉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背靠着櫃檯，臺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着，把兩手背剪着，把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裏。還虧朝奉們跑的快，不會傷了性命。那時街上人聽見裏面倒的房子響，門口看的人都擁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裏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擻，走進樓底下，靠着他的廳柱。衆人一齊上前軟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帳本利清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笑道：「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發我一頓飯時，都拆成平地。」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下坐着。秦二侉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是，你以為沒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就可以自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着鳳四哥，還怕賴到那裏去！」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併兌還，才完了這件橫事。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侉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裏要你謝我，留下五十兩，以清前帳，這五十兩，你還拿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不日到了南京，各自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門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着，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裏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剩得一個陳四老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鶻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南京這十二樓，前門在武定橋，後門在東花園鈔庫街的南首，就是長板橋。自從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後，都沒入樂籍，有一個教坊司管着他們，也有衙役執事，一般也坐堂打人，只是那王孫公子們來，他却不敢和他起坐，只許垂手相見。每到春三二月天氣，那些姊妹們都勻脂抹粉，站在前門花柳之下，彼此邀伴頑耍，又有一個『盒子會』，邀集多人，治備極精巧的時樣飲饌，都要一家賽過一家。那有幾分顏色的，也不肯胡亂接人。又有那一宗『老幫閒』，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掛花盆，揩抹桌椅，教學棋書畫。那些妓女們相與的，孤老多了，却也要幾個名士來往，覺得破破俗。那來賓樓有個雛兒，叫做聘娘。他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旦，小時也是極有名頭的，後來長了鬍子，做不得生意，却娶了一個老婆，只望替他接接氣，那曉的又胖又黑，自從娶了他，鬼也不上門來。後來沒奈何，立了一個兒子，替他討了一個童養媳婦，長到十六歲，却出落得十分人，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門檻。那聘娘雖是個門戶人家，心裏最喜歡相與官。他母舅金修義——就是金次福的兒子——當時帶兩個大官到他家來走走，那日來對他說：『明日有一個貴人要到你這裏來玩玩，他是國公府內徐九公子的表兄。這人性陳，排行第四，人都叫他陳四老爺。我昨日在國公府裏做戲，那陳四老爺向我說，他着實問你的名，要來看你。將來相與了他，就可結交徐九公子，可不是好！』聘娘聽了，也着實歡喜。金修義吃完茶，去了次日，金修義回覆陳四老爺去。那陳四老爺是太平府人，寓在東水關董家河房。金修義到了寓處門口，兩個長隨，穿着一身簇新的衣服，傳了進來。陳四老爺出來，頭戴方巾，身穿玉色緞直裰，裏邊襯着狐狸皮襖，脚下粉底皂靴，白淨面皮，約有二十八九歲，見了金修義，問道：『你昨日可曾替我說信去？我幾時好去走走？』修義道：『小的昨日去說了，他那裏尋候老爺降臨。』陳四老爺道：『我就和你一路去罷。』說着，又進去換了一套新衣服，出來叫那兩個長隨叫轎夫伺候。只見一個小小廝進來，擎着一封書。陳四老爺認得他是徐九公子家的書僮，接過書子，拆開來看，上寫着：

『積雪初霽，瞻園紅梅，次第將放。望表兄文駕過我，圍爐作竟日談，萬勿推却。至囑！至囑！上木南表兄先生。徐詠頤首。』陳木南看了，向金修義道：『我此時要到國公府裏去，你明日再來罷。』金修義去了。陳木南隨即上了轎，兩個長隨跟着，來到大功坊，轎子落在國公府門口，長隨傳了進去。半日，裏邊道：『有請。』陳木南下了轎，走進大門，過了銀鑾殿，從旁邊進去。徐九公子立在瞻園門口，迎着叫聲：『四哥，怎麼穿這些衣服？』陳木南看徐九公子時，烏帽珥貂，身穿緞金雲緞夾衣，腰繫絲緞，脚

下朱樹。兩人拉着手。只見那園裏高高低低都是太湖石堆的玲瓏山子，山子上的雪還不曾融盡。徐九公子讓陳木南沿着欄杆，曲曲折折，來到亭子上。那亭子是園中最高處，望着那園中幾百樹梅花，都微微含着紅萼。徐九公子道：「近來南京的天氣暖的這樣早，不消到十月盡，這梅花都已大放可觀了。」陳木南道：「表弟府裏不比外邊。這亭子雖然如此軒敞，却不見一點寒氣襲人。唐詩說的好：『無人知道外邊寒』。不到此地，那知古人措語之妙！」說着，擺上酒來，都是銀打的盤子，用架子架着。底下一層貯了燒酒，用火點着，饜騰騰的，暖着那裏邊的餚饌，却無一點煙火氣。兩人吃着。徐九公子道：「近來的器皿都要翻出新樣，却不知古人是怎樣的制度。想來倒不如而今精巧。」陳木南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那一年，虞博士在國子監時，遲衡山請他到泰伯祠主祭，用的都是古禮古樂。那些祭品的器皿都是訪古購求的。我若那時在南京，一定也去與祭，也就可以見古人的制度了。」徐九公子道：「十幾年來，我常在京，却不知道家鄉有這幾位賢人君子，竟不會會他們一面，也是一件缺陷事！」吃了一會，陳木南身上暖烘烘，十分煩躁，起來脫去了一件衣服。管家忙接了，摺好放在衣架上。徐九公子道：「問向日有一位天長杜先生在這莫愁湖大會梨園子弟，那時却也還有幾個有名的脚色，而今怎麼這些做生旦的却要一個看得的也沒有？難道此時天也不生那等樣的脚色？」陳木南道：「論起這件事，却也是杜先生作俑。自古一婦人無貴賤，一任憑他是青樓婢妾，到得收他做了側室，後來生出兒子，做了官，就可算的『母以子貴』。那些做戲的，憑他怎麼樣，到底算是個賤役。自從杜先生一番品題之後，這些縉紳士大夫家筵席間，定要幾個梨園中人，雜坐衣冠隊中，說長道短。這個成何體統！看起來，那杜先生也不得辭其過。」徐九公子道：「也是那些暴發戶人家，若是我家，他怎敢大膽！」說了一會，陳木南又覺的身上煩熱，忙脫去一件衣服。管家接了去。陳木南道：「尊府雖比外面不同，怎麼如此太暖？」徐九公子道：「四哥，你不見亭子外面一丈之外，雪所不到。這亭子却是先國公在時造的，全是白銅鑄成，內中燒了煤火，所以這般溫暖。外邊怎麼有這樣所在！」陳木南聽了，才知道這個原故。兩人又飲一會，天氣昏暗了，那幾百樹梅花上都懸了羊角燈，磊磊落落，點將起來，就如千點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幹，橫斜可愛。酒罷，捧上茶來，吃了。陳木南告辭回寓，過了一日，陳木南寫了一個札字，叫長隨擎到國公府，向徐九公子借了二百兩銀子，買了許多緞疋，做了幾套衣服，長隨跟着，到聘娘家來做進見禮。到了來賓樓門口，一隻小猱獅狗叫了兩聲，裏邊那個黑胖虔婆出來迎接，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慌忙說道：「請姐夫到裏邊坐。」陳木南走了進去。兩

間臥房，上面小小一個粧樓，安排着花瓶爐几，十分清雅。聘娘先和一個人在那裏下圍棋，見了陳木南來，慌忙亂了局來陪，說道：『不知老爺到來，多有得罪。』虔婆道：『這就是太平陳四老爺。你常時念着他的詩，要會他的。四老爺才從國公府裏來的。』陳木南道：『兩套不堪的衣裳，媽媽休嫌輕慢。』虔婆道：『說那裏話，姐夫請也請不到。』陳木南因問：『這一位曾姓？』聘娘接過來道：『這是北門橋鄒泰來太爺，是我們南京的國手，就是我的師父。』陳木南道：『久仰。』鄒泰來道：『這就是陳四老爺。一向知道是徐九老爺姑表弟兄，是一位貴人，今日也肯到這裏來，真個是聘娘的福氣了。』聘娘道：『老爺一定也是高手，何不同我師父下一盤？我自從跟着鄒師父學了兩年，還不會得着他一着兩着的竅哩。』虔婆道：『姐夫且同鄒師父下一盤，我下去備酒來。』陳木南道：『怎好就請教的？』聘娘道：『這個何妨，我們鄒師父是極喜歡下的。』就把棋盤上棋子揀做兩處，請他兩人坐下。鄒泰來道：『我和四老爺自然是對下。』陳木南道：『先生是國手，我如何下的過？只好讓幾子請教罷。』聘娘坐在傍邊，不由分說，替他排了七個黑子。鄒泰來道：『如何擺得這些？真個是要我出醜了。』陳木南道：『我知先生是不空下的，而今下個彩罷。』取出一錠銀子，交聘娘擎着。聘娘又在傍邊備着鄒泰來勉強下了幾子。陳木南起首還不覺的，到了半盤，四處受敵，待要吃他幾子，又被他占了外勢，待要不吃他的，自己又不得活，及至後來，雖然贏了他兩子，確實盡了氣力。鄒泰來道：『四老爺下的高，和聘娘真是個對手。』聘娘道：『鄒師父是從來不給人贏的，今日一般也輸了。』陳木南道：『鄒先生方才分明是讓我。那裏下的過？還要添兩子再請教一盤。』鄒泰來因是有彩，又曉的他是屎棋，也不怕他惱，擺起九個子，足足贏了三十多着。陳木南肚裏氣得生疼，拉着他，只管下了去，一直讓到十三，共總還是下不過，因說道：『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幾個才好。』鄒泰來道：『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却是怎麼樣好？』聘娘道：『我們而今另有個頑法。鄒師父頭一着不許你動，隨便拈着丟在那裏，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鄒泰來笑道：『這成個甚麼款？那有這個道理。』陳木南又偏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擎一個白子混丟在盤上，接着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却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在暗喜，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打個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裏抱了烏雲蓋雪的貓，望上一撲，那棋就亂了。兩人大笑，站起身來，恰好虔婆來說：『酒席齊備。』擺上酒來，聘娘高擎翠袖，將頭一杯奉了陳四老爺，第二杯就要奉師父。師父不敢當，自己接了酒。彼此放在桌上。虔婆也走來坐在橫頭。候四老爺乾了頭一杯，虔婆自己也奉一杯酒，說道：『四老爺是在國公府裏吃過好酒好。』

着的，到我們門戶人家，那裏吃得慣！聘娘道：『你看儂媽也詔刀了！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吃，定要到國公府裏，才吃着好的？』度婆笑道：『姑娘說的是，又是我的不是了，且罰我一杯！』當下自己斟着，吃了一大杯。陳木南笑道：『酒菜也是一樣。』度婆道：『四老爺，想我老身在南京也活了五十多歲，每日聽見人說國公府裏，我却不曾進去過，不知怎樣像天宮一般哩！我聽見說國公府裏不點蠟燭？』鄒奉來道：『這媽媽講話，國公府不點蠟燭，倒點油燈。』度婆伸過一隻手來道：『鄒大爺，「櫃子兒你嗜嗜。』』他府裏不點蠟燭，倒點油燈。他家那些姑娘們房裏，一個人一個斗大的夜明珠掛在梁上，照的一屋都亮，所以不點蠟燭。』四老爺，這話可是有的麼？』陳木南道：『珠子雖然也有，未必拚了做蠟燭。我那表嫂是個和氣不過的人，這事也容易，將來我帶了聘娘進去看看，我那表嫂，你老人家就裝一個跟隨的人，拚了衣服包，也就進去看看他的房子了。』度婆含笑道：『阿彌陀佛！眼見希奇物，勝作一世人！』我成日裏燒香念佛，保佑得這一尊「天貴星」到我家來，帶我到天宮裏去走走，老身來世也得人身，不變驢馬。』鄒奉來道：『當初太祖皇帝帶了王媽媽季巴巴到皇宮裏去，他們認做古廟，你明日到國公府裏去，只怕也要認做古廟哩。』一齊大笑。度婆又吃了兩杯酒，醉了，灑着醉眼，說道：『他府裏那些姑娘，不知怎樣像畫兒上畫的美人，老爺若是把聘娘帶了去，就比下來了。』聘娘聽他一眼道：『人生在世，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我舊年在石觀音庵燒香，遇着國公府裏十幾乘轎子下來，一個個團圓團臉的，也沒有甚麼出奇。』度婆道：『又是我說的不是，姑娘說的是，再罰我一大杯。』當下度婆前後共吃了幾大杯，吃的也斜斜東倒西歪，收了傢伙，叫撈毛的打燈籠送鄒奉來家去，請四老爺進房歇息。陳木南下樓來進了房裏，聞見噴鼻香，牕子前花梨桌上安着鏡臺，牆上懸着一幅陳眉公的畫，壁上供着一尊玉觀音，兩邊放着八張水磨楠木椅子，中間一張羅甸牀，掛着大紅綢帳子，牀上被褥足有三尺多高，枕頭邊放着薰籠，牀面前一架幾十個香檯，結成一個流蘇，房中間放着一個大銅火盆，爐着通紅的炭，頓着銅鈔，煨着雨水聘娘用纖手在錫餅內撮出銀針茶葉來，安放在宣興壺裏，沖了水，遞與四老爺，和他並肩而坐，叫丫頭出去取水來。聘娘掣大紅汗巾搭在四老爺膝上，問道：『四老爺，你既同國公府裏是親戚，你幾時才做官？』陳木南道：『這話我不告訴別人，怎肯瞞你。我大表兄在京裏已是我薦了，再過一年，我就可得個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於我，我將來和你媽說了，拚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聘娘聽了他這話，拉着手，倒在他懷裏，說道：『這話是你今晚說的，燈光

菩薩聽着！你若是丟了我，再娶了別的妖精，我這觀音菩薩最靈驗，我只把他背過臉來，朝了牆，叫你同別人睡，偎着枕頭就頭痛，爬起来就不頭疼！我是好人家兒女，也不是貪圖你做官，就是愛你的人，你不要辜負了我這一點心！丫頭推開門，擎湯桶送水進來。聘娘慌忙站開，開了抽屜，拿出一包檀香屑，倒在腳盆裏，倒上水，請四老爺洗手腳。正洗着，只見又是一個丫頭，打了燈籠，一班四五個少年姊妹，都戴着貂鼠煖耳，穿着銀鼠灰鼠衣服進來，嘻嘻笑笑，兩邊椅子坐下，說道：「聘娘今日接了貴人，一盒子會」明日在他家做分子是你一個人出！」聘娘道：「這個自然。」姊妹們笑頑了一會，去了。聘娘解衣上牀。陳木南見他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歡洽。朦朧睡去，忽又驚醒，見燈花炸了一下，回頭看四老爺時，已經睡熟，聽那更鼓時，三更半了。聘娘將手理一理被頭，替四老爺蓋好，也便合着睡去。睡了一時，只聽得門外鑼響。聘娘心裏疑惑：「這三更半夜，那裏有鑼到我門上來……」看看鑼聲更近。房門外一個人道：「請太太上。」聘娘只得披縐襖，倒靴弓鞋，走出房門外。只見四個管家婆娘，齊雙雙跪下，說道：「陳四老爺已經陞授杭州府正堂了，特着奴婢們來請太太到任同享榮華。」聘娘聽了，忙走到房裏，梳了頭，穿了衣服，那婢子又送了鳳冠霞帔，穿戴起來，出到廳前，一乘大轎。聘娘上了轎，擡出大門，只見前面鑼，旗，傘，吹手，夜役，一隊隊排着；又聽的說：「先要擡到國公府裏去。」正走得興頭，路旁邊走過一個黃臉禿頭師姑來，一把從轎子裏揪着聘娘，罵那些人道：「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擡他到那裏去！」聘娘說道：「我是杭州府的官太太，你這禿頭師姑怎敢來揪我！」正要叫夜役鎖他，舉眼一看，那些人都不見了，急得大叫一聲，一交撞在四老爺懷裏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公子，忽爲閻嶠之遊；窈窕佳人，竟作禪關之客。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話說聘娘同四老爺睡着，夢見到杭州府的任，驚醒轉來，窗子外已是天亮了，起來梳洗。陳木南也就起來。虔婆進房來問了姐夫的好，吃過點心，恰好金修義來，鬧着要陳四老爺的喜酒。陳木南道：「我今日就要到國公府裏去，明日再來爲你的情罷。」金修義走到房裏，看見聘娘手挽着頭髮，還不曾梳完，那烏雲鬢半截垂在地下，說道：「恭喜聘娘接了這樣一位貴人！你看看，恁般時候，尙不會定當，可不是越發嬌嬾了！」因問：「陳四老爺明日甚麼時候才來，等我吹笛子叫聘娘唱一隻曲子。」

與老爺聽。他的李太白清平三調，是十二樓沒有一個賽得過他的！說着，聘娘又拿汗巾替四老爺拂了頭巾，囑咐道：「你今晚務必來，不要哄我老等着！」陳木南應諾了，出了門，帶着兩個長隨，回到下處，思量沒有錢用，又寫一個札子叫長隨拏到國公府裏向徐九公子再借二百兩銀子，湊着好用。長隨去了半天，回來說道：「九老爺拜上老爺，府裏的三老爺方從京裏到，選了福建漳州府正堂，就在這兩日內要起身上任去。九老爺也要同到福建任所，料理事務，說銀子等明日來辭行，自帶來。」陳木南道：「既是三老爺到了，我去候他。」隨坐了轎子，帶着長隨，來到府裏，傳進去。管家出來回道：「三老爺，九老爺都到沐府裏赴席去了。四爺有話說，留下罷。」陳木南道：「我也無甚話，是特來候三老爺的。」陳木南回到寓處，過了一日，三公子同九公子來河房裏辭行，門口下了轎子。陳木南迎進河廳坐下。三公子道：「老弟許久不見，風采一發個儼。姑母去世，愚表兄遠在都門，不曾親自弔唁。幾年來學問更加淵博了。」陳木南道：「先母辭世，三載有餘，弟因想念九表弟文字相好，所以來到南京，朝夕請教。今表兄榮任閩中，賢昆玉同去，愚表弟倒覺失所了。」九公子道：「表兄若不見棄，何不同去一行？長途之中，到覺得頗不寂寞。」陳木南道：「原也要和表兄同行，因此此地還有一兩件小事，俟兩三月之後，再到表兄任上來罷。」九公子隨叫家人取一個拜匣，盛着二百兩銀子，送與陳木南收下。三公子道：「尊等老弟到敝署走走，我那裏還有事要相煩幫襯。」陳木南道：「一定來效勞的。」說着，吃完了茶，兩人告辭起身。陳木南送到門外，又隨坐轎子到府裏去送行，一直送他兩人到了船上，才辭別回來。那金修義已經坐在下處，扯他來到來賓樓，進了大門，走到臥房，只見聘娘臉兒黃黃的，金修義道：「幾日不見四老爺來，心口疼的病又發了。」虔婆在旁道：「自小兒嬌養慣了，是有這一個心口疼的病，但凡着了氣惱，就要發。他因四老爺兩日不曾來，只道是那些憎嫌他，就發了。」聘娘看見陳木南，含着一雙淚眼，總不則聲。陳木南道：「你到底是那裏疼痛？怎樣才得好？往日發了這病，却是甚藥醫？」虔婆道：「往日發了這病，茶水也不能嚥一口。醫生來撮了藥，他又怕苦不肯吃，只好頓了人參湯慢慢給他吃着，才保全得，不傷大事。」陳木南道：「我這裏有銀子，且拿五十兩放在你這裏，換了人參來用着，再揀好的換了。」我自己帶來給你。」那聘娘聽了這話，挨着身子，靠着那繡枕，一團兒坐在被窩裏，胸前圍着一個紅抹胸，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病一發了，不曉得怎的，就這樣心慌！那些先生們說，單吃人參，又會助了虛火，往常總是含着黃連，煨些湯吃，夜裏睡着，才得合眼；要是不吃，就只好是眼睜睜的一夜醒到天亮！」陳木南道：「這也容易，我明日換些黃連來給你。」

就是了。』金修義道：『四老爺在國公府裏，人參、黃連，論秤稱也不值甚麼，聘娘那裏用的了！』聘娘道：『我不知怎的，心裏慌慌的，合着眼就做出許多胡枝扯葉的夢，清天白日的，還有些害怕。』金修義道：『總是你身子生的虛弱，經不得勞碌，着不得氣惱。』虔婆婆道：『莫不是你撞着甚麼神道，替你請個尼僧來禳解禳解罷。』正說着，門外敲的手響，響度婆出來看，原來是延壽菴的師姑本慧來收月米。虔婆婆道：『阿呀，是本老爺兩個月不見你來了，這些時，菴裏做佛事忙。』本師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今年運氣低，把一個二十歲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連觀音會都沒有做的成。你家的相公娘好。』虔婆婆道：『也當時三好兩歹的，虧的太平府陳四老爺照顧他。他是國公府裏徐九老爺的表兄，常時到我家來。偏生的聘娘沒造化，心口疼的病發了，你而今進去看看。』本師姑一同走進房裏。虔婆婆道：『這便是國公府裏陳四老爺。』本師姑上前打了一個問訊。金修義道：『陳老爺，這是我們這裏的本師父，極有道行的。』本師姑見過四老爺，走到牀面前來看相公娘。金修義道：『方才說要禳解，何不就請本師姑禳解，禳解？』本師姑道：『我不會禳解的，我來看相公娘的氣色罷。』便走了來，一屁股坐到牀沿上。聘娘本來是認得他的，今日擡頭一看，却見他黃着臉，歪着頭，就和前日夢裏揪他的師姑一模一樣，不覺就懊惱起來，只叫得一聲『多勞』，便把被蒙着頭睡下。本師姑道：『相公娘心裏不耐煩，我且去罷。』向眾人打個問訊，出了房門。虔婆將月米遞給他。他左手擎着磬子，右手拿着口袋，去了。陳木南也隨即回到寓所，拿銀子叫長隨趕着去換人參，換黃連，只見主人家董老太太拄着拐杖，出來說道：『四相公，你身子又結結實實的，只管換這些人參、黃連，做甚麼？我聽見這些時在外頭熬頭，我是你的房主人，又這樣年老，四相公，我不好說的。自古道：『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債。』他們這樣人家，是甚麼有良心的！把銀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我今年七十多歲，看經念佛，觀音菩薩聽着，我怎肯眼睜睜的，看着你上當不說？』陳木南道：『老太太說的是，我都知道的。這人參、黃連，是國公府裏託我換的。』因怕董老太太勸刀，便說道：『恐怕他們換的不好，還是我自己去。』走了出來，到人參店裏尋着了長隨，換了半斤人參，半斤黃連，和銀子，就像捧寶的一般，捧到來賓樓。才進了來賓樓門，聽見裏面彈的三絃子響，是虔婆婆叫了一個男瞎子來替姑娘算命。陳木南把人參、黃連，遞與虔婆婆，坐下聽算命。那瞎子道：『姑娘今年十七歲，大運交庚寅，寅與亥合，合着時上的貴人，該有個貴人星坐命，就是四正有些不利，引動了一個『計都星』，在裏面作擡，有些嚇唧不安，却不礙大事。莫怪我直談，姑娘命裏犯一個『華蓋星』，却要記一個佛名，應破了才好。將來從一個貴人，還要』

戴鳳冠霞帔，有太太之分哩。說完，橫着三弦彈着，又唱一回，起身要去。虔婆留吃茶，捧出一盤雲片糕，一盤黑棗子來，放個小桌子，與他坐着。丫頭斟茶，遞與他吃着。陳木南問道：『南京城裏，你們這生意也還好麼？』瞎子道：『說不得，比不得上年了！上年都是我們沒眼的算命，這些年睜眼的人都來算命，把我們擠壞了！就是這南京城，二十年前，有個陳和甫，他是外路人，自從一進了城，這些大老官家的命，都是他擺攤着算了去，而今死了，積作的個兒子，在我家那間壁招親，日日同丈人吵窩子，吵的鄰家都不得安身。眼兒得我今日回家，又要聽他吵了。』說罷，起身道：『多謝。』去了一直走了回來，到東花園一個小巷子裏，果然又聽見陳和甫的兒子和丈人吵。丈人道：『你每日在外測字，也還尋得幾十文錢，只買了豬頭肉，飄湯燒餅，自己搗噁子，一個錢也不拿了來家，難道你的老婆要我替你養着？這個還說是我的女兒也罷了，你除了豬頭肉的錢不還，也來問我要終日吵鬧，這是那裏來的晦氣！』陳和甫的兒子道：『老爹，假使這豬頭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還錢。』丈人道：『胡說！我若吃了，我自然還！這都是你吃的。』陳和甫兒子道：『設或我這錢已經還過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還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該人的錢，怎是我用你的？』陳和甫兒子道：『萬一豬不生這個頭，難道他也來問我要錢？』丈人見他十分胡說，拾了個叉子棍，趕着他打瞎子摸子過來，扯勸丈人氣的顛呵呵的道：『先生！這樣不成人，我說說他，他還拏這些混帳話來，答應我，豈不可恨！』陳和甫兒子道：『老爹，我也沒有甚麼混帳處，我又不吃酒，又不賭錢，又不嫖老婆，每日在測字的桌子上，還拏着一本詩念，有甚麼混帳處？』丈人道：『不是別的混帳，你放着一個老婆不養，只是累我，我那裏裏拏得起。』陳和甫兒子道：『老爹，你不喜女兒給我做老婆，你退了回去罷了。』丈人罵道：『該死的畜生，我女兒退了做甚麼事哩。』陳和甫兒子道：『聽憑老爹再嫁一個女婿罷了。』丈人大怒道：『瘟奴！除非是你死了，或是做了和尚，這事才行得。』陳和甫兒子道：『死是一時死不來，我明日就做和尚去。』丈人氣憤憤的道：『你明日就做和尚！』瞎子聽了半天，聽他兩人說的都是『堂屋裏掛草薦』，不是話，也就不扯勸，慢慢的摸着回去了。次早，陳和甫的兒子剃光了頭，把瓦楞帽賣掉了，換了一頂和尚帽子戴着，來到丈人面前，合掌打個問訊道：『老爹，貧僧今日告別了。』丈人見了大驚，雙眼掉了淚來，又着實數說了他一頓，知道已是無可如何，只得叫他寫了一張紙，自己帶着女兒養活去了。陳和甫自此以後，『無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測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子上，念詩十分自在。又過了半年，那一日，正拏着一本書在那裏看，遇着他一個同夥。

的測字丁言志來看他見他看這本書，因問道：『你這書是幾時買的？』陳和尚道：『我才買來三四天。』丁言志道：『這是鶯脰湖唱和的詩，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同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齊」。你看這起句：「湖如鶯脰夕陽低。」只消這一句，便將題目點出，以下就句句貼切，移不到別處宴會的題目上去了。』陳和尚道：『這話要來問我才是，你那裏知道！當年鶯脰湖大會，也並不是胡三公子做主人，是婁中堂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那時我家先父就和婁氏弟兄是一人之交，彼時大會鶯脰湖，先父一位，楊執中先生權勿用先生，牛布衣先生、蘧駝夫先生、張鐵臂兩位主人，還有楊先生的令郎，共是九位。這是我先父親口說的，我到不曉得你那裏知道！』

丁言志道：『依你這話，難道趙雪齋先生、景蘭江先生的詩都是別人假做的了？你想想，你可做得來？』陳和尚道：『你這話尤其不通！他們趙雪齋這些詩，是在西湖上做的，並不是鶯脰湖那一會。』丁言志道：『他分明是說「湖如鶯脰」，怎麼說不是鶯脰湖大會？』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彙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裏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駝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尚道：『我不會見過，倒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會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裏耳朶響，還來同我瞎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裏有個冒認父親的？』丁言志道：『陳思阮你自己做兩句詩罷了，何必定要冒認做陳和甫先生的兒子？』陳和尚大怒道：『丁詩！你「幾年桃子幾年人」！跳起來，通共念熟了幾首趙雪齋的詩，緊緊的就伸着嘴來講名士！』丁言志跳起身來道：『我就不該講名士！你到底也不是一個名士！』兩個人說戲了，揪着領子，一頓亂打。和尚的光頭被他擊了幾下，擊的生疼，拉到橋頂上，和尚眊着眼，要拉他跳河，被丁言志搯了一交，骨碌碌就滾到橋底下去了。和尚在地下急的大嚷大叫，正叫着，遇見陳木南躡了來，看見和尚仰下巴睡在地下，不成模樣，慌忙拉起來道：『這是怎的？』和尚認得陳木南，指着橋上說道：『你看這丁言志無知無識的，走來說是鶯脰湖的大會，是胡三公子的主人，我替他講明白了，他還要死強，並且說我是冒認先父的兒子，你說可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道：『這個是甚麼要緊的事，你兩個人也這樣鬼吵，其實丁言老也不該說，思老是冒認父親，這却是言老的不是。』丁言志道：『四先生，你不曉得，難道我不知道他是陳和甫？』

先生的兒子？只是他擺出一副名士臉來，太難看！」陳木南笑道：「你們自家人，何必如此？要是陳思老就會擺名士臉，當年那虞博士、莊徵君，怎樣過日子呢？我和你兩位吃杯茶，和和事，下回不必再吵了。」當下拉到橋頭間壁一個小茶館裏坐下，吃着茶。陳和尚道：「聽見四先生合表兄要接你回到福建去，怎樣還不見動身？」陳木南道：「我正是爲此來尋你測字，幾時可以走得？」丁言志道：「先生，那些測字的話，是我們『籤火七占通』的。你要動身，揀個日子走就是了，何必測字！」陳和尚道：「四先生，你半年前，我們要會你一面，也不得能彀。我出家的第二日，有一首雜髮的詩送到你下處請教，那房主人董老太說，你又到外頭頑去了。你却一向在那裏？今日怎管家也不帶，自己在這裏閒撞？」陳木南道：「因這裏來賓樓的聘娘愛我的詩做得好，我常在他那裏。」丁言志道：「青樓中的人也曉得愛才，這就雅極了。」向陳和尚道：「你看他不過是個巾幗，還曉得看詩，怎有個鶯脰湖大會不作詩的呢？」陳木南道：「思老的話到不差。那婁玉亭便是我的世伯，他當日最相好的是楊執中，權勿用。他們都不以詩名。」陳和尚道：「我聽得權勿用先生後來犯出一件事來，不知怎麼樣結局？」陳木南道：「那也是他學裏幾個秀才誣賴他的後來這件官事也昭雪了。」又說了一會，陳和尚同丁言志別過去了。陳木南交了茶錢，自己走到來賓樓。一進了門，度婆正在那裏同一個賣花的穿桂花球，見了陳木南道：「四老爺，請坐下罷了。」陳木南道：「我樓上去看看聘娘。」度婆道：「他今日不在家，到輕煙樓做『盒子會』去了。」陳木南道：「我今日來和他辭辭行，就要到福建去。」度婆道：「四老爺就要動身？將來可還要回來的？」說着，丫頭捧一杯茶來。陳木南接在手裏，不大熱，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度婆看了道：「怎麼茶也不肯泡一壺好的？」丟了桂花球，就走到房門裏去罵烏龜。陳木南看見他不睬不睬，只得自己又踱了出來。走不得幾步，頂頭遇着一個人，叫道：「陳四爺，你還要信行些才好！怎叫我們只管跑！」陳木南道：「你開着偌大的人參鋪，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我少不得料理了送來給你。」那人道：「你那兩個管管而今也不見面，走到會寓，只有那房主人董老太出來回，他一個堂客家，我怎好同他七個八個的？」陳木南道：「你不要慌，」躲得和尚躲不得寺。我自然有個料理。你明日到我寓處來。」那人道：「明早是必留下，不要又要我們跑腿。」說過，就去了。陳木南回到下處，心裏想道：「這事不尷尬，長隨又走了，度婆家又走不進他的門，銀子又用的精光，還剩了『一屁股兩肋巴』的債，不如捲捲行李，往福建去罷！」瞞着董老太，一溜煙走了。次日，那賣人參的清早上走到他寓所來，坐了半日，連鬼也不見一個。那門外推的門響，又走進一個人來，搖着白

紙詩扇，文綉縐的。那賣人參的起來問道：『曾姓？』那人道：『我就是丁言志，來送新詩請教陳四先生的。』賣人參的道：『我也是來尋他的。』又坐了半天，不見人出來，那賣人參的就把屏門拍了幾下。董老太挂着拐杖出來問道：『你們尋那個的？』賣人參的道：『我來找陳四爺要銀子。』董老太道：『他麼？此時好到觀音門了。』那賣人參的大驚道：『這等，可曾把銀子留在老太處？』董老太道：『你還說這話，連我的房錢都騙了他！自從來寶樓張家的妖精纏昏了頭，那一處不脫空背着一身的債，還希罕你這幾兩銀子！』賣人參的聽了，『啞叭夢兒媽，說不出的苦。』急的要跳如雷。丁言志勸道：『曾駕也不必急，急也不中用，只好請回陳四先生是個讀書人，也未必就騙你。將來他回來，少不得還哩。』那人跳了一回，無可奈何，只得去了。丁言志也搖着扇子，晃了出來，自心裏想道：『堂客也會看詩。』那十二樓不會到過，何不把這幾兩測字積下的銀子，也去到那裏頑頑。』主意已定，回家帶了一卷詩，換了幾件半新不舊的衣服，戴一頂方巾，到來寶樓來。烏龜看見他像個跌子，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我來同你家姑娘談談詩。』烏龜道：『既然如此，且秤下箱錢。』烏龜拏着黃桿戲子。丁言志在腰裏摸出一個包子來，散散碎碎，共有三兩四錢五分。烏龜道：『還差五錢五分。』丁言志道：『會了姑娘再找你罷。』丁言志自己上得樓來，看見聘娘在那裏打棋譜，上前作了一個大揖。聘娘覺得好笑，請他坐下，問他來做甚麼。丁言志道：『久仰姑娘最喜看詩，我有些拙作，特來請教。』聘娘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丁言志在腰裏摸了半天，摸出二十個銅錢來，放在花梨桌上。聘娘大笑道：『你這個錢，只好送給儀徵豐家巷的撈毛的，不要玷污了我的桌子！快些收了回去買燒餅吃罷。』丁言志羞得臉上一紅二白，低着頭，捲了詩，揣在懷裏，悄悄的下樓回家去了。度婆聽見他圍着跌子，要了花錢，走上樓來問聘娘道：『你剛才向跌子要了幾兩銀子的花錢？』聘娘道：『那跌子那裏有銀子！』拿出二十銅錢來，我那裏有手接他的？被我笑的他回去了。』度婆道：『你是甚麼巧生兒！圍着跌子還不問他要一大注子，肯白白放了他回去，你往常嫖客給的花錢，何曾分一個半個給我？』聘娘道：『我替你尋了這些錢，還有甚麼不是些小事就來尋事！我將來從了良，不怕不做大太太！你放這樣跌子上我的樓來，我不說你罷了，你還要來嘈嘈！』度婆大怒，走上前來一個嘴巴，把聘娘打倒在地。聘娘打滾，撒了頭髮，哭道：『我貪圖些甚麼，受這些折磨！你家有銀子，不愁不不得一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不由分說，向度婆大哭大罵，要尋刀勿頸，要尋繩子上吊，髒環都滾掉了。度婆也慌了，叫了老烏龜上來，再三勸

解，總是不肯依，鬧的要死要活，無可奈何，由着他拜延壽卷本，慧做徒弟，剃光了頭，出家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雲散，賢豪才色總成空；薪盡火傳，工匠市塵都有韻。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此時虞博士那一輩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閉門不問世事的。花壇酒社，都沒有那些才俊之人；禮樂文章，也不見那些賢人講究。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見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却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婚喪祭，鄉紳堂裏，坐着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糊口合逢迎的考校。那知市井中間，又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兒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的最好，却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個人替他拂着紙，他才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却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要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靴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日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踏了他一書房的污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沒有錢。」那主人道：「你肯寫一幅字送我，我買鞋送你了。」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主人厭他醜陋，自己走了進去，擊出一雙鞋來道：「你先生且請略換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還要算擡舉你！我那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呼呼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

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幅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拿出一個大墨盞子來，揀出一錠墨，舀些水，坐在禪牀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裏磨墨，正磨的興頭，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の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到那邊敘寒溫。季遐年磨完了墨，拈出一張紙來，鋪在桌上，叫四個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敗筆，蘸飽了墨，把紙相了一會，一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後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一驚，把小和尚擊矮了半截，擊的殺喳的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急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惱，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向和尚作別去了。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大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個寫字的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甚麼人，混往裏邊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裏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敞廳上，小廝進去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噴，大叫，把施鄉紳罵的閉口無言，低着頭進去了。那季遐年又罵了一會，依舊回到大界寺裏去了。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父親死了，他無以爲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庵裏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遊人都進來頑耍。王太守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個石臺，兩邊四條石凳，三四個大老官簇擁着兩個人在那裏下棋。一個穿寶藍的道：「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壘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下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卡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實費力了！」王太守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襪襖，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守道：「我也略曉得些。」撐着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守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下的道：「他既

大膽，就叫他出個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馬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略負了些。」眾人大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失棋，心裏快活極了，那裏還吃得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裏有錢，開着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場。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嫌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的畫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却愛才如命，遇着這些人來，留着吃酒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掣與人用。那些當舖裏的小官，看見主人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獸氣，在當舖裏儘着做弊，本錢漸漸消折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會生錢，只得放在家裏秤着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場利錢還人。不想夥計沒有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裏的幾萬擔柴盡行燒了。那柴燒的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給他看。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裏。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一個僻靜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桌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檯；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搗着了，把水倒在爐子裏放着，依舊坐在櫃檯裏看詩畫。櫃檯上放着一個瓶，插着些時新花朶；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人來坐着吃茶，他丟了書就來拏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米，還做得甚麼事！那日正坐在櫃檯裏，一個鄰居老爹過來同他談閒話。那老爹見他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老人家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

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些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蓋寬道：「老爹，世情看冷，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塊，還搭配的，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爹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裏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有錢的地方去了，那裏還肯到我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鄰居見他說的苦惱，因說道：「老爹，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有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得幾分銀子的小東，吃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說着，叫了他的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兩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爹會了帳，打發小菜錢，一徑躡進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吃茶。鄰居老爹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裏愁沒碗飯吃！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步田地！」那鄰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個遊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擠了來看，把帽子都被人擠掉了。如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完了茶，同你到那裏看看。」說着，又吃了一賣牛首豆腐，干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山頭倒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裏挑醬菜，大殿上櫃子都沒了。又到後邊五間樓，直插插的，樓板都沒有一片。兩個人前後走了一交，蓋寬歎息道：「這樣名勝的所在，而今破敗至此，竟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擎着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鄰居老爹道：「當年遊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老樣範的，收在這樓底下幾張大櫃裏，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的走了出來。鄰居老爹道：「我們順便，上雨花臺絕頂。」望着隔江的山色，風翠鮮明，那江中來往的船隻，帆檣歷歷可數，那一輪紅日，沉沉的傍着山頭下去了。兩個人緩緩的下了山，進城回去。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個人家出了八兩銀子束修，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五十多歲，在三山街開着一個裁縫鋪。每日

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們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多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他五個兒子灌園，那園却有二三百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屋，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看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此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得緊？』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老爹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荆元接了，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爹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麼「桃源」，一只如老爹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哥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爹不厭污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又說了幾句話。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絃，彈起來，鏗鏘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麼？

詞曰：——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治後，幾番嘯傲，杏花村裏，幾度徜徉。鳳止高梧，蟲吟小樹，也共時人較短長。今已矣！把衣冠蟬蛻，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喚幾個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江左煙波，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續錄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尙書奉旨承祭

話說萬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與羣臣接見，各省水旱徧災，流民載道。督撫雖然題了進去，不知那龍目可曾觀看。忽一日，內閣下了一道上諭，料裏鈔出來，上寫道：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朕即昨以來，四十餘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夫欲迪康兆姓，首先進用人。才。昔秦穆公不能用周禮，詩人刺之；此兼葭蒼蒼之篇所由作也。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歟？不然，何以不能臻於三代之隆也？諸臣其各抒所見，條列以聞，不拘忌諱，朕將采擇焉。欽此。」

過了三日，御史單颺言上了一個疏：

「奏爲請旌沈抑之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臣聞人才之盛衰，關乎國家之隆替。虞廷翼爲明聽，周室疏附後先，載於詩書傳之奕禩，夔乎尙矣。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資格，故兔置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備腹心德音之任。至於後世，始立資格以限制之。又有所謂清流者，在漢則曰「賢良方正」，在唐則曰「入直」，在宋則曰「知制誥」。我朝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開鄉會制科，設立翰林院衙門，儒臣之得與此選者，不數年間，從容而躋聊貳，非是不得謂清華之品。凡宰臣定謚，其不由翰林院出身者，不得謚爲「文」。如此之死生榮遇，其所以固結於人心而不可解者，非一日矣。雖其中拔十而得二三，如薛瑄、胡居仁之理學，周憲、吳景之忠義，功業則有于謙、王守仁，文章則有李夢陽、何景明、輩，炳炳烺烺，照耀史冊。然一榜進士及第，數年之後，乃有不能舉其姓字者，則其中僥倖，亦不免焉。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其不得者，抱其沈寃抑塞之氣，嘯吸於宇宙間，其生也，或爲作狂，或爲迂怪，甚而爲幽僻詭異之行，其死也，皆能爲妖，爲厲，爲災，爲殺。上薄乎日星，下徹乎淵泉，以爲百姓之害。此雖諸臣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於學問，亦不得謂非資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臣聞唐朝有於諸臣身後追賜進士之典，方千羅鄴，皆與焉。皇上旁求側席，不遺幽隱，寧於已故之儒，生借此恩澤，諸臣生不能入於玉堂，死何妨懸於金馬？伏乞皇上憫其沈抑，特沛殊恩，徧訪海內已故之儒，修考其行事，第其文章，賜一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職銜有差，則深寃抑塞之士，莫不變而爲祥風甘雨，同仰皇恩於無既矣。臣愚聞

識忌諱，冒昧陳言，伏乞睿鑒施行。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疏上，六月初一日奉旨：——

「這所奏着大學士會同禮部行令各省探訪已故儒修詩文，纂誌，行狀，彙齊送部核査。如何加恩旌揚分別賜第之處，不拘資格，確議具奏。欽此。」

禮部行文到各省，各省督撫行司道，司道行到各府州縣。探訪了一年，督撫彙齊報部，大學士等議了上去。議道：

「禮部爲欽奉上諭事。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單颺言，奏爲請旌沈抑之人才，以昭聖治，以光泉壤事。一本六月初一日奉聖旨（旨意全錄）欽此。臣等查得各省咨到探訪已故之儒修詩文，纂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合共九十一人。其已登仕籍未入翰林院者，周進、范進、向鼎、饒祐、雷驥、張師陸、湯奉、杜倩、李本瑛、董英、馮瑤、扶狹、陳育、德、楊允、余特，共十五人。其武途出身已登仕籍，例不得入翰林院者，湯奏、蕭采、木耐，共三人。舉人，婁瑋、衛體善，共二人。監生，徐詠一人。貢生，嚴大位、隨岑、巷、匡、週、沈大年，共四人。監生，婁瓚、遼來、甸、胡、纘、武、書、伊、昭、儲、信、湯、山、湯、寶、莊、潔，共九人。生員，梅玖、王德、王仁、魏好古、蓮景玉、馬靜、倪霜峯、季桂、諸葛佑、蕭鼎、浦玉方、章闌、杜儀、臧茶、遲均、余夔、蕭樹滋、虞感、郝、莊、尙志、余持、余敷、余般、虞梁、王蘊、鄧義、陳春，共二十六人。布衣，陳禮、牛布衣、權勿用、景本、蕙、趙潔、支鏐、金東崖、牛浦、牛瑤、鮑文卿、倪廷珠、宗姬、郭鐵筆、金寓、劉辛、東之、洪、慈、仙、盧華士、婁煥文、季恬逸、郭力、蕭浩、鳳鳴岐、李遐年、蓋寬、王太、丁、詩、荆、元，共二十七人。釋子，甘露僧、陳思阮，共二人。道士，來霞、士一人。女子，沈瓊枝一人。臣等伏查已故之儒修周進……等，其人雖庸雜不倫，其品亦瑕瑜不掩，然皆卓然有以自立。謹按其生平之事實文章，各擬考語，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欽點名次，揭榜曉示。降恩出自聖裁，臣等未敢擅便。其詩文、纂誌、行狀，以及訪聞事實，存貯禮部衙門，昭示來茲，可也。」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議上，二十六日奉旨：

「虞育德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莊尙志賜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杜儀賜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蕭采……等賜第二甲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檢討。沈瓊枝……等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俱授翰林院庶吉士。於七月初一日揭榜曉示，賜祭一壇，設於國子監。遺禮部尙書劉進賢前往行禮。餘依議。欽此。」

到了七月初一日黎明，禮部門口懸出一張榜來，上寫道：

「禮部爲欽奉上諭事。今將採訪儒修，賜第姓名，籍貫，開列於後。須至榜者：——第一甲：第一名，虞育德，南直隸常熟縣人。第二名，莊尙志，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三名，杜儀，南直隸天長縣人。第二甲：第一名，蕭采，四川成都府人。第二名，遲均，南直隸句容縣人。第三名，馮靜，浙江處州府人。第四名，武書，南直隸江寧縣人。第五名，湯奏，南直隸儀徵縣人。第六名，余特，南直隸五河縣人。第七名，杜倚，南直隸天長縣人。第八名，蕭浩，四川成都府人。第九名，郭力，湖廣長沙府人。第十名，婁煥文，南直隸江寧縣人。第十一名，王蘊，南直隸徽州府人。第十二名，婁琿，浙江歸安縣人。第十三名，婁璿，浙江歸安縣人。第十四名，蘧祐，浙江嘉興府人。第十五名，向鼎，浙江紹興府人。第十六名，莊潔，南直隸上元縣人。第十七名，虞梁，南直隸五河縣人。第十八名，尤扶，南直隸江陰縣人。第十九名，鮑文卿，南直隸江寧縣人。第二十名，甘露僧，南直隸蕪湖縣人。第三甲：第一名，沈瓊枝，南直隸常州府人。第二名，韋開，南直隸滁州府人。第三名，徐詠，南直隸定遠縣人。第四名，速來旬，浙江嘉興府人。第五名，李本璞，四川成都府人。第六名，鄧義，南直隸滁州府人。第七名，鳳鳴岐，南直隸江寧縣人。第八名，木耐，陝西同官縣人。第九名，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第十名，季佳，南直隸懷寧縣人。第十一名，景本蕙，浙江溫州府人。第十二名，趙潔，浙江杭州府人。第十三名，胡纘，浙江杭州府人。第十四名，蓋寬，南直隸江寧縣人。第十五名，荆元，南直隸江寧縣人。第十六名，雷驥，北直隸大興縣人。第十七名，楊允，浙江烏程縣人。第十八名，諸葛佑，南直隸盱眙縣人。第十九名，李遐年，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二十名，陳春，南直隸太平府人。第二十一名，匡迥，浙江樂清縣人。第二十二名，來霞，南直隸揚州府人。第二十三名，王太，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二十四名，湯山，南直隸儀徵縣人。第二十五名，辛東之，南直隸儀徵縣人。第二十六名，嚴大位，廣東高要縣人。第二十七名，陳思阮，江西南昌府人。第二十八名，陳禮，江西南昌府人。第二十九名，丁詩，南直隸江寧縣人。第三十名，牛浦，南直隸蕪湖縣人。第三十一名，余變，南直隸上元縣人。第三十二名，郭鐵筆，南直隸蕪湖縣人。」

這一日，禮部劉進賢奉旨來到國子監裏，戴了幘頭，穿了宮袍，擺齊了祭品，上來三獻。太常寺官便讀祝文道：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七月朔，宜祭日，皇帝遣禮部尙書劉進賢以牲禮玉帛之儀，致祭於特贈翰林院修撰虞育德……等之靈曰：嗟爾諸臣，純懿靈淑，玉粹鑾鸞，金貞雌伏。彌綸天地，幽替神明，易稱鴻漸，詩喻鶴鳴。資格困人，賢豪同

歎。鳳已就箴，桐猶遭爨。縑袍短褐，蓬窗桑樞；伐蕪粥舂，坎壤歛歎。亦有微官，曾紆尺組；龍寶難馴，喻寧堪伍。亦有達宦，曾着先鞭；玉堂金馬，邈若神仙。子子干旄，翹翹車乘；誓墓鑿坏，誰敢捷徑？澁豸嬰繆，驅僮市門；中有高士，誰共討論？茶板粥魚，丹爐樂白；梨園之子，蘭囿之秀。提戈磨盾，束髮從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紅。蚩蚩細民，翩翩公子；同在窮途，淚如鉛水。金陵池館，日麗風和；講求禮樂，醴酒升歌。越水吳山，煙霞淵敷；擊鉢催詩，論文載酒。後先相望，數十年來；愁城未破，淚海無涯。朕甚憫旃，加恩泉壤；賜第授官，解茲悒悒。嗚呼！蘭因芳隕，嘗以明煎；維爾諸臣，榮名萬年。尚饗！」

儒林外史人名辭典（以姓氏筆畫多少爲序）

二 畫

【丁詩】字計志，江寧縣人。

測字爲生。和陳思阮爭名，十兩人打滾到橋底下，巧遇陳木南來，纔勸開了。聽說聘娘也愛才做詩，第二天就帶了一卷詩去拜訪。繭奴看他像個狀子，聘娘要看詩錢，他摸出二十個銅錢，聘娘大笑說是『撈毛的錢買燒餅吃去罷。』把他羞的臉一紅一白，捲了詩，悄悄的回去了。照他的行事，完全是一個書獃子。

三 畫

【子老者】家住南京清凉山，膝下五子，灌園爲生。生性高雅，焚下一爐好香，靜聽荆元彈琴，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悽然淚下。

四 畫

【尤扶徠】字瑞亭，江陰縣人。

爲人仁厚。原是南京一位老名士，在陝西同官縣做知縣，將做完一件好事，正在歡喜，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書子來拜。接見之後，着實欽敬，送盤費銀子五十兩，還給寫信介紹四川蕭臬軒先生。

【支鏐】字劍峯，杭州府鹽務巡商。雖是滿面麻子，生性却非常風雅，好飲酒，喜吟詩。一次黑夜吃得大醉，正手舞足蹈的高興，在街上前跌後撞，口裏喊着『李太白宮錦夜行』，忽然迎着鹽捕分府，被一條鏈子鎖了去。

【方杓】徽州人，在五河開典當行鹽，就冒了籍。經營鹽業，

家財富有，造成鄉僻慕勢之風。節孝入祠，招搖過市，在學校宮前竟行非禮之事。

【木耐】陝西同官縣人。三十多歲，微有鬚鬚。他們夫妻兩個，原是好人家兒女，實因凍餓不過，關路打劫。幸遇郭孝子，傳授了武藝，後隨蕭臬仙投軍，做了廣武衛地方的總爺。

【牛布衣】浙江紹興府人。家貧，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還不上四十歲。賦性渾雅，落落寡合，不慕榮利。詩酒場中，藉識些風塵知己。鳩江訪友，可憐甘露菴一病不起，遺下二本詩集，又被姓牛的小子偷去。還害得自己的老婆拋頭露面，千里尋夫，死而有知，能勿感愧？

【牛浦】字布衣，蕪湖縣人。家有祖父，年紀七十多歲，開個

小香燭店，胡亂度日。他自己是個年輕後生，偶從學堂門口過，聽見書聲好聽，偷錢買書，在甘露菴草鞋座下，映着琉璃燈，便念。後偷了牛布衣的遺詩，就冒充牛布衣一般，也做起詩來。取卜女爲妻，接待官員，命妻舅冒充男僕，又遇姓牛的就做他的孫子。安東縣再騙婚黃女，不料真牛布衣的老婆找來，若不是與知縣相與，說不的要吃一場官司！

【牛璠】字玉圃，徽州人。花白鬚鬚，五十多歲，一雙刺蝟眼，兩個鵝骨腮。生性卑鄙。船上收牛浦做姪孫，帶入萬府，惹了一肚子的气。誤聽了程家話頭，弄得尷尬。到蘇州尋回牛浦，割盡衣裳，用繩網起，攢在蘆窰裏，叫坐船扯起篷，不顧去了。

【王仁】字於依，廣東高要縣人，是個廩生。為人貪鄙。私下得到了妹夫的銀子，即拍着桌子，勸妹夫扶趙氏爲正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

【王太】上元縣人，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他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子過活。在妙意菴下棋，贏了馬先生。衆人大驚，要拉着他吃酒。他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個快活似殺矢棋的事？我殺過矢棋，心裏快活極了！那裏還吃得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的去了。其生性灑脫如此。

【王氏】嚴大育之妻。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身體虛弱，路也走不全。來客還要親自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平日積聚些銀子，都藏在牀頂上一個大篋裏。

子裏。病重時，見趙氏伺候殷勤，就答應把他扶正。

【王留歌】南京人。他的姊姊王姑娘，嫁與杜慎卿作妾。他比姊姊小一歲，裝扮起來，南京淮清橋有十班小口，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杜慎卿拉住他細看時，果然比他姊姊更標致。鮑廷璽吹笛子，來道：『打板，他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才完。』

【王惠】汶上縣人。三縉髭鬚，三十多歲年紀。夜宿觀音菴，撒了一地的鷄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害得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後來，果然和荀玫同榜中了進士，房師正是他以前看不起。周進出京赴任，是江西第一能員。只因降了寧王，弄得進退狼狽。最後到太湖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

正在大觀樓小酌，忽來兩個秀才，識得他是烏龜，責他不應當戴方巾胡鬧，扯掉了方巾，劈臉一個大嘴巴，打得他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

【王德】字於據，廣東高要縣人。有弟名王仁，兄弟都是府學廩膳生員。有妹嫁與嚴致和爲妻。爲人貪鄙。兄弟倆一見妹子病重，不則一聲，得了首飾，纔哭得眼紅，受得妹夫的銀子。又義形於色，發帖遍請諸親。不顯妹子死活，在牀前替她寫立遺囑，就把趙氏扶正。

【王蘊】字玉輝，徽州府人家貧，有一妻一子，四女。面皮深黑，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爲人迂厚。三女婿死了，三姑娘要殉節。他就回家，叫老妻去和女兒作別，自己依舊看書寫字，候着信息。聽說女兒果然死了，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到了烈女入祠這日，他

轉覺傷心，辭了不肯去。後來遊西湖，看着水色山光，不免悲悼女兒。過蘇州，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悲酸，那熱淚從老眼裏直滾出來。

五 畫

【甘露僧】蕪湖浮橋口甘露菴內一位老和尚。面貌清癯，顏色和藹。爲人也是很慈悲的。牛布衣死了，他大哭一場，忙取銀子購棺入殮。又在柩前誦念往生咒，要上京去，就把菴事交託牛浦郎照應。朝峨囑使訪郭孝子，路遇惡和尚若不是求得寶采搭救，幾乎老命不保！

【中祥甫】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薛家集人。有子名文卿，娶的是夏總甲的女兒。正月初八日，約齊了集上人在觀音菴裏，議開龍燈之事，請了周進教館。後來他又背裏說壞，弄得周進安

身不牢，荷員外替太夫人治喪時，他已是死了。

六 畫

【伊昭】南京人，是位監生。爲人鄙俗。勸老師虞博士做生日，收禮過春天。又說杜少卿常同乃眷上酒樓吃酒人都笑他。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

【匡迥】字超人，浙江樂清縣人。家有父母兄嫂。生得雖是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孝義是孝義的，狡猾也是狡猾的。流落杭州，測字爲生。馬二先生資助歸里，侍奉父母，曲盡孝道。縣考第一名入泮。先娶鄭女爲妻，晉京求見，又騙辛小姐重婚。洞房之夜，恍若親見瑤宮仙子，那魂靈兒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向鼎】祖籍浙江紹興府。爲人仁厚，廉明，在安東做知縣，只因相與詩人，傳說他問案不

明。若不是戲子鮑文卿從中斡旋，幾被革職。飲水思源，前後共送鮑文卿一千一百二十兩紋銀。

【成老爹】五河縣人，是興販行的行頭子。白花鬍鬚，一張酒糟臉。性喜趨炎附勢。只因好巴結，鬧老，被虞華軒騙說方家請他吃飯，開了他一個玩笑，害他餓了一天肚皮。

七 畫

【余持】字有重，保寧膳生員，未曾出貢。中等身材，面麻微鬚。爲人正直，友于之情尤重。哥哥犯罪，他去打官司，吃盡了辛苦。若是聽了妻舅離間兄弟的話，怎能開脫哥哥的罪名！

【余殷】余數之弟，是個生員。替人家看墳地，席間揀了二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條來龍，睜着眼睛道：「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

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二隻眼睛剝掉了！」

【余特】字有達，五河縣人。有弟名余持。白淨面皮，三絳鬚，近視眼，約有五十多歲。性梗直，湯府請他去教館，學生寫「晚弟」帖子來拜，見非求教之誠，拒不應聘。

【余敷】五河縣人，和余持是嫡堂兄弟。有胞弟名殷，都是生員出身。會看墳地，只要搯一塊小土，送在嘴裏，閉着眼睛，再拿在鼻子跟前聞聞，就知道這地葬得葬不得。

【余夔】字和聲，上元縣人。采石名士。面如傅粉，唇若塗硃。舉止風流，芳蘭竟體。大家給他一個綽號，叫「余美人」。一天薛鄉紳家請客，席上大家談起結交的故事。他道：「這些事還不要，只愛遭馱夫家的雙紅姐，說着還商煩生香呢！」

【宋爲富】揚州鹽商。爲富不

仁。騙討沈瓊枝做妾，不料遇見個淘氣的姑娘，走上門來，只好權且把姑娘穩住。第二天，兌五百銀子給沈大年，又被在縣衙門裏告了一狀。

【李本瑛】四川成都府人。仁厚愛才。官浙江樂清知縣。夜宿鄉莊，聞得匡超人讀書聲，知是一位孝子，彌覺可敬，着實提拔了一番。後來自己官陞給諫，倒賠數百金，糶奮，把外甥女婿與匡超人。

【杜倩】字慎卿，天長縣人。杜宗伯之孫。面如傅粉，眼若點漆。爲人風流儒雅。五月初三日在南京莫愁湖舉行湖亭大會，召集通省梨園子弟，各演雜劇。又把扮演小旦的儂伶批評一番，在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

【杜儀】字少卿，天長縣人。父親做過江西贛州府知府，是個清官，死後還是祖宗丟下的

些田地和不上一萬銀子的家私。面皮微黃，兩眉劍豎，好似畫上關夫子的眉毛。輕財好士，高雅風流。復慷慨仗義，施恩不望報。萬貫家財，都隨手散盡。夫婦兩寄居南京，得遇數位知己，詩酒往還，樂天知命，端的風流自在。

【沈大年】常州人，是個貢生。膝下有個女兒，名叫瓊枝。為人誠信。因遭兵亂，流落青楓，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女兒許嫁揚州宋府。及知是鹽商橫豪騙去做妾，江都縣喊了一狀，無奈批示不准。【沈瓊枝】沈大年的女兒。舉動風流，柔媚中富有豪俠之氣。聽說鹽商騙他做妾，自己走上門去，在宋家過了數天。料想必無好事，就此捲逃到南京刺繡賣詩為生，引動了許多好事的惡少。不料事發被捉，當堂吟詩，頗得知縣賞鑒。兩公差押赴江

都縣，船上惹他生了氣，兩隻小脚飛一般的跳上岸去。

【辛東之】揚州名士。賦性風雅。擅書法，在尤府吃葷齋的喜酒，席上自跨道：「閻王要蓋『森羅寶殿』，這四個字的匾少不得是請我寫，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

八 畫

【來霞士】揚州人，是個做詩的道士。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的鬚鬚，約在五十多歲。葷齋騙杜慎卿來桂花道院看妙人，他不知就裏迎着，摸出一卷詩來請教，弄得杜慎卿忍笑不住。

【周進】字蕘軒，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六十多歲，黑瘦面皮，花白鬚鬚，為人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偌大年紀，未曾進學，教館餬口，受盡奚落。到省要看貢院，哭的死去活來。虧得客

商見憐，納監進場，連試皆捷，飲點廣東學道。自己是吃苦很久的人，主考時，把卷子都細細看過，不肯屈了真才。

【季恬逸】安慶人。南京賦閒，缺少盤纏，每晚在刻字店案板上睡覺。這日早上，連餅也沒吃，正在着急，恰巧碰見諸葛佑，叫他找名士選文，跟着混了些時。

【季荏】字葦蕭，懷寧縣人。父官守備，少年貌美，浪漫風流，得中懷寧縣案首。娶了向鼎的管家王老爹的孫女兒為妻。又到揚州，娶了尤府小姐。他道是：「我們風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會合，一房兩房，何足為奇？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季遐年】南京人。自幼無家無業，總在些寺院裏安身。生性高傲，字寫的最好，却不肯學古人的法帖，自創格調，由筆性寫去。每日所得筆資，吃飯剩下，即分散窮人。但寫字要遇他高興，

否則，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連正眼兒也不看。【宗姬】字穆菴，湖廣人，在京做館。方巾闊服，古貌古心。有一張行樂小照，遍求諸大公卿名士題詠。

【武書】字正字，江寧縣人。身材矮小，孝義儒雅。家貧少孤，奉母鄉居，克敦孝行。不幸母親見背，喪葬大事，多虧杜少卿相助。又蒙虞博士垂青，替他母親請了旌表。

【金東崖】吏部掌案。有子也會進過學。生性機警，向衙員外說明守制之禮。在南京廟裏，替僧官趕走了潑皮龍三。

【金寓劉】揚州名士。生性風雅。書法絕妙，在京師王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是一兩一個，大字是十兩一個。方家請他寫一副對聯，共二十二字，合銀二百二十兩，不肯照數給銀，他就不給對聯。方家賣弄有錢，坐轎來

給了銀子，把對聯接到手，當面扯碎。他也大怒，把銀子打開，一總攢在街上，給挑鹽的，拾薰的拾去。

【金躍】金東崖之子。父親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得幾個錢，要想兒子進學。無奈一字不通，顯出五百銀子，尋個替身。

九 畫

【姚五爺】五河縣人。生性虛偽，只能在闊人家來往爲榮。明明是在處家午餐，却扯說是

在方老六家吃了飯出來。

【施御史】眼睛裏看不起秀才，在萬府席上，對武正字選衡山二人，極盡奚落之能事。

【洪慈仙】台州人。身長八尺，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不守本分，慣弄玄虛。冒充神仙，使馬二先生信有燒銀之法，又認作中表弟，兄要騙取胡三公子的銀子，四個輪流

獻茶的長隨，原來是他的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誰知壽數已盡，在杭州廟裏氣斷身亡。享年六十有六。

【胡七喇子】頗有幾分顏色，生性很是潑辣。原是跟布政司胡偏頭的女兒，父死，隨兄度日，被兄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被大老婆趕了出來。又嫁與候選

州同王三胖子。不久，王三胖子又死。他被媒人嘴把心說活動了，十月十三日嫁給鮑廷璽。五更鼓出來拜堂，聽說有婆婆，就惹了一肚氣。又見丈夫戴的是瓦楞帽子，並無紗帽，更疑惑他不是個舉人。再聽說丈夫是戲子裏領班，一時怒氣攻心，望後便倒牙關緊閉，不省人事。

【胡屠戶】廣東南海縣人，離城四十五里集上賣肉。一臉橫肉，爲人十分卑鄙。女婿來借赴試盤費，一口啐到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比及一聽中了大

叫「賢婿老爺」。女婿因喜歡得過分，而被瘋人家勸他打一個嘴巴，還道：「他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打了星宿，閻王要拿去打一百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胡縝】字密之，杭州人。行三。父生時，官尚書，遺下宦囊甚豐。性慳吝，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歪詩，自稱名士。卻有錢，辦思量多多益善，要學燒銀之法。一萬銀子差點被洪慈仙騙去。

【范母】范進之母。賦性醇厚。兒子未中，受盡艱苦。兒子中了，就搬到新房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到了第四日上，見許多傢伙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得發迷了心竅，昏絕於地。挨到黃昏，歸天去了。

【范妻】范進之妻，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黃頭髮，狀貌非

常醜陋。丈夫未中時，鞋也沒有一雙。夏天裹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脚的。忽然丈夫得中，就把好衣裳穿起，做了夫人，好不體面。

【范進】廣東南海縣人。老母在堂，有妻胡氏。五十多歲，面黃肌瘦，花白鬚子。爲人忠厚，有餘。應考二十餘次，總未進學。幸蒙周老賞識，得中案首。瞞着丈人進城鄉試，回家已是斷炊三日。沒奈何，懷抱母鷄，上集叫賣。聽得高中舉人，一時喜歡的瘋了。若不是喫了一個嘴巴，明白過來，日後怎能去榮在山東學道？

十 畫

【韋闢】字思玄，濼州烏衣鎮人。一個通紅的酒糟鼻子，一部大白鬚，胸懷坦白，嗜酒如命。自小和杜少卿的父親同學。拜盟，老來還吃了他埋藏九年零七個月的陳酒，拿了一隻玉

杯和兩件舊衣裳。後來，少卿在
黑湖斷了盤纏，他送了十兩銀
子。

【倪廷珠】倪霜峯之子。自幼
被父親賣給倪府，學會了幕道，
各處做館。三緝髻鬚，有五十歲
光景。為人最富友愛，在各省找
尋幾個弟兄，好容易見着六弟，
抱頭大哭。把歷年節省的銀子
拿出，叫兄弟去弄所房子，大家
一心一計的過日子。又打發人
上京接太太，回說已於前月去
世。他一着急，得了重病，不多幾
天，就在蘇州歸天了。

【倪霜峯】南京人。花白鬚鬢，
約有六十多歲光景。秉性誠厚，
德二十歲上進學，做了三十七
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
死書，拏不得輕，負不得重，一
窮似一日。生有六個兒子，死了
一個，費了四個，把個頂小的廷
璽，又過繼給鮑文卿。只得借着
『修補樂器』的手藝餬口，也

是沒奈何的事。鮑廷璽十八歲
上，他去世了。

【唐二棒椎】唐三瘰之兄，是
個文舉人。生性鄙吝。說是有嫡
姪同榜中舉來拜，是『門年愚
姪』的帖子；自己已回拜，寫的是
『門年愚叔』帖子。一番話直
把余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頭
子裏的筋都歇出來。

【唐三瘰】五河縣人，是個吃
混飯的朋友。有兄名叫唐二棒
椎。見余二先生來替哥哥打官
司，他就想敲竹槓。怎奈余二理
直氣壯，槓子敲不下手。

【徐詠】定遠縣人。國公府
的九公子。貂冠朱履，慷慨風流。
原在南京國公府內，優遊歲月，
只因三哥選了福建漳州府正
堂，也隨着上任去了。

【浦玉方】字墨卿，杭州名士。
已長鬚子，生性放蕩。與趙雪齋
景蘭江支劍峯等為友，在杭州
飲酒做詩，十分快樂。一晚酒醉，

觸犯官府，喫一條鏈子鎖了去。
【秦二侉子】秦中書之弟，為
人義勇。正在錢塘門外蘇堤上，
和人盤馬，一見鳳四哥來到，忙
拋下眾人，一同去找胡八哥去
了。

【秦中書】有弟名叫秦二侉
子。喫鳳四老爹，逼着，用足紋一
千二百兩保舉高中書做真中
書。

【荆元】江寧縣人，在三山
街開着一個裁縫舖，為生。五十
多歲光景。賦性高雅，每日做得
六七分銀子生意，吃飽了飯，要
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自己，
不貪鬪人的富貴，也不同候人
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好不快
活。

【苟老爹】山東兗州府汶上
縣薛家集人，是個小土財主，有
兒名叫苟政。一生忠厚，廣積陰
功。集上鬧龍燈，硬派他出一半
份子。優待兒子的業師，反被人

們說了許多閒話。兒子高中時，
他已經發了。

【苟政】山東兗州府汶上
縣薛家集人，是個清秀少年，頗
有才能。自從王舉人說出夢中
回榜，大家傳為笑話，同學的孩
子們，都趕着叫他苟進士。後來，
果然中了，總算不負周進的一
番苦心。官至鹽運司，因貪竊被
拿問了。

【馬靜】字純上，浙江處州
府人，是位選文家。身長八尺，形
容甚偉，而皮深黑，不多幾根鬚
子，為人樸誠好義。在嘉興理文
用束修銀九十二兩，解救蓮公
孫遊西湖，巧逢洪憨仙，得了便
宜。未上當，被四山父資助了國
迴。

【高先生】六合縣人，官任翰
林院侍讀。為人狂妄，赴薛鄉紳
家宴席上，批評村少卿肚裏不
通，直把運衡山氣得紅了臉。
【高翰林】在秦中書家廳上

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把萬中書鎖了去。嚇得他們面面相覷，摸頭不着。

十一畫

【婁通政】浙江歸安縣人。官任通政司大堂，見兩位胞弟每到酒酣耳熱，常發牢騷，恐怕惹出事來，勸他倆回浙江去。

【婁璠】字曰亭，浙江歸安縣人。父婁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謚爲文恪。長兄現任通政司大堂，自己行三，是個孝廉。還有一個兄弟，名叫婁璣，爲人胸懷坦白，不慕榮利。一聞窮鄉僻壤裏有楊允這樸讀書君子，却被守錢奴凌虐，不禁髮衝冠。就拿家中七百五十兩贖田的銀子，救出楊允。人儼然古道。在杜府管帳三十年，除修金外，不沾一文兒孫來。看臨行還要拽他身上，恐怕管

家私自送他銀子，病重告歸，猶諄諄向少卿道：『德行若好，就沒有飯吃也不妨！』又勸他擇交節儉，病終陶紅鎮，有二子四孫。

【婁璣】字翹亭，是個監生，面目清俊，性喜結納。一次，將五百兩銀子送了假俠客張鐵臂。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據張鐵臂說是他一個仇人的頭顱——放在家裏，準備席上打開大家看。那知等到晚上，還不見張鐵臂回來。硬着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方知是遭了騙了。

【張俊民】字鐵臂，家住天長縣。有子正在讀書，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面皮深黑，大眼睛，黃鬚子。一生喜以詐騙爲事。歸安縣用豬頭騙了婁公子五百銀子。天長縣假做斯文，說是知醫。要叫兒子冒充，又騙了杜公子的

銀子。到後來，在南京，終究被人識破！

【張師陸】字靜齋，廣東南海縣人。爲人僞詐，舉人出身，曾做過一任知縣。回鄉後，結交官府，魚肉鄉民。高要縣打秋風，激起民變，換裝翻城逃走，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

【梅玖】山東汶上縣薛家集人。中等身材，賦性傲鄙。少年進學，目空一切，看不起窮考學究。周進後來縣考，若不是厚臉冒充周進的學生，怎免一頓責打。

【莊尚志】字紹光，籍貫上元縣。累代讀書的人家。他十一二歲就會做一篇七千字的賦，天下聞名。三絳髭鬚，黃白面皮，性恬適，擊臥自門，原無心於仕途。奉聖旨，做不得君臣之禮，赴京引見。不肯走太保公之門。所上十策，卒成鼓吹休明，允令還山，免爲『老萊子之妻』所笑。

【莊非熊】莊濶之子。白淨面皮，微微有幾根鬚子。生性風流，隨着父親坐船游秦淮河，眼淚失落，只兩邊着女人，見沈瓊枝是下路打扮，他就跟在後面。

【莊潔】字濯江，上元縣人。有子名非熊，黃瘦面皮，清清疎疎三絳白鬚，秉性高雅，坐一隻大船，游觀秦淮風景，遇見杜少卿等，談及往事，不勝今昔之感。

【郭力】字鐵山，長沙府人。花白鬚髮，形容憔悴，樁樁性至孝。父親在江西做官，降過舉王，所以逃竄在外。他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吃盡千辛萬苦，深山兩次遇虎，畢竟有志事成，果然尋着父親。已經做了和尚，無奈硬不相認，可憐只背得遺骸歸葬故鄉。

【郭鐵筆】蕪湖縣人。賦性風雅，開了一家刻圖書店。鋪牛浦郎來刻圖書，錯認是真牛布衣，名士慌忙走出櫃台，重新作揖。

請坐奉茶。說明卽織陰陽文圖書各一方奉送，不取分文。

【陳思阮】陳和甫的兒子，在

南京測字爲生。老婆由丈人替

他養活着。和丈人賭氣說要做

和尚，次日果然剃光了頭，戴着

和尚帽子，退了老婆，從此『無

妻一身輕，有肉萬事足。』每日

測字的錢，就買肉吃，吃飽了，就

坐在文德橋頭測字的桌上念

詩，十分自在。

【陳春】字木南，太平府人。

和徐國公是中表親戚。白淨面

皮，約有二十八九歲，生來浪蕩

風流，開得聘娘美名，向徐九公

子借銀二百，買了許多綾疋，做

了幾套衣服，做見面禮。那兒愛

嬌，姐兒愛俏，果然十分歡洽，就

此真個銷魂，再借二百兩銀子，

又用的精光，剩了個『一屁股

兩肋巴』的債，捲行李逃往

福建去了。

【陳禮】字和甫，江西南昌

府人。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

光景，素善亂仙神數，曾在汶上

縣薛家集行道。督士惠請仙扶

乩，句句靈驗。蓮公孫賢入魯府，

也是他的大媒，端的能說善數。

可憐死在南京，有子名思阮。

【單颺言】官任御史，採訪已

故儒修，奏請旌揚沈抑之人才，

以昭聖治而光泉壤。

【景本蕙】字蘭江，浙江溫州

府人，在杭州開設頭巾店。黃瘦

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性愛風

雅。本有兩千銀子本錢，開設頭

巾店，被他一頓詩做的精光，每

日在店裏，手裏擎着一個刷子，

刷頭巾，口中還哼着『清明時

節雨紛紛』。

【湯六老爺】湯奏的堂姪。一

副大黑麻臉，兩隻的溜骨碌的

眼睛，爲人最是卑鄙不堪。去進

妓院，把兩個姨子拉在一張板

上坐着，自己扯開褲腳，把一

雙黑油油的肥腿，搭在姨子腿

上，把姨子雪白的手拿過來，摸

他的黑腿，接堂叔口稱老爺，挨

了一頓臭罵。

【湯由】湯奏之長子，生性

庸俗，行事荒唐。大青天白日，兄

弟倆去嫖婬子，還帶着四個小

廝，提督兩對燈籠，一對寫『都

督府』，一對寫『南京解試』。

三場已畢，就去相與戲子，放出

榜來，兄弟倆都沒中，足足氣了

七八天，領出落卷，每人三本，不

見一團大罵，廉官不通。

【湯奉】生得方面大耳，高

眉毛，粗鼻梁，爲人胸無定見，聽

信張鄉紳的胡說，要想成名，陸

官用非刑枷死了回教老師，弄

得教中人鳴鑼罷市，鬧到縣衙

【湯奏】儀徵縣人，爲人正

直剛毅，官鎮遠府鎮台，率大軍

勦苗匪，擒獲賊頭，梟首示衆。具

本呈上京去，奉上諭反降三級

調用，以爲好事貪功者戒。有二

子，長名由，次名實。

【湯實】湯奏之次子，回了

哥哥到南京去，鄉試所作出來

的，都是一些荒唐的事情。一次

走到東花園驚駭寺旁邊，一個

人家吃茶，被幾個喇子圍着，把

衣服都剝掉了。

【程明卿】徽州人，揚州大鹽

商，經商折了本錢，攜眷回籍。書

童萬雲齊販鹽發財，費幾千銀

子娶翰林的女兒做媳婦，喜事

那日，他一乘轎子坐了去，坐在

那廳房裏，萬家磕頭作揖，現兌

一萬銀子出來，才算了事。

【雲晴川】常熟縣人，古文詩

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十七八歲

時，就隨他學詩文。

【馮瑤】字琢菴，浙江紹興

府人，性風雅，尙義氣，會試得中

進士，童知縣來拜，只說得一句

『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寺裏』，他也不知牛布衣已經死

去，還差家人送十兩銀子給牛奶奶呢。

【黃老爹】南京的老戲子，已有八十二歲年紀。居恒行動體統，豈止像知府肯老還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他這個排場罷了！

十三畫

【楊允】字執中，浙江烏程縣人。忠直好讀，補廩後，鄉試過十六七次都未曾中得。在鹽店內管事，只是垂簾看書，不問帳目。被夥計胡三所累，在德清縣監獄裏，吃了一年的官司。老婆又癡又騷，生出兩個蠢兒子。【楊老六】楊允之子，爲人粗肉。在新市鎮，常吃得酒醉賭輸了，就吵向母親要錢。在妻府偷了權勿用枕頭下五百錢，還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麼彼此？」

【聘娘】南京來賣樓妓女。

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十分人才，千嬌百媚。公公在臨春班做正日，長了鬍子，不能做生意。娶了老婆，又黑又胖，也不能賺錢。沒奈何，立個兒子，討聘娘做童養媳。長到十六歲，就接起客人來了。看見陳木南人物體面，十分歡洽。合枕聯睡去，禿師姑竟來揪他，急得大叫一聲，撞在陳郎懷裏。醒來原是「南柯一夢」。

佳人善愁多病，可憐陳郎財力不足，辜負了他這點癡心。後來尋死覓活，硬要拜延壽菴本懸爲師，剃光了頭做尼姑去了。

【萬里】字青雲，台州府人，是個窮秀才。身中面黃，微鬚，年紀四十九歲。爲人貪財慕勢。因家計艱難，假充中書，希望得些鄉紳財主們的照應。不料爲苗事所累，突然被捉。若不是鳳四老爹仗義相救，怎脫得囹圄之災？

【萬雪齋】揚州鹽商。最肯和

與朋友，卻最怕人提起程家的話頭。

【萬來官】南京妓和班小旦，貌俊美似女子。湖亭大會，出榜取在二名。湯山來看他時，他吃了幾杯酒，紅紅的臉，在燈燭影裏，擊着那纖纖玉手，只管勸湯山吃酒。

【董瑛】字彥芳，浙江仁和县人。三十多歲，白淨面皮，留三辮鬚。爲人重交仗義。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處得讀牛布衣大作，渴欲一睹。路過蕪湖，登岸拜訪，卻不知見着的原是真的。

【虞育德】字果行，常熟縣人。絳鎮人。娶妻黃氏，子名感節。博學渾雅，仁愛賢明。五十歲方中進士。天子見他年老，着他做個閒官，就補了南京國子監博士。主祭泰伯祠，名傳不朽。

【虞梁】字華軒，五河縣人。曾祖是尙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自己也是個飽學之士。氣宇

軒昂。性情亢爽。平生最恨趨炎附勢的人們，所以每年苦積下幾兩銀子，便叫與販田地的人家來，說要買田買房子，說的差不多，又臭罵那些人一頓，不買以此開心。

【虞感祁】虞育德之子，是位生員。十八歲隨母親到南京，就在這裏和邵太公的孫女完姻。【鄒泰來】南京圍棋國手。來樓上，和陳木南下圍棋，因是有彩，又曉得他是屎棋，不怕他惱，罷起九個子，足足贏了三十多着。

【雷驥】字康錫，大興縣人。六十多歲，極有見識。進士出身。任鹽運知府，有五年，對苗民情形，最爲熟習。

十四畫

【寧王】在玉牒中是第八個王子。從江西起兵造反，說是奉太后密旨，要誅君側之奸。破

了南贛官軍，捉降了道臺王惠，後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

【端監生】臨天府人。犯了賭博，府衙把他送到國子監廣博士處收管。初來時，不知要怎樣受罪，那知老師十分優待，反享了兩天的福。

【臧茶】字藝齋，長縣人。生性卑俗，謹慎非酌，恭請杜少卿。席將終時，斟了一杯酒，高高捧給杜少卿，便跪了下去。原來是爲着買秀才的綉葛，求借三百兩銀子。

【蓋寬】江寧縣人。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只爲不事生產，把家業敗盡。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服。賦性高雅，家裏的各樣東西都變賣盡了，只有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帶着兒女，在一個僻靜巷內，開小茶館，每天依舊坐在櫃檯裏看書畫畫。

【趙新娘】嚴人台之妾，旋經

扶正。娘家有兄弟趙老二，有姪子叫趙老漢，爲人又伶俐，又潑辣。王氏病重，他煨粥燉藥，寸步不離。一聽許他扶正，忙叫請爺進來，拜過堂。王氏死了，他披頭散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丈夫臨死，挑燈盞，看護生兒。主家政，不想皇天無眼，又把個白胖胖的孩子送了命，因爲承嗣，鬧得他差點無家可奔。

【趙潔】字雪齋，浙江杭州府人。是個郎中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外狀很是斯文。雖是不會中過外邊詩選上，有幾十處都刻着他的詩，行遍天下。于公詞飲酒，持鬮分韻做詩，他拈的是『四支』。

【鳳鳴岐】江寧縣人。四十多歲的大漢，兩眼圓睜，雙眉直豎，一部極長的烏鬚，垂過了胸膛。武藝高強，任俠仗義，救萬中書路上戲弄騙人的少婦，台州

衙內試官刑，三副夾棍都被他迷斷。到嘉興替陳正公計帳，兩手扳着毛家當舖牆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垛看牆，就拉拉雜雜卸下半堵。

十五畫

【潘自業】號潘三，在杭州着實有些路道。黃鬚子，高額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爲人亦險惡，亦義氣。借講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一朝事發，身陷囹圄。

【遲均】字衡山，句容縣人。身材細瘦，通眉長爪，雙眸炯炯，爲人高賢。在南京虞府教館，和杜少卿一見如故。聽說要在南京住家，就陪着去尋河房。由此結識了諸大名士。

【鄧義】字質夫，徽州府人。父親是租王糧回家進學的，爲人儒雅，在南京賣鹽，巧遇王蘊

同遊秦伯祠。

【鄭魁官】南京芳林班小旦，貌俊美似女子。湖亭大會出榜，取在第一名。和相與的大老官們看了榜，都忻忻得意。

【魯小姐】魯編修之女。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德性溫良，才智出眾。自幼誦讀經文，曉妝臺，刺繡床前，擺過了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若是詩詞，正眼兒也不去看。把發進蓬公孫來，真個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誰想他專好作詩，舉業未成，害得小姐愁眉淚眼，長吁短歎。

【魯編修】浙江歸安縣人。官翰林院編修，年將五十，尚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做窮翰林，得不着美差，於是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招贅蘊公孫爲婿，旋接朝命，升任侍讀。正在打點慶賀，不想痰病大發，就此歸西。

十六畫

【盧華士】南京人，杜少卿的表姪，為人儒雅。他把表叔迎到家裏，從此得與一般名士往還。獻祭秦伯祠，也曾參與其盛。

【盧德】字信侯，湖廣人氏。狀貌清奇，生性傲俠。因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

說他有武功，發幾百兵來追捕。他笑着自行投監，經莊徵君託情赦放，反把出首的人問了罪。

【蕭采】字雲仙，四川成都府人。蕭吳軒之子。白淨面皮，十分美貌，為人俠義。忠正，打死惡和尚，救活甘露僧。遵父命，松藩投軍，梟兒山破敵，青楓取城，奉郊勸農。因修城工，被兵部核減款項，嚴比賠償，弄得家破人亡，埋沒了半生忠悃。

【蕭浩】字吳軒，四川成都府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以外年紀，花白鬚髮。生平有一絕技，百步之內，用彈子擊物，百發百中。奉命押解餉銀，晚間店內試

技，不料被強盜暗算。次日扯滿弓，不想刮的一聲，迸為兩段；一時人急智生，把自己頭髮拔下一綳，將弓纏好，纔飛馬追回銀鞘。年老病重，囑兒道：『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

【蕭鼎】字金鉞，安慶人。爲人拘雅，押着行李，走進南京水西門，頂頭碰見李恬逸，拉去選文。三人同住棚裏，把諸葛佑二百銀子吃完了，每日仍舊在店裏熬着吃春遊，有詩句道：『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

【蕭樹滋】字柏泉，揚州人。美如冠玉，儒雅風流。有個綽號，叫『蕭姑娘』。陪湯大公子到揚州請業師，無奈湯山不聽他的話，弄得徒勞往返。

【衛體善】浙江建德縣人。孝廉出身，方巾白髮，大模大樣。在杭州胡三公子家，和名士們論

文，他道：『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個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

【諸葛佑】字天申，盱眙縣人。爲人迂而無當。有二三百兩銀子，要選一部文章，煩李恬逸去替他尋一位名士來。

【錢麻子】在南京唱老生的，一個戲子。生性鄙俗，交結鄉紳，冒充上流。席上若遇見學裏酸秀才，理也不去理睬。

【隨岑庵】浙江人，二十年的老選文家。方巾白髮，爲人儒雅。在胡三公子家，和名士們論文，他道：『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

【鮑文卿】江寧縣人，歷代業伶爲生。有一妻一女，過繼廷璽爲子。中等身材，素性誠樸。自幼

敬仰名士，跪求崔按察援救。向知縣，施恩不望報，行事多慈仁。在安慶，極得知府信任，不曾說過半個字。人情大老爺高陞，依舊借兒回南京。不久一病不起，享年五十有九。

【鮑廷璽】倪霜峯之幼子，爲了家貧，蟬蛻給了鮑文卿。相貌清俊，生性聰明。讀了兩年書，幫着父親當家管進端的能幹。在安慶娶王女爲妻，未能白頭偕老。只因續娶了王太太，被趕了出來，虧得善於奉迎，生計賴以維持。祭秦伯祠，他也曾參與盛典。

十八畫

【儲信】南京人，是位監生。爲人鄙俗，事蹟同見伊昭。

【魏好古】廣東番禺縣童生。應考交卷時，向學道跪下求面試。那知學道變了臉，一聲吩咐，走過如狼似虎的公人，把他又

了出去。

二十畫

【嚴大位】字致中，廣東高要縣人。貢生出身，家有妻子。胞弟致和，早已分居。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性貪小利，喜吹大牛，忝列衣冠。在鄉里間盡做些欺騙之事。高攀替子完姻，裝病說詐，船丁兄弟死了，忙去霸佔他的房產。

【嚴大育】字致和，有妻王氏，妾趙氏。自己是個監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萬銀子。哥哥犯法逃走，公差推到他頭上，忙請來舅老爺王德王仁，纔打發開了。除夕夜宴，還歡惜妻子王氏死了，典舖裏送來三百兩利錢，可

機沒人接收。從此銀錢操勞，得病日漸沉重。臨死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還是趙氏知道他不放心，燈盞費油，把兩莖燈草挑掉一莖，他纔點點頭把手放下，瞑目死去。

二十一畫

【蘧祐】浙江嘉興府人。為人樂天知命，清高賢明。進士出身，外任南昌知府，訟簡刑清，衙門裏只聽得有三樣聲音：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宦海浮沉，布衣蔬食，仍舊是儒生行徑。病故。子景玉，孫來旬。

【蘧來旬】字駟夫，蘧祐之孫。風流俊俏，超然不羣。奉祖命在杭州取得銀子二百兩，歸途選

進王憲，憫其貧困，即以周濟。後入贅魯府。

【蘧景玉】浙江嘉興府人，蘧祐之子。雖然俊雅，高義可風。曾充范進幕賓，後往南昌替父辦理交卸，把歷年所積俸餘，俱送新任。不料南昌歸里次年，竟爾

長逝。

二十二畫

【權勿用】字潛齋，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應考三十多年不曾中過一次。坐吃山空，把父親留下些田地弄得精光。為人詐偽成性，看去有些瘋癲，顯應妻府邀請，又引進張鐵臂，居然可在豪門混食了。只為在本鄉奸拐尼姑，喫捉將官裏去。

【權賣婆】五河縣賣花牙婆。大着一雙腳，最喜做張做致。和方六老爺同站在尊經閣上，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拉開褲腰，捉虱子，捉着一個一個往嘴裏送。

二十五畫

【鹽牛僧】安徽縣僧。性喜詐騙。他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搽在頭上，走到放牛所在，跪在牛前，映出牛舌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着鹽，就滴眼水。他就說是他父親投生，到牛主家哭着求施捨。牛到手，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

老殘遊記

總目



本書特點……………	編者
標點符號說明……………	編者
老殘遊記考……………	趙茗狂
<small>本書作者</small> 劉鐵雲傳……………	轉錄
自序……………	洪都百鍊生
回目……………	二十四回
正文……………	二十四回
人名辭典……………	李崇孝

本書特點

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全從黑暗方面描寫，祇是一部官僚罪惡史。劉鵬的這部老殘遊記，却教人應該如何的做官，簡直可稱得是做官教科書。更進一步說，還是做學問做人的教科書。這是特點一。

臧官是人人所恨的，不論那個說部中都在揭發他們的罪惡。獨有本書作者，不作人云亦云之談，却偏說清官尤爲可恨，把他們的罪惡描寫得一個淋漓盡致。實是說部中破天荒的一個舉動。這是特點二。

距今二三十年以前，宋儒的理學還正在耀武揚威，十分擡頭的時候，從沒有人敢說牠一句半句壞話的。作者以生在那個時代的人，竟敢在書中直斥其非，真是大膽極了！這是特點三。

不諳世故，大家都認爲是一件小事，無關緊要的。作者却把來看得很重，說是可以由此而引出大大的禍事來；當時就在書中引了一事爲證。如此的一種見解，可謂高超極了。這是特點四。

書中寫齊東鎮那十三條人命的案子，曲折離奇，正似一篇偵探小說，頓時又另爲一番光景。這種隨時變換讀者眼光的方法，在說部中是最需要的；作者却懂得了這一個訣門了。這是特點五。

本書雖是社會小說，却也是言情小說，然而牠又與別的言情小說不同，每於絕平淡的筆墨中，見出極深摯的愛情來。而以「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一聯，前後兩相對映，成就了兩起姻緣，尤爲神來之筆！這是特點六。

這部書在描寫的一方面，是最擅勝場的。牠不但能寫人物動作時的情形，牠還能寫人物靜止時的情形；牠不但能寫有形象的東西寫照，牠還能寫無形象的東西傳神。這是特點七。

舊時的小說，對於寫景一事，素不注重的。總是用幾句不痛不癢的詞章套語，就算過了門。本書却不然；牠一寫起景來，喜先作實地的觀察，然後以白描之筆出之，又細膩，又真切，不肯苟且一點。併喜自出機杼，鏗鏘新詞句，屏絕了

一切的套語和爛調。這是特點八。

本書究竟是不是和推背圖、燒餅歌一類的預言書？這是十分重要而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如今，在我們這個新標點本中，已寫了一篇考切切實實地辨正了一下。這是特點九。

本書雖是近代的著作，然而錯誤較少的本子，却是很難找到。我們這一次，是用了不少個本子互相對照過，而校正為如是的。如此，大概總可減少一點錯誤吧？這是特點十。

在以上所述的十大特點中，祇有第九點是含有討論這部書的一種性質；餘九點都是關於正書的本身的。特又在這裏聲明一句。

本書標點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例：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

二，表一頓或一讀。例：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例：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風却更甚於前；起來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個大火盆；又叫買了幾張桑皮紙，把那破窗戶糊了；頃刻之間，房屋裏暖氣陽迴，非昨日的氣象了。

四：（甲）表引起下文。例：原來馬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替他放的；又兼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事，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無處尋覓了。

（乙）表總結上文。例：你道這四大名泉是那四個？就剛纔說的趵突泉，此刻的金線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

臺衙門裏的珍珠泉，叫做四大名泉。

五？表疑問。例：這包袱是誰的？爲何沒人收起？

六 一 (甲)表驚歎。例：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

(乙)表責怪。例：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

(丙)表命令。例：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你的話，我不問你的話，不許你說！

(丁)表願望。例：還是憐老救我！

(戊)表感情的招呼。例：小翠環，好孩子！

七 ； 表不盡的意思。例：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

位的！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

八 一 (甲)表忽轉一個意思。例：因爲你已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義話，或者打兩個皮科兒嬉笑

嬉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喫冷豬肉的人，作甚麼僞呢！

(乙)表總結上文幾小段。例：同治十三年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

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

(丙)表夾註的字句。例：頃刻之間，魏家姑奶奶——就是賈家的大娘子——也趕到了；進得門來，聽見

一片哭聲，也不曉得青紅皂白，只好號啕大哭。

(丁)表一切私名在字的右邊。例：老殘 王小玉 山東 歷下亭

九 己 表直接會話。例：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使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

十 己 表特別字句。例：『靠天喫飯』『借花獻佛』『借刀殺人』『斬草要除根』

十一 ； 表一切書名篇名詞調名等，在字的右邊。例：崇禎、堂墨選、古文釋義、漢宮秋、胡馬嘶風曲

老殘遊記考

一 老殘遊記非預言書的重要辨正

日老殘遊記爲預
言書者實爲妄人

世間儘多可笑的事情，即如有許多不明事理的妄人，硬把老殘遊記一部小說，當作推背圖、燒餅歌一類的預言書看，併把牠來說得好像擊擊有據的，也是其中之一。現在，我們既要替這部老殘遊記作上一篇考證，就不得不先把關於此點的，來上一個重要的辨正，庶使人家知道，老殘遊記究竟是怎樣性質的一部小說。

北拳南革的話
頭之所由來

他們的所以有上這個可笑的見解，也自有一種理由。這因爲，他們信書中黃龍子所說「北拳南革」的那派話頭，是一種預言，併謂試一按之後來的事實，無一不是靈驗無比的。其實，這是一種預言不是一種預言？又究竟是靈驗不靈驗？都還有討論的餘地！那裏就能算得數？而且，我們須要知道：本書著者劉鶚的所以要借黃龍子口中說出這番話來，還又故意地用千支來推算，滿帶著神祕的色采，好像真有這一種預言的，無非因爲這老殘遊記是屬於小說性質的，他的這種「北拳南革」的話頭，須得如此粧點以出之，始在文字上不致覺得直率無味，併沒有其他的意思。却不料，讀者們竟上了他的一個大當了。

所謂北拳南革祇是著者的
一種推測不能目爲預言

如今，我們倘能把這些個謬言擱置在一邊，先就事實方面細細地考證一下，就可知道：（一）在這預言中，有一半併不是預言，而祇是事後的追記；（二）那一半雖也勉強可算得是預言，但沒有一句說得是準的。原來：這中間有最緊要的一點，我們萬萬不可不注意，也不可給著者瞞過了，那就是：本書的作成，是在丙午年。（有著者的自敘爲證。）這個時候，已在庚子拳匪作亂之後，而下距辛亥革命的那一年，也不過五年的光景吧了。那嗎，所謂「北拳」云云，在實際上

完全已是一種過去的陳蹟，那裏能算得是什嗎預言呢？而所謂「南革」云云，也祇是根據著當時的趨勢，作上一種未來的推測，算不得真是什嗎預言。加以，劉鶚是根本不贊成革命的一個人；在他的理想中，在如此的一個趨勢之下，君主立憲政治當有成立的可能，革命決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此，連得這件非預言而祇是一種推測，都是完全歸於錯誤了！

他的未來的推測共分
爲三部份全屬錯誤的

按他的未來的推測，共分爲三部份：（一）他由廢止科舉和五大臣出洋等事件上，看出君主立憲政治定可實現，而其時當在甲寅年。所以，黃龍子說：『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不料，這第一測就測錯了。（二）他又推測到在庚戌年定要發生一次大革命的；不過，一到庚戌以後，這一種革命的運動，就要歸於『潛消』了。在這一測推測中，前半節幾乎給他測中；因為，辛亥革命恰恰祇後於庚戌一年。但後半節說革命的運動從此歸於『潛消』，又是大大的錯了。（三）黃龍子又說：『甲寅以後爲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尙不足與他國齊驅，并駕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這是完全迷信了所謂「三元甲子」之說，而有上這一測推測的。然而，試問：現在已是什嗎時候？甲寅年不消說，不是連甲子年又都過了？好幾年了嗎？但全國仍是種種不景氣，又何嘗見到有什嗎「文明華敷之世」和什嗎「文明結實之世」的實現？這末一個推測，更是大錯而特錯了！

斷定老殘遊
記非預言書

由此而觀老殘遊記，併不是什嗎預言書，自是十分顯明的。那些人硬要把牠和推背圖、燒餅歌一類的書放在一塊兒去，用意當然是想抬高牠的價值；不料，在實際上，却反而貶損了牠的價值呢！

一一 著者劉鶚在老殘遊記中所發表的見解

老殘遊記是著者用以
發揮他的種種見解的

老殘遊記既不是什嗎預言書，那嗎，是一部什嗎書呢？這個，且請看他自序中末後的那一段：

吾人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

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在這裏，他不是很明顯地說：他的寫這部小說，是欲將他對於身世、家國、社會、種教種切的感情，融而成爲見解，儘量地發揮一下嗎？

著者的幾句牢騷話

又他自稱這部書是一種哭泣，是一種「其力甚勁，其行彌遠，不以哭泣爲哭泣」的哭泣。這幾句話，更是說得何等的痛切！然而，這也是怪不得他的！試想：以他這們個儻多才，頗想幹上一番大事業的人，却蒙上漢奸之名不算，還要遠遠地充軍到新疆去；（本書中另有劉鶚的小傳，請參看一下。）到頭來祇好寫上一部小說來，發洩他的感情，代替他的哭泣！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怎能叫他不說這些個牢騷的話語呢？

本書共有三個中心主張第一是揭出所謂清官的罪惡

至於他在本書中的見解，也可說是本書的中心主張，扼要地說起來，共有三個。第一：揭出所謂「清官的罪惡」。關於這一層的理由，他在第十六回的原評中，說得很爲明白道：

賊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賊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以爲不要錢，無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願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爲也。歷史小說皆揭賊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因此，他在二十回書中，連寫了玉賢和剛弼二個人。他們都是清官其名，而酷吏其實的。

清官而酷吏者先寫一個玉賢

玉賢暗射毓賢，是庚子拳匪案內的一個罪魁，但他在山東曹州知府任上的時候，官聲甚好，大家不以「清官」稱之，便以「能吏」目之。可是，劉鶚却不肯放過他，偏偏將他在曹州時的種種虐政一齊寫出。而寫到于家被強盜移賊的一案，尤其是淋漓盡致！

審理于家一案時，慘酷無人道之情形

書中是這們地寫著道：
……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玉大人拿了失單交

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賊現形，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

玉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著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倒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

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著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

後來，于家老頭子第一個先給站死。于學禮的妻子吳氏，又拔刀自刎於她丈夫的面前，說是替他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這一來，連得三班差役素稱心腸鐵硬的，也都大為感動了。便請稿案師爺上去求玉大人，快把于學禮釋放了，以慰烈婦的幽魂。不料，却祇博得玉大人笑道：

『你們倒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禮，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

於是于學詩于學禮就都死在站籠裏！他們這一家的冤枉，竟是深沉海底，永無昭雪的日子了！

再寫一個剛弼及其審理十三條命案時的殘酷行爲

剛弼併不影射什嗎人，祇是說劉復自用的一個意思。他在敘述齊東鎮十三條命案的時候，也把剛弼的清廉自喜，剛復自用和種種殘酷的行爲，一齊寫了出來道：

……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併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道：『不懂，這是什嗎緣故？』……剛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一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怎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遲早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也似的答應了一聲道：『嘎……』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著！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講……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們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讓犯人不甚吃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呢，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屍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買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

在剛弼的意中，以爲魏家肯來行賄，便是有罪的一個鐵證，所以，主用嚴刑來拷問買魏氏。賈魏氏實在熬刑不過，祇得承認了這件案子。幸而當還沒有把此案詳上去，給老殘知道了魏家父女的冤枉，忙寫信密稟莊宮保，改派了白太守來覆審。

白著同是一個清官，但他審案喜歡研究事實，自與剛弼不同。

白太守雖也是很清廉的，但他不像剛弼的剛復自用。他審起案子來，喜歡研究事實，考察證據，而把一切成見撇開在一邊的。因此，他對剛弼說：

『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須將全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斷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聰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無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意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寡過已經是萬幸了！』

白耆面折剛弼，點出清廉人最不好的——個脾氣。

等得審清楚了魏家父女的冤枉，案子已結；但在剛弼還不明白魏家既無罪何以肯花錢的一個理由。因而他又很誇口的說：『卑職一生就沒有送過人一個錢。』白太守不禁呵呵大笑道：

『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臺也會契重你？可見天下人不全全是見錢眼開的。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錢，是他鄉下人沒見識處，不足病也。』

以上的一席話，實能說中剛弼的短處，併說中一般自命清廉的人們的短處。無怪剛弼聽了以後，要覺得爽然若失的了。而前面那番話中『就事論事，細意推求』的八個字，尤可做得一般人的座右銘！

爲國家作官決非僅僅不要錢即可了事。我們看了上面所敘述的這兩個清官，而也是兩個酷吏，就可知道國家的設立官吏，原是要他們撫循百姓，併能虛心聽訟，爲百姓伸冤理枉，決非僅僅不要錢即可了事。倘然自負是清廉不要錢，就可任性妄爲，凡事出之武斷，那是更壞的了！請看古來清官如包拯之流，

他們的頭腦子，是何等的清楚，何等的明白，又何嘗像玉賢剛弼二人他們的威福自專，剛愎自用呢？本書著者不人云亦云的指摘臧官，而唯清官之痛斥，誠可謂獨具卓見的了！

第二個中心主張是指出不諳世故的害處。

第二指出「不諳世故的害處」。「不諳世故」看去雖是一樁小事，沒有什嗎大害處的。然而，有時弄得不巧，竟會僅僅爲了「不諳世故」的一個緣故，鬧出很大很大的禍事來。本書著者是很能見到這一種地方的。所以，張曜（莊宮保）雖爲他所最稱許的一個人，但對於張曜的用費讓「不與河爭地」之策以治河，——初則不肯犧牲堤堰裏而幾萬家的生產，十幾萬

的百姓，頗示猶豫；但後來終於聽信了幕府中人的話，實行了這個治河的方法。——他是深致不滿之意。

很嚴厲的

一個批評

當在本書第十四回評論到這件事時，他就一點不偏袒的，這們地說道：

「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併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

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這是何等嚴厲的一個批評！而也是含有何等嚴重的一種意味！他竟是舉一反三，引伸到天下大事的上面去了！

第三個中心主張是痛

斥宋儒的不近人情

第三痛斥「宋儒的不近人情」宋儒的理學，雖與佛教有不相同處；然在暗中也受了

佛教的影響，有上一種「排斥情欲」的態度，併把「天理」「人欲」辨別得極嚴，所以常有許多不入道的主張。近來給一般維新家罵上句「吃人的禮教」一點兒也不

過分，但劉勳在那時早已有上這般的一個見解了。

指斥宋儒很痛

快的一番議論

當在瓊姑把宋儒痛加指斥的那一段中，他便這般地寫道：

子平聞了，連連讚嘆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指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也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

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脣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著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捉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惡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爲首。試問：「窈窕淑

女君子好速，「求之不得」至於「轉輾反側」難道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甚爲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歡喜，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愿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在這裏，真把以理學爲幌子的宋儒及今之一般學宋儒的鄉愿，罵得一個痛快；而在禮教正張開了大口吃人的時候，竟敢發此快論，也可說是非常大膽的了！

三個主張，然而講到以上的這三個中心主張，也可說是劉鶚在本書所發表的三個見解，其實却是同出一源，同出一源的那就是「崇尚真理，排斥我見。」

三 老殘遊記的描寫的技巧

老殘遊記長於描寫的技巧

全書中描寫得最傳神的一段

關於牠的思想方面，既已在上而講過；牠在文學技術的一方面，又是怎樣的一個情形呢？牠在描寫上，要算最是擅長的。而牠的第一個好處，就在屏去了一切小說中所慣用的套語和爛調，而自出機杼，鑄鑄出新詞句來，作上一種實地的描寫。這一來，別的小說就遠遠及不上牠了。就全書而觀，描寫得好的地方，真是指不勝屈；而最稱有力，最能傳神的，尤推王、小玉唱書的那一段。你瞧，是這們用足全神地寫著道：

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駿斗駿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菓，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

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稍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變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

描寫技術上的一個大成功

音樂和歌聲本都是無形象的東西，很難用筆寫出牠們的妙處來。但在這裏，經不得他左用一個比喻，右用一個比喻，居然能曲傳其妙，做成了一件極不容易的工作。我們一讀到是處，彷彿亦列坐於明湖居，親自聽到王小玉高下疾徐，無不如意的歌喉，併有琤琮琤琮的一派弦子的聲音，在一旁同牠相和著呢。像這樣一種描寫的手段，在技術上可說得是成功的了！

寫景更所擅長全用白描工夫

同時，牠在寫景的一方面，更是勝過於其他一切的說部的。因爲在舊時的小說中，素不注重於描寫景物的一件事。如水滸，紅樓夢，西遊記……等，可稱得是最有名的幾部小說了。然一遇到寫景時，也祇用上不痛不癢的幾句濫調就算了事。獨有老殘遊記，則不然。牠一遇到寫起景物來，全以白描之筆出之，又真切，又深刻，決不肯苟且一點的。如今，讓我且把書中寫景寫得最好的，選兩段抄錄在下面，就可證明我這話是不虛的了。

一段寫景的好文章其長處在能作實地的觀察

如第十二回中寫凍河的那一段：
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好，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堤上看。見那黃河從西南上下來，到此却正是個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

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得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往上游走了，只擠得噉噉價價。後冰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過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約摸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水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卻像沙灘一般。中間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的兩邊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冰擠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擠到岸上有五六尺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看了點把鐘工夫，這一截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

在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著者對於山東黃河冰凍時的情形，確曾有過實地的觀察；所以，能寫得細膩和真切至是。

又一段寫景的好文章其長處在描寫的細膩解說的透澈

又如，同回中寫打冰以後的那一段：

抬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著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
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
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
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
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
辨不出甚麼來了。

在這一段中，什嗎山也，雲也，雪也，月也，又是什嗎白也，亮光也，描寫得非常細膩，解說得非常透澈，真是能盡白描的能事的了！

對於四十回本的一種懷疑

而就爲了老殘遊記於景物方面能作如是深刻的描寫；我們對於坊間號稱「全本」的四十回本老殘遊記，不免有些懷疑起來。因爲他在後二十回中，遇到寫景處，與前二十回所用的方

法迥不相同，祇是幾句濫調罷了。在這裏，胡適之先生却似老吏斷獄一般，直斥四十回本是僞作了！

四 書中文字有可討論的一點

爲求減少錯誤曾用
幾個本子來對校

老殘遊記雖爲近代的著作，出版了還不過二三十年；然而要找一個錯誤很少，較爲可靠的本子，却是很難很難。我們這一次，是曾經用了不少個本子來對查對校的，如遇了甲本有懷疑的地方，就用乙本來校正；乙本倘又有疑問，又去查看丙本。如此，大概可減少一點錯誤吧？不過，倘有下列的二點，我認爲應得加以討論的。

可討論的第一點爲
王景究竟何時人

(一)在第一回中，有「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知道這個方法了。」這幾句，但查王景是後漢人，後漢書卷一百〇六循吏傳中有他的事略，書中說他是唐朝人，實是錯誤的。不過，劉鶚也併非不知道王景是後漢人，他在第二回中見莊宮保的時候，明明的一則曰：「賈讓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個王景出來了。」再則曰：「後漢書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廼注」兩句話。」可見他於王景的歷史，也是頗爲熟悉的。而且，在他寫給羅振玉的書中，又有「吾文直率如老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讀揚馬之文哉？」這一番話，對於當時的幕僚，頗致嘲笑之意，想他自己決不致也會把王景所生的朝代弄錯的，那嗎，他的寫作唐朝，恐係一時的筆誤吧？可是，後來刊印這部書的一般人，都沒有給他改正，不論在那一個本字中，都讓他這樣的筆誤下去。這實是白圭微玷！如今，我却毅然的，把唐朝給改正爲後漢了。這大概也是我們整理舊小說的人，所應該作的一樁事情吧？

可討論的第二點爲上船

進去句文字上的商榷

(二)在第二回中，有……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是歷下亭前，上船進去……

這一段文字，「上船進去」這一句，照文理看去很不可解。便有人說：「恐怕是「止」字之誤，不如改爲「止船進

去。」這一改果然改得甚好；但這個「止」字，却又嫌用得太空雅了一點。又據一位到過濟南的朋友說：「濟南的船和別處的大有不同，不論大船小船，都是一種畫舫式，船艙很高很深的，如要到船頭上去，須循扶梯而登。如此所謂上船，便是走到船頭上去，倒也沒有什麼解說不通，再一瞧下面又有『復行下船，向西盡去。』這二句，上船下船遙遙相對，在文法上，反而暗有呼應了。因此，也就不把這『上』字改了去。不過，終覺得有點不愜意！不知諸位讀者以為那個字用得對？請以高見相示，讓我們在再版時來改正吧。」

二二七，二五，著狂於上海。

本書作者劉鐵雲傳

——本篇爲羅振玉先生所作，轉錄自《五十日夢痕錄》——

予之知有殷虛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鐵雲。鐵雲振奇人也，後流新疆，以死。鐵雲交予久，其平生事實，不忍沒之，附記其略於此。

君名勇，生而敏異，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嗜人術，尤長於治河。顧放曠不守繩墨，而不廢讀書。予與君同寓淮安，君長予數歲，予少時固已識君，然每於衢路聞君足音，輒遽避去，不欲與君接也。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與近，已乃大悔，閉戶敘述者歲餘，以岐黃術游上海，而門可羅爵，則又棄而習醫，盡傾其貲，乃復歸也。

光緒戊子，河決鄭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試，以同知往投効於吳恒軒中丞。中丞與語，奇之，頗用其說。君則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懼不能爲之事，悉任之。聲譽乃大起。河決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績，則讓與其兄渭清觀察（夢熊）而請歸讀書。中丞益異之。時方測繪三省黃河圖，命君充提調官。河圖成，時河患移山東，吾鄉張勤果公（曜）方撫魯，吳公爲揚舉，勤果乃檄君往東河。

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實無一能知河事者。羣議方主賈讓不與河爭地之說，欲盡購濬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將移海內賑災之款助官方購民地。君至則力爭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說。草治河七說，上之。幕中文士力謀所以阻之，苦無以難其說。

時予方家居，與君不相聞也。憂當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論五千餘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諸施君，揭之報紙，以警當世。君之兄見而大韙之，錄副寄君。君見予文，則大喜，乃以所爲治河七說者郵君之兄，以詒予，且附書曰：「君之說與予合者十八九。羣盲方競，不圖當世尙有明日如公者也！但尊論文章淵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

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讚揚馬之文哉？」時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歲甲午，中東之役起，君方丁內艱歸淮安，予與君相見，與君預測兵事。時諸軍皆扼守山海關，以拱京師。予謂東人知我國事至熟，恐陽趨關門而陰擣旅大，以覆我海軍，則我全局敗矣。儕輩聞之，皆相非難。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將語，謂旅大難拔，以爲之證。獨君意與予合，憂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驗。於是同儕皆舉予與君齒，謂二人者習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闋，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潤）以奇才薦。乃徵試於京師，以知府用。君於是慨然欲有所樹立，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敝當從興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上書講築津鎮鐵路，當道頗爲所動。事垂成，適張文襄公請修京鄂線，乃罷京鎮之議。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書曰：「蒿目時艱，當世之事百無一可爲，近欲以開晉鐵謀於晉撫，俾請於朝。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鐵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書曰：「君請開晉鐵，所以謀國者則是矣，而自謀則疏。萬一幸成，而萋菲日集，利在國，害在君也。」君不之審，於是事成而君「漢奸」之名大噪於世。

庚子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時君方受廩於歐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遠害規君。君雖聽之，不能改也。聯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苦饑，道殣相望。君乃挾資入國門，議振卹。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軍，以賤價盡得之，糶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於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當君說晉撫胡中丞奏開晉鐵時，君名佐歐人，而與訂條約，凡有損我權利者，悉託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及晉撫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罷晉撫，由總署改約。歐人乘機重賄當道，凡求之晉撫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晉鐵之開，乃真爲國病矣。

……至於君既受廩於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於人，在君烏得無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豪侈不能

自潔之故，亦才爲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難，有才而不能，用執政之過也。懷才而不善自養，致殺身而喪名，吾又焉能不爲君歎哉？青畢，爲之長嘆。

編者按：光緒戊子，爲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甲午，爲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庚子，則一千九百年也。

自序

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繞，其哭也號咷。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爲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

馬與牛，終歲勤苦，食不過芻秣，與鞭策相終始，可謂辛苦矣。然不知哭泣，靈性缺也。猿猴之爲物，跳躑於深林，厭飽乎梨栗，至逸樂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動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靈性也。古詩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其感情爲何如矣。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計有兩類：一爲有力類，一爲無力類。癡兒騷女，失果即啼，遺簪亦泣，此爲無力類之哭泣。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此爲有力類之哭泣也。而有力類之哭泣，又分兩種：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尙弱，不以哭泣爲哭泣者，其力甚勁，其行乃彌遠也。

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相思向誰說？」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方一窟」，名其酒曰「萬盃同杯」者，千方一哭，萬盃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方，人間萬盃，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上不制水歷年成患 |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
| 第二回 | 歷山山下古帝遺踪 |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
| 第三回 | 金線東來尋黑虎 | 布帆西去訪蒼鷹 |
| 第四回 |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
| 第五回 | 烈婦有心殉節 | 鄉人無意逢殃 |
| 第六回 |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 一席談心辨生狐白 |
| 第七回 | 借箸代籌一縣策 | 納糧聞訪百城書 |
| 第八回 | 桃花山月下遇虎 | 柏樹峪雪中訪賢 |
| 第九回 |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
| 第十回 |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 犀牛角啣叶燈篋 |
| 第十一回 | 疫鼠傳殃成害馬 | 爛天流災化毒龍 |
| 第十二回 | 寒風凍塞黃河水 | 暖氣催成白雪辭 |
| 第十三回 | 娓娓青燈女兒釀語 | 滔滔黃水觀察嘉談 |
| 第十四回 |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 小船如蟻分送饑顛 |
| 第十五回 | 烈燄有聲驚二翠 | 嚴刑無度逼孤孀 |
| 第十六回 |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
| 第十七回 | 鐵礮一聲公堂解案 | 瑤琴三疊旅舍衝巖 |
| 第十八回 |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
| 第十九回 |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
| 第二十回 | 浪子金銀伐性斧 | 道人冰雪返魂香 |

第一回 士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個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煙雨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嶺巒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尊挈酒在閣中住宿，準備次日天明時看海中出日，習以爲常。這且不表。却說那年有個遊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癩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也曾讀過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一個，教書沒人要他。學生意又嫌歲數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回家仍是賣了袍褂做的盤川。你想可有餘資給他兒子應用呢？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的相逼來了。正在無可如何，可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傳授，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這老殘就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就搖個串鈴替人治病餬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那年春天，剛剛老殘走到此地，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年權且略施小技，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後漢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到也懂得些個。』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也奇怪，這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今年是不緊的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筵，明朝設席鬧的十分暢快。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

裏一張睡榻上躺下，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忽外邊就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慧生。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麼長天大日的，老殘，你蹲在家裏做甚？』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我因為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山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暨樓的幻相。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說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一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肴饌，一面吃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那東方已漸漸放光，日出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是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子上頭去等呢？』文章伯道：『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暖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各人照樣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煙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再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有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去，並將東邊一片雲擠的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為詭譎。過了此時，也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使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為辜負。』章伯正在用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有一絲黑影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有大家皆拿出遠鏡對着觀看，看了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回，那輪船也就過去，看不見了。慧生還拿遠鏡左右觀視，正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兩人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呀！實在危險得極，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相隔不過一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長有二十三、四丈，原是一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桿，掛着六層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

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枝桅了。船身吃餓很重，想那船裏一定裝的各項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却無篷窗等件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車的三等客位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有浪花濺着，又濕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幫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沉覆，他們不知想法敷衍着早點泊岸，反在那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是。』正在說話之間，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掠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的兩腳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這幾個駕駛的人手裏，豈不冤枉！』沉思了一下，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何等痛快！』慧生道：『這個辦法雖然痛快，究竟未免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老殘笑向章伯道：『章哥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怎麼也這麼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頭二百人，我們三個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事。罷，高明以爲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也不錯，便道：『依你該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駕駛的人並未會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的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呢？一則他們是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的風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則他們未曾預備方鍼。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尚還不大很錯。這就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遮了，所以他們就沒了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西南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計，依章兄法子駕隻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後，

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便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與無風浪時駕駛不同的處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們的話，豈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說着，三人就下了閣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是空身，帶了一個最準的向盤，一個紀限儀，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遠鏡不住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那管船的人搜括衆人外，又有一種人在那裏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們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這幾個駕駛人弄的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嗎？真該死的奴才！』衆人被她罵的頓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欲說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喚醒，我們實在慚愧，感激的很！只是請教有甚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是非錢不行的世界了，你們大家敎幾個錢來，我們捨出自己的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掙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掌稱快。章伯遠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姑且將我們的帆落幾葉下來，不必追上那船，看他是如何的舉動。倘真有點道理，我們便可回去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見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的話頭騙幾個錢用罷了。』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敎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敎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脚，便高聲叫道：『你們這些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又叫道：『你們還不去把這些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依着他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了，拋棄下海的。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甚麼沒有圍毆？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麼？』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有這個辦法！』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人流血的！』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覆的更快了！』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近。篙工用篙子

鈎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的唱了一個喏，便將自己的向盤及紀限儀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見，倒也和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國向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個向盤！請船主趕緊將這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再用了他的向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俱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船主舵工聽了，俱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說道：『你們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趕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斷橋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隻小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碰？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歷山山下古帝遺踪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衆人碰得沉下海去，自知萬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身體如落葉一般，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沉了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向管事的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也不會再發，明年如有委用之處，再來効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當晚設酒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殘，算是醫生的酬勞。老殘略道一聲謝謝，也就收入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那江南風景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價酒錢，胡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次日清晨起來，喫點兒點心，便搖着串鈴滿街逛了一趟，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歷下亭前，上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亭子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上寫着『杜工部句』，下寫着『道州何紹基書』。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也沒有甚麼意思。復行下船，向西盪去，不甚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

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士人尙不斷的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正在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淨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臺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紅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一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有副對聯，寫的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正不錯。』進了大門，正面便是鐵公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曲折的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個圓門。圓門東邊有三間舊房，有個破匾，上題『古水仙祠』四個字。祠前一副破舊對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下了船，盪到歷下亭的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噓噓價響。那水鳥被人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綑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幾個蓮蓬，一面喫着，一面船已到了鵝華橋畔了。到了鵝華橋，總覺得人煙稠密，也有挑擔子的，也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擡小藍呢轎子的。轎子後面一個跟班的戴個紅纓帽子，膀子底下夾個護書，拚命價奔，一面用手巾擦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他的母親趕忙跑來問：『誰碰倒你的？誰碰倒你的？』那個孩子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纔帶哭說了一句道：『擡轎子的。』他母親擡頭看時，轎子早已跑的有二三里多遠了。那婦人牽了孩子，嘮裏不住咕咕咕咕的罵着，就回去了。老殘從鵝華橋往南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一擡頭，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有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光景，居中寫着『說鼓書』三個大字，旁邊一行小字是『二十四日明湖居』。那紙還未十分乾，心知是方纔貼的，只知道這是甚麼事情，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子。一路走着，一路盤算。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明兒白晝說書，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來聽書罷。』又走到街上，聽鋪子裏櫃檯上有人說道：『前次白晝說書是你告假的，明兒的書，應該我告假了。』一路行來，街談巷議，大半都是這話，心裏詫異道：『白晝是何許人說的是何等樣書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信步走來，不知不覺，已到高陞店口。進得店去，茶房便來回道：『客人，用甚麼夜膳？』老殘一一說過，

就順便問道：「你們此地說鼓書是個甚麼頑意兒？何以騷動這麼許多的人？」茶房說：「客人，你不知道。這說鼓書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用一面鼓，兩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說前人的故事，本也沒甚稀奇，自從王家出了這個白艷妮姊妹兩個，這白艷名字叫做王小玉，此人是天生的怪物！他十二三歲時就學會了這說書的本事；他却嫌這鄉下的調兒沒甚麼出奇，他就常到戲園裏看戲，所有甚麼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唱，一聽就會，甚麼余三勝、程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他一聽也就會唱。仗着他的喉嚨要多高有多高；他的中氣要多長有多長。他又把那南方的甚麼崑腔小曲，種種的腔調，他都拿來裝在這大鼓書的調兒裏面，不過二三年工夫，創出這個調兒，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聽了他唱書，無不神魂顛倒。現在已有招子，明兒就唱。你不信，去聽一聽就知道了。只是要聽還要早去，他雖是一點鐘開唱，若到十點鐘去，便沒有坐位的。」老殘聽了，也不甚相信。次日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到歷山脚下，看看相傳大舜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時候。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戲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那知進了園門，園子裏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只有中間七八張桌子還無人坐。桌子却都貼着「撫院定」、「學院定」等類紅紙條兒。老殘看了半天，無處落腳，只好袖子裏拏了二百個錢，送了看坐兒的，纔弄了一張短板棧在人縫裏坐下。看那戲臺上只擺了一張半桌。桌子上放了一面板鼓。鼓上放了兩個鐵片兒，心裏知道這就是所謂「梨花筒」了。旁着放了一個三弦子，半桌後面放了兩張椅子，並無一個人在臺上。偌大個戲臺，空空洞洞，別無他物，看了不覺有些好笑。園子裏面頂着籃子賣燒餅油條的有一二十個，都是爲那不喫飯來的人買了充饑的。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許多官員都着了便衣，帶着家人，陸續進來。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看坐兒的，也只是搬張短棧在夾縫中安插。這一羣人來了，彼此招呼，有打千兒的，有作揖的，大半打千兒的多，高談闊論，說笑自如。這十幾張桌子外看來都是做生意的人，又有些像是本地讀書人的樣子，大家都噉噉喳喳的在那裏說閒話。因爲人太多了，所以說的甚麼話都聽不清楚，也不去管他。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裏面出來一個男人，穿了一件藍布長衫，長長的臉兒，一臉肥腫，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甚爲醜陋。但覺得那人氣味到還沈靜，出得臺來，並無一語，就往半桌後面左手一張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將三弦子取來，隨便和了和弦，彈了一兩個小調，人也不甚留神去聽；後來彈了一枝大調，也不知道叫甚麼牌子；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那抑揚頓挫，入耳動心，恍若

有幾十根弦，幾百個指頭，在那裏彈似的。這時琴下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却也壓不下那弦子去。這曲彈罷，就歇了手。旁邊有人送上茶來，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裏面出來一個姑娘，約有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梳了一個抓髻，戴了一副銀耳環，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一條藍布褲子，都是黑布鑲滾的，雖是粗布衣裳，到十分潔淨，來到半桌後面，右手椅子上坐下。那彈弦子的便取了弦子，鏗鏘鏘彈起。這姑娘便立起身來，左手取了梨花筒夾在指頭裏，便丁丁當當的敲，與那弦子聲音相應；右手持了鼓槌子，凝神聽那弦子的節奏，忽羯鼓一聲，歌喉遽發，字字清脆，聲聲宛轉，如新鶯出谷，乳燕歸巢，每句七字，每段數十句，或緩或急，忽高忽低，其中轉腔換調之處，百變不窮，覺一切歌曲腔調俱出其下，以爲觀正矣。旁坐有兩人，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此想必是白妞了罷？』其一人道：『不是，這人叫黑妞，是白妞的妹子。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妞教的，若比白妞，還不曉得差多少呢！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妞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妞的好處，人學不到。你想，這幾年來好頑耍的，誰不學他們的調兒呢？就是窩子裏的姑娘也人人都學，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若白妞的好處，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說着的時候，黑妞早唱完，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心的談心，說笑的說笑。賣瓜子、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着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正在熱鬧哄哄的時節，只見那後臺裏又出來了一位姑娘，年紀約十八九歲，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瓜子臉兒，白淨面皮，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只覺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頭出來，立在半桌後面，把梨花筒丁當了幾聲，煞是奇怪，只是兩片頑鐵，到他手裏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將鼓槌子輕輕的點了兩下，方擡起頭來，向臺下一盼。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左右一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裏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就這一眼，滿園子裏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王小玉便啓朱唇，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峯頂，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

一落，又極力聘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場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停了一會，鬧聲稍定，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人，不到三十歲光景，是湖南口音，說道：『當年讀書，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有那「餘音繞梁，三日不絕」的話，我總不懂。空中設想，餘音怎樣會得繞梁呢？又怎會三日不絕呢？至聽了小玉先生說書，纔知古人措辭之妙。每次聽他說書之後，總有好幾天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無論做甚麼事，總不入神，反覺得「三日不絕」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徹些！』旁邊人都說道：『夢湘先生說得透闢極了！』於我心有感焉！』說着，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這一段，聞旁邊人說，叫做「黑蕩段」。聽了去，不過是一個主子見一個美人，騎了一個黑驢走過去的故事，將形容那美人，先形容那黑驢怎樣好法，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不過數語。這段書也就完了。其音節全是快板，越說越快。白香山詩云：『大珠小珠落玉盤』，可以盡之。其妙處，在說得極快的時候，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聽，他却字字清楚，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這是他的獨到。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遜一籌了。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不知那一段又是怎樣好法，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線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尚早，王小玉必還要唱一段，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就收場了。當時一闌而散。老殘到了次日，想起一千兩銀子放在寓中，總不放心，即到院前大街上找了一家匯豐莊，叫個日昇昌字號，匯了八百兩寄回江南徐州老家裏去。自己却留了一百多兩銀子，向大街上買了一匹繭綢，又買了一件大呢馬褂面子，拿回寓去，叫個成衣做一身棉袍子馬褂，因爲已是九月底天氣，雖十分和暖，倘然西北風一起，立刻便要穿棉了。分付成衣已畢，吃了午飯，步出西門，先到趵突泉上

吃了一碗茶。這趵突泉乃濟南府七十二泉中的第一個泉，在大池之中，有四五畝地寬闊，兩頭均通谿河。池中流水，汨汨有聲。池子正中間有三股大泉，從池底冒出，翻上水面有二三尺高。據土人云：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後來修池，不知怎樣就矮下去了。這三股水均比弔桶還粗。池子北面是個呂祖殿，殿前搭着涼棚，擺設着四五張桌子，十幾條板櫈賣茶，以便遊人歇息。老殘吃完茶，出了趵突泉後門，向東轉了幾個灣，尋着了金泉書院，進了二門，便是投轄井，相傳即是陳遵留客之處。再望西去，過一重門，即是一個蝴蝶廳。廳前廳後均是泉水圍繞。廳後許多芭蕉，雖有幾批殘葉，尚是一碧無際。西北角上，芭蕉叢裏，有個方池，不過二丈見方，就是金線泉了。金線乃四大名泉之二。你道四大名泉是那四個？就剛纔說的趵突泉，此刻的金線泉，南門外的黑虎泉，撫臺衙門裏的珍珠泉，叫做『四大名泉』。這金線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線，老殘左右看了半天，不要說金線，連鐵線也沒有！後來幸而走過一個士子來，老殘便作揖請教。這『金線』二字有無着落？那士子便拉着老殘，到池子西面，灣了身體，側着頭，向水面上看，說道：『你看，那水面上有一條線，彷彿遊絲一樣，在水面上搖動，看見了沒有？』老殘也側了頭照樣看去，看了些時，說道：『看見了！看見了！這是甚麼緣故呢？』想了一想，道：『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力量相敵，所以中間擠出這一線來？』那士子道：『這泉見於著錄好幾百年，難道這兩股泉的力量經歷這久就沒有個強弱嗎？』老殘道：『你看，這線常常左右擺動，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那士子到也點頭會意。說完，彼此拱手各散。老殘出了金泉書院，順着西城南行，過了城角仍是一條街市，一直向東。這南門城外好大一條城河，河裏泉水漲清，看得河底明明白白，河裏的水草都有一丈多長，被那河水流得搖搖擺擺，煞是好看。走着走着，見河岸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子，許多婦女坐在池邊石上搗衣。再過去，有一個大池，池南幾間草房，走到面前，知是一個茶館。進了茶館，靠北窗坐下，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茶壺都是宣興壺的樣子，却是本地仿照燒的。老殘坐定，問茶房道：『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可知道在甚麼地方？』那茶房笑道：『先生，你伏到這窗臺上朝外看，不就是黑虎泉嗎？』老殘果然望外一看，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有一個石頭雕的老虎頭，約有二尺餘長，倒有尺五六的寬徑。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力量很大，從池子這邊直沖到池子那面，然後轉到兩邊，流入城河去了。坐了片刻，看那夕陽有漸漸下山的意思，遂付了茶錢，緩步進南門，回寓。到了次日，覺得游興已足，就拿了串鈴，到街上去混混。看過撫臺衙門，望西一條胡同口上，有所中等房子，朝南的大門，門旁貼了『高公館』三個字，只見那公館門口站了一個瘦長臉的。

人穿了件紫棕熟羅棉大襖，手裏捧了一支洋白銅二馬車水煙袋，面帶愁容，看見老殘，喚道：『先生，先生，你會吞喉嚨嗎？』老殘答道：『懂得一點半點兒的。』那人便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望西一拐，便是三間客廳，鋪設也還妥當。兩邊字畫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只有中間掛着一幅中堂，只畫了一個人，彷彿列子御風的形狀，衣服冠帶都被風吹起，筆力甚爲遒勁，上題『大風張風』四字，也寫得極好，坐定，彼此問過名姓，原來這人係江蘇人，號紹般，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他說道：『有個小妾害了喉蛾，已經五天，今日滴水不能進了。請先生診視，尙有救沒有？』老殘道：『須看了病，方好說話。』當時高公即叫家人：『到下房關照一聲，說有先生來看病。』隨後就同着進了二門，即是三間上房，進得堂屋，有老媽子打起西房的門簾，說聲：『請裏面坐。』走進房門，貼西牆靠北一張大牀，牀上懸着印花夏布帳子，牀面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牀前兩張杭櫬，高公讓老殘西面杭櫬上坐下，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老媽子拿了幾本書墊在手下，診了一隻手，又換一隻。老殘道：『兩手脈沉數而弦，是火被寒逼住，不得出來，所以越過越重。請看一看喉嚨。』高公便將帳子打起，看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面上通紅，人却甚爲委頓的樣子。高公將他輕輕扶起，對着窗戶的亮光，老殘低頭一看，兩邊腫的已將要合縫了，顏色淡紅，看過，對高公道：『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點火氣，被醫家用苦寒藥一逼，火不得發，兼之平常肝氣易動，抑鬱而成，目下只須吃兩劑辛涼發散藥就好了。』又在自己藥囊內取出一個藥瓶，一支喉槍，替他吹了些藥上去。出到廳房，開了個藥方，名叫『加味甘桔湯』。用的是生甘草、苦桔梗、牛蒡子、荊芥、防風、薄荷、辛夷、飛滑石、八味藥、鮮荷梗做的引子。方子開畢，送了過去。高公道：『高明得極，不知吃幾帖？』老殘道：『今日吃兩帖，明日再來覆診。』高公又問：『藥金請教幾何？』老殘道：『鄙人行道，沒有一定的藥金，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病，等我肚子饑時，賞碗飯吃，走不動時，給幾個盤川，儘夠的了。』高公道：『既然如此說，病好一總酬謝，當在何處？以便備有變動，着人來請。』老殘道：『在布政司街高陞店。』說畢分手。從此，天天來請，不過三四天，病勢漸退，已經同常人一樣。高公喜歡得無可如何，送了八兩銀子謝儀，還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也是個掄揚的意思。誰知一個傳，十個傳百，官幕兩途拿轎子來接的漸漸有日不暇給之勢。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是個候補道請的。席上右邊上首一個人說道：『玉佐臣要補曹州府了。』左邊下首緊靠老殘的一個人道：『他的班次很遠，怎樣會補缺呢？』右邊人道：『因爲他辦強盜辦的好，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遺的景象，官保賞識非凡。前日有人對宮保說：『曾走曹州府某鄉莊過，親眼』

見有個藍布包袱棄在路旁，無人敢拾。某就問上人：「這包袱是誰的？爲何沒人收起？」土人道：「昨兒夜裏不知何人放在這裏的。」某問：「你們爲甚麼不拾了回去？」都笑着搖搖頭道：「俺還要一家子性命嗎？」如此可見路不拾遺，古人竟不是欺人，今日也竟做得到的！宮保聽着很是喜歡，所以打算專摺明保他。」左邊的人道：「佐臣人是能幹的，只嫌太殘忍些。未到一年，站籠站死兩千多人，難道沒有冤枉嗎？」旁邊一人道：「冤枉一定是有的，自無庸議，但不知有幾成不冤枉的。」右邊人道：「大凡酷吏的政治，外面都是好看的。諸君記得當年常刺皮做兗州府的時候，何嘗不是這樣總做的人人側目而視，就完了。」又一人道：「佐臣酷虐是誠然酷虐，然曹州府的民情也實在可恨！那年，兄弟署曹州的時候，幾乎無一天無盜案。送了二百名小隊子，像那不捕鼠的貓一樣，毫無用處。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不是老實鄉民，就是被強盜脅了去看守驛馬的人。至於真強盜，一百個裏也沒有幾個現在被這玉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盜案竟自沒有了。相形之下，兄弟實在慚愧的很！」左邊人道：「依兄弟愚見，還是不多殺人的爲是。此人名震一時，恐將來果報也在不可思議之列。」說完，大家都道：「酒也夠了，賜飯罷。」飯後各散。過了一日，老殘下午無事，正在寓中閒坐，忽見門口一乘藍呢轎落下，進來一個人，口中喊道：「鐵先生在家嗎？」老殘一看，原來就是高紹殷，趕忙迎出，說：「在家，在家，請房裏坐。只是地方卑污，屈駕的很。」紹殷一面道：「說那裏的話！」一面就往裏走。進得二門，是個朝東的兩間廂房，房裏靠南一張磚炕，炕上鋪着被褥，北面一張方桌，兩張椅子，西面兩個小小竹箱，桌上放了幾本書，一方小硯臺，幾枝筆，一個印色盒子。老殘讓他上首坐了。他就隨手揭過書來，細細一看，驚訝道：「這是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從那裏得來的？此書世上久不見了。季滄葦、黃不烈諸人俱未見過，要算希世之寶呢！」老殘道：「不過先人遺留下來的幾本破書，賈又不值錢，隨便帶在行篋解解悶兒，當小說書看罷了，何足挂齒。」再望下翻，是一本蘇東坡手寫的陶詩，就是毛子晉所仿刻的祖本紹殷再三贊歎不絕，隨又問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爲甚不在功名上講求，却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尙了罷。」老殘嘆道：「閣下以「高尙」二字許我，實過獎了。鄙人並非無志功名，一則性情過於疏放，不合時宜；二則俗說「攀得高跌得重」，不想攀高是想跌輕些的意思。」紹殷道：「昨晚在裏頭吃便飯，宮保談起「靠府人才濟濟，凡有所聞的無不羅致於此了。」同坐姚雲翁便道：「目下就有個人在此宮保並未羅致。」宮保急問：「是誰？」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品行怎樣，而又通達人情，熟諳世務，怎樣怎樣，說得宮保抓耳撓腮，十分歡喜。宮保

就叫兄弟立刻寫個內文案札子送來。那是兄弟答道：「怎樣恐不妥當。此人既非候補，又非投効，且還不知他有甚麼功名，札子不甚好下。」宮保說：「那麼就下個關書去請。」兄弟說：「若要請他看病，那是一請就到的；若要招致幕府，不知他願意不願意，須先問他一聲纔好。」宮保說：「很好，你明天就去探探口氣，你就同了他來見我一見。」爲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老殘道：「那也沒有甚麼不可。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我却穿不慣，能便衣相見就好。」紹般道：「自然便衣。稍停一刻，我們同去。你到我書房裏坐等。宮保午後從裏邊下來，我們就在簽押房裏見了。」說着，又喊了一乘轎子。老殘穿着隨身衣服，同高紹般進了撫署。原來這山東撫署是明朝的齊王府，故許多地方仍用舊名。進了三堂，就叫「宮門口。」旁邊就是高紹般的書房。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方到紹般書房坐下，不到半時，只見宮保已從裏面出來，身體甚是魁梧，相貌却還仁厚。高紹般看見，立刻迎上前去，低低說了幾句。只聽莊宮保連聲叫道：「請過來，請過來。」便有個差官跑來喊道：「宮保請鐵老爺。」老殘連忙走來，向莊宮保對面一站。莊云：「久慕得很。」用手一伸，腰一呵，說：「請裏面坐。」差官早將軟簾打起。老殘進了房門，深深作了一個揖。宮保護在紅木炕上首坐下。紹般對面相陪。另外搬了一張方檯擺在兩人中間。宮保坐了，便問道：「聽說補殘先生學問經濟都出衆的很，兄弟以不學之資，聖恩叫我做這封疆大吏，別省不過盡心更治就完了，本省更有這個河工，實在難辦，所以兄弟沒有別的法子，但凡間有奇才異能之士，都想請來，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倘有見到的所在，能指教一二，那就受賜得多了。」老殘道：「宮保的政聲，有口皆碑，那是沒有得說的了。只是河工一事，聽得外邊議論皆是本賈讓三策，主不與河爭地的。」宮保道：「原是那呢？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寬，此地的河面多窄呢？」老殘道：「不是這麼說，河面窄，容不下，只是伏汛幾十天，其餘的時候，水力甚軟，沙所以易淤。要知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沒有辦過河工。賈讓之後，不到一百年，就有個王景出來了。他治河的法子，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專主「禹抑洪水」的「抑」字，與賈讓的說法正相反背。自他治過之後，一千多年沒河患。明朝潘季馴，本朝靳文襄，皆略仿其意，遂享盛名。宮保想必也是知道的。」宮保道：「王景是用何法子呢？」老殘道：「他是從「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一「同」一「播」兩個字上悟出來的。後漢書上也只有「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兩句話。至於其中曲折，亦非傾蓋之間所能盡的，容慢慢的做個說帖呈覽，何如？」莊宮保聽了，甚爲喜歡，向高紹般道：「你叫他們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即請鐵先生就搬到衙門裏來住罷，以便隨時領教。」

老殘道：「宮保雅愛，甚爲感激；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打算去探望一遭；並且風聞玉守的政聲，也要去參考參考，究竟是個何等樣人等鄙人從曹州回來，再領宮保的教罷。」宮保神色甚爲快快，說完老殘即告辭，同紹殷出了衙門，各自回去。未知老殘究竟是到曹州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宮保愛才求賢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即將轎子辭去，步行在街上遊玩了一會兒，又在古玩店裏盤桓些時。傍晚回到店裏，店裏掌櫃的連忙跑進屋來說聲「恭喜」，老殘茫然不知道是何事。掌櫃的道：「我適纔聽說院上高大老爺親自來請你老，說是撫臺要見你老，因此一路進衙門的。你真好造化！上房一個李老爺，一個張老爺，都拿着京城裏的信去見撫臺，三次五次的見不着，偶然見着回把這就要鬧脾氣，罵人，動不動就要拿片子送人到縣裏去打。像你老這樣撫臺央出文案老爺來請進去談談，這面子有多大！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的嗎？怎麼樣不給你老道喜呢？」老殘道：「沒有的事。你聽他們胡說呢。高大老爺是我替他家醫治好了病，我說撫臺衙門裏有個珍珠泉，可能引我們去見識見識，所以今日高大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那裏有撫臺來請我的話！」掌櫃的道：「我知道的。你老別騙我。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裏說話的時候，我聽他管家說：『撫臺進去吃飯，走從高大老爺房門口過，還嘆說：『你趕緊吃過飯，就去約那個鐵公來哪！去遲，恐怕他出門，今兒就見不着了。』』」老殘笑道：「你別信他們胡謔！沒有的事！」掌櫃的道：「你老放心，我不問你借錢！」只聽外邊大嚷：「掌櫃的在那兒呢？」掌櫃的慌忙跑出去。只見一個人，戴了亮藍頂子，拖着花翎，穿了一雙抓地虎靴子，紫呢夾袍，天青哈喇馬褂，一手提着燈籠，一手拿了個雙紅名帖，嘖裏喊：「掌櫃的呢？」掌櫃的說：「在這兒！在這兒！你老啥事？」那人道：「你這兒有位鐵爺嗎？」掌櫃的道：「不錯，不錯；在這東廂房裏住着呢。我引你去。」兩人走進來，掌櫃指着老殘道：「這就是鐵爺。」那人趕了一步，進前請了一個安，舉起手中帖子，口中說道：「宮保說，請鐵老爺的安。今晚因學臺請吃飯，沒有能留鐵老爺在衙門裏吃飯，所以叫廚房裏趕緊辦了一桌酒席，叫立刻送過來。宮保說，不中吃，請鐵老爺格外包涵些。」那人回頭道：「把酒席擡上來。」那後邊兩個人，擡着一個三層的長方檯盒，擡了蓋子，頭層是碟子小碗，第二層是燕窩魚翅等類大碗，第三層是一個燒小豬，一隻鴨子，還

有兩碟點心。打開看過，那人就叫：『掌櫃的呢？』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站在旁邊久已看厭了，聽叫，忙應道：『啥事？』那人道：『你招呼着送到廚房裏去。』老殘忙道：『宮保這樣費心是不敢當的。』一面讓那人房裏去坐坐吃茶。那人再三不肯。老殘固讓，那人纔進房，在下首一個椅子上坐下。讓他上炕，死也不肯。老殘拿茶壺，替他倒了碗茶。那人連忙立起，請了個安，道謝，因說道：『聽宮保吩咐，趕緊打掃南書房院子，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將來有甚麼差遣，只管到武巡捕房呼喚一聲，就過來伺候。』老殘道：『豈敢，豈敢。』那人便站起來，又請了個安，說：『告辭，要回衙消差，請賞個名片。』老殘一面叫茶房來給了挑盒子的四百錢，一面寫了個領謝帖子，送那人出去。那人再三固讓，老殘仍送出大門，看那人上馬去了。老殘從門口回來，掌櫃的笑迷迷的迎着說道：『你老還要騙我，這不是撫臺大人送了酒席來了嗎？剛纔來的，我聽說是武巡捕嚇大老爺，他是個參將呢。這二年裏，住在俺店裏的客，撫臺也常有送酒席來的，都不過是尋常酒席，差個戈什來就算了。像這樣尊重，俺這裏是頭一回呢！』老殘道：『那也不必管他，尋常也好，異常也好，只是這桌菜怎樣銷法呢？』掌櫃的道：『或者分送幾個至好朋友，或者今晚趕寫一個帖子，請幾位體面客，明兒帶到大明湖上去吃。撫臺送的比金子買的還榮耀得多呢！』老殘笑道：『既是比金子買的還要榮耀，可有人要買？我就賣他兩把金子來，抵還你的房飯錢罷。』掌櫃的道：『別忙，你老房飯錢，我很不怕，自有入來替你開發。你老不信，試試我的話，看靈不靈。』老殘道：『管他怎麼呢，只是今晚這桌菜，依我看，倒是轉送了你去請客罷。我很不願意吃他怪類的慌。』二人講了些時，仍是老殘請客，就將這本店的住客都請到上房明間裏去。這上房住的一個姓李，一個姓張，本是極倜儻的，今日見撫臺如此契重，正在想法聯絡，以爲託情謀保舉地步，却遇老殘借他的外間，請本店的人，自然是他二人上坐，喜歡的無可如何，所以這一席間，將個老殘恭維得渾身難受，十分沒法，也只好敷衍幾句。好容易一席酒完，各自散去。那知這張李二公又親自到廂房裏來道謝，一替一句，又奉承了半日。姓李的道：『老兄可以捐個同知，今年隨捐一個過班，明年春開大案，又是一個過班，秋天引見，就可得濟東秦武臨道。先署後補，是意中事。』姓張的道：『李兄是天津的首富，如老兄可以照應他得兩個保舉，這捐官之費，李兄可以拿出奉借。等老兄得了優差，再還不遲。』老殘道：『承兩位過愛，兄弟總算有造化的了，只是目下尚無出山之志。將來如要出山，再爲奉懇。』兩人又力勸了一回，各自回房安寢。老殘心裏想道：『本想再爲盤桓兩天，看這光景，恐無謂的糾纏，要越逼越緊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當夜遂寫了一封書，託高紹

殷代謝莊宮保的厚誼。天未明即將店帳算清楚，雇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就出城去了。出濟南府西門，北行十八里，有個鎮市，名叫洛口。當初黃河未併大清河的時候，凡城裏的七十二泉，泉水皆從此地入河，本是個極繁盛的所在。自從黃河併了，雖仍有貨船來往，究竟不過十分之一二，差得遠了。老殘到了洛口，雇了一隻小船，講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屬董家口下船，先付了兩吊錢，船家買點柴來。却好本日是東南風，掛起帆來，呼呼的去了。走到太陽將要落山，已到了齊河縣城，拋錨住下。第二日住在平陰，第三日住在壽張，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仍在船上住了一夜。天明開發船錢，將行李搬在董家口一個店裏住下。這董家口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的一條大道，故很有幾家車店。這家店就叫做董二房老店。掌櫃的姓董，有六十多歲，人都叫他老董。只有一個夥計，名叫王三。老殘住在店內，本該雇車就往曹州府去，因想沿路打聽那玉賢的政績，故緩緩起行，以便察訪。這日有辰牌時候，店裏住客，連那起身極遲的，也都走了。店夥打掃房屋，掌櫃的帳已寫完，在門口閒坐。老殘也在門口長凳上坐下，向老董說道：『聽說你們這府裏的大人，辦盜案好的，很究竟是個甚麼情形？』那老董嘆口氣道：『玉大人官却是個清官，辦案也實在盡力，只是手太辣些！』初起還辦着幾個強盜，後來強盜摸着他的脾氣，這玉大人倒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老殘道：『這話怎麼講呢？』老董道：『在我們此地西南角上，有個村莊，叫于家屯。這于家屯也有二百多戶人家。那莊上有個財主，叫做于朝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二子都娶了媳婦，養了兩個孫子。女兒也出了閣。這家人家過的日子，很爲安逸。不料禍事臨門，去年秋間，被強盜搶了一次。其實也不過搶去些衣服首飾，所值不過幾百吊錢。這家就報了案。經這玉大人極力的嚴拿，居然也拿住了兩個爲從的強盜，計追出來的贓物，不過幾件布衣服。那強盜頭腦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誰知因這一拿，強盜結了冤仇，到了今年的春天，那強盜竟在府城裏面搶了一家子。玉大人雷厲風行的幾天，也沒有拿着一個人。過了幾天，又搶了一家子。搶過之後，大明大白的放火。你想，玉大人可能依呢？自然調起馬隊，追下來了。那強盜搶過之後，打着火把出城，手裏拿着洋槍，誰敢上前攔阻，出了東門，望北走了十幾里地，火把就滅了。玉大人調了馬隊，走到街上，地保更夫就將這情形詳細稟報。當時放馬追出了城，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追了二三十里路，看見前面又有火光，帶着兩三聲槍響。玉大人聽了，怎能不生氣呢？仗着膽子本來大，他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都帶着洋槍，還怕甚麼呢？一直的追去，不是火光，便是槍響。到了天快明時，眼看離追上不遠了。那時也到了于家屯。過了于家屯再往前追，槍也沒有，火也沒有。玉大人便心裏一想，說道：

「不必往前追，這強盜一定在這村莊上了。」當時勒回了馬頭，到了莊上，在大街當中有個關帝廟，下了馬，吩咐手下的馬隊，派了八個人，東西南北，一面兩匹馬把住，不許一個人出去，將地保鄉約等人叫起。這時候天已大明了，這玉大人自己帶着馬隊上的人步行，從南頭到北頭，挨家去搜。搜了半天，一些形跡沒有。又從東望西搜去。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搜出三枝土槍，又有幾把刀，十幾根竿子。玉大人大怒，便說強盜一定在他家了，坐在廳上，叫地保來問：「這是甚麼人家？」地保回道：「這家姓于。老頭子叫于朝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于學詩，二兒子叫于學禮，都是捐的監生。」玉大人立刻叫把這于家父子三個人帶上來。你想，一個鄉下人見了府裏大人來了，又是盛怒之下，那有不怕的道理呢？上得廳房裏，父子三個跪下，已經是颯颯的抖，那裏還能說話？玉大人便說道：「你好大膽！你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那老頭子早已嚇的說不出話來。還是他二兒子，在府城裏讀過兩年書，見過點世面，膽子稍爲壯些，跪着伸直了腰，朝上回道：「監生家裏向來是良民，從沒有同強盜往來的，如何敢藏着強盜？」玉大人道：「既沒有勾通強盜，這軍器是從那裏來的？」于學禮道：「因去年被盜之後，莊上不斷常有強盜來，所以買了幾根竿子，叫佃戶長工輪班來幾個保家。因強盜都有洋槍，鄉下洋槍沒有買處，也不敢買，所以從他們打鳥兒的，回了兩三枝土槍，夜裏放兩聲，驚嚇強盜的意思。」玉大人喝道：「胡說！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你家一定是強盜！」回頭叫了一聲「來！」那手下人便齊聲像打雷一樣答應了一聲「喏！」玉大人說道：「你們把前後門都派人守了，替我切實的搜！」這些馬兵遂到他家，從上房裏搜起，衣箱櫥櫃全行抖擻一個盡，稍爲輕便，值錢一點的首飾，就掖在腰裏去了。搜了半天，倒也沒有搜出甚麼犯法的東西。那知搜到後來，在西北角上，有兩間堆破爛農器的一間屋子裏，搜出了一個包袱，裏頭有七八件衣裳，有三四件還有舊綢子的。馬兵拿到廳上，回說：「在堆東西的裏房搜出這個包袱，不像是自己的衣服，請大人驗看。」那時玉大人看了，眉毛一繃，眼睛一凝，說道：「這幾件衣服，我記得彷彿是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姑且帶回衙門去，照失單查對。」就指着衣服向于家父子道：「你說這衣服那裏來的？」于家父子面面相覷，都回不出，還是于家禮說：「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玉大人就立起身來，吩咐：「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將于家父子帶回城去聽審。」說着就走出去。跟從的人，拉過馬來，騎上了馬，帶着餘下的人，進城去。這裏于家父子同他家裏人都抱頭痛哭。這十二個馬兵說：「我們跑了一夜，肚子裏很餓，你們趕緊給我們弄點吃的，趕緊走罷。大人的脾氣誰不知道？越遲去越不得了！」地保也慌張的回

去交代一聲，收拾行李，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大家坐了進去。趕到二更多天，纔得進了城。這真于學禮的媳婦，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想着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都被捉去的，斷不能鬆散。當時同他大嫂子商議說：「他們爺兒三個都被拘了去，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我想家裏的事，大嫂子，你老照管着。這裏我也趕忙追進城去，找俺爸爸想法子去。你看好不好？」他大嫂子說：「很好，很好，我正想着城裏不能沒人照應。這些管莊子的都是鄉下老兒，就差幾個去，到得城裏，也跟傻子一樣，沒有用處的！」說着，吳氏立刻收拾收拾，選了一掛雙套飛車，趕進城去。到了他父親面前，嚎啕大哭。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比他們父子三個還早十幾里路呢。吳氏便一頭哭着，一頭把飛災大禍告訴了他父親。他父親吳舉人一聽，渾身發抖，抖着說道：「犯着這位『喪門星』，事情可就大大的不妥了！我先去走一趟看罷！」連忙穿了衣服，到府衙門求見。號房上去回過，說：「大人說的，現在要辦盜案，無論甚麼人，一應不見！」吳舉人因同裏頭刑名師爺素來相好，連忙進去見了師爺，把這種種種冤枉說了一遍。師爺說：「這案在別人手裏，斷然無事，但這位東家向來不照律例辦事的。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包你無事，恐怕不交下來，那就沒法想了。」吳舉人接連作了幾個揖，重託了出去，趕到東門口，等他親家女婿進來。不過一鍾茶的時候，那馬兵押着車子已到。吳舉人搶到面前，見他三人面無人色。于朝棟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親家救我！」那眼淚就同潮水一樣，直流下來。吳舉人方要開口，旁邊的馬兵早嚷道：「大人久已坐在堂上等着呢！已經四五撥子馬來催過了！趕快走罷！」車子也並不敢停留。吳舉人便跟着車子走着，說道：「親家寬心，湯裏火裏，我但有法子，必去就是了！」說着，已到衙門口。只見衙裏許多公人出來催道：「趕緊帶上堂去罷！」當時來了幾個差人，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好，帶上去。方跪下，于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于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賊現獲，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逢殃

話說老董說到此處，老殘問道：「那不成就把這人家爺兒三個都站死了嗎？」老董道：「可不是呢！那吳舉人到府衙門請見的時候，他女兒（于學禮的媳婦）也趕到衙門口，借了延生堂的藥鋪裏坐下，打聽消息。聽說府裏大人不見，他父親已到

衙門裏頭求師爺去了，吳氏便知事體不好，立刻叫人把三班頭兒請來。那頭兒姓陳，名仁美，是曹州府很著名的能吏。吳氏將他請來，把被屈的情形告訴了一遍，央他從中設法。陳仁美聽了，把頭連搖幾搖，說：「這是強盜報仇，做的圈套。你們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麼就讓強盜把贖物送到家中？屋子裏還不知道也？也算得個特等禍糊了！」吳氏就從手上抹下一副金鑰子遞給陳頭，說：「無論怎樣，總要頭兒費心，但能救得三人性命，無論要花多少錢都願意，不怕將田地房產賣盡，咱一家子要飯吃去，都使得。」那陳頭兒道：「我去替少奶奶設法，做得成也別歡喜，做不成也別埋怨。俺有多少力量用多少力量就是了。這早晚，他爺兒三個恐怕要到了。大人已是坐在堂上等着呢。我趕快替少奶奶打點去。」說罷告辭，回到班房，把金鑰子望堂中桌上一擱，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于家這案明是冤枉，諸位有甚麼法子，大家幫湊想想，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副鑰就是誰的。」大家答道：「那有一准的法子呢？只好相機行事，做到那裏說那裏話罷！」說過，各人先去通知已站在堂上的夥計們留神方便。這時于家父子三個已到了堂上。玉大人叫把他們站起來，就有幾個差人橫拖倒拽，將他三人拉下堂去。這邊的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問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簿子看。」玉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點着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玉大人凝了一凝神，便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那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三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眾差人沒法，只好將于家父子站起，却在腳下選了三塊厚磚，讓他可以三四天不死，趕想法誰知什麼法子都想到，仍是不濟。這吳氏真是好個賢惠婦人，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灑點參湯，灑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響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位玉大人的牛性，于朝棟究竟上了幾歲年紀，第三天就死了。于學詩到第四天也就差不多了。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揀了孝服，將他大伯丈夫後事囑託了他父親，自己跪到府衙門。

口對着于學禮哭了個死去活來；末後向他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有了氣了。這裏三班頭腦陳仁美看見，說道：「諸位，這吳少奶奶的節烈，可以請得旌表的。我看，儻着這時把于學禮放下來，還可以活。我們不如借這個題目去替他求一求罷。」眾人都說：「有理。」陳頭便立刻進去，找了稿案門上，把那吳氏怎樣節烈說了一遍，又說：「民間的意思，說這節婦爲夫自盡，情實可憫，可否求大人將他丈夫放下，以慰烈婦幽魂？」稿案說：「這話很有理。我就替你回去。」抓了一頂大帽子戴上，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把吳氏怎樣節烈，眾人怎樣乞恩，說了一遍。玉大人笑道：「你們到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于學禮，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這人無論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將來連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語說的好：「斬草要除根。」就是這個道理。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你傳話出去，誰要再來替于家求情，就是得賄的憑據，不用上來，就把這求情的人也用站籠站起來就完了！」稿案下來，一五一十的將話告知了陳仁美。大家嘆口氣，就散了。那裏吳家業已備了棺木前來收殮。到晚，于學詩于學禮先後死了一家四口棺木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裏。我春間進城還去看了看呢？」老殘道：「于家後來怎麼樣呢？不想報仇嗎？」老童說道：「那有甚麼法子呢！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麼法子？儻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裏，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那于朝棟的女婿到是一個秀才，四個人死後，于學詩的媳婦也到城裏去了一趟，商議着要上控。就有那老年見過世面的人說：「不妥，不妥，你想叫誰去呢？外人去叫做『事不干己』，先有個多事的罪名，若說叫于大奶奶去罷，兩個孫子還小家裏偌大的事業，全靠他一人支撐呢，他再有個長短，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這兩個小孩子誰來撫養？反把于家香煙絕了。」又有人說：「大奶奶是去不得的，儻若是姑老爺去走一趟，到沒有什麼不可。」他姑老爺說：「我去是完全可以去，只是與正事無濟，反叫站籠裏多添個屈死鬼。你想，撫臺一定發回原官審問。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官官相護』，他又拿着人家失單衣服來頂我們。我們不過說：『那是強盜的移贓。』他們問：『你瞧見強盜移的嗎？你有什么憑據？』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他是官，我們是民；他是有失單爲憑的，我們是憑空裏沒有證據的。你說，這官事打得贏，打不贏呢？」衆人想想也是真沒有法子，只好罷了。到後來聽得他們說：那移贓的強盜，聽見這樣，都後悔的了不得，說：「我當初恨他報案，毀了我兩個弟兄，所以用個『借刀殺人』的

法子，讓他家吃幾個月官事，不怕不毀他一兩千吊錢；誰知道就鬧的這麼利害，連傷了他四條人命！——委實我同他家也沒有這大的仇隙！」老董說罷，復道：「你老想想，這不是給強盜做兵器嗎？」老殘道：「這強盜所說的話又是誰聽見的呢？」老董道：「那是陳仁美他們碰了頂子下來，看這于家死的實在可慘，又平白的受了人家一副金鐲子，心裏也有點過不去，所以大家動了公憤，齊心齊意要破這一案。又加着那鄰近地方有些江湖上的英雄，也恨這夥強盜做的太毒，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捉住了五六個人。有三四個牽連着別的案情的，都站死了；有兩三個專只犯于家移賊這一案的，被玉夫人都放了。」老殘說：「玉賢這個酷吏實在令人可恨，他除了這一案不算，別的案子辦的怎麼樣呢？」老董說：「多著呢，等我慢慢的說給你老聽。就咱這個本莊，就有一案，也是冤枉，不過條把人命就不算事了！我說給你老聽。」正要往下說時，只聽他夥計王三喊道：「掌櫃的，你怎麼着了？大家等你挖麵做飯吃呢！你老的話布口袋破了口兒，說不完了！」老董聽着，就站起，走往後邊挖麵做飯。接連又來了幾輛小車，漸漸的打尖的客陸續都到店裏。老董前後招呼，不暇來說閒話。過了一刻，吃過了飯，老董在各處算飯錢，招呼生意，正忙得勁，老殘無事，便向街頭閒逛。出門望東走了二三十步，有家小店，賣油鹽雜貨。老殘進去買了兩包蘭花潮煙，順便坐下，看櫃裏裏邊的人，約有五十多歲光景，就問他：「貴姓？」那人道：「姓王，就是本地人氏。你老貴姓？」老殘道：「姓鐵，江南人氏。」那人道：「江南真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像我們這地獄世界！」老殘道：「此地有山，有水，也種稻，也種麥，與江南何異？」那人歎口氣道：「一言難盡。」就不往下說了。老殘道：「你們這玉夫大人好嗎？」那人道：「是個清官是個好官，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天天不得空，難得有天把空得一個兩個的！」說話的時候，後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在山架上檢尋物件，手裏拿着一個粗碗，看櫃臺外邊有人，他看了一眼，仍找物件。老殘道：「那有這麼些強盜呢？」那人道：「誰知道呢！」老殘道：「恐怕總是冤枉的多罷。」那人道：「不冤枉，不冤枉！」老殘道：「聽說他隨便見着甚麼人，只要不順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籠站死，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犯到他手裏，也是一個死，有這話嗎？」那人說：「沒有，沒有！」只是覺得那人一面答話，那臉就漸漸發青，眼眶子就漸漸發紅。聽到「或者說話說的不得法」這兩句的時候，那人眼裏已經閣了許多淚，未曾墜下。那找尋物件的婦人，朝外一看，却止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也不找尋物件，一手拿着碗，一手用袖子掩了眼睛，跑往後面去。纔走到院子裏，就鬩鬩的哭起來了。老殘頗想再望下問，因那人顏色過於淒慘，知道必有一番負屈含冤的苦，不敢說出來的光景也。

只好搭訕着去了。走回店去，就到本房坐了一刻，看了兩頁書。見老董事也忙完，就緩緩的走出，找着老董問話，便將剛纔小雜貨店裏所見光景告訴老董，問他是甚麼緣故。老董說：『這人姓王，只有夫妻兩個，三十歲上成家，他女人小他頭十歲呢。成家後，只生了一個兒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這家店裏的貨，粗笨的，本莊有集的時候買進，那細巧一點子的，都是他這兒子到府城裏去販買。春間，他兒子在府城裏，不知怎樣，多吃了兩杯酒，在人家店門口，就把這玉大人怎樣糊塗，怎樣好冤枉人，隨口瞎說，被玉大人小腹私訪的人聽見，就把他抓進衙門。大人坐堂，只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謠言惑眾，還了得嗎！』站起站籠，不到兩天就站死了。你老纔見的那中年婦人，就是這王姓的妻子。他也四十歲外了，夫妻兩個只有此子，另外更無別人。你提起玉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老殘說：『這個玉賢真正是死有餘辜的人，怎樣省城官聲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權，此人在必殺之例！』老董說：『你老小點嗓子，你老在此地，隨便說說，還不要緊；若到城裏，可別這麼說了，要送性命的呢！』老殘道：『承關照，我留心就是了。』當日吃過晚飯，安歇。第二天，辭了老董，上車動身。到晚，住了馬村集。這集比市家口略小些，離曹州府城只有四五十里遠近。老殘在街上看了，只有三家車店，兩家已經住滿，只有一家未有人住，大門却是掩着。老殘推門進去，找不着人。半天，纔有一個人出來，說：『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問他甚麼緣故，却也不說。欲往別家，已無隙地，不得已，同他再三商議。那人纔沒精打采的開了一間房門，嚮裏還說：『茶水飯食都沒有的，客人沒地方睡，在這裏將就點罷。我們掌櫃的進城收戶去了，店裏沒人。你老吃飯喝茶，門口南邊有個飯店帶茶館，可以去的。』老殘連聲說：『勞駕，勞駕，有路的人怎樣將就都行得的。』那人說：『我困在大門旁邊兩屋裏，你老有事，來招呼我罷。』老殘聽了『收戶』二字，心裏着實放心不下。晚間吃完了飯，回到店裏，買了幾塊茶乾，四五包長生菓，又沽了兩瓶酒，連那沙瓶攜了回來。那個店夥早已把燈掌上。老殘對店夥道：『此地有酒，你門了大門，可以來喝一杯罷。』店夥欣然應諾，跑去把大門上了大門，一直進來，立着說：『你老請用罷，俺是不敢當的。』老殘拉他坐下，倒了一杯給他。他歡喜的支着牙，連說：『不敢，』其實酒杯子早已送到嘴邊去了。初起說些閒話，幾杯之後，老殘便問：『你方纔說掌櫃的進城收戶去了，這話怎樣講？難道又是甚人害在玉大人手裏了嗎？』那店夥說道：『仗着此地一個人也沒有，我可以放肆說兩句。俺們這個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賽過活閻王，碰着了就是個死。俺掌櫃的進城，爲的是他的妹夫。他這妹夫也是個極老實的人，因爲掌櫃的哥妹兩個極好，所以都住在這店裏後面。他妹夫常常在鄉下

機上買幾匹布到城裏去賣，賺幾個錢貼補着零用。那天背着四匹白布進城，在廟門口擺在地下賣，早晨賣去兩匹，後來又賣去了五尺。末後又來一個人，撕八尺五寸布，一定要在那整匹上撕，說情願每尺多給兩個大錢，就是不要撕過那匹上的布。鄉下人見多賣十幾個錢，有個不願意的嗎？自然就給他撕了。誰知沒有兩頓飯工夫，玉大人騎着馬走廟門口過，旁邊有個人上去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只見玉大人朝他望了望，就說：「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到了衙門，大人就坐堂，叫把布早上去，看了一看，就拍着驚堂問道：「你這布那裏來的？」他說：「我鄉下買來的。」又問：「每個有多少尺寸？」他說：「一個賣過五尺，一個賣過八尺五寸。」大人說：「你既是客賣，兩個是一樣的布，爲甚麼這個上撕，那個上扯扯呢？還賺多少尺寸，怎麼說不出來呢？」叫差人：「替我把這布量一量！」當時量過，報上去說：「一個是二丈五尺，一個是二丈一尺五寸。」大人聽了當時大怒，發下一個單子來說：「你認識字嗎？」他說：「不認識。」大人說：「念給他聽！」旁邊一個書辦先生拿過單子念道：「十七日早，金四報：『昨日太陽落山時候，在西門外十五里地方被劫，是一個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砍了一刀，搶去大錢一吊四百，白布兩個：一個長兩丈五尺，一個長二丈一尺五寸。』」念到此，玉大人說：「布匹尺寸顏色都與失單相符，這案不是你搶的嗎？你還想狡強嗎？拉下去站起來！」把布匹交還金四完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萬家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

話說店夥說到將他妹夫扯去站了站籠，布匹交金四完案。老錢便道：「這事我已明白，自然是捕快做的圈套，你們掌櫃的自然應該替他收尸去的。但是他一個老實人，爲什麼人要這麼害他呢？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店夥道：「這事，一被拿，我們就知道了。都是爲他嚮快，惹下來的亂子。我也是聽人家說的。府裏南門大街西邊小胡同裏，有一家子，只有父子兩個。他爸爸四十來歲，他女兒十七八歲，長的是十分人材，還沒有婆家。他爸爸做些小生意，住了三間草房，一個土牆院子，這閨女有一天在門口站着，碰見了府裏馬隊上什長花彪，因此王三看他長的體面，不知怎麼，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過了些時，活該有事，被他爸爸回來一頭碰見，氣了個半死，把他閨女着實打了一頓，就把大門鎖上，不許女兒出去。不到半月，那花彪，王三就編了法子，把他爸爸也算了個強盜，用站籠站死。後來不但他閨女算了王三的媳婦，就連那點小房子也

算了王三的產業。俺掌櫃的妹夫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向認得他家，知道這件事情；有一天，在飯店裏多吃了兩鍾酒，就發起瘋來，同這北街上的張二禿子，一面吃酒，一面說話，說怎麼樣緣故，這些人怎麼樣沒個天理。那張二禿子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聽得高興，儘往下問，說：「他還是義和團裏的小師兄呢，那二郎關爺多少正神常附在他身上，難道就不管管他嗎？」他妹夫說：「可不是呢。聽說前此時，他請孫大聖，孫大聖沒有到，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儻若不是因為他昧良心，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倒叫豬八戒下來呢？我恐怕他這樣壞良心，總有一天碰着大聖不高興的時候，舉起『金箍棒』來給他一棒，那他就受不住了！」二人正談得高興，不知早被他們團裏朋友報給王三，把他們倆人面貌記得爛熟，沒有數個月的工夫，把他妹夫就毀了。張二禿子知道勢頭不好，仗着他沒有家眷，「天明四十五，逃往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去了。酒也完了，你老請睡罷。明天倘若進城，千萬說話小心！俺們這裏人人都就着三分驚險，大意一點兒，站籠就會飛到脖子梗上來的！」於是站起來，桌上摸了個半截線香，把燈撥了撥，說：「我去拿油壺來添添這燈。」老殘說：「不用了，各自睡罷。」兩人分手，到了次日早晨，老殘收檢行李，叫車夫來搬上車子。店夥送出，再三叮嚀：「進了城去，切勿多話，要緊要緊。」老殘笑着答道：「多謝關照。」一面車夫將車子推動，向南大路進發。不過午牌時候，早已到了曹州府城，進了北門，就在府前大街尋了一家客店，找了個廂房住下。跑堂的來問了飯菜，就照樣辦來吃過了。便到府衙門前來觀望觀望。看那大門上懸着通紅的彩綢，兩旁果真有十二個站籠，却都是空的，一個人也沒有，心裏詫異道：「難道一路傳聞都是謊話嗎？」惹了一會兒，仍自回到店裏。只見上房裏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出入，院子裏放了一肩藍呢大轎，許多轎夫穿了棉襖褲，也戴着大帽子。在那裏吃餅；又有幾個人穿着號衣，上寫着『城武縣民壯』字樣，心裏知道這上房住的必是城武縣了。過了許久，見上房裏家人喊了一聲：「伺候。」那轎夫便將轎子擡到階下，前頭打紅傘的拿了紅傘，馬棚裏牽出了兩匹馬，登時上房裏紅呢簾子打起，出來了一個人，水晶頂，補褂朝珠，年紀約在五十歲上下，從台階上下來，進了轎子，呼的一聲，擡起出門去了。老殘見了這人，心裏想到：「何以十分面善，我也未到官廳來過，此人是在那裏見過的呢？」想了些時，想不出來，也就罷了。因天時尚早，復到街上訪問本府政績，竟是一口同聲說好，不過都帶有慘淡顏色，不覺暗暗點頭，深服古人『苛政猛於虎』一語，真是不錯。回到店中，在門口略爲小坐，却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進了店門，從玻璃窗裏朝外一看，與老殘正處四目相對。一恍的時候，轎子已到上房階下，那城武縣從轎

子裏出來，家人放下轎簾，跟上台階，遠遠看見他向家人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即向門口跑來。那城武縣仍站在台階上等。家人跑到門口，向老殘道：「這位是鐵老爺麼？」老殘道：「正是。你何以知道你貴上姓甚麼？」家人道：「小的主人姓申，新從省裏出來，撫臺委署城武縣的，說請鐵老爺上房裏去坐呢。」老殘恍然，想起這人就是文案上委員申東造，因雖會過兩次，未曾多餘接談，故記不得了。老殘當時上去見了東造，彼此作了個揖。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嚮裏連稱「放肆，我換衣服。」當時將官服脫去，換了便服，分賓主坐下，問道：「補翁是幾時來的？到這裏多少天了？可是就住在這店裏嗎？」老殘道：「今日到的，由省不過六七天，就到此地了。東翁是幾時出省到過任再來的嗎？」東造道：「兄弟也是今天到，大前天出省。這夫馬人役是接到省城去的。我出省的前一天，還聽姚雲翁說：『宮保看補翁去了，心裏着實難過，說：『自己一生契重名士，以為無不可招致之人，今日竟遇着一個鐵着，真是浮雲富貴，反心內照，愈覺得醜態不堪了！』』」老殘道：「宮保愛才若渴，兄弟實在欽佩的。至於出來的原故，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一則深知自己才疏學淺，不稱掄揚；二則因這玉太尊聲望過大，到底看不是個何等人物。至「高尚」二字，兄弟不但不敢當，且亦不屑爲。天地生才有數，若下愚蠢陋的人，高尚點也好借此藏拙，若真有點濟世之才，竟自遯世，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東造道：「屢聞至論，本極佩服。今日之說則更五體投地。可見長沮、桀溺等人爲孔子所不取的了。只是目下在補翁看來，我們這玉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老殘道：「不過是下流的酷吏，又比那都寧成等人次一等了！」東造連連點頭，又問道：「弟等耳目有所隔闕，先生布衣遊歷，必可得其實在情形。我想太尊殘忍如此，必多冤枉，何以竟無上控的案呢？」老殘便將一路所聞細說一遍，說得一半的時候，家人來請吃飯，東造遂留老殘同吃。老殘亦不辭讓，吃過之後，又接着說去，說完了，便道：「我只有小事疑惑。今日在府門前瞻望，見十二個站籠都空着，恐怕鄉人之言，必有靠不住處。」東造道：「這却不然。我適在荷澤縣署中，聽說太尊是因爲昨日得了院上行知，除已補授實缺外，在大案裏又特保了他個以道員在任候補，並俟歸道員班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所以停刑三日，讓大家賀喜。你不見衙門口挂着紅彩綉嗎？聽說停刑的頭一日，即是昨日，站籠上還有幾個半死不活的人都收了監了。」彼此嘆息了一回。老殘道：「早路勞頓，天時不早了，安息罷。」東造道：「明日晚間，還請枉駕談談。弟有極難處置之事，要得領教。還望不棄纔好。」說罷，各自歸寢。到了次日，老殘起來，見那天色陰的很重，西北風雖不甚大，覺得棉袍子在身上有颼颼欲仙之致。等洗過臉，買了幾根油條當

了點心，沒精打彩的，到街上徘徊些時。正想上城牆上去眺望遠景，見那空中一片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頃刻之間，那雪便紛紛亂下，迴旋穿插，越下越緊，趕急走回店中，叫店家籠了一盆火來。那窗戶上的紙，只有一張大些的，懸空了半截，經了雪的潮氣，迎着風，霍霍響，霍霍響，旁邊零碎小紙，雖沒有聲音，却不住的亂搖。房裏便覺得陰風森森，異常慘淡。老殘坐着無事，書又在箱子裏不取，只是悶悶的坐，不禁有所感觸，遂從枕頭匣內取出筆硯來，在牆上題詩一首，專詠玉賢之事。詩曰：

得失淪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闕暗，血染頂珠紅。處處鴛鴦雨，山山虎豹風。殺民如殺賊，太守是元戎！

下題『江南徐州鐵英題』七個字。寫完之後，便吃午飯。飯後，那雪越發下得大了。站在房門口朝外一看，只見大小樹枝，彷彿都用簇新的棉花裹着似的。樹上有幾個老鴉，縮着頸項避寒，不住的抖擻羽毛，怕雪堆在身上。又見許多麻雀兒，躲在屋簷底下，也把頭縮着，怕冷。其饑寒之狀，殊覺可憫。因想：『這些鳥雀，無非靠着草木上結的實，並些小蟲蟻兒充饑度命；現在各樣蟲蟻自然是都入覈見不着的了，就是那草木之實，經這雪一蓋，那裏還有呢？儻若明天晴了，雪略爲化一化，西北風一吹，雪又變做了冰，仍然是找不着，豈不要餓到明春嗎？』想到這裏，覺得替這些鳥雀愁苦的受不得。轉念又想：『這些鳥雀雖然凍餓，却沒有人放槍傷害他，又沒有什麼網羅來捉他；不過暫時饑寒，撐到明年開春，便快活不盡了。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幾年的年歲，也就很不好。又有這麼一個酷虐的父母官，動不動就捉了去當強盜待，用站籠站殺，嚇的連一說話也說不出來；於饑寒之外，又多一層懼怕，豈不比這鳥雀還要苦嗎？』想到這裏，不覺落下淚來。又見那老鴉有一陣刮刮的叫了幾聲，彷彿他不是號寒啼饑，却是爲有言論自由的樂趣，來驕這曹州府百姓似的。想到此處，不覺怒髮衝冠，恨不得立刻將玉賢殺掉，方出心頭的恨。正在胡思亂想，見門外來了一乘藍呢轎，並執事人等，知是申東造拜客回店了。因想：『我爲甚麼不將這所見所聞的，寫封信告訴莊宮保呢？』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來，提筆便寫。那知剛纔題壁，硯臺上的墨早已凍成堅冰了，於是呵一點寫一點。寫了不過兩張紙，天已很不早了，硯臺上呵開來，筆又凍了，筆呵開來，硯臺上又凍了，呵一回，不過寫四五個字，所以就擱工夫。正在兩頭忙着，天色又暗起來，更看不見。因爲陰天，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於是喊店家拿盞燈來。喊了許久，店家方拿了一盞燈，縮手縮脚的進來，嘴裏還喊道：『好冷呀！』把燈放下，手指縫裏夾了個紙煤子，吹了好幾吹，纔吹着。那燈裏是新倒上的凍油，雖的像大螺絲殼似的，點着了還是不亮。店家道：『等一會，油化開，就亮了。』撥了撥燈，把手還縮到袖子裏去。

站着，看那燈滅不滅。起初燈光不過有大黃豆大，漸漸的得了油，就有小蠶豆大了。忽然擡頭看見牆上題的字，驚惶道：『這是你老寫的嗎？寫的是俗，可別惹出亂子呀！這可不是頑兒的！』趕緊又回過頭朝外看看，沒有人，又說道：『弄的不好，要壞命的！我們還要受連累呢！』老殘笑道：『底下寫着我的名字呢，不要緊的。』說着，外面進來了一個人，戴着紅纓帽子，叫了一聲『鐵老爺。』那店家就趑趄趑趄的去了。那進來的人道：『敝上請鐵老爺去吃飯呢。』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老殘道：『請你們老爺自用罷。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一會兒就來了。說我謝謝罷。』那人道：『敝上說：『店裏做不中吃。』我們那裏有人送的兩隻山雞，已經都片出來了，又片了些羊肉片子，說請鐵老爺務必上去吃火鍋子呢。敝上說：如鐵老爺一定不肯去，敝上就叫把飯開到這屋裏來吃。我看，還是請老爺上去罷。那屋子裏有大火盆，有這屋裏火盆四五個人，暖和多呢。家人們又得伺候，請你老成全家人罷。』老殘無法，只好上去。申東造見了說：『補翁，在那屋裏做什麼？天大雪，我們來喝兩杯酒罷。今兒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燙了吃，很好的。我就『借花獻佛』了！』說着，便入了座。家人端上山雞片，果然有紅有白，煞是好看。燙着吃，味更香美。東造道：『先生吃得有點異味嗎？』老殘道：『果然有點清香，是什麼道理？』東造道：『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裏頭的。這山裏松樹極多。這山雞專好吃松花松實，所以有點清香。俗名叫做『松花雞』。雖在此地，亦很不容易得的。』老殘贊歎了兩句，廚房裏飯菜也就端上桌子。兩人吃過了飯，東造約到裏間房裏吃茶，向火。忽然看見老殘穿着一件棉袍子，說道：『這種冷天，怎麼還穿棉袍子呢？』老殘道：『毫不覺冷。我們從小兒不穿皮袍子的人，這棉袍子的力量恐怕比你們的狐皮還要暖和一些呢。』東造道：『那究竟不妥。』喊：『來個人，你們把我扁皮箱裏還有一件白狐一裏圓的袍子，取出來送到鐵老爺屋子裏去。』老殘道：『千萬不必！我決非客氣。你想，天下有個穿狐皮袍子搖串鈴的嗎？』東造道：『你那串鈴本可以不搖，何必矯俗到這個田地呢？承蒙不棄，拿我兄弟還當個人，我有兩句放肆的話要說，不管你先生惱我不惱我。昨兒聽先生鄙薄那肥遛嗎高的人，說道：『天地生才有限，不宜妄自菲薄。』這話我兄弟五體投地的佩服。然而先生所做的事情，却與至論有點違背。官保一定要先生出來做官，先生却半夜裏跑了一定要出來搖串鈴試問，與那鑿坏而遁，洗耳不聽的，有何分別呢？兄弟話未免鹵莽，有點冒犯，請先生想一想，是不是呢？』老殘道：『搖串鈴誠然無濟於世道，難道做官就有濟於世道嗎？請問先生此刻已經是城武縣一百里萬民的父母了，其可以有濟於民處何在呢？先生必有成竹在胸，何妨賜教一二呢？』

我知先生在前已做過兩三任官的，請教，已過的善政可有出類拔萃的事蹟呢？」東造道：「不是這麼說。像我們這些庸材，只好混混罷了。閣下如此宏材大略，不出來做點事情實在可惜！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老殘道：「不然，我說無才的要做法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法官。你想，這個玉太尊不是個有才的嗎？只爲過於要做官，且急於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做到這樣。而且政聲又如此其好，怕不數年之間就要方面兼圻的嗎？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則一府傷，撫一省則一省殘，宰天下則天下死！由此看來，請教，還是有才的做官害大，還是無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搖個串鈴子混混，正經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醫死一個，歷一萬年，還抵不上他一任官州府害的人數呢！」未知申東造又有何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話說老殘與申東造議論下賢正爲有才亟於做官所以傷天害理，至於如此，彼此歎息一回。東造道：「正是，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就是爲此。先生想，此公殘忍至於此極，兄弟不幸，偏偏又在他屬下。依他做，實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實無良法。先生閱歷最多，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必有良策，其何以教我？」老殘道：「知難則易者至矣。閣下既不恥下問，弟先須請教宗旨何如。若求在士官面上討好，做得烈烈轟轟，有聲有色，則只有依玉公辦法，所謂逼民爲盜也；若要顧念「父母官」三字，求爲民除害，亦有化盜爲民之法。若官階稍大，轄境稍寬，略爲易辦。若止一縣之事，缺分又苦，未免稍形棘手。然亦非不能也。」東造道：「自然以爲民除害爲主，果能使地方安靜，雖無不次之選，要亦不至於凍餒。」子孫做「吃他做甚麼」呢？但是缺分太苦，前任差小隊五十名，盜案仍是疊出，加以虧空官款，因此墨誤去官。弟思如賠累而地方安靜，尚可設法彌補，若俱不可得，算是爲何事呢？」老殘道：「五十名小隊，所費誠然太多，以此缺論，能籌款若干，便不致賠累呢？」東造道：「不過千金，尚不吃重。」老殘道：「如此，此事却有個辦法，閣下一年籌一千二百金，却不用管我如何辦法，我可以代畫一策，包你境內沒有一個盜案，倘有盜案，且可以包你頃刻便獲。閣下以爲何如？」東造道：「能得先生去爲我幫忙，我就百拜的感激了！」老殘道：「我無庸去，只是教閣下個至良極美的法則。」東造道：「閣下不去，這法則誰能行呢？」老殘道：「正爲薦一

個行此法則的人。惟此人千萬不可怠慢。若怠慢此人，彼必立刻便去；去後禍必更烈。『此人姓劉，號仁甫，即是此地平陰縣人。家在平陰縣西南桃花山裏面。其人少時，十四五歲，在嵩山少林寺學拳棒，學了些時，覺得徒有虛名，無甚出奇制勝處。於是奔走江湖，將近十年，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見了一個和尚，武功絕倫，他就拜他爲師，學了一套『太祖神拳』，一套『少林神拳』。因請教這和尚拳法從那裏得來的，和尚說係少林寺。他就大爲驚訝，說：「徒弟在少林寺四五年，見沒有一個出色拳法，師父從那一個學的呢？」那和尚道：「這是少林寺的拳法，却不從少林寺學來，現在少林寺裏的拳法，久已失傳了。你所學的『太祖拳』，就是達摩傳下來的；那『少林拳』，就是神光傳下來的。當初傳下這個拳法來的時候，專爲和尚們練習了這拳，身體可以結壯，精神可以悠久。若當朝山訪道的時候，單身走路，或遇虎豹，或遇強人，和尚家又不作帶兵器，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身命的筋骨強壯，肌肉堅固，便可以忍耐凍餓。你想，行腳僧在荒山野壑裏訪求高人古德，於『宿食』兩字一定難以周全的。此太祖少祖傳下拳法來的美意了。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法出了名，外邊來學的日多，學出去的人，也有做強盜的，也有奸淫人家婦女的，屢有所聞；因此，在現在這老和尚以前四五代上的個老和尚，就將這正經拳法收起不傳，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門面而已。我這拳法係從漢中府裏一個古德學來的。若能認真修練，將來可以到得甘鳳池的地位。」劉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盡得其傳。當時正是粵匪擾亂的時候，他從四川出來，就在湘軍淮軍營盤裏混過些時。因是時兩軍，湘軍必須湖南人，淮軍必須安徽人，方有照應。若別省人，不過敷衍故事，得個把小保舉而已，大權萬不會有的。劉仁甫既不是湖南人，又不是安徽人，因此就沒人照應他；雖然是本領高強，却只保舉到個都司。後來軍務漸平，他也無心戀棧，遂回家鄉種了幾畝田，聊以度日。閒暇無事，在這齊豫兩省隨便遊行。這兩省有武藝的人，無不知他的名氣，他却不肯傳授徒弟。若是深知這人一定安分的，他就教他幾手拳棒，也十分慎重的；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全敵他不過，都懼怕他。若將此人延爲上賓，將這每月一百兩交付此人，聽其如何應用；大約他只要招十名小隊，供奔走之役，每人月餉六兩；其餘四十兩供應往來豪傑酒水之資，也就夠了。大概這河南山東直隸三省及江蘇安徽的兩個北半省，共爲一局。此局內的強盜計分大小兩種，大盜係有頭領，有號令，有法律的，大概其中有本領的甚多；小盜則隨時隨地無賴之徒及失業的頑民胡亂搶劫，既無人幫助，又無槍火兵器，搶過之後，不是酗酒，便是賭博，最容易犯案的。譬如玉太尊所辦的人，大約十分中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這些小盜。若論那

些大盜，無論頭目人物，就是他們的羽翼，也不作興有一個被玉太尊捉着的呢。但是大盜却容易相與。如京中保鏢的呢，無論十萬二十萬銀子，只須一兩個人便可保得一路無事。試問如此鉅款，就聚了一二百強盜搶去，也很夠享用的。難道這一兩個鏢司務就敵得過他們嗎？只因爲大盜相傳有這個規矩，不作興害鏢局的，所以凡保鏢的車上，有他的字號出門，要叫個口號。這口號喊出，那大盜就覷面碰着，彼此打個招呼，也決不動手的。鏢局幾家字號，大盜都知道的；大盜有幾處窩巢，鏢局也是知道的。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鏢局的所在，進門打過暗號，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當時必須留着喝酒吃飯，臨行還要送他三二百個錢的盤川，若是大頭目，就須儘力應酬，這就叫做江湖上的規矩。我方纔說的這個劉仁甫，江湖上是有名的。京城裏鏢局上請過他幾次，他都不肯去，情願埋名隱姓，做個農夫。若是此人來時，待以上賓之禮，彷彿貴縣開了一個保護本縣的鏢局，他無事時，在街上茶館飯店裏坐坐，這過往的人，凡是江湖上朋友，他到眼便知，隨便會幾個茶飯東道，不銷十天半個月，各處大盜頭目就全曉得了，立刻便要傳出號令某人立足之地，不許打攪的。每月所餘的那四十金就是給他做這個用處的。送於小盜，他本無門徑，隨意亂做，就近處，自有人來暗中報信，失主尙未來縣報案，他的手下人倒已先將盜犯獲住了。若是稍遠的地方做了案子，沿路也有他們的朋友替他暗中捕下去，無論走到何處，俱捉得到的。所以要十名小隊子，其實只要四五個應手的人已經足够了。那多餘的五六個人，爲的是本縣轎子前頭擺擺威風，或者接差送差跑信等事用的。」東造道：「如閣下所說，自然的極妙的法則，但是此人既不肯應鏢局之聘，若是兄弟衙署裏請他，恐怕也不肯來，如之何呢？」老殘道：「只是你去請他，自然也不肯來的。所以我須詳細寫封信去，並拿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打動他，自然他就肯來了。況他與我交情甚厚，我若勸他，一定肯的。因爲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看天下將來一定有大亂，所以極力留心將才，談兵的朋友頗多。此人當年在河南時，我們是莫逆之交，相約倘若國家有用我輩的日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爲理的。其時講興地，講陣圖，講製造，講武功的，各樣朋友都有。此公便是講武功的巨擘。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治天下的又是一種人才；若是我輩所講所學，全是無用的，故爾各人都弄個謀生之道，混飯吃去，把這雄心便拋入東洋大海去了。雖如此說，然當時的交情義氣斷不會敗壞的。所以我寫封信去，一定肯來的。」東造聽了，連連作揖道謝，說：「我自從掛牌委署斯缺，未嘗一夜安眠。今日得聞這番議論，如夢初醒，如病初愈，真是萬千之幸！但是這封信是派個何等樣人送去方妥呢？」老殘道：「必須有個親信朋友喫這一趟

辛苦纔好。若隨便叫個差人送去，便有輕慢他的意思，他一定不肯出來，那就連我都要遭怪了。」東造連連說：「是的，是的，我這裏有個族弟，明天就到的，可以讓他去一輪。先生信幾時寫呢？就費心寫起來最好。」老殘道：「明日一天不出門，我此刻正寫一長函致莊宮保，託姚雲翁轉呈爲細述。玉太尊政蹟的大約也要明天寫完，並此信一總寫起。我後天就要動身了。」東造問：「後天往那裏去？」老殘答說：「先往東昌府訪柳小惠家的收藏，想看看他的宋元板書，隨後即回濟南省城過年。再後的行蹤，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今日夜已深了，可以睡罷。」立起身來。東造叫家人：「打個手照，送鐵老爺回去。」揭起門簾來，只見天地一色，那雪已下的混混沌沌，白得照的眼睛發脹似的。那階下的雪已有了七八寸深，走不過去了。只有這上房到大門口的一條路，常有人來往，所以不住的掃。那到廂房裏的一條路已看不出路影，同別處一樣的高了。東造叫人趕忙鋪出一條路來，讓老殘回房。推開門來，燈已滅了。上房送下一個燭臺，兩支紅燭，取火點起，再想寫信，那筆硯竟抗萬分，不遵調度，只好睡了。到了次日，雪雖已止，寒氣却更甚於前；起來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升了一個大火盆，又叫買了幾張桑皮紙，把那破窗戶糊了。頃刻之間，房屋裏暖氣陽迴，非昨日的氣象了。遂把硯池烘化，將昨日未曾寫完的信，詳細寫完封好，又將致劉仁甫的信亦寫畢，一總送到上房，交東造收了。東造一面將致姚雲翁的一函，加個馬封，送往驛站；一面將劉仁甫的一函，送入枕頭箱內。廚房也開了飯來。二人一同喫過，又復清談片時，只見家人來報：「二老爺同師爺們都到了，住在西邊店裏呢。洗完臉，就過來的。」停了一會，只見門外來了一個不到四十歲模樣的人，尙未留鬚，穿了件舊寧綢二藍的大毛皮袍子，元色長袖皮馬褂，蹬了一雙絨靴，已經被雪泥漫了幫子了，慌忙走進堂屋，先替乃兄作了個揖。東造就說：「這就是舍弟，號子平。」回過臉來說：「這是鐵補殘先生。」申子平走近一步，作了個揖，說聲「久仰的很。」東造便問：「喫過飯了沒有？」子平說：「纔到，洗了臉就過來的。喫飯不忙呢。」東造說：「吩咐廚房裏做二老爺的飯。」子平道：「可以不必。停一刻，還是同他們老夫子一塊喫罷。」家人上來回說：「廚房裏已經吩咐，叫他們送一桌飯去，讓二老爺同師爺們喫呢。」那時又有一個家人揭了門簾，拿了好幾個大紅全帖進來。老殘知道是師爺們來見東家的，就趁勢走了。到了晚飯之後，申東造又將老殘請到上房裏，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對着子平詳細問了一遍。子平又問：「從那裏去最近？」老殘道：「從此走去，怎樣走法，我却不知道。昔年是從省城順黃河到平陰縣，出平陰縣向西南三十里地，就到了山脚下，進山就不能坐車，最好帶個小驢子，到那平坦

的地方，就騎驢，稍微危險些，就下來走兩步。進山去有兩條大路，西峪裏走進有十幾里的光景，有座關帝廟。那廟裏的道士與劉仁甫常相往來的，你到廟裏打聽，就知道詳細了。那山裏關帝廟有兩處，集東一個，集西一個，這是集西的一個關帝廟。『申子平問得明白，遂各自歸房安歇去了。次日早起，老殘出去雇了一輛騾車，將行李裝好，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他就將前晚送來的那件狐裘，加了一封信，交給店家說：『等申大老爺回店的時候，送上去。此刻不必送去，恐有舛錯。』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櫃房裏的木頭箱子，裝了進去，然後送老殘動身上車，逕往東昌府去了。無非是風餐露宿，兩三日工夫已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乾淨車店住下。當晚安置停妥，次日早飯後便往街上尋覓書店，尋了許久，始覓着一家小小書店，三間門面，半邊賣紙張筆墨，半邊賣書。遂走到賣書這邊櫃臺外坐下，問問此地行銷的是些什麼書籍。那掌櫃的道：『我們這東昌府，文風最著名，所管十縣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圖』，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戶戶絃歌。所有這十縣用的書，皆是向小號來販。小號店在這裏，後邊還有棧房，還有作坊，許多書都是本店裏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販買的。你老貴姓來此有何貴幹？』老殘道：『我姓鐵，來此訪個朋友的，你這裏可有舊書嗎？』掌櫃的道：『有，有，你老要什麼書？我們這兒多着呢。』一面回過頭來，指着書架子上白紙條兒數道：『你老瞧這裏崇禎堂墨選，日耕齋初三三集，再古的還有那八銘，欒鈔呢。這都是講正經學問的，要是講雜學的，還是古唐詩合解，唐詩三百首，再要高古點，還有古文釋義，還有一部寶貝書呢，叫做性理精義，這書看得懂的，可就了不得了！』老殘笑道：『這些書我都不要。』那掌櫃的道：『還有，還有，那邊是陽宅三要，鬼撮脚，淵海子平，諸子百家，我們小號都是全的。濟南省城，那是大地方，不用說；若要說黃河以北，就要算我們小號是第一家大書店了。別的城池裏都沒有專門的書店，大半在雜貨鋪裏帶賣書。所有方圓二三百里學堂裏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號裏販得去的。一年要銷上萬本呢。』老殘道：『貴處行銷這『三百千千』，我倒沒有見過。是部甚麼書？怎樣銷得這麼多呢？』掌櫃的道：『噯！別哄我罷！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連這個也知不知道。這不是一部書，是三字經，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個千字呢，是千家詩。這千家詩還算一半是冷貨，一年不過銷百把部，其餘三百千就銷的廣了。』老殘說：『難道四書五經都沒有入買嗎？』他說：『怎麼沒有人買呢！四書小號就有。詩書易三經也有。若是要禮記左傳呢，我們也可以寫信到省城裏搶去。你老來訪朋友，是那一家呢？』老殘道：『是個柳小惠家。當年他老太爺做過我們的清臺，聽說他家收藏的書極多。他刻了一部書，名叫納書楹，都是宋元板書。我想

開一開眼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見嗎？」掌櫃的道：「柳家是俺門這兒第一個大人家，怎麼不知道呢！只是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們少爺叫柳鳳儀，是個兩榜，那一部的主事，聽說他家書多的很，都是用大板箱裝着，只怕有好幾百箱子呢，堆在個大樓上，永遠沒有人去問他。有近房柳三爺，是個秀才，才到我們這裏來坐坐。我問過他：「你們家裏那些書是些甚麼寶貝？可叫我們聽聽罷。」他說：「我也沒有看見過是甚麼樣子。」我說：「難道就那麼收着不怕蛀蟲嗎？」掌櫃的說到此處，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拉了拉老殘說：「趕緊回去罷。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急等着你老說話呢。快點走罷。」老殘聽了，說道：「你告訴他等着罷，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那人道：「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了。俺掌櫃的着急的了不得，你老就早點回店罷。」老殘道：「不要緊的，你既找着了，你就沒有錯兒了。你去罷。」店小二去後，書店掌櫃的看了看他去的遠了，慌忙低聲向老殘說道：「你老店裏行李值多少錢？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嗎？」老殘道：「我店裏行李也不值多錢，我此地亦無靠得住的朋友。你問這話是甚麼意思呢？」掌櫃的道：「曹州府現是個玉大人，這人很惹不起的，無論你有理沒理，只要他自己心裏覺得不錯，就上了站籠了。現在既是曹州府裏來的差人，恐怕不知是誰板上你老了。我看是凶多吉少，不如趁此逃去罷。行李既不值多錢，就捨去了的好。還是性命要緊。」老殘道：「不怕的，他能拿我當強盜嗎？這事我很放心。」說着，點點頭，出了店門，街上迎面來了一輛小車，半邊裝行李，半邊坐人。老殘眼快，看見喊道：「那車上不是金二哥嗎？」即忙走上前去。那車上人也就跳下車來，定了定神，說道：「嚶呀！這不是鐵二哥嗎？你怎樣到此地來做什麼的？」老殘告訴了原委，就說：「你應該打尖了。就到我住的店裏去坐坐談談罷。你從那裏來往那裏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我已打過尖了，今天還要趕路程呢。我是從直隸回南，因家下有點事情，急於回家，不能耽擱了。」老殘道：「既是這樣說，也不留你。只是請你略坐一坐，我要寄封信給劉大哥，託你帶去罷。」說過，就向書店櫃臺對面那賣紙張筆墨的櫃臺上，買了一枝筆，幾張紙，一個信封，借了店裏的硯臺，草草的寫了一封，交給金二。大家作了個揖，說：「恕不遠送了。山裏朋友見着都替我問好。」那金二接了信，使上了車。老殘也就回店去了。不知那曹州府來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殘，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話說老殘見店小二來告，說曹州府有差人來尋，心中甚爲詫異：「難道玉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及至步回店裏，見有一個差人，趕上前來請了一個安，手中提了一個包袱，提着放在旁邊椅子上，向懷內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口中說道：「申大老爺請謁老爺安。」老殘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申東造回寓，店家將狐裘送上，東造甚爲難過，繼思狐裘所以不肯受，必因與行色不符；因在估衣鋪內選了一身羊皮袍子馬褂，專差送來，都寫明：「如再不收，便是絕人太甚了。」老殘看罷，笑了一笑，就向那差人說：「你是府裏的差嗎？」差人回說：「是曹州府城武縣裏的壯班。」老殘遂明白方纔店小二漏下三字了；當時寫了一封謝信，賞了來差二兩銀子盤費，打發去後，又住了兩天，方知這柳家書確係關鎖在大箱子內，不但外人見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見。悶悶不樂，提起筆來，在牆上題一絕道：

滄葦遶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鄰娘飽蠶魚！

題罷，唏噓了幾聲，也就睡了。暫且放下。却說那日東造到府署稟辭，與玉公見面，無非勉勵些「治亂世用重刑」的話頭。他姑且敷衍幾句，也就罷了。玉公端茶送出。東造回到店裏，掌櫃的恭恭敬敬將袍子一件，老殘信一封，雙手奉上。東造接來看過，心中悒悒不樂。適申子平在旁邊，問道：「大哥何事不樂？」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着的仍是棉衣，故贈以狐裘，並彼此辯論的話述了一遍。道：「你看，他臨走到底將這袍子留下，未免太矯情了！」子平道：「這事大哥也有點失於檢點。我看他不肯有兩層意思：一則嫌這裘價值略重，未便遽受；二則他受了也實無用處，斷無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馬褂的道理。大哥既想略盡情誼，宜叫人去覓一套羊皮袍子馬褂，或布面子，或繭綢面子均可；差人送去，他一定肯收。我看此人並非矯飾作偽的人。不知大哥以爲何如？」東造說：「很是，很是。你就叫人照樣辦去。」子平一面辦妥，差了個人送去；一面看着乃兒動身赴任。他就向縣裏要了車，輕車簡從的向平陰進發。到了平陰，換了兩部小車，推着行李，在縣裏要了一匹馬騎着，不過一早辰，已經到了桃花山脚下。再要進去，恐怕馬也不便。幸喜山口有個村莊——只有打地鋪的小店——沒法，暫且歇下，向村戶人家雇了一條小驢，將馬也打發回去了。打過飯，吃過飯，向山裏進發。才出村莊，見面前一條沙河，有一里多寬，却都是沙，惟中間有一線河身，土人架了一個板橋，不過數丈長的光景。橋下河裏雖結滿了冰，還有水聲從那冰下潺潺的流，聽着像似環佩搖曳的意思，知道是水流帶着小冰，與那大冰相撞擊的聲音了。過了沙河，即是東峪。原來這山從南面迤邐北來，中間龍脈起伏，一時雖看不到，只

是這左右兩條大路，就是兩批長嶺，圍攔重沓，到此相交。除中峯不計外，左邊一條大谿河，叫東峪；右邊一條大谿河，叫西峪。西峪裏的水，在前面相會，並成一谿，左環右轉，繞了三灣，纔出谿口。出口後，就是剛纔所過的那條沙河了。子平進了山口，擡頭看時，只見不遠，前面就是一片高山，像架屏風似的，迎面豎起，土石相間，樹木叢雜，却當大雪之後，石是青的，雪是白的，樹上枝條是黃的，又有許多松柏是綠的，一叢一叢，如畫上點的苔一樣。騎着驢，玩着山景，實在快樂得極。思想做兩句詩，描摹這個景象。正在凝神，只聽壳鐸一聲，覺得腿膝裏一梗，身子一搖，竟滾下山澗去了。幸喜這條路本在澗旁走的，雖滾下去，尚不甚深。況且澗裏兩邊的雪本來甚厚，只爲上面結了一層薄冰，做了個雪的包皮。子平一路滾着，那薄冰一路破着，好像從有彈簧的褥子上滾下來似的。滾了幾步，就有一塊大石將他攔住，所以一點沒有碰傷。連忙扶着石頭，立起身來。那知把雪倒截了兩個一尺多深的窟窿。看那驢子，在上面，兩隻前蹄已經立起，兩隻後蹄還陷在路旁雪裏，不得動彈。連忙喊跟隨的人。前後一看，並那推行李的車子，影響俱無。你道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山路行走的人本來不多，故那路上積的雪比旁邊稍爲淺些，究竟還有五六寸深。驢子走來，一步步的不甚喫力。子平又貪看山上雪景，未曾照顧後面的車子。可知那小車輪子是要壓倒地上往前推的，所以積雪的阻力顯得很大。一人推着，一人挽着，尚走得不快，本來去驢子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子平陷在雪中不能舉步，只好忍着性子，等小車子到約有半頓飯工夫，車子到了，大家歇下來想法子。下頭人固上不去，上頭的人也不下來。想了半天，說：『只好把捆行李的繩子解下兩根，接續起來，將一頭放了下去。』子平自己將繩繫在腰裏，那一頭，上邊四五個人齊力收繩，方纔把他吊了上來。跟隨人替他將身上雪撲了又撲，然後把驢子牽來，重復騎上，慢慢的行。這路雖非羊腸小道，然忽而上高，忽而下低，石頭路徑，冰雪一凍，異常的滑，自飯後一點鐘起身，走到四點鐘，還沒有十里地。心裏想道：『聽村莊上人說到山集，不過十五里地，然走了三個點鐘，纔走了一半。』冬天日頭本容易落，況又是個山裏，兩邊都有嶺子遮着，愈照得快。一面走着，一面的算，不知不覺，那天已黑下來了。勒住了驢，同推車子商議道：『看看天已黑下來了，大約還有六七里地呢，路又難走，車子又走不快，怎麼好呢？』車夫道：『那也沒有法子，好在今兒是個十三日，月亮出得早，不管怎麼，總要趕到集上去。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雖走晚些，倒也不怕他。』子平道：『強盜雖沒有，倘或有了，我也無多行李，很不怕他，拿就拿去，也不要緊。實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天晚了，倘若出來個把，我們就壞了！』車夫說：『這山裏虎到不多，有神虎管着，從不傷人，

只是狼多些。聽見他來，我們都拿根棍子在手裏，也就不怕他了！說着，走到一條橫澗跟前，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流歸谿河的。瀑布冬天雖然乾了，那沖的一條山溝，尚有兩丈多深，約有二丈多寬，當面隔住，一邊是陡山，一邊是深峪，更無別處好繞。子平看見如此景象，心裏不禁作起慌來，立刻勒住驢頭，等那車子走到，說：『可了不得！我們走差了路，走到死路上了！』那車夫把車子歇下，喘了兩口氣，說：『不能！不能！這條路影一顧來的，並無第二條路，不會差的。等我前去看，該怎麼走。』朝前走了幾十步，回來說：『路倒是好，只是不好走。你老下驢罷。』子平下來牽了驢，依着走到前面看時，原來轉過大石，鞏裏有人架了一條石橋，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每條不過一尺一二寸寬，兩柱又不緊相粘靠，當中還罅着幾寸寬一個空當兒，石上又有一層冰，滑溜滑溜的。子平道：『也嚇煞我了！這橋怎麼過法？一滑腳就是死！我真沒有這個膽子走。』車夫大家看了說：『不要緊，我有法子。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脚下很把滑的，不怕他。』一個人道：『等我先走一趟試試。』遂跳鼠跳鼠的走過去了，嘴裏還喊着：『好走！好走！』立刻又走回來說：『車子卻沒法推，我們四個人擡一輛，作兩趟擡過去罷。』車子平道：『車子擡得過去，我却走不過去。——那驢子又怎樣呢？』車夫道：『不怕的，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別的你就不用管了。』子平道：『就是有人扶着，我也不敢走。告訴你罷！我兩條腿已經軟了，那裏還能走路呢！』車夫說：『那麼也有辦法：你老大總睡下來，我們兩個人擡頭，兩個人擡腳，把你老擡過去，何如？』子平說：『不妥不妥。』又一個車夫說：『還是這樣罷，解根繩子，你老拴在腰裏，我們夥計，一個在前頭挽着一個繩頭，一個夥計在後頭挽着一個繩頭，這個樣子，你老膽子一壯，腿就不軟了。』子平說：『只好這樣。』於是先把子平照樣扶掖過去，隨後又把兩輛車子擡了過去，到了一個驢死不肯走，費了許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個人牽，一個人打，纔混了過去。等到忙定歸了，那滿地已經都是樹影子，月光已經很亮的了。大家好容易將危橋走過，歇了一歇，吃了袋煙，再望前進。走了不過三四十步，聽得遠遠嗚嗚的兩聲。車夫道：『虎叫！虎叫！』一頭走着，一頭留神聽着。又走了數十步，車夫將車子歇下，說：『老爺，你別騎驢了，下來罷。聽那虎叫從西邊來，越叫越近了。恐怕是要到這路上來，我們避一避罷。倘到了跟前，就避不及了。』說着，子平下了驢。車夫說：『咱們捨出這個子驢喚他罷。』路旁有個小松，他把驢子繮繩拴在小松樹上，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人却倒迴走了數十步，把子平藏在一處石壁縫裏。車夫有躲在大石腳下，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有兩個車夫盤在山坡高樹枝上的，都把眼睛朝西面看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

下，窺上一個物件來。到了嶺上，又是嗚的一聲。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經到了西澗邊了，又是嗚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價亂抖，還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澗，却立住了脚，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着驢子看，却對着這幾個人，又嗚的一聲，將身子一縮，對着這邊撲過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風，却聽得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簌簌地落，人面上冷氣棱棱地割。這幾個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大家等了許久，却不見虎的動靜。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膽大，下來喊衆人道：『出來罷，虎去遠了。』車夫等人次第出來，方纔從石壁縫裏把子平拉出，已經嚇得呆了。過了半天，方能開口說話，問道：『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車夫道：『虎過去了。』子平道：『虎怎樣過去的一個人沒有傷麼？』那在樹上的車夫道：『我看他從湘西沿過來的時候，只是一空，彷彿像鳥兒似的，已經到了這邊了。他落脚的地方，比我們這樹梢還高着七八丈呢。落下來之後，又是一蹶，已經到了這東嶺上邊，嗚的一聲向東去了。』子平聽了，方纔放下心來說：『我這兩隻脚還是稀軟稀軟，立不起來，怎樣是好？』衆人道：『你老不是立在這裏呢嗎？』子平低頭一看，纔知道自己並不是坐着，也笑了，說道：『我這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於是衆人攙着，勉強移步，走了約數十步，方纔活動，可以自主，歎了一口氣道：『命雖不送在虎口裏，這夜裏若再遇見剛纔那樣的橋，斷不能過！肚裏又餓，身上又冷，活凍也凍死了！』說着，走到小樹旁邊看那驢子，也是伏在地下，知是被那虎叫嚇的如此。跟人把驢子拉起，把子平扶上驢子，慢慢價走。轉過一個石嘴，忽見前面一片燈光，約有許多房子，大家喊道：『好了！好了！前面到了集鎮了！』只此一想，人人精神震動。不但人行脚下覺得輕了許多，即驢子亦不似從前畏難苟安的行動。那消片刻工夫，已到燈光之下。原來並不是個集鎮。只有幾家人家，住在這山坡之上。因山有高下，故看出如層樓疊榭一般。到此大家商議，斷不再走，硬行敲門求宿，更無他法。當時走近一家，外面係虎皮石砌的牆，一個牆門，裏面房子看來不少，大約總有十幾間的光景。於是車夫上前扣門，扣了幾下，裏面出來一個老者，鬚髮蒼然，手中持了一枝燭，裏面看了一枝白蠟，口中問道：『你們來做甚麼的？』子平急上前，和顏悅色的，把原委說了一遍，說道：『明知並非客店，無奈從人萬不能行，要請老翁行個方便。』那老翁點點頭道：『你等一刻，我去問我們姑娘去。』說着，門也不關，便進裏面去了。子平看了，心下十分詫異。『難道這家人家竟無家主嗎？何以去問姑娘？難道是個女孩兒當家嗎？』既而想道：『錯了！錯了！想必這家是個老太太做主。這個老者想必是他的姪兒，姑娘者，姑母之謂也。理路甚是一定不會錯了！』霎時，只見那老者隨了一個中年漢子出

來，手中仍拿燭臺，說聲『請客人裏面坐。』原來這家進了牆門，就是一平五間房子，門在中間，門前臺階約十餘級。中年漢子手持燭臺，照着申子平上來，子平吩咐車夫等：『在院子裏略站一站，等我進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們。』子平上得臺階，那老者立於堂中，說道：『北邊有個坦坡，叫他們把車子推了，驢子牽了，由坦坡進這房子來罷。』原來這是個朝西的大門。衆人進得房來，是三間廠屋，兩頭各有一間隔斷了的。這廠屋北頭是個炕，南頭空着，將車子同驢安置南頭，一衆五人，安置在炕上，然後老者問了子平名姓，道：『請客人裏邊坐。』於是過了穿堂，就是臺階，上去有塊平地，都是栽的花木，映着月色，異常幽秀，且有一陣陣幽香，清沁肺腑。向北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一轉俱是迴廊，用帶皮杉木做的欄柱。進得房來，上面掛了四盞紙燈，斑竹紮的，甚爲靈巧。兩間廠屋，一間隔斷，做個房間的樣子，桌椅几案，布置極爲妥協。房間挂了一幅褐色布門簾。老者到房門口，喊了一聲『姑娘，那姓申的客人進來了。』却看門簾掀起，裏面出來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穿了一身布服，二藍褂子，青布裙兒，相貌端莊，聲靜明媚，閑雅見客，福了一福。子平慌忙長揖答禮，女子說：『請坐。』即命老者：『趕緊的做飯，客人餓了。』老者退去。那女子道：『先生貴姓？來此何事？』子平便將奉家兄命特訪劉仁甫的話說了一遍。那女子道：『劉先生當初就住這集東邊的，現在已搬到柏樹峪去了。』子平問：『柏樹峪在甚麼地方？』那女子道：『在集西有三十多里的光景。那邊路比這邊更僻，愈加不好走了。家父前日退值回來，告訴我們說：今天有位遠客來此，路上受了點虛驚，吩咐我們遲點睡，預備些酒飯，以便款待，並說簡慢了尊客，千萬不要見怪。』子平聽了，驚訝之至：『荒山裏面，又無衙署，有什麼值日退值？何以前天就會知道呢？這女子以何如此大方？豈古人所謂有林下風範的，就是這樣嗎？到要問個明白。』不知申子平能否察透這女子形蹟，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話說申子平正在凝思，此女子舉止大方，不類鄉人，況其父在何處退值。正欲詰問，只見外面簾子動處，中年漢子已端進一盤飯來。那女子道：『就擱在這西屋炕桌上罷。』這西屋靠南窗原是一個磚砌的暖炕，靠窗設了一個長炕几，兩頭兩個短炕几，當中一個正方炕桌，桌子三面好坐人的。西面牆上是個大圓月洞窗子，正中鑲了一塊玻璃，窗前設了一張書案。中堂雖未

隔斷，却是一個大落地罩。那漢子已將飯食列在炕桌之上，却只是一盤饅頭，一盞酒，一罐小米稀飯，到有四肴小菜，無非山蔬野菜之類，並無葷腥。女子道：『先生請用飯，我少停就來。』說着，便向東房裏去了。子平本來頗覺饑寒，於是上炕先飲了兩杯酒，隨後吃了幾個饅頭，雖是蔬菜，却清香滿口，比葷菜更爲適用。吃過饅頭，喝了稀飯，那漢子昏了一盆水來，洗過臉，立起身來，在房內徘徊徘徊，舒展肢體。擰頭看見北牆上挂着四幅大屏，草書寫得龍飛鳳舞，出色驚人，下面却是雙款：上寫着『西峯柱史正非』，下寫着『黃龍子呈稿』。草字雖不能全識，也可十得八九。仔細看去，原來是六首七絕詩，非佛非仙，咀嚼起來，倒也有些意味。既不是寂滅虛無，又不是鉛汞龍虎。看那月洞窗下書案上，有現成的紙筆，遂把幾首詩抄下來，預備帶回衙門去，當新聞紙看。你道是怎樣個詩？請看詩曰：

曾拜瑤池九品蓮，希夷授我指元篇。光陰荏苒真容易，回首滄桑五百年。
紫陽屬和翠虛吟，傳響空山霹靂琴。剎那未除人我相，天花黏滿護身雲。
情天慾海足風波，渺渺無邊是愛河。引作園中功德水，一齊都種曼陀羅。
石破天驚一鶴飛，黑漫漫夜五更雞。自從三宿空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
野馬塵埃晝夜馳，五蟲百卉互相吹。偷來鸞嶺涅槃樂，換取壺公杜德機。
菩提葉老法華新，南北同傳一點燈。五百天童齊得乳，香花供奉小夫人。

子平將詩抄完，回頭看那月洞窗外，月色又清又白，映着那層層疊疊的山，一步高一步的上，去，真是仙境，迥非凡俗。此時覺得並無一點倦容，何妨出去上山閒步一回，豈不更妙？纔要動脚，又想到：『這山不就是我們剛纔來的那山嗎？這月不就是剛纔踏的那月嗎？爲何來的時候便那樣的陰森慘淡，令人魂魄動心，此刻山月依然，何以令人心曠神怡呢？』就想到王右軍說的：『情境適遷，感慨係之矣。』真正不錯！低徊了一刻，也想做兩首詩。只聽身後邊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飯用過了罷？罷了罷了，慢得很。』慌忙轉過頭來，見那女子又換了一件淡綠印花布棉襖，青布大腳褲子，愈顯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兩腮醃厚，如帛裏朱，從白裏隱隱透出紅來，不似時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塗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頰之間若帶喜笑，眉眼之際又頗似振矜，真令人又愛又敬。女子說道：『何不請炕上坐暖和一些。』於是彼此坐下。那老蒼頭進來問姑娘道：『申老爺行李放在什麼地方？』

呢？」姑娘說：「太爺前日去時，吩咐就在這裏間太爺榻上睡行李不用解了。跟隨的人都吃過飯了嗎？你叫他們早點歇罷，驢子喂了沒有？」蒼頭一一答應說：「都齊備妥協了。」姑娘又說：「你煮茶來罷。」蒼頭連聲應是。子平道：「塵俗身體，斷不敢在此地下榻。來時見前面有個大炕，就同他們一道睡罷。」女子說：「無庸過謙。此是家父吩咐的。不然，我一個山鄉女子，也斷不擅自迎客。」子平道：「蒙惠過分，感謝已極。只是還不會請教貴姓？尊大人是做何處的官？在何處值日？」女子道：「敝姓涂氏。家父在碧霞宮上值，五日一班，合計半月在家，半月在宮。」子平問道：「這屏上詩是何人做的？看來只怕是個仙家罷？」女子道：「是家父的朋友，常來此地閒談，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這個人也是個不衫不履的人，與家父最爲相契。」子平道：「這人究竟是個和尚，還是個道士？何以詩上又像道家的話？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女子道：「既非道士，又非和尚，其人也是俗裝。他常說：『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面，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又說：『凡道總分兩層，一個叫道面子，一個叫道裏子。道裏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個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頭，也挽個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髮，着件袈裟，人又要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個用法嗎？』又說：『道面子有分別，道裏子實是一樣的。』所以這黃龍先生不拘三教，隨便吟咏的。」子平道：「得聞至論，佩服已極！只是既然三教道裏子都是一樣，在下愚蠢得極，到要請教這同處在甚麼地方，異處在甚麼地方？何以又有大小之分？儒教最大，又大在甚麼地方？敢求指示。」女子道：「其同處在誘人爲善，引人處於大公，人人好公，則天下太平；人人營私，則天下大亂。惟儒教公到極處，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異端！如長沮、桀溺、荷蓀丈人等類，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讚揚他們不置，是其公處，是其大處。所以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若佛道兩教，就有了褊心，惟恐後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說出許多天堂地獄的話來嚇唬人。這還是勸人行善，不失爲公。甚則說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滅；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宮，死了必下地獄等辭。這就是私了。至於外國一切教門，更要爲爭教與兵接戰，殺人如麻。試問，與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回教，說爲教戰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寶石一樣，更騙人到極處，只是儒教可惜失傳已久。漢儒拘守章句，反遺大旨，到了唐朝，直沒人提及。韓昌黎是個通文不通道的腳色，胡說亂道！他還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而去了！他說：『君不出令，則失其爲君；民不出粟米絲麻以奉其上，則誅。』如

此說去，那桀紂很會出令的，又很會誅民的，然則桀紂之爲君是，而桀紂之民全非了！豈不是是非顛倒嗎？他却又要關佛老，倒又與和尚做朋友。所以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的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關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豈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這個範圍，只好據韓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論語，把那「攻乎異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總說不圓，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子平聽說，肅然起敬，道：「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真是聞所未聞！只是還不懂長沮桀溺倒是異端，佛老倒不是異端，何故？」女子道：「皆是異端。先生要知異字當不同講，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的意思。若異端當邪教講，豈不兩端要當極教講？執其兩端便是抓住了他個極教呢，成何話說呀？聖人意思，殊途不妨同歸，異曲不妨同工，只要他爲誘人爲善，引人爲公起見，都無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爲攻訐起見，初起尙只攻佛攻老，後來宋陸異同，遂操同室之戈，併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孫要攻陸陸之子孫要攻朱呢？此之謂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個字定成鐵案！子平閉了，連連讚嘆，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睜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脣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時候，何如？」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爲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於「轉輾反側」，難道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乎情也。先生來時，甚爲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尙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愿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

也！」語言未了，蒼頭送上茶來，是兩個舊瓷茶碗，淡綠色的茶，纔放在桌上，清香已竟撲鼻。只見那女子接過茶來，嗽了一回口，又嗽一回，都吐向炕池之內去，笑道：「今日無端談到道學，先生令我腐臭之氣，當污牙齒，此後只許談風月矣。」子平連聲諾，却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覺得清爽異常，嚥下喉去，覺得一直清到胃脘裏，那舌根左右，津液汨汨價翻上來，又香又甜，連喝兩口，似乎那香氣又從口中反竄到鼻子上去，說不出來的好受，問道：「這是什麼茶葉？爲何這麼好吃？」女子道：「茶葉也無甚出奇，不過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虧了這水，是沒的東山頂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作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處吃的都是外間賣的茶葉，無好種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只聽窗外有人喊道：「瑛姑，今日有佳客，怎不招呼我一聲？」女子聞聲，連忙立起，說：「龍叔，怎樣這時候會來？」說着，只見那人已經進來，着了一件深藍布百衲大棉襖，料頭不束帶，亦不着馬褂，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渾丹，鬚髯漆黑，見了子平，拱一拱手，說：「申先生，來了多時了？」子平道：「到有兩三個鐘頭了。請問先生貴姓？」那人道：「隱姓埋名，以黃龍子爲號。」子平說：「萬幸萬幸！拜讀大作，已經許久。」女子道：「也上炕來坐罷。」黃龍子遂上炕，至炕桌裏面坐下，說：「瑛姑，你說請我吃筍的呢？筍在何處拿來我吃？」瑛姑道：「前此時到想挖去的，偶然忘記，被滕六公佔去了。龍叔要吃，自去找滕六公商量罷。」黃龍子仰天大笑，子平向女子道：「不敢冒犯。這「瑛姑」二字，想必是大名罷？」女子道：「小名叫仲瑛，家姊叫伯璠，故叔伯輩皆自小喊慣的。」黃龍子向子平道：「申先生困不困？如其不困，今夜良會，可以不必早睡，明天遲遲起來最好。柏樹峪地方，路極險峻，很不好走，又有這場大雪，路影看不清楚，跌下去有性命之憂。劉仁甫今天晚上檢點行李，大約明日午牌時候，可以到集上關帝廟。你明天用過早飯動身，正好相遇了。」子平聽說大喜，說道：「今日得遇諸仙，三生有幸。請教上仙誕降之辰，還是在唐在宋？」黃龍子又大笑道：「何以知之？」答：「尊作明說「回首滄桑五百年」，可知斷不止五六百歲了。」黃龍子道：「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鄙人之遊戲筆墨耳。公直當桃花源記讀可矣。」就舉起茶杯品那新茶。瑛姑兒子平，杯內茶已將盡，就持小茶壺代爲斟滿。子平連連欠身道：「不敢。」亦舉起杯來詳細品量。却聽窗外遠遠暗了一聲，那窗紙微覺颯颯價動，屋塵簌簌價落。想起方纔路上光景，不覺毛骨森竦，勃然色變。黃龍道：「這是虎嘯，不要緊的。山家看着此種物事，如你們城市中人看驟馬一樣，雖知他會踢人，却不怕他。因爲相習已久，知他傷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與虎相習，尋常人回避虎，虎也避人，故傷害

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子平道：「聽這聲音，離此尚遠，何以窗紙會震動，屋塵竟會下落呢？」黃龍道：「這就叫做虎威。因四面皆山，故氣常聚，一聲虎嘯，四山皆應。在虎左右二三十里，皆是這樣。虎若到了平原，就無這個威勢了。所以古人說：『龍若離水，虎若離山，便要受人狎侮的。』」即如朝廷裏做官的人，無論爲了甚麼難，受了甚麼氣，只是回家來對著老婆孩子發發標，在外邊決不敢發半句硬話，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同那虎不敢去山，虎不敢失水的道理，是一樣的。」子平連連點頭，說：「不錯，是的。只是我還不明白。虎在山裏，爲何就有這大的威勢？是何道理呢？」黃龍道：「你沒有念過千字文麼？這就是『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的道理。虛堂就是個小空谷，空谷就是個大虛堂。你在這門外放個大爆竹，要響好半天呢。所以山城的雷，比平原的響好幾倍，也是這個道理。」說完，轉過頭來，對女子道：「璵姑，我多日不聽你彈琴了，今日難得有嘉客在此，何妨取來彈一曲，連我也沾光聽一回。」璵姑道：「龍叔，這是何苦來！我那琴如何彈得惹人笑話！申公在省城裏，彈好琴的多着呢，何必聽我們這個鄉裏逐鼓？到是我去取瑟來。龍叔，這是一調瑟罷，還稀罕點兒。」黃龍子說：「也罷，也罷，就是我鼓瑟，你鼓琴罷。搬來搬去，也很費事，不如竟到你洞房裏去彈罷。好在山家女兒，比不得衙門裏小姐，房屋是不准人到的。」說罷，便走下炕來，穿了鞋子，持了燭，對子平揮手，說：「請裏面去坐。」璵姑引路。璵姑果然下了炕，接燭先走。子平第二，黃龍第三。走過中堂，揭開了門簾，進到裏間，是上下兩個榻。上榻設了衾枕，下榻堆積着書畫。朝東一個窗戶，窗下一張方桌。上榻面前有個小門。璵姑對子平道：「這就是家父的臥室。」進了榻旁小門，彷彿迴廊似的，却有窗軒，地下駕空鋪的木板。向北一轉，又向東一轉，朝北朝東，俱有玻璃窗。北窗看着離山很近，一片峭壁，穿空而上，朝下看，像甚深似的。正要前進，只聽砰礮霍落幾聲，彷彿山倒下來價響，脚下震震搖動。子平嚇得魂不附體。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籃篋

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塌價一聲，脚下震震搖動，嚇得魂不附體，怕是山倒下來。黃龍子在身後說道：「不怕的，這是山上的凍雪被泉水漱空了，滾下一大塊來，夾冰夾雪，所以有這大的聲音。」說着，又朝向北一轉，便是一個洞門。這洞不過有兩間房大，朝外半截窗臺，上面安着窗戶，其餘三面俱斬平雪白，頂是圓的，像城門洞的樣子。洞裏陳設甚簡，有幾張樹根的坐具，却是

七大八小的不勻，又都是磨得絹光，几案也全是古藤天生的，不方不圓，隨勢製成。東壁橫了一張枯槎獨睡榻子，設著衾枕，榻旁放了兩三個黃竹箱子，想必是盛衣服什物的了。洞內並無燈燭，北牆上嵌了兩個滴圓夜明珠，有巴斗大小，光色發紅，不甚光亮。地下鋪着地毯，甚厚軟。微覺有聲，榻北立了一個曲尺書架，放了許多書，都是草訂，不曾切過書頭的。雙夜明珠中間挂了幾件樂器。有兩張瑟，兩張琴，是認得的；還有些不認得的。璵姑到得洞裏，將燭臺吹息，放在窗戶臺上，方纔坐下，只聽外面唔喑價七八聲，接連又許多聲，窗紙却不震動。子平說道：「這山裏怎樣這麼多的虎？」璵姑笑道：「鄉裏人進城，模樣不識得，被人家笑話；你城裏人下鄉，却也是模樣不識得，恐怕也有人笑你。」子平道：「你聽外面唔喑價叫的，不是虎嗎？」璵姑說：「這是狼嗥。虎那有這麼多呢？虎的聲音長，狼的聲音短，所以虎名爲『嘯』，狼名爲『嗥』。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的。」黃龍子移了兩張小長几，摘下一張琴，一張瑟來。璵姑也移了三張凳子，讓子平坐了一張。彼此調了一調絃，同黃龍各坐了一張。絃已調好，璵姑與黃龍商酌了兩句，就彈起來了。初起不過輕挑漫別，聲響悠柔；一段以後，散泛相錯，其聲清脆；兩段以後，吟揉漸多。那瑟之句挑，夾縫中與琴之絳注相應，粗聽若彈琴鼓瑟，各自爲調，細聽則如珠鳥一雙，此唱彼和，問來答往。四五段以後，吟揉漸少，難以批拂，蒼蒼涼涼，磊磊落落，下指甚重，聲韻繁興。六七八段，間以曼衍，愈轉愈清，其調愈逸。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所以聽得入彀，因爲瑟是未曾聽過，格外留神。那知瑟的妙用，也在左手，看他右手發聲之後，那左手進退揉顫，其餘音也就隨著猗猗靡靡，真是聞所未聞，初聽還在算計他的指法，調韻，既而便耳中有香，目中無指。久之，耳目俱無，覺得自己的身體，飄飄蕩蕩，如隨長風，浮沉於雲霞之際。久之，又久，心身俱忘，如醉如夢，於恍惚杳冥之中，鐘鏗數聲，琴瑟俱息，乃通見聞，人亦警覺，欠身而起，說道：「此曲妙到極處！小子也曾學彈過兩年，見過許多高手，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彈琴，有『漢宮秋』一曲，以爲絕非凡響，與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聞此曲，又高出孫君『漢宮秋』數倍。請教叫什麼曲名？有譜沒有？」璵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風之曲』，是從來沒有譜的。不但此曲爲塵世所無，即此彈法亦山中古調，非外人所知。你們所彈的皆是一人之曲，如兩人同彈此曲，則彼此宮商皆合而爲一。如彼宮此亦必宮，彼商此亦必商，斷不敢爲羽爲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這樣，實是同奏，並非合奏。我們所彈的曲子，一人彈與兩人彈迥乎不同。一人彈的名『自成之曲』，兩人彈則爲『合成之曲』。所以此宮彼商，彼角此羽，相協而不相同。聖人所謂『君子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和之一字，後人誤會久矣。」當時璵姑立起身來，向西

壁有個小門，開了門，對着大聲喊了幾句，不知甚話，聽不清楚。看黃龍子亦立起身，將琴瑟懸在壁上。子平於是也立起，走到壁間，仔細看那夜明珠到底甚麼樣子，以便回去誇耀於人；及至珠下，伸手一摸，那夜明珠却甚熱，有些烙手，心裏詫異道：『這是甚麼道理呢？』看黃龍子琴瑟已俱挂好，即問道：『先生，這是什麼？』笑答道：『驪龍之珠，你不認得嗎？』問：『驪龍怎樣會熱呢？』答：『這是火龍所吐的珠，自然熱的。』子平說：『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對呢？雖說是火龍，難道永遠這麼熱麼？』笑答道：『然則我說的話，先生有不信的意思了？既不信，我就把這熱的道理開給你看看。』說着，便向那夜明珠的旁邊有個小銅鼻子一拔，那珠子便像一扇門似的張開來了。原來是個珠殼，裏面是很深的油池，當中用棉花線捲的個燈心，外面用千層紙做的個燈箔，上面有個小煙囪，從壁上出去，上頭有許多的黑煙，同洋燈的道理一樣，却不及洋燈精緻，所以不免有黑煙上去。看過也就笑了。再看那珠殼，原來是用大螺蚌殼磨出來的，所以也不及洋燈光亮。子平道：『與其如此，何不買個洋燈，豈不省事呢？』黃龍子道：『這山裏那有洋貨鋪呢？這油就是前山出的，與你們點的洋油是一樣物件。只是我們不會製造，所以總嫌他濁，光也不足。所以把他嵌在壁子裏頭。』說過便將珠殼關好，依舊是兩個夜明珠。子平又問：『這地氈是什麼做的呢？』答：『俗名叫做「蓑草」。』因為可以做蓑衣用，故名。將這蓑草半枯時，採來晾乾，劈成細絲，和藤織成的。這就是瓊姑的手工。山地多潮濕，所以先用雲母鋪了，再加上這蓑氈，人就不受病了。這壁上也是雲母粉和着紅色膠泥塗的，既禦潮濕，又避寒氣，比你們所用的石灰好得多呢。』子平又看壁上懸着一物，像似彈棉花的弓，却安了無數的絃，知道必是樂器，就問：『叫甚名字？』黃龍子道：『名叫「箎篴」。』用手撥撥，也不甚響，說道：『我們從小讀詩，題目裏就有箎篴引，却不知道是這個樣子。請先生彈兩聲，以廣見聞，如何？』黃龍子道：『單彈沒有甚麼意味，我看時候何如，再請一個客來，就行了。』走至窗前，朝外一看月光，說：『此刻不過亥正，恐怕桑家姊妹還沒有睡呢，去請一請看。』遂向瓊姑道：『申公要聽箎篴，不知桑家阿厝能來不能？』瓊姑道：『蒼頭送茶來，我叫他去問聲看。』於是又各坐下。蒼頭捧了一個小紅泥爐子外，一個水瓶子，一個小茶壺，幾個小茶杯，安置在矮腳几上。瓊姑說：『你到桑家問厝姑，勝姑能來不能。』蒼頭諾聲去了。此時三人在靠窗個梅花几旁坐着。子平靠窗甚近，瓊姑取茶布與二人。大家靜坐吃茶。子平看窗臺上有幾本書，取來一看，面上題了四個大字，曰：『此中人語』。揭開來看，也有詩，也有文，惟長短句子的歌謠最多，俱是手錄，字跡娟好。幾首都不甚懂，偶然翻得一本，中有張花箋，寫着

四首四言詩，是個單張子，想要抄下，便向璵姑道：『這紙我想抄去，可以不可以？』璵姑拿過去看了看，說：『你歡喜，拿去就是了。』子平接過來，再細看，上寫道：

銀鼠諺：

東山乳虎，迎門當戶；明年食鹽，悲生齊魯。——一解

飛駭狼籍，乳虎乏食；飛騰上天，立豕當國。——二解

乳虎斑斑，雄據西山；亞當孫子，橫被摧殘。——三解

四鄰震怒，天眷西顧；斃豕殘虎，黎民安堵。——四解

子平看了又看，說道：『這詩彷彿古歌謠，其中必有事蹟，請教一二。』黃龍子道：『既叫做「此中人語」，必不能爲外人道可知矣。閣下靜候數年，便會知悉。』璵姑道：『乳虎就是你們玉太尊，其餘你慢慢的揣摩，也是可以知道的。』子平會意，也就不往下問了。其時遠遠聽有笑語聲，一息工夫，只聽迴廊上格登格登，有許多脚步兒響，頃刻已經到了面前。蒼頭先進，說：『桑家姑娘來了。』黃璵皆接上前去。子平亦起身植立，只見前面的一個約有二十歲上下，着的是紫花襖子，紫地黃花，下着燕尾青的裙子，頭上倒梳雲髻，挽了個墜馬妝；後面的一個約有十三四歲，着的是翠藍襖子，紅地白花的褲子，頭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個慈姑葉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顫巍巍的進來，彼此讓了坐。璵姑介紹，先說：『這是城武縣中老父的令弟，今日趕不上集店，在此借宿，適值龍叔也來，彼此談得高興，中公要聽簪篋，所以有勞兩位芳駕，攪破清睡，罪過得很！』兩人齊道：『豈敢，豈敢。只是下里之音，不堪入耳。』黃龍說：『也無庸過謙了。』璵姑隨又指着年長者紫衣的對子平道：『這位是慰姑姐姐。』指着年幼者翠衣的道：『這位是勝姑妹子，都住在我們這緊鄰，平常最相得的。』子平又說了兩句客氣的套話，却看那慰姑，豐頰長眉，眼如銀杏，口輔雙渦，唇紅齒白，於豔麗之中，有股英俊之氣，那勝姑幽秀俊俏，眉目清爽，蒼頭進前，取水瓶，將茶壺注滿，將清水注入茶瓶，即退出去。璵姑取了兩個盞子，各敬了茶。黃龍子說：『天已不早了，請起手罷。』璵姑於是取了簪篋遞給慰姑，慰姑不肯接手，說道：『我彈篋，不及璵妹，我却帶了一枝角來，勝妹也帶得鈴來了，不如竟是璵妹彈篋，我吹角，勝妹搖鈴，豈不大妙？』黃龍道：『甚善，甚善，就是這麼辦。』慰姑又道：『龍叔做什麼呢？』黃道：『我管聽。』慰姑道：『不害驕，穩當。』

你聽！龍吟虎嘯，你就吟罷！」黃龍道：「水龍纔會吟呢。我是個田裏的龍，只會潛而不用。」瑛姑說：「有了法子。」即將簾卷放下，跑到靠壁几上，取過一架特磬來，放在黃龍面前，說：「你就半嘯半擊，暫讓幫襯音節罷。」瑛姑趁從簾底取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元玉一般，先緩緩的吹起。原來這角上面有個吹孔，旁邊有六七個小孔，手指可以按放，亦復有宮商徵羽，不似巡街兵吹的海螺，只是嗚嗚價價。聽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其聲悲壯。當時瑛姑已將箏篋取在膝上，將弦調好，聽那角聲的節奏。勝姑將小鈴取出，左手撒了四個，右手撒了三個，亦凝神看着瑛姑。只見瑛姑角聲一闌將終，勝姑便將兩手七鈴同時取起，商商價價搖鈴起之時，瑛姑已將箏篋舉起，蒼蒼涼涼，緊綫漫搗，連批帶拂。鈴聲已止，箏篋已東斷續，與角聲相和，如狂風吹沙，屋瓦欲震。那七個鈴便不一齊都響，亦復參差錯落，應機赴節。這時黃龍子隱几仰天，撮脣齊口，發嘯相和。爾時喉聲、角聲、弦聲、鈴聲，俱分辨不出。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人馬聲、蹄聲、旌旗燿燿聲、干戈擊軋聲、金鼓薄伐聲。約有半小時，黃龍舉起擊鑿子來，在磬上鏗鏗鏘鏘的亂擊，協律諧聲，乘虛蹈隙。其時箏篋漸稀，角聲漸低，惟餘清聲鏗鏘未已。少息，勝姑起立，兩手筆直，亂鈴再搖，衆樂皆息。子平起立拱手道：「有勞諸位，感戴之至。」衆人俱道：「見笑了。」子平道：「請教這曲叫什麼名頭？何以頓有殺伐之聲？」黃龍道：「這曲叫枯桑引，又名胡馬嘶風曲，乃軍陣樂也。凡箏篋所奏，無和平之音，多半淒清悲壯。其至急者可令人泣下。」談心之頃，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復行坐下。瑛姑對瑛姑道：「潘姊怎樣多日未歸？」瑛姑道：「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鬧了兩個多月了，所以不曾來得。」勝姑說：「小外甥子甚麼病，怎麼不趕緊治呢？」瑛姑道：「可不是麼？小孩子淘氣，治好了，他就亂吃，所以又發。已經發了兩次了。何嘗不替他治呢！」又說了許多家常話，遂立起身來告辭去了。子平也立起身來，對黃龍說：「我們也前而坐罷。此刻怕有子正的光景，瑛姑娘也要睡了。」說着，同向前面來，仍從迴廊行走。只是窗上已無月光，窗外峭壁上半截雪白燦亮，下半截已經烏黑，是十三日的月亮，已經大歪西了。走至東房，瑛姑道：「二位就在此地坐罷。我送您，勝姐姐出去。」到了堂屋，瑛姑說：「不用送了。我們也帶了個蒼頭來，在前面呢。」聽他們又囁囁嚶嚶了好久，瑛姑方回。黃龍說：「你也回罷。我還坐一刻呢。」瑛姑也就告辭回洞，說：「申先生就在榻上睡罷。失陪了。」瑛姑去後，黃龍道：「劉仁甫却是個好人，然其病在過真，處山林有餘，處城市恐不能久。大約一年的緣分，你們是有的。過此一年之後，局面又要變動了。」子平問：「一年之後是甚麼光景？」答：「小有變動。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局面就大不同了。」子平問：「是好是

壞呢？」答：「自然是壞。然壞即是好，好即是壞；非壞不好，非好不壞。」子平道：「這話我真正不懂了。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像先生這種說法，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務請指示一二。」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甚麼「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無理之口頭禪，常覺得頭昏腦悶，今日遇見先生，以為如撥雲霧見了青天，不想又說出這套懵懂話來，豈不令人悶煞？」黃龍子道：「我且問你：這個月亮，十五就明了，三十就暗了，上弦下弦就明暗各半了，那初三四裏的月亮只有一牙，請問他怎麼便會漫漫地長滿了？呢？十五以後怎麼漫漫地又會爛了？呢？」子平道：「這個理容易明白，因為月球本來無光，受太陽的光，所以朝太陽的半個是明的，背太陽的半個是暗的。初三四，月身斜對太陽，所以人眼看見的正是三分明，七分暗，就像一牙似的；其實，月球并無分別，只是半個明，半個暗，盈虧圓缺，都是人眼現出來的景相，與月球毫不相干。」黃龍子道：「你既明白這個道理，應須知道好即是壞，壞即是好，同那月球的明暗，是一個道理。」子平道：「這個道理實不能同。月球雖無圓缺，實有明暗。因永遠是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所以明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圓了；暗的半邊朝人，人就說月黑了。初八二十三，人正對他側面，所以覺得半明半暗，就叫做上弦下弦。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喚做個盈虧圓缺。若在二十八九，月亮全黑的時候，人若能飛到月球上邊去看，自然仍是明的。這就是明暗的道理。我們都懂得的。然究竟半個明的，半個暗的，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半個明的終久是明，半個暗的終久是暗。若說暗即是明，明即是暗，理性總不能通。」正說得高興，只聽背後有人道：「申先生，你錯了。」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疫鼠傳染成害馬 獬犬流災化毒龍

却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辨論，忽聽背後有人喊道：「申先生，你錯了。」回頭看時，却原來正是璵姑，業已換了裝束，僅穿一件花布小襖，小腳褲子，露出那六寸金蓮，一雙靈芝頭投鞋，愈顯得聰明俊俏；那一雙眼珠兒，黑白分明，都像透水似的。申子平連忙起立，說：「璵姑還沒有睡嗎？」璵姑道：「本待要睡，聽你們二位談得高興，故再來聽二位辨論，好長點學問。」子平道：「不才那敢辨論！只是性質愚魯，一時不能澈悟，所以有勞黃龍先生指教。方才姑娘說我錯了，請指教一二。」璵姑道：「先生不是不明白，是沒有多想。大凡人都是聽人家怎樣說，便怎樣信，不能達出自己的聰明。你方才說月球半個明的，終久是

明的。試思月球在天，是動的呢？是不動的呢？月球繞地是人人曉得的；既知道他繞地，則不能不動，即不能不轉，是很明顯的道理了。月球既轉，何以對着太陽的一面永遠明呢？可見月球全身都是一樣的質地，無論轉到那一面，凡對太陽的總是明的了。由此可知，無論其爲明爲暗，其於月球本體，毫無增減，亦無生滅。其理本來易明，都被宋以後的三教子孫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去，做經注，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都注歪了！所以天降奇災，北拳南革，要將歷代聖賢一筆抹煞。此也是自然之理，不足爲奇的事。不生不死，即生即死，即死即生，那裏會錯過一絲毫呢？

中子平道：『方纔月球即明即暗的道理，我方有二分明白，今又被姑娘如此一說，又把我送到「醫糊缸」裏去了！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了，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風潮漸起，十年之後就大不相同的情形，開示一二。』

黃龍子道：『三元甲子之說，閣下是曉得的，同治三年甲子，是上元甲子，第一年，閣下想必也是曉得的。』

子平答應一聲道：『是。』

黃龍子又道：『此一個甲子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此名爲「轉關甲子」。此甲子六十年中，要將以前的事全行改變。同治十三年甲戌爲第一變，光緒十年甲申爲第二變，甲午爲第三變，甲辰爲第四變，甲寅爲第五變。五變之後，諸事俱定。若是咸豐甲寅生的人，活到八十歲，這六甲變態都是親身閱歷，到也是個極有意義的事。』

子平道：『前三甲的變動，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大約甲戌、穆宗毅皇帝上升，大局爲之一變；甲申爲法蘭西福建之役，安南之役，大局又爲之一變；甲午爲日本侵我東三省，俄德出爲調停，借收漁翁之利，大局又爲之一變。此都已知道了。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

黃龍子道：『這就是北拳南革了。北拳之亂起於戊子成於甲午，至庚子子午一沖而爆發，其興也勃然，其滅也忽然，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上自宮闈，下至將相而止，主義爲擊漢。南革之亂起於甲辰，至庚戌辰戌一沖而爆發，然其興也漸進，其滅也潛消，南方之強也。其信從者，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將相而止，主義爲逐滿。此二黨者，皆所以釀劫運，亦皆所以開文明也。北拳之亂所以漸漸逼出甲辰之變法，南革之亂所以逼出甲寅之變法。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魏真人參同契所說：「元年乃芽滋」，指甲辰而言。辰屬土，萬物生於土，故甲辰以後爲文明芽滋之世，如木之拆甲，如筍之解籜。其實，滿目所見者，皆木甲竹籜也，而真苞已隱藏其中矣。十年之間，籜甲漸解，至甲寅而齊，寅屬木，爲花萼之象。甲寅以後爲文明華敷之世，雖燦爛可觀，尙不足與他國齊趨并駕。直至甲子，爲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後由歐洲新文明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駸駸進於大同之世矣。——然此事尙遠，非三五十年事也。』

子平聽得歡欣鼓舞，因

又問道：『像這北拳南革，這些人究竟是何因緣？天爲何要生這些人？先生是明道之人，正好請教。我常是不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宰，爲甚麼又要生這些惡人做甚麼呢？俗語話豈不是「瞎倒亂」嗎？』黃龍子點頭長歎，默無一言；稍停，問子平道：『你莫非以爲上帝是尊無二上之神聖嗎？』子平答道：『自然是了。』黃龍子搖頭道：『還有一位尊者，比上帝還要了得呢！』子平大聲說道：『這就奇了！不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即環球各國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尊神的。——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黃龍子道：『你看過佛經，知道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嗎？』子平道：『那却曉得，然我實不信。』黃龍子道：『這話不但佛經上說，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也知道有魔王之說。那是絲毫不錯的。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便與上帝爭戰一次，末後總是阿修羅敗，再過若干年，又來爭戰。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上帝爲甚麼不把他滅了呢？等他過若干年，又來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滅之，是不仁也。豈有個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見上帝的力量是滅不動他，可想而知了。譬如兩國相戰，雖有勝敗之不同，彼一國即不能滅此一國，又不能使此一國降伏爲屬國，雖然戰勝，則兩國仍爲平等之國；這是一定的道理。上帝與阿修羅亦然。既不能滅之，又不能降伏之，惟吾之命是聽，則阿修羅與上帝便爲平等之國，而上帝與阿修羅又皆不能出這位尊者之範圍，所以曉得這位尊者位分實在上帝之上。』子平忙問道：『我從未聽說過！請教這位尊者是何法號呢？』黃龍子道：『法號叫做「勢力尊者」。』勢力之所至，雖上帝亦不能違物他。我說個比方給你聽：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試想若夏天之樹木百草，百蟲無不滿足的時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裏去找塊空地容放這些物事呢？所以就讓這霜雪寒風出世，拚命的一殺，殺得乾乾淨淨的，再讓上天來好生，這霜雪寒風就算是阿修羅的部下。又可知這一生一殺都是「勢力尊者」的作用。——此尚是粗淺的比方，不甚的確，要推其精義，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盡的。』璵姑聽了，道：『龍叔，今朝何以發出這等奇聞的議論？不但申先生未曾聽說，連我也未曾聽說過，究竟還是真有個「勢力尊者」呢？還是龍叔的寓言？』黃龍子道：『你且說是有個上帝沒有？如有一個上帝，則一定有一個「勢力尊者」。要知道上帝同阿修羅都是「勢力尊者」的化身。』璵姑拍掌大笑道：『我明白了！「勢力尊者」就是儒家說的那個「無極」，上帝同阿修羅王合起來就是個「太極」！對不對呢？』黃龍子道：『是的，不錯。』申子平亦歡喜起立道：『被演』

「姑這一講，連我也明白了！」黃龍子道：「且慢；是却是了，然而被你們這一講，豈不上帝同阿修羅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若是寓言，就不如竟說「無極」「太極」的妥當。要知上帝同阿修羅乃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且等我慢慢講與你聽。」不懂這個道理，萬不能明白那北拳南革的根原——將來申先生庶幾不至於攪到這兩重惡障裏去。就是瓊姑道根尚淺，也該留心點。爲是：『我先講這個「勢力尊者」——即主持太陽宮者是也。環繞太陽之行星皆惡，這個太陽爲主動力。由此可知凡屬這個太陽部下的勢力總是一樣，無有分別。又因這感動力所及之處與那本地的應動力相交，生出種種變相，莫可紀述。所以各宗教家的書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爲最精妙。易經一書專講爻象，何以謂之爻象？你且看這「爻」字。』——乃用手指在桌上畫道：「一撇一捺，這是一交；又一撇一捺，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盡於這兩交了。初交爲正，再交爲變，一正一變，互相乘除，就沒有紀極了。這個道理甚精微，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爲「正」，異名相乘爲「負」。無論你加減乘除，怎樣變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的範圍。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說「再思可矣」，只有一個再，沒有一個三。話休絮聒，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來演說一番。這拳譬如人的拳頭，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罷了，沒甚要緊。然一拳打得巧時，也會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過去，也就沒事。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過的。若說那革呢？革是個皮，即如馬革牛革，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包着的。莫說是皮膚小病，要知道潰身潰爛起來，也會致命的，只是發作的慢。若留心醫治，也不致於有害大事。惟此革子上應卦象，不可小覷了他。諸位切忌若攪入他的黨裏去，將來也是要跟着潰爛，送了性命的小子。且把澤火革卦演說一番。先講這「澤」字。山澤通氣，澤就是谿河。谿河裏不是水嗎？管子說：「澤下尺，升上尺。」常云：「恩澤下於民。」這澤字不明明是個好字眼嗎？爲甚麼澤火革便是個凶卦呢？又有個水火既濟的個吉卦放在那裏，豈不令人納悶？要知這兩卦的分別就在陰陽二字上。坎水是陽水，所以就成個水火既濟，吉卦；兌水是陰水，所以就成個澤火革，凶卦。坎水陽德，從悲天憫人上起的，所以成了個既濟之象；兌水陰德，從憤懣嫉妬上起的，所以成了個革象。你看象辭上說道：「澤火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互相嫉妬，這個人家還會與旺嗎？初起總想獨據着一個丈夫，及至不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因愛丈夫而爭，既爭之後，雖損傷丈夫也不顧了；再爭則破丈夫之家也不顧了；再爭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這叫做妒婦之性質。聖人只用「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兩句，把這南革

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比那照像的還要清爽！那些南革的首領，初起都是些官商人物，并都是聰明出眾的人才，因為所乘的是婦女陰水嫉妬性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開了。由憤懣生嫉妬，由嫉妬生破壞。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於是同類相呼，水流湮，火就燥，漸漸的越聚越多，鈎連上些人家的敗類子弟，一發做得如火如荼。其已得舉人進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談朝廷革命；其讀書不成無着子弟，就學兩句愛皮西提衣或阿衣烏愛窩，便談家庭革命。一談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國法人情的拘束，豈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傷食；飲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國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這種痛快，不有人災，必有鬼禍，能得長久嗎？

璵姑道：「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玉帝失權，阿修羅當道，然則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了？」黃龍子道：「那是自然，聖賢仙佛，誰肯做這些事呢？」子平問道：「上帝何以也會失權？」黃龍子道：「名為「失權」，其實只是「讓權」，并「讓權」二字，還是假名。要論其實在，只可以叫做「伏權」。譬如秋冬的肅殺，難道真是殺嗎？只是將生氣伏一伏，蓄點力量，做來年的生長。道家說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取已陳之芻狗而臥其下，必昧。」春夏所生之物，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不得不洗刷一番，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共總只有兩派：一派講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聖賢仙佛；一派講私利的，就是阿修羅部下的鬼怪妖魔。」

申子平道：「南革既是破敗了天理國法人情，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黃龍子道：「你當天理國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時代纔破敗嗎？久已亡失的了！」西遊記是部傳道的書，滿紙寓言。他說那烏雞國王現坐著的是個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內。現在的天理國法人情就是坐在烏雞國金鑾殿上的個假王，所以要借著南革的力量，把這假王打死，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把真王請出來。等到真天理國法人情出來，天下就太平了。」

子平又問：「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黃龍子道：「西遊記上說着呢，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母后說道：「三年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這「冷」「暖」二字便是真假的憑據。其講公利的人，全是一片愛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其講私利的人，全是一片恨人的心，所以發出來是口冷氣。還有一個祕訣，我當儘數奉告，請牢牢記住，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說有鬼神，就可以裝妖作怪，鼓惑鄉愚，其志不過如此而已；若說無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條，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說無神則無陰譴，無天刑，一切

違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掀動破敗子弟的輿頭。他却必須住在租界或外國，以聘他反背國法的手段；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以聘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忠臣良吏爲奴性，以聘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辯才，以文其說。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可知道家也却被他破了。南華諸君的議論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攪壞了。總之這種黨人，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難以辨別。但牢記住事事托鬼神便是北拳黨人，力圖無鬼神的便是南革黨人。若遇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殺身之禍，要緊！要緊！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佩服，更要問時，聽窗外晨鷄已經喔喔的啼了。瑛姑道：『天可不早了，真要睡了。』遂道了一聲安置，推開角門進去。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取了幾本書做枕頭，身子一欹，已經鼾聲雷起。申子平把將纔的話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方始睡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話說申子平一覺睡醒，紅日已經滿窗，慌忙起來，黃龍子不知幾時已經去了。老蒼頭送盥熱水洗臉，少停又送進幾盤幾碗的早飯來。子平道：『不用費心，替我姑娘前道謝，我還要趕路呢。』說着，瑛姑已走出來，說道：『昨日龍叔不說嗎？倘早去也是沒用，劉仁甫午牌時候方能到關帝廟呢，用過飯去不遲。』子平依話用飯，又坐了一刻，辭了瑛姑，逕奔市集上，看那集上人煙稠密，店而雖不多，兩邊擺地攤售賣農家器具及鄉下日用物件的不一而足，問了鄉人纔尋着了關帝廟，果然劉仁甫已到，相見敘過寒溫，便將老殘書信取出。仁甫接了，說道：『在下粗人，不懂衙門裏規矩，才具又短，恐怕有累令兄知人之明，總是不去的爲是。因爲接着金二哥捎來鐵哥的信，說一定叫去，又恐住的地方柏樹峪難走，覓不着，所以迎候在此面辭。一切總請二先生代爲力辭，方好。不好做懶，也不是拿喬，實在恐不勝任，有誤尊事，務求原諒。』子平說：『不必過謙，家兄恐別人請不動先生，所以叫小弟專誠敦請的。』劉仁甫見辭不掉，只好安排了自己私事，同申子平回到城武。申東造果然待之以上賓之禮，其餘一切均照老殘所囑付的辦理。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界了。這且不表。却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打算回省城去。一日，走到齊河縣城南門覓店，看那街上，家家客店都是滿的，心裏詫異道：『從來此地沒有這麼熱』

「這真是甚麼緣故呢？」正在躊躇，只見門外進來一人，口中喊道：「好了！好了！快打通了！大約明日一早晨就可以過去了！」老殘也無暇訪問，且找了店家，問道：「有屋子沒有？」店家道：「都住滿了，請到別家去罷。」老殘說：「我已走了兩家，都沒有屋子，你可以對付一間罷？不管好歹。」店家說：「在地實在沒法了，東隔壁店裏，午後走了一幫客，你老趕緊去，或者還沒有住滿呢。」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問了店家，居然還有兩間屋子空着，當即搬了行李進去。店小二跑來打了洗臉水，拿了一枝燃着的線香放在桌上，說道：「客人抽煙。」老殘問：「這兒爲甚麼熱鬧？各家店都住滿了。」店小二道：「刮了幾天的大北風，打大前兒，河裏就淌凌塊子，有間把屋子大擺渡船不敢走，恐怕碰上凌，船就要壞了。到了昨日，上灣子凌插住了。這灣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被河邊上的凌，把幾隻渡船都凍的死的。昨兒晚上，東昌府李大人到了，要見撫臺回話，走到此地，過不去，急的甚麼似的，住在縣衙門裏，派了河夫地保打凍。今兒打了一天，看看可以通了。只是夜裏不要歇手，歇了手，還是凍上。你看，客店裏都滿着，全是過不去河的人。我們店裏今早晨還是滿滿的。因爲有一幫客，內中有個年老的，在河沿上看了半天，說是一凍是打不開的了，不必在這裏死等，我們趕到維口，看有法子想沒有，到那裏再打主意罷。」午牌時候纔開車去的。你老真好造化！不然，真沒有屋子住！」店小二將話說完，也就去了。老殘洗完了臉，把行李鋪好，把房門鎖上，也出來步到河隄上看。見那黃河從西南上下來，到此却正是箇灣子，過此便向正東去了，河面不甚寬，兩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論，也不過百把丈寬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疊疊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見那上流的冰還一塊一塊的漫漫價來，到此地被前頭的圍住，走不動，就站住了。那後來的冰趕上，他只擠得啞啞價響。後冰被這溜水逼的緊了，就竄到前冰上頭去。前冰被壓就漸漸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過百十丈寬，當中大溜約莫不過二三十丈，兩邊俱是平水。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結滿。冰面却是平的，被吹來的塵土蓋住，却像沙灘一般。中間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騰澎湃，有聲有勢，將那走不過去的冰擠的兩邊亂竄。那兩邊平水上的冰，被當中亂冰擠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擠到岸上有五六尺遠。許多碎冰被擠的站起來，像個小插屏似的。看了有點把鐘工夫，這一截子的冰又擠死不動了。老殘復行往下游走去。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望前打些時，又望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麼打。看看天色漸漸昏了，打算回店。再看那隄上柳樹，一棵一棵的影子，都已照在地下，一絲一絲的搖動。原來月光已經放出光亮來了。回

到店裏，開了門，喊店小二來點上了燈，吃過晚飯，又到院上閒步。這時北風已息，誰知道冷氣逼人，比那有風的時候還利害些。幸得老殘早已換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故不甚冷，還支撐得住。只見那打冰船還在那裏打。每個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遠遠看去彷彿一面是『正堂』二字，一面是『齊河縣』三字，也就由他去了。擡起頭來看那南面的山，一條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幾片白雲夾在裏面，所以看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纔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過來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東去，越望越遠，漸漸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麼來了。老殘對着雪月交輝的景色，想起謝靈運的詩，『明月照積雪，北風勁且哀』兩句，若非經歷北方苦寒景象，那裏知道『北風勁且哀』的個『哀』字下的好呢？這時月光照的滿地灼亮，擡起頭來，天上的星，一個也看不見，只有北邊北斗七星，開陽搖光，像幾個淡白點子一樣，還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邊，上面杓在上，魁在下。心裏想道：『歲月如流，眼見斗杓又將東指了，人又要添一歲了！』一年的這樣瞎混下去，如何是個了局呢？又想到詩經上說的『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現在國家正當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就處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廢，將來又是怎樣個了局？國是如此，丈夫何以家爲！』想到此地，不覺滴下淚來，也就無心觀玩景致，慢慢回店去了一面走着，覺得臉上有樣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來兩邊着了兩條滴滑的冰，初起不懂甚麼緣故，既而想起，自己也就笑了。原來就是方纔流的淚，天寒，立刻就凍住了。地下必定還有幾多冰珠子呢。悶悶的回到店裏，也就睡了。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開了隄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罷。因此老殘也就只有這個法子，問着無事，到城裏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幾家鋪面，其餘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個荒涼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詫異。回到房中，打開書篋，隨手取本書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詩選，記得是在省城裏替一個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當謝儀的，省城裏忙，未得細看，隨手就收在書箱子裏了。趁今天無事，何妨仔細看他一遍。原來是二十卷書，頭兩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卷十二至十四是新體詩，十五至十七是雜言，十八是樂章，十九是歌謠，卷二十是雜著。再

把那細目翻來看，見新體裏選了謝朓二十八首，沈約十四首；古體裏選了謝朓五十四首，沈約三十七首。心裏很明白，就把那第十卷與那十二卷同取出來對着看看，實看不出新體古體的分別處來。心裏又想：『這詩是王千秋（闕運）選的，這人負一時盛名，而湘軍志一書做的委實是好，有目共賞，何以這詩選的未愜人意呢？』既而又想沈歸愚選的古詩源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也是大病；王漁洋古詩選亦不能有當人意；算來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差強人意，苦管他怎樣呢？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閒愁罷了。看了半日，復到店門口閒立。立了一會，方要回去，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家人，走近而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鐵老爺幾時來的？』老殘道：『我昨日到的。』嘴裏說着，心裏只想不起這是誰的家人。那家人見老殘楞着，知道是認不得了，便笑說道：『家人叫黃升。敝上是黃應圖黃大老爺。』老殘道：『哦！是了，是了。我的記性真壞！我常到你們公館裏去，怎麼就不認得你了呢！』黃升道：『你老「貴人多忘事」罷咧。』老殘笑道：『人雖不貴，忘事到實在多的。你們貴上是幾時來的？住在甚麼地方呢？我也正悶的慌，找他談天去。』黃升道：『敝上是總辦張大人委的，在這齊河上下買八百萬料，現在料也買齊全了，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正打算回省銷差呢。剛剛這河又插上了，還得等兩天纔能走呢。你老也住在這店裏嗎？在那屋裏？』老殘用手向西指道：『就在這西屋裏。』黃升道：『敝上也就住在上房北屋裏。前兒晚上纔到。前些時都在工上，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纔住到這兒的。此刻是在縣裏吃午飯，吃過了，李大入請着說閒話，晚飯還不定回來吃不吃呢。』老殘點點頭。黃升也就去了。原來此人名黃應圖，號人瑞，三十多歲年紀，係江西人氏。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與軍機達拉密至好，故這黃人瑞捐了個同知來山東河工投効。有軍機的八行，撫臺是格外照應的，眼看大案保舉出奏，就是個知府大人了。人到也不甚俗。在省城時，與老殘亦頗來往過數次，故此認得。老殘又在店門口立了一刻，回到房中，也就差不多黃昏的時候。到房裏又看了半本詩，看不見了，點上蠟燭，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嚦裏喊道：『補翁，補翁，久違的很了！』老殘慌忙立起來看，正是黃人瑞。彼此作過了揖，坐下各自談了些別後的情事。黃人瑞道：『補翁還沒有用過晚飯罷？我那裏雖然有人送了一個一品鍋，幾個碟子，恐怕不中吃，到是早起，我叫廚子用口磨嫩了一隻肥鷄，大約還可以下飯，請你到我屋子裏去吃飯罷。』古人云：『最難風雨故來人。』這凍河的無聊，比風雨更難受，好友相逢，這就不寂寞了。』老殘道：『甚好，甚好，既有嘉肴，你不請我，也是要來吃的。』人瑞看桌上放的書，順手揭起來一看，是八代詩選，說：『這詩總還算選得好的。』也隨便看了幾首，丟下來說道：『我們那屋

裏坐罷。」於是兩個人出來。老殘把書理了一理，拿把鎖把房門鎖上，就隨着人瑞到上房裏來，看是三間屋子，一面裏間，兩個明間，堂屋門上挂了一個大呢夾板門簾，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子，桌子上鋪了一張漆布。人瑞問：「飯得了沒有？」家人說：「還須略等一刻。」鷄子還不十分爛。」人瑞道：「先拿碟子來吃酒罷。」家人應聲出去，一霎時，轉來將桌子架開，擺了四隻筷子，四隻酒杯。老殘問：「還有那位？」人瑞道：「停一會兒，你就知道了。」杯筷安置停妥，只有兩張椅子，又出去尋椅子去。人瑞道：「我們炕上坐坐罷。」明間西首本有一個土炕，炕上鋪滿了蘆蓆，炕的中間人瑞鋪了一張大老虎絨毯，毯子上放了一個煙盤子，煙盤兩旁兩條大狼皮褥子，當中點着明晃晃的個「太谷燈」。怎樣叫做「太谷燈」呢？因為山西人財主最多，却又人人吃煙，所以那裏煙具比別省都精緻。太谷是個縣名，這縣裏出的燈，樣式又好，火力又足，光頭又大，五大洲數他第一。可惜出在中國，若是出在歐美各國，這第一個造燈的人，各報上定要替他揚名，國家就要給他專利的憑據了。無奈中國無此條例，所以叫這太谷第一個造燈的人，同那壽州第一個造斗的人，雖能使器物利用名滿天下，而自己的聲名埋沒。雖說擇術不正，可知時會使然。閑話少說。那煙盤裏擺了幾個景藍的匣子，兩枝廣竹煙槍，兩邊兩個枕頭。人瑞讓老殘上首坐了，他就隨手躺下，拿了一枝煙簫子，挑煙來燒，說：「補翁，你還是不吃嗎？其實這樣東西，倘若吃得廢時失業的，自然是不好，若是不上癮，隨便消遣消遣，到也是個妙品。你何必拒絕的這麼利害呢？」老殘道：「我吃煙的朋友很多，爲求他上癮吃的，一個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進去了。及至上癮以後，不但不足以消遣，反成了個無窮之累。我看你老哥也還是不消遣的爲是。」人瑞道：「我自有分寸，斷不上這個當的。」說着，只見門簾一響，進來了兩個妓女，前頭一個有十七八歲，鴨蛋臉兒，後頭一個有十五六歲，瓜子臉兒，進得門來，朝炕上請了兩個安。人瑞道：「你們來了。」朝裏指道：「這位鐵老爺是我省裏的朋友，翠環，你就伺候鐵老爺，坐在那邊罷。」只見那個十七八歲的就挨着人瑞在炕沿上坐下了。那十五六歲的，却立住，不好意思坐。老殘就脫了鞋子，挪到炕裏邊去盤膝坐了，讓他好坐。他就側着身，趑趄着坐下了。老殘對人瑞道：「我聽說此地沒有這個的，現在怎樣也有了？」人瑞道：「不然，此地還是沒有。他們姐兒兩個，本來是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他爹媽就是這城裏的人。他媽同着他姐兒倆在二十里鋪住。前月他爹死了，他媽回來，因恐怕他跑了，所以帶同來的，在此地不上店。這是我閩極無聊，叫他們找了來的。這個叫翠花，你那個叫翠環，都是雪白的皮膚，很可愛的。你瞧他的手呢，包管你合意。」老殘笑道：「不用瞧，你說的還

會錯嗎？」翠花倚住人瑞對翠環道：「停燒口煙給鐵老爺吃！」人瑞道：「鐵爺不吃煙。你叫他燒給我吃罷。」就把煙籤子遞給翠環。翠環鞠躬拱着腰燒了一口，上在斗上遞過去。人瑞呼價吃完。翠環再燒時，那家人把碟子一品鍋均已擺好，說：「請老爺們用酒罷。」人瑞立起身來說：「喝一杯罷，今天天氣很冷。」遂讓老殘上坐，自己對坐，命翠環坐在上橫頭，翠花坐下橫頭。翠花拿過酒壺，把各人的酒加了一加，放下酒壺，舉箸來先布老殘的菜。老殘道：「請歇手罷，不用布了。我們不是新娘子，自己會吃的。」隨又布了黃人瑞的菜。人瑞也替翠環布了一箸子菜。翠環慌忙立起身來說：「停那歇手。這實在不敢當的。」又替翠花布了一箸。翠花說：「我自己來吃罷。」就用勺子接了過來，遞到嘴裏，吃了一點，就放下來了。人瑞再三讓翠環吃菜，翠環只是答應，總不動手。人瑞忽然想起，把桌子一拍，說：「是了是了！」遂直着嗓子喊了一聲：「來啊！」只見門簾外走進一個家人來，離席六七尺遠立住腳。人瑞點點頭，叫他走進一步，遂向他耳邊低低說了兩句話。只見那家人連聲道：「喳喳。」回過頭就去了。過了一刻，門外進來一個着藍布棉襖的漢子，手裏拿了兩個三弦子，一個遞給翠花，一個遞給翠環，裏面翠環說道：「叫你吃菜呢，好好的伺候老爺們。」翠環彷彿沒聽清楚，朝那漢子看了一眼。那漢子道：「叫你吃菜，你還不明白嗎？」翠環點頭道：「知道了。」當時就拿起筷子來，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又夾了一塊布給老殘。老殘說：「不用布最好。」人瑞舉杯道：「我們乾一杯罷。讓他們姐兒兩個唱兩曲，我們下酒。」說着，他們的三弦子已都和好了弦，一遞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人瑞用筷子在一品鍋裏撈了半天，看沒有一樣好吃的，便說道：「這一品鍋裏的物件，都有徽號，停知道不知道？」老殘說：「不知道。」他使用筷子指着，說道：「這叫『怒髮衝冠』的魚翅。這叫『百折不回』的海參。這叫『年高有德』的雞。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這叫『恃強拒捕』的肘子。這叫『臣心如水』的湯。」說着，彼此大笑了一回。他們姐兒兩個又唱了兩三個曲子。家人捧上自己燉的雞來。老殘道：「酒很够了，就趁熱盛飯來吃罷。」家人當時端進四個飯來。翠花立起，接過飯碗，送到各人面前，泡了雞湯，各自飽餐。飯後，擦過臉，人瑞說：「我們還是炕上坐罷。」家人來撤殘肴。四人都上炕去坐。老殘歛在上首。人瑞歛在下首。翠花倒在人瑞懷裏，替他燒煙。翠環坐在炕沿上，無事做，拿着弦子，崩兒崩兒價撥弄着頑。人瑞道：「老殘，我多時不見你的詩了，今日總算『他鄉遇故知』，停也該做首詩，我們拜讀拜讀。」老殘道：「這兩天我看見凍河很想做詩，正在那裏打主意，被你一陣胡攪，把我的詩也攪到那『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人瑞道：「你快別『恃強拒捕』，我可就要

「怒髮衝冠」了！說罷彼此呵呵大笑。老殘道：「有有，有明天寫給你看看。」人瑞道：「那不行，你瞧這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就是爲你題詩預備的。」老殘搖頭道：「留給你題罷。」人瑞把煙槍望盤子裏一放，說：「稍緩即逝，能由得你嗎！」就立起身來，跑到房裏拿了一枝筆，一塊硯臺，一碟墨出來，放在桌上，說：「翠環，你來磨墨。」翠環當真倒了點冷茶，磨起墨來。霎時間，翠環道：「墨得了，停寫罷。」人瑞取了個布揮子，說道：「翠花掌燈，翠環捧硯，我來揮灰。」把枝筆遞到老殘手裏。翠花舉着蠟燭臺，人瑞先跳上炕，立到新粉的一塊底下，把灰揮了。翠花翠環也都立上炕去，站在左右。人瑞招手道：「來，來，來。」老殘笑道：「你真會亂！」也就站上炕去，將筆在硯臺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呵，就在牆上七歪八扭的寫起來了。翠環恐怕硯上墨凍，不住的呵，那筆上還是裏了細冰，筆頭上越寫越肥，頃刻寫完，看是：

地裂北風號，長冰蔽河下。後冰逐前冰，相陵復相亞。河曲易爲塞，嵯峨銀橋架。歸人長咨嗟，旅客空歎詫。盈盈一水間，軒車不得駕。錦筵招妓樂，亂此浹其夜。

人瑞看了，說道：「好詩！好詩！爲甚不落款呢？」老殘道：「題個江石黃人瑞罷。」人瑞道：「那可要不得！冒了個會做詩的名，攪了個挾妓飲酒革職的處分，有點不合算！」老殘便題了補殘二字，跳下炕來，翠環姐妹放下硯臺燈臺，都到火盆邊上去烘手，看炭已將爐，就取了些生炭添上。老殘立在炕邊，向黃人瑞拱手道：「多撻多擾，我要回屋子睡覺去了。」人瑞一把拉住，說道：「不忙！不忙！我今兒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性命，有天矯離奇的情節，正要與你商議，明天一黑早就要復命的。你等我吃兩口煙，長點精神，說給你聽。」老殘只得坐下，未知究竟是段怎樣的案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話說老殘復行坐下，等黃人瑞吃幾口煙，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說給他聽，隨便也就躺下來了。翠環此刻也相熟了，就倚在老殘腿上，問道：「鐵老，停貴處是那裏？這詩上說的是什麼話？」老殘一一告訴他聽。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說的真是不錯，但是詩上也與說這些話嗎？」老殘道：「詩上不與說這些話更說甚麼話呢？」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請他們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這個意思。體面此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

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好，同他怎麼樣的恩愛。那些老爺們的才氣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樣都是些天才，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不着呢？我要說一句僂話：既是沒才的這麼少，俗語說的好，「物以稀爲貴」，豈不是沒才的到成了寶貝了嗎？這且不去管他；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無非却是我們眼前面的幾個人，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嬌，不是說他沈魚落雁，就是說他閉月羞花。王嬌俺不知道他老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乏樣子嗎？那一定靠不住了。至於說姐兒跟他怎樣的好，恩情怎樣重，我有一回發了僂性子，去問了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煩了一夜，天明問他要討個兩數銀子的體己，他就抹下臉來，直着脖子梗，亂嚷說：『我正帳昨天晚上就開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錢？』」那姐兒哩，再三央告着說：「正帳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贖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拿去，一個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騰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問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開口討兩個伺候辛苦錢。」再三央告着，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望地下一摔，還要撇着嘴說：「你們這些強盜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忘八旦！」俺想想有恩情沒有？因此，我想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有意思的，不過造些謠言罷了。俺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老殘笑說道：「各師父各傳授，各把戲各變手。」我們師父傳我們的時候不是這個傳法，所以不同。」黃人瑞剛纔把一筒煙吃完，放下煙槍，說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做詩不過是造些謠言，這句話真被這孩子說着了！從今以後，我也不做詩了，免得造些謠言，被他們笑話！」翠環道：「誰敢笑話俺呢！俺們是鄉下沒見過世面的孩子，胡說亂道，俺老爺可別怪着我。給俺老磕個頭罷。」就側着身子朝黃人瑞把頭點了幾點。黃人瑞道：「誰怪着你呢？實在說的不錯！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可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老殘道：「這也罷了，只是你趕緊說你那稀奇古怪的案情罷。既是明天一黑，早要復命的，怎麼還這麼慢騰斯理的呢？」人瑞道：「不用忙，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慢慢的再說那個案子。」——我且問你，河裏的冰明天能開不能開？」答道：「不能開。」問：「冰不能開，冰上你敢走嗎？明日能動身嗎？」答：「不能動身。」問：「既不能動身，明天早起有甚麼要事沒有？」答：「沒有。」黃人瑞道：「却又來，既然如此，你慌着回屋子去幹甚麼？當此沉悶寂寥的時候，有個朋友談談，也就算苦中之樂了。況且他們姐兒兩個，雖比不上牡丹芍藥，難道還及不上牽牛花淡竹

葉花嗎？剪燭斟茶，也就很有趣的。我對你說：在省城裏，你忙我也忙，總想暢談，總沒有個空兒，難得今天相遇，正好暢談一回。我常說：人生在世，最苦的是沒地方說話！你看，一天說到晚的話，怎麼說沒地方說話呢？大凡人肚子裏發話，有兩個所在：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那是自己的話；一個是從喉嚨底下出來的，那是應酬的話。省城裏那麼些人，不是比我強的，就是不如我的。比我強，他瞧不起我，所以我不能同他說話；那不如我的，又要妒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境遇雖然差不多，心地却就大不同了。他自以爲比我強，就瞧不起我，我自以爲不如我，就妒我。所以直沒有說話的地方。像你老哥，總算是圈子外的人，今日難得相逢，我又素昔佩服你的，我想你應該憐惜我，同我談談。你偏急着要走，怎麼教人不難受呢？」老殘道：「好好，我就陪你談談。我對你說罷：我回屋子也是坐着，何必矯強呢？因爲你已叫了兩個姑娘，正好同他們說說情話，或者打兩個皮料兒嬉笑嬉笑，我在這裏不便——其實我也不是道學先生，想吃冰猪肉的人，作甚麼傷呢？」人瑞道：「我也正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呢。」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子抹上去，露出臂膊來，指給老殘看，說：「你瞧這些傷痕，教人可憐不可憐呢？」老殘看時，有一條一條青的，有一點一點紫的。人瑞又道：「這是膀子上如此，我想身上更可憐了——翠環你就把身上解開來看看。」翠環這時兩眼已擱滿了汪汪的淚，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來，被他手這麼一拉，却滴滴的連滴了許多淚。翠環道：「看什麼怪臊的！」人瑞道：「你瞧這孩子，儂不儂？看看怕甚麼呢？難道做了這項營生，你還害臊嗎？」翠環道：「怎不害臊！」翠花這時眼眶子裏也擱着淚，說道：「儂別叫他脫了。」回頭朝窗外一看，低低向人瑞耳中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人瑞點點頭，就不作聲了。老殘此刻欵在炕上，心裏想着：「這都是人家好兒女，父母養他的時候，不知費了幾多的精神，歷了無窮的辛苦，淘氣碰破了塊皮，還要撫摩的，不但撫摩，心裏還要許多不受用，倘被別家孩子打了兩下，恨得甚麼似的。那種痛愛，憐惜，白不待言。誰知撫養成成人，或因年成饑饉，或因其父吃鴉片煙，或好賭錢，或被打官司拖累，逼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就糊裏糊塗將女兒賣到這門戶人家，被搗兒殘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因此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搗兒的刻毒，真如一個師父傳授，總是一樣的手段，又是憤怒，又是傷心，不覺眼睛角裏也自有點潮絲絲的起來了。此時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只見外邊有人插了一捲行李，由黃人瑞家人帶着，送到裏間房裏去了。那家人出來向黃人瑞道：「請老爺要過鐵老爺的房門鑰匙來，好送翠環行李進去。」老殘道：「自然也插到你們老爺屋裏去。」人瑞道：「得了，得了，別吃冷豬肉了。把

鑰匙給我罷。」老殘道：「那可不行；我從來不幹這個的。」人瑞道：「我早分付過了，錢已經都給了。你這是何苦呢？」老殘道：「錢給了不要緊，該多少我明兒還你就截了。既已付過了錢，他老子搗也沒有甚麼說的，也不會難爲了他，怕甚麼呢？」翠花道：「傳當真的教他回去，跑不了一頓飽打，總說他是得罪了客。」老殘道：「我還有法子：今兒送他回去，告訴他明兒仍舊叫他，這也就沒事了。況且他是黃老爺叫的人，干我甚麼事呢？我情願出錢，豈不省事呢？」黃人瑞道：「我原是爲你叫的。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不過大家解解悶兒，我也不是一定要你如此云云。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坐到天明，不過我們借此解個悶，也讓他少挨兩頓打，那兒不是積功德呢？我先是因爲他們的規矩，不留下是不准動筷子的，倘若不黑就來，坐到半夜裏餓着肚子，碰巧還省不了一頓打。因爲老搗兒總是說：客人既留你到這時候，自然是喜歡你的，爲甚麼還叫你回來？一定是應酬不好，碰的不巧就是一頓。所以我纔叫他們告訴說都已留下了。你不看見他那夥計叫翠環吃菜麼？那就是個暗號。」說到此處，翠花向翠環道：「傳自己央告黃老爺可憐可憐罷。」老殘道：「我也不爲別的，錢是照數給，讓他回去，他也就安靜些。」翠花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傳安靜是實，他可安靜不了的！」翠環歪過身子，把臉兒向着老殘道：「鐵爺，我看傳老的樣子，怪慈悲的，怎麼就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嗎？傳老屋裏的炕，一丈二尺長呢，傳老鋪蓋不過占三尺寬，還多着九尺地呢，就捨不得賞給我們孩子避一宿難嗎？倘若賞臉，要我孩子伺候呢，裝煙倒茶也還會做，倘若惡嫌的很呢，求傳老包涵些，賞個炕角混一夜，這就恩典得大了。」老殘伸手在衣服袋裏將鑰匙取出，遞與翠花說：「聽你們怎麼攪去罷。只是我的行李可動不得的。」翠花站起來，遞與那家人說：「勞傳爺，看他夥計送進去，就出來。請傳把門就鎖上。勞駕，勞駕。」那家人接着鑰匙去了。老殘用手撫摩着翠環的臉，說道：「你是那裏人？你搗兒姓甚麼？你是幾歲賣給他的？」翠環道：「俺這媽姓張。」說了一句就不說了。袖子內取出一塊手巾來，擦眼淚，擦了又擦，只是不作聲。老殘道：「你別哭呀。我問你老底子家裏事，也是替你解悶的，你不願意說，就不說也行，何苦難受呢？」翠環道：「我原底子沒有家。」翠花道：「傳老別生氣，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所以常挨打其實，也怪不得他難受。二年前，他家還是個大財主呢。去年纔賣到俺媽這兒來。他爲自小兒沒受過這個折騰，所以就種種的不討好。其實，俺媽在這裏頭，算是頂善和的哩。他到了明年，恐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說到這裏，那翠環竟掩面嗚咽起來。翠花喊道：「嘿！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傳老！老爺們叫傳來爲開心的，傳

可哭開自己咧！那不得罪人嗎？快別哭咧！」老殘道：「不必，不必，讓他哭哭很好。你想，他噁了一肚子的悶氣到那裏去哭？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用手拍着翠環道：「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我知道黃老爺是沒忌諱的人，只管哭，不要緊的。」黃人瑞在旁大聲嘆道：「小翠環好孩子！你哭罷，你罵罷，把你黃老爺肚裏噁的一肚子悶氣也替我哭出來罷！」大家聽了這話，都不禁發了一笑，連翠環遮着臉也撲嗤的笑了一聲。原來翠環本來知道在客人面前萬不能哭的，只因老殘問到他老家的事，又被翠花說出他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所以觸起他的傷心，故眼淚不由的直穿出來，要強忍也忍不住。及至聽到老殘說他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裏去哭，讓他哭個夠，也算痛快一回，心裏想道：自從落難以來，從沒有人這樣體貼過他，可見世界上男子並不是個個人都是拿女兒家當糞土一般作踐的，只知道像這樣的人世界上多不多。我今生還能遇見幾個？想既能遇見一個，恐怕一定總還有呢，心裏只顧這麼盤算，倒把剛纔的傷心盤算的忘記了，反側着耳朵聽他們再說什麼，忽然被黃人瑞喊着要託他替哭，怎麼不好笑呢？所以含着兩包淚眼，撲嗤的笑了一聲，並擡起頭來看人瑞一眼。那知被他們看了這個形景，越發笑個不止。翠環此刻心裏一點主意沒有，看看他們傻笑，只好糊裏糊塗，陪着他們嘻嘻的傻了一回。老殘便道：「哭也哭過了，笑也笑過了，我還要問你：怎麼二年前他還是個大財主？翠花，你說給我聽聽。」翠花道：「他是俺這齊東縣的人，他家姓田在這齊東縣南門外有二頃多地，在城裏還有個雜貨鋪子。他爹媽只養活了他還有他個小兄弟，今年纔五六歲呢。他還有個老奶奶，俺們這大清河邊上的地，多半是棉花地，一畝他總要值一百多吊錢呢。他有二頃多地，不就是兩萬多吊錢嗎？連上鋪子，就夠三萬多了。俗說「萬貫家財」，一萬貫家財就算財主，他有三萬貫錢，不算個大財主嗎？」老殘道：「怎麼樣就會窮呢？」翠花道：「那纔快呢！不消三天，就家破人亡了！這就是前年的事情。俺這黃河不是三年兩頭的倒口子嗎？莊撫臺爲這個事焦的不得了似的，聽說有個甚麼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了一本甚麼書給撫臺看，說這個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寬了不能安靜，必得廢了民埝，退守大堤。這話一出來，那些候補大人個個說好。撫臺就說：「這些堤裏百姓怎樣好呢？須得給錢，叫他們搬開纔好。」誰知道這些總辦候補道王八旦大人們說：「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這堤埝中間五六里寬，六百里長，總有十幾萬家，一被他們知道了，這幾十萬人守住民埝，那還廢的掉嗎？」莊撫臺沒法，點點頭，歎了口氣，聽說還落了幾點眼淚呢。這年春天就趕緊修了大堤，在濟陽縣西岸又打了一道隔堤。這兩樣

東西就是殺這幾十萬人的一把大刀！可憐俺們這小百姓那裏知道呢！看看到了六月初幾裏，只聽人說：「大汛到咧！大汛到咧！」那搶上的隊伍不斷的兩頭跑。那河裏的水一天長一尺多，一天長一尺多，不到十天工夫，那水就比搶頂低不很遠了，比着那搶裏的平地，怕不有一兩丈高！到了十三四裏，只見那搶上的報馬，來來往往，一會一匹，一會一匹。到了第二天晌午時候，各營盤裏掌號齊人，把隊伍都開到大堤上去。『那時就有機伶人說：「不好！恐怕要出亂子！俺們趕緊回去預備搬家罷。」誰知道那一夜裏，三更時候，又趕上大風大雨，只聽得稀里花拉，那黃河水就像山一樣的倒下去了。那些村莊上的人，大半都還睡在屋裏，呼的一聲，水就進去，驚醒過來，連忙是跑，水已經過了屋簷。天又黑，風又大，雨又急，水又猛——俺老想，這時候有甚麼法子呢？』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話說翠花接着說道：『到了四更多天，風也息了，雨也止了，雲也散了，透出一個月亮，湛明湛明的。那村莊裏頭的情形是看不見的了。只有靠民搶近的，還有那抱着門板或桌椅板檯的，飄到民搶跟前，都就上了民搶。還有到民搶上住的人，拿竹竿子趕着撈人，也撈起來的不少。這些人得了性命，喘過一口氣來，想一想，一家人都沒有了，就廢了自己，沒有一個不是號啕痛哭。喊爹叫媽的，哭丈夫的，疼兒子的，一條哭聲，五百多里路長！你老看慘不慘呢？』翠環接着道：『六月十五這一天，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半夜裏聽見人嚷說：「水下來了！」大家聽說，都連忙起來。這一天本來很熱，人多半是穿着褂褲，在院子裏睡的。雨來的時候，纔進屋子去。剛睡了一朦朧覺，就聽外邊嚷起來了。連跑到街上看城也開了，人都望城外跑。城圈子外頭本有個小搶，每年倒口子用的搶，有五尺多高，這些人都出去守小搶。那時雨纔住，天還陰着一霎時，只見城外人拚命價望城裏跑；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跑進城裏來，上了城牆。只聽一片聲嚷說：「城外人家不許搬東西！叫人趕緊進城，就要關城，不能等了！」俺們也都扒到城牆上去看。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預備堵城門。縣大老爺在城上喊：「人都進了城了，趕緊關城。」城廂裏頭本有預備的土包，關上城，就用土包把門後頭壘上了。俺有個齊二叔住在城外，也上了城牆。這時候雲彩已經回了山，月亮很亮的。俺媽看見齊二叔，問他：「今年怎正利害？」齊二叔說：「可不是呢！往年倒口子，水下來，初起不過尺把高；正

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沒有過三尺的；總不到頓把飯的工夫，水頭就過去，總不過二尺來往。水今年這水，真霸道！一來就一尺多！一霎就過了二尺！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恐怕小捨守不住，叫人趕緊進城罷。那時水已將近有四尺的光景了。大哥這兩天沒見，敢是在莊子上麼？可擔心的很呢！」俺媽就哭了，說：「可不是呢！」當時只聽城上一片嘈嚷，說：「小捨漫咧！小捨漫咧！」城上的人呼呼價往下跑。俺媽哭着就地一坐，說：「俺就死在這兒不回去了！俺沒法，只好陪着在旁邊哭。只聽人說：『城門縫裏過水！』那無數人就亂跑，也不管是人家，是店，是舖子，抓着被褥就是被褥，抓着衣服就是衣服，全拿去塞城門縫子。一會兒把街上估衣鋪的衣服，布店裏的布，都拿去塞了城門縫子。漸漸聽說：『不過水了！』又聽嚷說：『土包單弱，恐怕擋不住！』這就看着多少人到俺店裏去搬糧食口袋，望城門洞裏去填。一會看着搬空了，又有那紙店裏的紙，棉花店裏的棉花，又是搬個乾盡。那時天也明了，俺媽也哭昏了。俺也沒法，只好坐地守着。耳朵裏不住的聽人說：『這水可真了不得！城外屋子已經過了屋簷！』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從來沒聽說有過這麼大的水！」後來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回到店裏，『那可不像樣子了！聽見夥計說：『店裏整布袋的糧食都填滿了城門洞，囤子裏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個精光，只有潑灑在地下的。掃了掃，還有兩三擔糧食。』店裏原有兩個老媽子，他們家也在鄉下，聽說這麼大的水，想必老老小小也都是沒有命了，直哭的想死不想活。一直鬧到太陽大歪西，夥計們纔把俺媽灌醒了。大家喝了兩口小米稀飯。俺媽醒了，睜開眼看看，說：『老奶奶呢？』他們說：『在屋裏睡覺呢，不敢驚動他老人家。』俺媽說：『也得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麼呀！』待得走到屋裏，誰知道他老人家不是睡覺，是嚇死了。摸了摸鼻子裏，已經沒有氣。俺媽看見，哇的一聲，吃的兩口稀飯，跟着「口血塊子」一齊嘔出來，又昏過去了。虧得個老王媽在老奶奶身上儘自摩挲，忽然嘆道：『不要緊！心口裏滾熱的呢！』忙着嘴對嘴的吹氣。又喊快拿薑湯來。到了下午時候，奶奶也過來了，俺媽也過來了，這算是一家平安了。有兩個夥計在前院說話：『聽說城下的水有一丈四五了，這個多年的老城，恐怕守不住，倘若進了城，怕一個活的也沒有！』又一個夥計道：『縣大老爺還在城裏，料想是不要緊的。』一老殘對人瑞道：『我也聽說，究竟是誰出的這個主意，拿的是甚麼書？你老哥知道麼？』人瑞道：『我是庚寅年來的。這是己丑年的事，我也是聽人說，未知確否。據說是史鈞甫，史觀察創的議，拿的就是賈讓的治河策。他說當年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瀨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起，趙魏亦

爲堤，去河二十五里。那天司道都在院上，他將這幾句指與大家看，說：「可見戰國時兩堤相距是五十里地了，所以沒有河患。今日兩民埝相距不過三四里，即兩大堤相距尚不足二十里，比之古人，未能及半，若不廢民埝，河患斷無已時。」宮保說：「這個道理，我也明白；只是這夾堤裏面盡是村莊，均屬膏腴之地，豈不要破壞幾萬家的生產嗎？」他又指着治河策給宮保看，說：「請看這一段說：『難者將曰：若此敗壞城郭田廬家業以萬數，百姓怨恨。』賈讓說：『昔大禹治水，山當陵路者毀之，故擊龍門，闢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尙且爲之，況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且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宮保以爲夾堤裏的百姓，廬室生產可惜，難道年年決口就不傷人命嗎？此一勞永逸之事，所以賈讓說：『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恙，故謂之上策。』漢朝方制，不過萬里，尚不當與水爭地；我國家方制數萬里，若反與水爭地，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又指儲同人批評云：「『三策遂成不刊之典，然自漢以來，治河者率下策也。悲夫！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等於聖經賢傳，惜治河者無讀書人，所以大功不立也！』宮保若能行此上策，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得一知己功垂竹帛，萬世不朽！』宮保綽着眉頭道：「但是，一件要緊的事，只是我捨不得這十幾萬百姓現在的身家！」兩司道：「如果可以一勞永逸，何不另酬一筆款項，把百姓遷徙出去呢？」宮保說：「只有這個辦法，尙屬較妥。」後來聽說籌了三十萬銀子，預備遷民。至於爲甚麼不遷，我却不知道了。」人瑞對着翠環說道：「後來怎麼樣呢？你說呀。」翠環道：「後來我媽拿定主意，聽他夫水來，俺就淹死去。」翠花道：「那一年我也在齊東縣，俺住在北門，俺三姨家北門離民埝相近，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所以街後兩個小埝都不小，聽說是一丈三的頂，那邊地勢又高，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十六那天，俺到城牆上，看見那河裏漂的東西，不知有多少呢，也有箱子，也有棹椅板櫓，也有窗戶門扇，那死人更不待說，漂的滿河都是，不遠一個，不遠一個，也沒人顧得去撈。有有錢的，打算搬家，就是雇不出船來。」老殘道：「船呢？上那裏去了？」翠花道：「都被官裏拿了，差送碼頭去了。」老殘道：「送碼頭給誰吃？要這些船幹啥？」翠花道：「送碼頭功德可就大了，那莊子上的人，被水沖的有一大半，還有的小半呢，都是撿俗點的人，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四面都是水，到那兒頂吃的去呢？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虧得有撫臺派的委員駕着船各處去送碼頭，大人三個，小孩兩個，第二天又有委員駕着空船，把他們送到北岸。這不是好極的事嗎？誰知這些渾蛋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呢！問他爲

哈，他說在河裏有撫臺給他送糠，到了北岸就沒人管他吃，那就餓死了。其實撫臺送了幾天就不送了，他們還是餓死。你說這些人渾不渾呢？老殘向人瑞道：『這事真正荒唐，是史觀察不是，雖未可知，然創此議之人却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孟子所以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豈但河工爲然！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又問翠環道：『後來你多找着了沒有？還是就被水沖去了呢？』翠環收淚道：『那還不是跟水去了嗎？要是活着，能不回家來嗎？』大家歎息了一回，老殘又問翠環道：『你纔說他到了明年，只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這話是個甚麼緣故？』翠環道：『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喪事裏多花了一百幾十吊錢，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又輸了二三百吊錢，共總虧空四百多吊，今年的年是萬過不去了，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刪二禿子家。這刪二禿子出名的利害，一天沒有客就要拿火簍子烙人，俺媽要他三百銀子，他給了六百吊錢，所以沒有說。俺媽老想現在到年還能有多少天？這日子眼看着越過越緊，倘若到了年下，怕他不賣嗎？這一賣，翠環可就夠他難受了。』老殘聽了，默無一言。翠環却只揩淚。黃人瑞道：『殘哥，我纔說爲他們的事情要同你商議，正是這個緣故。我想，眼看着一個老實孩子送到鬼門關裏頭去，實在可憐。算起不過三百銀子，我願意出一半，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你老哥也隨使出幾兩，不拘多少。但是這個名，我却不能擔，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這事就容易辦了。你看好不好？』老殘道：『這事不難，銀子呢，既你老哥肯出一半，那另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再要跟人家化緣，就不妥當了。只是我斷不能要他，還得再想法子。』翠環聽到這裏，慌忙跳下炕來，替黃鐵二公磕了兩個頭，說道：『兩位老爺菩薩，救命恩人，捨得花銀子把我救出火炕，不管做甚麼，丫頭老媽子我都情願。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我所以常挨打，也不怪俺這媽，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俺媽當初因爲實在餓不過了，所以把我賣給俺這媽，得了二十四吊錢，謝轎中人等項去了三四吊，只落了二十吊錢。接着去年春上俺奶奶死了，這錢可就光了。俺媽領着俺個小兄弟討飯吃，不上半年，連餓帶苦，也就死了，只賸了俺一個小兄弟。今年六歲，虧了俺有個舊街坊李五爺，現在也住在這齊河縣，做個小生意，他把他領了去，隨便給點吃。只是那李五爺他自顧還不足的人，那裏能管他飽呢？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遇着好客，給個一吊八百的呢，我就一兩個月攢個三千兩吊的給他寄來。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那就不說了，我總能省幾個錢給他寄來，倘要遠去呢，請

兩位恩爺總要想法，許我把這個孩子帶着，或寄放在庵裏廟裏，或找個小戶人家養着。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做鬼都感激二位爺的恩典！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傳二位的。可憐俺田家就這一線的根苗……」說到這裏，便又號啕痛哭起來。人瑞道：「這又是一點難處。」老殘道：「這也沒有甚麼難。我自有個辦法。」遂喊道：「田姑娘，你不用哭了，包管你姊兒兩個一輩子不離開就是了。你別哭，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你把我們哭昏了，就出不出好主意來了。快！快！別哭罷。」翠環聽罷，趕緊忍住淚，骨擊骨擊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老殘連忙將他攙起。誰知他磕頭的時候，用力太猛，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苞，苞又破了，流血呢。老殘扶他坐上，說：「這是何苦來呢！」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揩了，讓他在炕上躺下。這就來向人瑞商議說：「我們辦這件事當分個前後次第，以替他贖身爲第一步，以替他擇配爲第二步。贖身一事又分兩層，以私商爲第一步，公斷爲第二步。此刻別人出他六百吊，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也先出六百吊，隨後再添。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你過爽快，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此刻銀價每兩換兩吊七百元，三百兩可換八百一十吊，連一切開銷，一定足用的了。看他領家的來口氣如何，倘不執拗，自然私了的爲是。如懷疑刁狡呢，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仍以私了結局。人翁以爲何如？」人瑞道：「極是極是。」老殘又道：「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兄弟也不能出全名，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擇配的宗旨；不然，領家的是不肯放的。」人瑞道：「很好。這個辦法，一點不錯。」老殘道：「銀子是我各出一半，無論用多少，皆是這個分法；但是我行篋中所有贖不敷用，要請你老哥墊一墊，到了省城，我就還你。」人瑞道：「那不要緊，贖兩個翠環，我這裏的銀子都用不了呢。只要事情辦妥，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老殘道：「一定要還的。我在有容堂還存着四百多銀子呢。你不用怕我出不起，怕害的我沒飯吃，你放心罷。」人瑞道：「就是這麼辦。明天早起，就叫他們去喊他領家的去。」翠花道：「早起你別去喊，明天早起，我們妹兒倆一定要回去的，你老早起一喊，儻若被他們知道這個意思，他一定把環妹兒藏到鄉下去，再講盤子，那就受他的拿捏了。況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人也起不早，不如下午，你老先着人叫我們姐兒倆來，然後去叫俺媽，那就不怕他了。」只是一件：這事千萬別說我說的。環妹兒是超降了的人，不怕他，俺還得在火炕裏過活兩年呢。」人瑞道：「那自然，還要你說嗎？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順便帶個差人來。儻若你媽作怪，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那就有法制他了。」說着，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老殘便對人瑞道：「他們事已議定，大概如此，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我到底不放心。你究竟

是真話是假話？說了我好放心。」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烈焰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嫗

話說老殘與黃人瑞方將如何拔救翠環之法商議定妥，老殘便向人瑞道：「你適纔說，有個驚天動地的案子，其中關係着無限的人命，又有天矯離奇的情節，到底是真是假？我實實的不放心。」人瑞道：「別忙，別忙，方纔爲這一個毛丫頭的事，商議了半天，正經勾當，我的煙還沒有吃好，讓我吃兩口煙，提提神，告訴你。」翠環此刻心裏蜜蜜的高興，正不知如何是好，聽人瑞要吃煙，趕緊拿過簽子來，替人瑞燒了兩口吃着。人瑞道：「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四十五里，有個大村鎮，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這莊上有三四千人家，有條大街，有十幾條小街。路南第三條小街上，有個賈老翁。這老翁年紀不過五十來歲，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十歲上娶了本村魏家的姑娘。魏、賈這兩家都是靠莊田吃飯，每人家有四五十頃地。魏家沒有兒子，只有這個女兒，却承繼了一個遠房姪兒在家管理一切事務。只是這個承繼兒子不甚好學，所以魏老兒很不喜歡他，却喜歡這個女婿如同珍寶一般。誰知這個女婿去年七月感了時氣，到了八月半邊就一命嗚呼哀哉死了。過了百日，魏老兒恐怕女兒傷心，常常接回家來過個十天半月的，解解他的愁悶。這賈家呢，第二個兒子今年廿四歲，在家讀書，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筆下也還文從字順。賈老兒既把個大兒子死了，這二兒子便成了個寶貝，恐怕他勞神，書也不教他念了。他那女兒今年十九歲，像貌長的如花似玉，又加之人又能幹，家裏大小事情，都是他做主，因此本村人替他起了個渾名，叫做「賈探春」。老二娶的也是本村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性格極其溫柔，輕易不肯開口，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沒用，起他個渾名叫「二呆子」。這賈探春長到一十九歲，爲何還沒有婆家呢？只因爲他才貌雙全，鄉莊戶下那有那麼俊俏男子來配他呢？只有鄰村一個吳二浪子，人却生得個儼不羣，像貌也俊，言談也巧，家道也豐富，好騎馬射箭，同這賈家本是個老親，一向往來，彼此女眷都是不迴避的，只有這吳二浪子曾經託人來求親。賈老兒暗想，這個親事倒還做得。只是聽得人說，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上了好幾個女人，又好賭，又時常好跑到省城裏去頑耍，動不動一兩個月的不回來，心裏算計，這家人家雖算鄉下的首富，終久家私要保不住，因此就沒有應許。以後却是再要找個人材家道相平的總找不着，所以

把這親事就此擱下了。今年八月十三日是賈老大的週年，家裏請和尚拜了三天懺，是十二、十三、十四三天。經懺拜完，魏老兒就接了姑娘回家過節。誰想當天下午陡聽人說，賈老兒家全家喪命。這一慌真就慌的不成話了！連忙跑來看時，却好鄉約里正俱已到齊。全家人都死盡，止有賈探春和他姑媽來了，都哭的淚人似的。頃刻之間，魏家姑奶奶——就是賈家的大娘子——也趕到了；進得門來，聽見一片哭聲，也不曉得青紅皂白，只好號啕大哭。當時里正前後看過，計門房死了看門的一名，長工二名，廳房堂屋倒在地下死了書童一名，廳房裏面賈老兒死在炕上，二進上房死了賈老二夫妻兩名，傍邊老媽子一名，炕上三歲小孩子一名，廚房裏老媽子一名，丫頭一名，廂房裏老媽子一名，前廳廂房裏管帳先生一名，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當時具稟，連夜報上縣來。縣裏次日一清早帶同伴作下鄉一一相驗，沒有一個受傷的人，骨節不硬，皮膚不發青紫，既非殺傷，又非服毒。這沒頭案子就有些難辦。一面賈家辦理棺斂，一面縣裏具稟申報撫臺。縣裏正在序稿，突然賈家遣個抱告，言已查出被人謀害形跡。一方說到這裏，翠環擡起頭來喊道：『儂窗戶怎樣這麼紅呀？』一言未了，只聽得必剝剝的聲音，外邊人聲嘈雜，大聲喊叫，說：『起火！起火！』幾個連忙跑上房門來，纔把簾子一掀，只見那火正是老殘生的廂房後身。老殘連忙身邊摸出鑰匙去開房門上的鎖。黃人瑞大聲喊道：『多來兩個人幫鐵老爺搬東西！』老殘剛把鐵鎖開了，將門一推，只見房內一大團黑煙，望外一撲，那火舌已自由窗戶裏冒出來了。老殘被那黑煙沖來，趕忙望後一退，却被一塊磚頭絆住，跌了一交，恰好那些來搬東西的人，正自趕到，就勢把老殘扶起，攙過東邊去了。當下看那火勢，怕要連着上房，黃人瑞的家人就帶着眾人進上房去搶搬東西。黃人瑞站在院心裏，大叫道：『趕先把那帳箱搬出，別的却還在後！』說時，黃升已將帳箱搬出。那些人人多手雜的，已將黃人瑞箱籠行李都搬出來，放在東牆腳下。店家早已搬了幾條長板棧來，請他們坐人瑞檢點物件，一樣不少，却還多了一件，趕忙叫人搬往櫃房裏去看官，你猜多的一件是何物事？原來正是翠花的行李。人瑞知道縣官必來看火，倘若見了，有點難堪，所以叫人搬去，並對二翠道：『你們也往櫃房裏避一避去，立刻縣官就要來的。』二翠聽說，便順牆根走往前面去了。且說火起之時，四鄰人等及河工夫役都尋覓了水桶水盆之類趕來救火。無奈黃河南岸俱已凍得實實的，當中雖有流水之處，人却不能去取。店後有個大坑塘，却早凍得如平地了。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你想，慢慢一桶一桶打起中，何用呢？這些人『人急智生』，就把坑裏的冰鑿開，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那知這冰的力量比水還大，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

塊地方沒了火頭。這坑正在上房後身，有七八個人立在上房屋脊上，後邊有數十個人運冰上屋，屋上人接着望火裏投，一半投到火裏，一半落在上房屋上，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這邊來。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縣官已到，帶領人夫，手執撓鈎長杆等件，前來救火。進得門來，見火勢已衰，一面用撓鈎將房扯倒，一面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拋入火裏，以壓火勢，那火也就漸漸的熄了。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步上前來，請了一個安，說道：『老憲臺受驚不小。』人瑞道：『也還不怎樣，但是我們補翁燒得苦點。』因向縣官道：『子翁，我介紹你會個人。此人姓鐵，號補殘，與你頗有關係。那個案子上要倚賴他纔好辦。』縣官道：『噯呀呀！鐵補翁在此地嗎？快請過來相會。』人瑞即招手大呼道：『老殘，請這邊來。』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凳上，因見縣官來，蹣過人叢裏，借看火爲迴避，今聞招呼，遂走過來，與縣官作了個揖，彼此道些景慕的話頭。縣官有馬扎子，老殘與人瑞仍坐長凳子上。原來這齊河縣姓上，號子謹，也是江南人，與老殘同鄉，雖是個進士出身，倒不糊塗。當下人瑞對王子謹道：『我想閣下齊東村一案，只有請補翁寫封信給宮保，須派白子壽來，方得昭雪。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倔強。我輩都是同官，不好得罪他的。補翁是方外人，無須忌諱，尊意以爲何如？』子謹聽了，歡喜非常，說：『賈魏氏活該有救星了！好極好極！』老殘聽得沒頭沒腦，答應又不是，不答應又不是，只好含糊唯諾。當時火已全熄，縣官要扯二人到衙門去住。人瑞道：『上房既未燒着，我仍可以搬入去住，只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老殘道：『不妨，不妨，此時夜已深，不久便自天明。天明後，我自會上街置辦行李，毫不礙事。』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衙門裏去。老殘說：『我打攪黃兄是不妨的，請放心罷。』縣官又殷勤問：『燒些甚麼東西，未免大破財了。但是敝縣購辦得出的，自當稍盡綿薄。』老殘笑道：『布衾一方，竹筍一隻，布衫褲兩件，破書數本，鐵串鈴一枚，如此而已。』縣官笑道：『不確罷。』也就笑着正要告辭，只見地保同着差人，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跪在地下，像雞子簽米似的，連連磕頭，嘴裏只叫：『大老爺天恩！大老爺天恩！』那地保跪一條腿在地下，喊道：『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裏起的。請大老爺示，還是帶回衙門去審？還是在這裏審？』縣官便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那裏人？怎麼樣的火？』只見那地下的人又連連磕頭，說道：『小的姓張，叫張二，是本城裏人，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因爲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二更多天，纔稍爲空閒一點，回到屋裏睡覺，誰知小衫褲汗溼透了，剛睡下來，冷得異樣，越冷越打戰，就睡不着了。小的看這屋裏放着好些粟秸，就抽了幾根，燒着烘一烘。又想起窗戶臺上有上房客人吃臘下的酒，賞小的吃的，就拿在火上

煨熟了，喝了幾鍾。誰知道一天乏透的人，得了點暖氣，又有兩杯酒下了肚，糊裏糊塗，坐在那裏，就睡着了。剛睡著，一霎兒工夫，就覺得鼻子裏煙噲的難受，慌忙睜開眼來，身上棉襖已經燒着了一大塊，那粟穉打的墜子已通着了。趕忙出來找水來潑，那火已自出了屋頂，小的也沒有法子。所招是實，求大老爺天恩！縣官罵了一聲「渾蛋」，說：『帶到衙門裏辦去罷！』說罷，立起身來，向黃鐵三公告辭；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然後匆匆的去了。那時火已熄盡，只冒白氣。人瑞看着黃升帶領眾人，又將物件搬入，依舊陳列起來。人瑞道：『屋子裏煙火氣太重，燒盒萬壽香來薰薰。』人瑞笑向老殘道：『鐵公，我看你還忙着回屋去不同呢！』老殘道：『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倘若我在屋裏，不至於被他燒得這麼干淨。』人瑞道：『咦！不害臊！要是讓你回去，只怕連你還燒死在裏頭呢！你不好好的謝我，反來埋怨我，真是不識好歹！』老殘道：『難道我是死人嗎？你不賠我，看我同你干休嗎！』說着，只見門簾揭起，高升領了一個戴大帽子的進來，對着老殘打了一個千兒，說：『敝上說給鐵大老爺請安。送了一副鋪蓋來，是敝上自己用的。腌臢點，請大老爺不要嫌棄。明天叫裁縫趕緊做新的送過來。今夜先將就點兒罷。又狐皮袍子馬褂一套，請大老爺隨使用罷。』老殘立起來道：『累你們費上費心。行李暫且留在這裏，借用一兩天，等我自己買了，就繳還。衣裳我都已經穿在身上，並沒有燒掉，不勞費上費心了。回去多多道謝。』那家人還不肯把衣服帶去，仍是黃人瑞說：『衣服，鐵老爺決不肯收的，你就說我說的，你帶回去罷。』家人又打了個千兒去了。老殘道：『我的燒去也還罷了，總是你瞎搗亂，平白的把翠環的一卷行李也燒在裏頭，你說冤不冤呢？』黃人瑞道：『那纔更不要緊呢！我說他那鋪蓋總共值不到十兩銀子，明日賞他十五兩銀子，他媽要喜歡的受不得呢。』翠環道：『可不是呢！大約就是我這個倒癩的人，一卷鋪蓋害了鐵爺許多好東西都毀掉了。』老殘道：『物件到沒有值錢的，只可惜我兩部宋板書是有錢沒處買的，未免可惜；然也是天數，只索聽他罷了。』人瑞道：『我看宋板書到也不稀奇，只是可惜你那搖的串鈴子也毀掉，豈不是失了你的衣食飯碗了嗎？』老殘道：『可不是呢！這可應該你賠了罷，還有甚麼說的？』人瑞道：『罷罷罷，燒了他的鋪蓋，燒了你的串鈴，大吉利，恭喜恭喜！』對着翠環作了個揖，又對老殘作了個揖，說道：『從今以後，他也不用做賣皮的婊子，你也不要做說嘴的郎中了。』老殘大叫道：『好好罵的好苦翠環，你還不去擰他的嘴。』翠環道：『阿彌陀佛，總是兩位慈悲。』翠花點點頭道：『環妹由此從良，鐵老爺由此做官，這把火到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殘道：『依你說來，他却從

良，我却從賤了。」黃人瑞道：「閒話少講，我且問你是說話是睡如睡就收拾行李，如說話，我就把那奇案再告訴你。」隨即大叫了一聲：「來啊！」老殘道：「你說，我很願意聽。」人瑞道：「不是方纔說到賈家遣丁抱告，說查出被人謀害的情形嗎？原來這賈老兒桌上有吃殘了的半個月餅，一大半人房裏都有吃月餅的痕蹟。這月餅却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的，所以賈家新承繼來的個兒子——名叫賈幹——同了賈探春告說是他嫂子賈魏氏與人通姦，用毒藥謀害一家十三口性命。齊河縣王子謹就把這賈幹傳來，問他姦夫是誰，却又指不出來。食殘的月餅，只有半個，已經擊碎了，餡子裏却是有點砒霜。王子謹把這賈魏氏傳來問這情形。賈魏氏供：「月餅是十二日送來的，我還在賈家。況當時即有人吃過，并未曾死。」又把那魏老兒傳來。魏老兒供稱：「月餅是大街上四美齋做的，有毒無毒，可以質證的。」及至把四美齋傳來，又供月餅雖是他家做的，而餡子却是魏家送得來的。就是這一節，却不得不把魏家父女暫且收管。雖然收管，却未上刑具，不過監裏的一間空屋，聽他自己去布置罷了。子謹心裏覺得件件作相驗，實非中毒，自己又親身細驗，實無中毒情形。即使月餅中有毒，未必人人都是同時吃的，也沒有個毒輕毒重的分別嗎？苦主家催求訊斷得緊，就詳了撫臺，請派員會審。前數日，齊巧派了剛聖慕來。此人姓剛，名弼，是呂諫堂的門生，專學他老師，清廉得格登登的。一跑得來，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棍，賈魏氏上了一拶子。兩個人都暈絕過去，却無口供。那知冤家路兒窄，魏老兒家裏的管事的却是愚忠老實人，看見王爺吃這冤棍官司，遂替他籌了此款，到城裏來打點，一投投到一個鄉紳胡舉人家。一說到此處，只見黃升揭開簾子走進來，說：「老爺叫呀。」人瑞道：「收拾鋪蓋。」黃升道：「鋪蓋怎樣放法？」人瑞想了一想，說：「外間冷，都睡到裏邊去罷。」就對老殘道：「裏間炕很大，我同你一邊睡一個，叫他們姐兒倆打開鋪蓋捲睡當中，好不好？」老殘道：「甚好，甚好，只是你孤棲了。」人瑞道：「守着兩個，還孤棲個甚麼呢？」老殘道：「管你孤棲不孤棲，趕緊說投到這胡舉人家怎麼樣呢？」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騙走喪門星

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便怎樣了。人瑞道：「你越着急，我越不着急。我還要抽兩口煙呢！」老殘急於要聽他說，就叫：「翠環，你趕緊燒兩口，讓他吃了好說。」翠環拿着籤子便燒。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出來回道：「他們的鋪蓋叫他

夥計來放。」人瑞點點頭。一刻，見先來的那個夥計跟着黃升進去了。原來馬頭上規矩：凡妓女的鋪蓋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家人斷不肯替他放的；又兼之鋪蓋之外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事，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妓女探手便得，若是別人放的，就無處尋覓了。却說夥計放完鋪蓋出來，說道：「翠環的燒了，怎麼樣呢？」人瑞道：「那你就不要管罷。」老殘道：「我知道，你明天來，我陪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夥計說：「不是爲銀子，老爺請放心，爲的是今兒夜裏。」人瑞道：「叫你不要管，還不明白嗎？」翠花也道：「叫你不要管，你就回去罷。」那夥計纔低着頭出去。人瑞對黃升道：「天很不早了，你把火盆裏多添點炭，坐一壺開水在旁邊，把我墨盒子筆取出來，取幾張紅格子白八行書同信封子出來，取兩枝洋蠟，都放在桌上，你就睡去罷。」黃升答應了一聲「是」，就去照辦。這裏人瑞煙也吃完。老殘問道：「投到胡舉人家怎樣呢？」人瑞道：「這個鄉下糊塗老兒，見了胡舉人，扒下地就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萬代封侯！』胡舉人道：『封侯不濟事，要有錢纔能辦事呀。這大老爺，我在省城裏也與他同過席，是認得的。你先拿一千銀子來，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那老兒便從懷裏摸出個皮靴頁兒來，取出五百一張的票子兩張，交與胡舉人，却又道：『但能官司了結無事，就再花多少，我也能辦。』胡舉人點點頭，吃過午飯，就穿了衣冠來拜老剛。」老殘拍着炕沿道：「不好了！」人瑞道：「這渾蛋的胡舉人來了呢，老剛就請見，見了略說了幾句套話。胡舉人就把這一千銀票子雙手捧上，說道：『這是賈魏氏那一案，魏家孝敬老公祖的，求老公祖格外成全。』老殘道：『一定翻了呀！』人瑞道：『翻了倒還好，却是沒有翻。』老殘道：『怎麼樣呢？』人瑞道：『老剛却笑嘻嘻的雙手接了，看了一眼，說道：『是誰家的票子，可靠得住嗎？』胡舉人道：『這是同裕的票子，是敝縣第一個大錢莊，萬靠得住。』老剛道：『這麼大個案情，一千銀子那能行呢？』胡舉人道：『魏家人說，只要早早了結，沒事，就再花多些，他也願意。』老剛道：『十三條人命，一千銀子一條，也還值一萬三呢。』也罷，既是老兒來，兄弟情願減半算，六千五百兩銀子罷。』胡舉人連聲答應道：『可以行得，可以行得。』老剛又道：『老兄不過是個介紹人，不可專主，請回去切實問他一問，也不必開票子來，只須老兄寫明云，減半六五之數，前途顯出，兄弟憑此，明日就斷結了。』胡舉人歡喜的不得了，出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鄉下老兒聽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就擅專一回，諒多年寶東不致遭怪，況且不要現銀子，就高高興興的寫了個五千五百兩的憑據，交與胡舉人，又寫了個五百兩的憑據，爲胡舉人的謝儀。這渾蛋胡舉人寫了一封信，并這五千五百兩憑據，一并送到縣衙門裏來，老剛收下，還

給個收條。等到第二天升堂，本是同王子謹會審的。這些情節，子謹却一絲也不知道。坐上堂去，喊了一聲帶人。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并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和那胡舉人的書子，先遞給子謹看了一遍。子謹不便措辭，心中却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剛弼等子謹看過，便問魏老兒道：「你認得字嗎？」魏老兒供：「本是讀書人，認得字。」又問賈魏氏：「認得字嗎？」供：「從小上過幾年學，認字不多。」老剛便將這銀票筆據，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原故。」剛弼道：「別的不懂，想必也是真不懂，這個憑據是誰的筆蹟，下面註着名號，你也不認得嗎？」叫差人：「你再給那個老頭兒看。」魏老兒看過，供道：「這憑據是小的家裏管事的寫的，但不知他爲甚麼事寫的。」剛弼却哈哈大笑說：「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一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想你們兩個窮凶極惡的人，前日頗能熬刑，不如趁勢討他個口氣罷。我就對胡舉人說：『你告訴他管事的去，說害了人家十三條性命，就是一千兩銀子一條，也該一萬三千兩。』胡舉人說：『恐怕一時拿不出許多。』我說：『只要他心裏明白，銀子便遲些日子不要緊的。如果一千兩銀子一條命不肯出，就是折半五百兩銀子一條命，也該六千五百兩，不能再少。』胡舉人連連答應。我還怕胡舉人孟浪再三叮囑他，叫他把这折半的道理告訴你們管事的，如果心服情願，叫他寫個憑據來，銀子早遲不要緊的。第二天果然寫了這個憑據來。』我告訴你，我與你無冤無仇，我爲甚麼要陷害你們呢？你要摸心想一想，我是個朝廷家的官，又是撫臺，特特委我來幫着王大老爺來審這案子，我若得了你們的銀子，開脫了你們，不但辜負撫臺的委任，那十三條冤魂肯依我嗎？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在我這裏花的是六千五百兩，在別處花的且不知多少，我就不便深究了。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百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爲甚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摔，驚魂動魄價響。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

我對你講。」幾個差役走上幾步，跪一條腿，喊道：「請大老爺示。」剛弼道：「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些，讓犯人不甚吃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那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戶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樁買魏氏，只不許樁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樁，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可憐一個賈魏氏，不到兩天，就真熬不過了，哭得一絲半氣的，又忍不得老父受刑，就說道：「不必用刑，我招就是了。人是我謀害的，父親委實不知情。」剛弼道：「你爲甚麼害他全家？」魏氏道：「我爲妯娌不和，有心謀害。」剛弼道：「妯娌不和，你害他一個人很夠了，爲甚麼毒他一家子呢？」魏氏道：「我本想害他一人，因沒有法子，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因爲他最好吃月餅，讓他先毒死了，旁人必不至再受害了。」剛弼問：「月餅餡子裏，你放的甚麼毒藥呢？」供：「是砒霜。」那裏來的砒霜呢？」供：「叫人藥店裏買的。」那家藥店裏買的呢？」「自己不會上街，叫人買的，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問：「叫誰買的呢？」供：「就是婆家被毒死了的長王二。」問：「既是王二替你買的，何以他又肯吃這月餅受毒死了呢？」供：「我叫他買砒的時候，只說爲毒老鼠，所以他不知道。」問：「你說你父親不知情，你豈有個不同他商議的呢？」供：「這砒是在婆家買的，買得好多天了。正想趁個機會放在小婢吃食碗裏，值幾口都無隙可乘，恰好那日回娘家，看他們做月餅餡子，問他們何用，他們說送我家節禮，趁無人的時候，就把砒霜攪在餡子裏了。」剛弼點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問道：「我看你人很直爽，所招的一絲不錯，只是我聽人說，你公公平常待你極爲刻薄，是有的罷？」魏氏道：「公公待我如待親身女兒一般恩惠，沒有再厚的了。」剛弼道：「你公公橫豎已死，你何必替他迴護呢？」魏氏聽了，擡起頭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是個凌遲，你又何必要坐成個故殺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剛弼一笑道：「論做官的道理呢，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然既已如此，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再說。」——黃人瑞將案情說明了，因向老殘道：「這是前兩天的事，現在他還要算計那個老頭子呢。昨日我在縣衙門裏吃飯，王子謹氣得要死，逼得不敢開口，一開口，彷彿得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李太尊在此地，也覺得這案情不妥當，然也沒有法想，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白子壽弄來纔行。這瘟剛是以清廉自命的，白太尊的清廉，恐怕比他還靠得住些。白子壽的人品學問，爲衆所推服，他還不敢藐視。舍此更無能制伏他的。」

人了。只是一兩天內就要上詳。宮保的性子又急，若奏出去就不好設法了。只是沒法通到宮保面前去。凡我們同寅都要避點嫌疑。昨日我看見老哥，我從心眼裏歡喜出來！請你想個甚麼法子。」老殘道：「我也沒有良策。不過這種事情，其勢已迫，不能計出萬全的；只有就此情形，我詳細寫封信稟宮保，請宮保派白太尊來覆審。至於這一礙弊不響，那就不能管了！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確在我澄眼目中，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罷了。」人瑞道：「佩服，佩服。事不宜遲，筆墨紙張都預備好了，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翠環你去點蠟燭，泡茶。」老殘凝了一凝神，就到人瑞屋裏坐下。翠環把洋燭也點着了。老殘揭開墨盒，拔出筆來，鋪好了紙，拈筆便寫。那知墨盒子已凍得像塊石頭，筆也凍得像個棗核子，半筆也寫不下去。翠環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老殘將筆拿在手裏，向着火盆一頭烘，一頭想。半響功夫，墨盒裏冒白氣，下半邊已炸了。老殘蘸墨就寫，寫兩行，烘一烘，不過半個多時辰，信已寫好，加了個封皮，打算問人瑞：「信已寫妥，交給誰送去？」對翠環道：「你請黃老爺進來。」翠環把房門簾一揭，格格的笑個不止，低低喊道：「鐵老，傳來瞧！」老殘望外一看，原來黃人瑞在南首，雙手抱着煙槍，頭歪在枕頭上，口裏插三四寸長一條口涎，腮上却蓋了一條狼皮褥子。再看那邊，翠花睡在虎皮毯上，兩隻腳都縮在衣服裏頭，兩隻手插在袖子里，頭卻不在枕頭上。半個臉縮在衣服大襟裏，半個臉靠着袖子。兩個人都睡得實沈沈的了。老殘看了說：「這可使不得！快點喊他們起來！」老殘就去拍人瑞，說：「醒醒罷，這樣要受病的。」人瑞驚覺，慳裏慳憤的，睜開眼說道：「呵呵，信寫好了嗎？」老殘說：「寫好了。」人瑞扎掙着坐起，只見口邊那條涎水由袖子上滾到煙盤裏，跌成幾段，原來久已化作一條冰了。老殘拍人瑞的時候，翠環却到翠花身邊，先向他衣服摸着兩隻腳，用力往外一扯，翠花驚醒，連喊：「誰誰誰？」連忙揉揉眼睛，叫道：「可凍死我了！」兩人起來，都奔向火盆就暖。那知火盆無人添炭，只賸一層白灰，幾星餘火，却還有熱氣。翠環道：「屋裏火盆旺着呢，快向屋裏烘去罷。」四人遂同到裏邊屋來。翠花看鋪蓋三分，俱已攤得齊楚，就去看他縣裏送來的，却是一牀藍綢緞被，一牀紅湖綢被，兩條大呢褥子，一個枕頭，指給老殘道：「修瞧這鋪蓋好不好？」老殘道：「太好了些。」便向人瑞道：「信寫完了，請你看。」人瑞一面烘火，一面取過信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說：「很切實的。我想總該罷罷。」老殘道：「怎樣送去呢？」人瑞腰裏摸出表來一看，說：「四下鐘，再等一刻，天亮了，我叫縣裏差個人去。」老殘道：「縣裏人都起身得遲，不如天明後，同店家商議，雇個人去更妥。」——只是這河難得過去。」人瑞道：「河裏昨晚就有人跑凌，單身人過河很便當的。」大家烘着火

隨便閒話。兩三點鐘工夫，極容易過，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人瑞喊起黃升，叫他向店家商議，雇個人到省城送信，說：『不過四十里地，如晌午以前送到，下午取得收條來，我賞銀十兩。』停了一刻，只見店夥同了一個人來說：『這是我兄弟，如大老爺送信，他可以去。他送過幾回信，頗在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請大老爺放心。』當時人瑞就把上撫臺的稟交給他，自收拾投遞去了。這裏人瑞道：『我們這時該睡了。』黃鐵睡在兩邊，二翠睡在當中，不多一刻都已夠夠睡着。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候。翠花家夥計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兩個回去，將鋪蓋捲了一并擱着就走。人瑞道：『傍晚就送他們姐兒倆來，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夥計答應着：『是。』便同兩人前去。翠環回過頭來，眼淚汪汪的道：『停別忘了啊！』人瑞、老殘俱笑着點點頭。二人洗臉，歇了片刻就吃午飯。飯畢，已兩下多鐘，人瑞自進縣署去了，說：『倘有回信，喊我一聲。』老殘說：『知道，你請罷。』人瑞去後，不到一個時辰，只見店家領那送信的人，一頭大汗，走進店來，懷裏取出一個馬封，紫花大印，拆開裏面，信兩封一封是莊宮保親筆，字比核桃還大，一封是內文案上袁希明的信，言白太尊現署泰安，即派人去代理，大約六七天可到，并云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老殘看了，對送信人說：『你歇着罷，晚上來領賞。喊黃二爺來。』店家說：『同黃大老爺進衙門去了。』老殘想：『這信交誰送去呢？不如親身去走一遭罷。』就告店家鎖了門，竟自投縣衙門來。進了大門，見出進進人役甚多，知有堂事，進了儀門，果見大堂上陰氣森森，許多差役兩旁立着，凝了一凝神，想道：『我何妨上去看看甚麼案情？』立在差役身後，却看不見。只聽堂上嚷道：『賈魏氏，你要明白你自己的死罪已定，自是無可挽回，你却極力開脫你那父親，說他并不知情，這是你的一片孝心，本縣也沒有個不成全你的，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姦夫來，你父親的命就保全不住了。你想你那姦夫出的主意，把你害得這樣苦法，他到躲得遠遠的，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碗，這人的情義也就很薄的了；你却抵死不肯招出他來，反令生身老父替他擔着死罪。』聖人云：『人盡夫也，父一而已。』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尚且顧不得了，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我勸你招了的好。』只聽底下只是啾啾啾啾。又聽堂上喝道：『你還不招嗎？不招我又要動刑了！』又聽底下，一絲半氣的說了幾句，聽不出甚麼話來。只聽堂上嚷道：『他說甚麼？』聽一個書吏上去回道：『賈魏氏說是他自己的事，大老爺怎樣吩咐，他怎樣招，叫他捏造一個姦夫出來，實實無從捏造。』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拍，罵道：『這個淫婦，真正刁狡！』真才狡！』堂下無限的人大叫了一聲『嘎』，只聽跑上幾個人去，把梯子往地下一摔，雷聲的一聲，驚心動魄。老殘

聽到這裏，怒氣上沖，也不管公堂重地，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大叫一聲：「站開！讓我過去！」差人一閃，老殘走到中間，只見一個差人一手提着賈魏氏頭髮，將頭提起，兩個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樑子。老殘走上，將差人一扯，說道：「住手！」便大搖大擺走上暖閣，見公案上坐着兩人，下首是王子謹，上首心知就是這剛弼了。先向剛弼打了一躬，子謹見是老殘，慌忙立起。剛弼却不認得，並不起身，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攪亂公堂！」拉他下去。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鐵廠一聲公堂解案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話說老殘吞賈魏氏正要上刑，急忙搶上堂去，喊了住手；剛弼却不認得老殘爲何許人，又看他青衣小帽，就喝令差人拉他下去。誰知差人見本縣大老爺早經站起，知道此人必有來歷，雖然答應了一聲「嘎」，却沒一個人敢走上來。老殘吞剛弼怒容滿面，連聲吆喝，却有意囑着他頭，便輕輕的說道：「你先莫問我是甚麼人，且讓我說兩句話。如果說的不對，堂下有的是刑具，你就打我幾板子，夾我一兩夾棍，也不要緊。我且問你一個垂死的老翁，一個深閨的女子，案情我却不管，你上他這手鐐腳鐐是甚麼意思？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這是制強盜的刑具，你就隨便施於良民，天理何存？良心安在？」王子謹想不到撫臺回信已來，恐怕老殘與剛弼堂上較量起來，更下不去，連忙喊道：「補翁先生，請廳房裏去坐。此地公堂，不便說話。」剛弼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子謹稱他補翁，恐怕有點來歷，也不敢過於搶白。老殘知子謹爲難，遂走過西邊來，對着子謹也打了一躬。子謹慌忙還揖，口稱「後面廳房裏坐。」老殘說道：「不忙。」却從袖子裏取出莊宮保的那個覆書來，雙手遞給子謹。子謹見有紫花大印，不覺喜逐顏開，雙手接過，拆開一看，便高聲讀道：「示悉。自守者札到便來，請即俸諭上。剛二令不得濫刑。魏謙父女取保回家，候白守覆訊。弟耀頓首。」一面遞給剛弼去看，一面大聲喊道：「奉撫臺傳諭，叫把魏謙父女刑具全行鬆放，取保回家，候白大人來再審。」底下聽了，答應一聲「嘎。」又大喊道：「當堂鬆刑囉！當堂鬆刑囉！」却早七手八腳，把他父女手鐐腳鐐，頂上的鐵鍊子，一鬆一個乾淨，教他上來磕頭，替他喊道：「謝撫臺大人恩典，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那剛弼看信之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又聽到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恩典，如同刀子戳心一般，早坐不住，退往後堂去了。子謹仍向老殘拱手道：「請廳房裏去坐。兄弟略爲交代此案，就來奉陪。」老殘拱一拱手道：「請先生治公，弟尚有一事，告退。」遂下堂，仍自大搖大

擺的走出衙門去了。這裏王子謹吩咐了書吏，叫魏謙父女趕緊取保，今晚便要叫他們出去纔好。書吏一一答應，擊鼓退堂。却說老殘回來，一路走着，心裏十分高興，想道：『前日開得玉賢種種酷虐，無法可施，今日又親自見了一個酷吏，却被一封書便救活了兩條性命，比吃了人參果心裏還快活！』一路走着，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便是那黃河的陡墘了。上得墘去，看天色欲暮，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小車子已不斷的來往行走。心裏想來：『行李既已燒去，更無累綴，明日便可單身回省，好去置辦行李。』轉又念道：『袁希明來信叫我等白公來，以便商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遊刃有餘，然倘有未能周知之處，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一面想着，已到店門，順便踱了回去，看有許多人在那裏刨挖火裏的燼餘，堆了好大一堆，都是些零綢碎布，也就不去看他，回到上房，獨自坐地。過了兩個多鐘頭，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口稱：『痛快痛快！』說：『那瘟剛退堂之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回省。子謹知道官保耳軟，恐怕他回省，又出沒子，故極力留他。說：『官保只有派白太尊覆審的話，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此案未了，斷不能走。你這樣去銷差，豈不是同官保嘔氣嗎？恐不合你主敬存誠的道理。』他想想也只好忍耐着了。子謹本想請你進去吃飯，我說：『不好，倒不如送桌好好的菜去，我替你陪客罷。』我討了這個差使來的，你看好不好？』老殘道：『好！你吃白食，我攬人情，你倒便宜！我把他辭掉，看你吃甚麼！』人瑞道：『你只要有事辭，只管辭，我就陪你挨餓。』說着，門口已有一個戴紅纓帽兒的拿了一個全帖，後面跟着一個挑食盒的進來，直走到上房，揭起暖簾進來，對着人瑞望老殘說：『這位就是鐵老爺罷？』人瑞說：『不錯。』那家人便搶前一步請了一個安，說：『敝上說小縣分沒有好菜，送了一桌粗飯，請大老爺包含點。』老殘道：『這店裏飯很便當，不消費上費心，請挑回去，另送別位罷。』家人道：『主人吩咐總要大老爺賞臉，家人萬不敢挑回去，要挨罵的。』人瑞在桌上拿了一張箋紙，拔開筆帽，對着那家人道：『你叫他們挑到前頭滄屋裏去。』那家人揭開盒蓋，請老爺們過眼。原來是一桌甚豐的魚翅席。老殘道：『便飯就當不起，這酒席太客氣，更不敢當了。』人瑞用筆在花箋上已經寫完，遞與那家人說：『這是鐵老爺的回信，你回去說謝謝就是了。』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吊錢，挑盒子的二百錢，家人打了兩個千兒。這裏黃升掌上燈來，不消半個時辰，翠花翠環俱到他那夥計不等吩咐，已擺了兩個小行李捲兒進來，送到裏房去。人瑞道：『你們鋪蓋真做得快！半天工夫，就齊了嗎？』翠花道：『家裏有的是鋪蓋，對付着就夠用了。』黃升進來問：『開飯不開飯？』人瑞說：『開罷。』停了一刻，已先將碟子擺好。人瑞道：『今日北

風雖然不刮，還是很冷，快溫酒來吃兩杯。今天十分快樂，我們多喝兩杯。」二翠俱拿起絃子來唱兩個曲子侑酒。人瑞道：「不必唱了，你們也吃兩杯酒罷。」翠花看二人非常高興，便問道：「修能這麼高興，想必撫琴那裏送信的人回來了嗎？」人瑞道：「豈但回信來了！魏家爺兒倆這時候怕都回到了家呢！」便將以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二翠。他姊兒兩個也自喜歡的了不得，自不消說。却說翠環聽了這話，不住的迷迷價價，忽然又將柳眉雙鎖，默默無言。你道什麼緣故？他因聽見老殘一封書去，撫臺便這樣的信從，若替他辦那事，自不費吹灰之力，一定妥當的，所以就迷迷價價。又想他們的權力，雖然夠用，只不知昨晚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隨便說就罷了的呢，這個機會錯過，便終身無出頭之望，所以雙眉又鎖起來了。又想到他媽今年年底一定要轉賣他，那荆二禿子凶惡異常，早遲是個死，不覺臉上就泛了死灰的氣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個良家女子，怎麼流落得這等下賤形狀，倒不如死了的乾淨，眉宇間又泛出一種英毅的氣色來。又想到自己死了，原無不可，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兄弟有誰撫養，豈不也是餓死嗎？他若餓死，不但父母無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煙，從此便絕。這麼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來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覺那淚珠子便撲簌簌的滾將下來，趕緊用手絹子去擦。翠花看見道：「修這妮子老爺們今天高興，修又發甚麼昏？」人瑞看着他，只是憨笑。老殘對他點了點頭，說：「你不用胡思亂想，我們總要替你想法子的。」人瑞道：「好好，有鐵老爺一手提拔你，我昨晚說的話可是不算數的了。」翠環聽了大驚，愈覺得他自己感的是不錯，正要向人瑞請問，只見黃升同了一個人進來，朝人瑞打了一千兒，遞過一個紅紙封套去。人瑞接過來，撐開封套口，朝裏一窺，便揣到懷裏去，說聲知道了，更不住的嘻嘻價價笑。只見黃升說：「請老爺出來說兩句話。」人瑞便走出去。約有半個時辰，進來，看着三個人俱默默相對，一言不發。人瑞愈覺高興。又見那縣裏的家人進來向老殘打了個千兒，道：「敝上說，叫把昨兒個的一捲舊鋪蓋取回去。」老殘一撈，心裏想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你取了去，我睡甚麼呢？」然而究竟是人家的物件，不使強留，便說：「你取了去罷。」心裏却是納悶。看着那家人進房取將去了。只見人瑞道：「今兒我們本來很高興的，被這翠環一個人不痛快，惹的我也不痛快了，酒也不吃了，連碟子都撤下去罷。」又見黃升來當真把些碟子都撤了下去。此時不但二翠摸不着頭腦，連老殘也覺得詫異的很。隨即黃升帶着翠環家夥計把翠環的鋪蓋捲也搬走了。翠環忙問：「啥事？啥事？怎麼不教我在這裏嗎？」夥計說：「我不知道，光聽說叫我取回鋪蓋捲去。」翠環此時按捺不住，料到一定凶多吉少，不覺含淚跪到人

瑞面前說：『我不好，你是老爺們呢，難道不能包涵點嗎？』老一不喜歡，我們就活不成了！』人瑞道：『我喜歡的很呢。我爲啥不喜歡？只是你的事，我却管不着。你慢慢的求鐵老爺去。』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說：『還是停老救我！』老殘道：『甚麼事，我救你呢？』翠環道：『取回鋪蓋，一定是昨晚兒話走了風聲，俺媽知道，今兒不讓我在這兒，早晚要逼我回去，明天就遠走高飛了。他敢同官鬪嗎？就只有走是個好法子。』老殘道：『這話也說的是。人瑞哥，你得想個法子，挽留住他纔好。一被他媽接回去，這事就不好下手了。』人瑞道：『那是何消說！自然要挽留他，你不挽留他，誰肯挽留他呢？』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一面向人瑞道：『你的話我怎麼不懂？難道昨夜說的話當真不算數了嗎？』人瑞道：『我已澈底想過，只有不管的一法。你想拔一個姐兒從良，總也得有個辭頭，你也不承認，我也不承認，這話怎樣說呢？把他弄出來，又望那裏安置呢？若是在店裏，我們兩個人都不承認，外人一定說是我弄的，斷無疑義。我剛纔得了個好點的差使，忌妒的人很多，能不告訴官保嗎？以後我就不用在山東混了！還想甚麼保舉呢？所以是斷乎做不得的。』老殘一想，話也有理，只是因此就見死不救，於心實也難忍，加着翠環不住的啼哭，實在爲難，便向人瑞道：『話雖如此，也得想個萬全的法子纔好。』人瑞道：『就請你想，如想得，我一定助力。』老殘想了想，實無法子，便道：『雖無法子，也得大家想想。』人瑞道：『我倒有個法子，你又做不到，所以只好罷休。』老殘道：『你說出來，我總可以設法。』人瑞道：『除非你承認了要他，纔好措辭。』老殘道：『我就承認，也不要緊。』人瑞道：『空口說白話，能行嗎？事是我辦，我告訴人，說你要誰信呢？除非你親筆寫封信給我，那就有法辦了。』老殘道：『信是不好寫的。』人瑞道：『我說你做不到，是不是呢？』老殘正在躊躇，却被二翠一齊上來，央告說：『這也不要緊的事，停老就擔承一下子罷。』老殘道：『信怎樣寫給誰呢？』人瑞道：『自然寫給王子謹。你就說，見一妓女某人，本係良家，甚爲可憫，弟擬拔出風塵，納爲簪室，請兄鼎力維持，身價若干，如數照繳云云。我拿了這信就有辦法。將來任憑你送人也罷，擇配也罷，你就有了主權，我也不遭聲氣，不然那有辦法。』正說着，只見黃升進來，說：『翠環姑娘出來，你家裏人請你呢。』翠環一聽，魂飛天外，一面說就去，一面拚命央告老殘寫信。翠環就到房裏取出紙筆墨硯來，將筆蘸飽，遞到老殘手裏。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向翠環道：『冤不冤爲你的事，要我親筆畫供呢？』翠環道：『我替停老磕一千個頭，停老就爲一回難，勝造七級浮屠。』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遞與人瑞說：『我的職分已盡，再不好好的辦，罪就在你了。』人瑞接過信來，遞與黃升，說：『停一會送到縣裏去。』當老殘寫信的時候，黃

人瑞向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黃升接過信來，向翠環道：「你媽等你說話呢，快去罷。」翠環仍泥着不肯去，眼看着人瑞，有求救的意思。人瑞道：「你去，不要緊的，諸事有我呢。」翠花立起來，拉了翠環的手，說：「環妹，我同你去，你放心罷。」翠環無法，只得說聲告假，走出去了。這裏人瑞却輪到煙炕上去燒煙，嚙裏七搭八搭的，同老殘說話。約計有一點鐘工夫，人瑞煙也吃足了，只見黃升戴着簇新的大帽子進來，說：「請老爺們那邊坐。」人瑞說：「呵，便站起來拉了老殘，說：『那邊坐罷。』」老殘詫異道：「幾時有個那邊出來？」人瑞說：「這個那邊是今天變出來的。」原來這店裏的上房一排本是兩個三間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還有東邊的個三間，原有別人住着，今早動身過河去了，所以空下來。黃鐵二人攜手走到東上房前，上了臺階，早有人打起暖簾，只見正中方桌上挂着桌裙，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燭，地下鋪了一條紅氍。走進堂門，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朝南也繫着桌裙，上首平列兩張椅子，兩旁一邊一張椅子，都搭着椅披。桌上却擺了滿滿一桌的菓碟，比方纔吃的還要好看些。西邊是隔斷的一間房，掛了一條紅大呢的門簾。老殘詫異道：「這是甚麼原故？」只聽人瑞高聲嚷道：「你們攙新姨奶奶出來參見他們老爺。」只見門簾揭處，一個老媽子在左，翠花在右，攙着一個美人出來，滿頭戴着都是花，穿着一件紅青外褂，綵綠襖子，繫一條粉紅裙子，却低着頭走到紅氍子前。老殘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環，大叫道：「這怎麼說斷乎不可！」人瑞道：「你觀筆字據都寫了，還狡辯甚麼？」不由分說，拉老殘往椅子上去坐。老殘那裏肯坐。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老殘沒法，也只好回了半禮，又見老媽子說：「黃大老爺請坐。謝大媒。」翠環却又磕下頭去。人瑞道：「不敢當，不敢當。」也還了一禮。當將新人送進房內，翠花隨即出來，磕頭道喜。老媽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人瑞拉老殘，到房裏去。原來房內新鋪蓋已陳設定妥，是紅綠湖縐被各一牀，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枕頭兩個，炕前掛了一個紅紫魯山綢的幔子，桌上鋪了紅桌氍，也是一對紅蠟燭，牆上却掛了一副大紅對聯，上寫着：「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老殘却認得是黃人瑞的筆蹟，墨痕還沒有甚乾呢。因笑向人瑞道：「你真會淘氣，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被你偷得來的！」人瑞道：「對題便是好文章，你敢說不切當嗎？」人瑞却從懷中把剛纔縣裏送來的紅封套遞給老殘說：「你瞧，這是貴如夫人原來的真身契一紙，這是新寫的身契一紙，總共奉上，你看愚弟辦事周到不周到？」老殘說：「既已如此，感激的很，你又何苦把我套在圈子裏做甚麼呢？」人瑞道：「我不對你說，」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嗎？我爲翠環計，救人須救徹，非如此總

不十分妥當；爲你計，亦不吃虧。天下事就該這麼做法，是不錯的。」說過，呵呵大笑。又說：「不用費話罷；我們肚子餓的，不得要吃飯了。」人瑞拉着老殘，翠花拉着翠環，要他們兩個上坐。老殘決意不肯，仍是去了桌裙，四方兩對面坐的。這一席酒，不消說，各人有各人快樂處，自然是盡歡而散。以後無非是送房睡覺，無庸贅述。却說老殘被人瑞逼成好事，心裏有點不痛快，想要報復；又看翠花昨日自己凍着，却拿虎皮毯子替人瑞蓋腿，爲翠環事，他又出了許多心，冷眼看去，也是個有良心的，須得把他也拔出來纔好，且等將來再作道理。次日，人瑞跑來，笑向翠環道：「昨兒炕角睡得安穩罷？」翠環道：「都是黃老爺大德成全，慢慢供傳的長生祿位牌。」人瑞道：「豈敢豈敢。」說着，便向老殘道：「昨日三百銀子是子謹墊出來的，今日我進署替你還帳去。這衣服衾枕是子謹送的，你也不用客氣了。想來送錢，他也是不肯收的。」老殘道：「這從那裏說起？叫人家花這許多錢，也只好你先替我道謝，再圖補報罷。」說着，人瑞自去縣裏。老殘因翠環的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他顛倒一下，換做「環翠」，却算了一個別號，便雅得多呢。午後命人把他兄弟找得來，看他身上衣服過於襤褸，給了他幾兩銀子，仍叫李五領去買幾件衣服給他穿。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那日，人瑞已進縣署裏去，老殘正在客店裏教環翠認字，忽聽店中夥計報道：「縣裏王大老爺來了。」霎時，子謹轎子已到階前下轎。老殘迎出堂屋門口。子謹入來，分賓主坐下，說道：「白太尊立刻就到，兄弟是來接差的，順便來此與老哥道喜，并閒談一刻。」老殘說：「前日種種承情，已託人瑞兄代達謝忱。因剛君在署，不便親到拜謝，想能曲諒。」子謹謙遜道：「豈敢。」隨命新人出來拜見了。子謹又送了幾件首飾作拜見之禮。忽見外面差人飛奔也似的跑來報：「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從冰上走過來了。」子謹慌忙上轎去接。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話說王子謹慌忙接到河邊。其時白太尊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子謹遞上手版，趕到面前請了個安，道聲：「大人辛苦。」白公回了個安，說道：「何必還要接出來？兄弟自然要到貴衙門請安去的。」子謹連稱「不敢。」河邊搭着茶棚，挂着彩綢，當時讓到茶棚小坐。白公問道：「鐵君走了沒有？」子謹回道：「尚未，因等大人來到，恐有話說。卑職適纔在鐵公處來。」白公點點頭道：「甚善，我此刻不便去拜，恐惹剛君疑心。」吃了一口茶，縣裏預備的轎子執事早已齊備。白公便坐了轎子，到縣署去。少

不得升旗放礮，奏樂開門等事。進得署去，讓在西花廳住。剛彌早穿好了衣帽，等白公進來，就上手本請見。見面之後，白公就將魏賈一案如何問法，詳細問了一遍。剛彌一一訴說，頗有得意之色，說到「宮保來函，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話，此案情形，據卑職看來，已成鐵案，決無疑義。但此魏老頗有錢文，送卑職一千銀子，卑職未收，所以買出人來，到宮保處攪亂黑白。聽說有個甚麼賣藥的郎中，得了他許多銀子，送信給宮保的。這個郎中因得了銀子，當時就買了個妓女，還在城外住着。聽說這個案子如果當真翻過來，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所以這郎中不走，專等謝儀。似乎此人也該提了來訊一堂，訊出此人的贓證，又多添一層憑據了。」白公說：「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兄弟今晚須將全案看過一遍，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再作道理。或者竟照老哥的斷法，也未可知。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聰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無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意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穿過，已經是萬幸了。」說罷，又說了些省中的風景閒話。吃過晚飯，白公回到自己房中，將全案細細看過兩遍，傳出一張單子去，明日提人。第二天已牌時分，門口報稱：「人已提得齊備，請大人示下。是今天下午後坐堂，還是明天早起？」白公道：「人證已齊，就此刻坐大堂。堂上設三個坐位，就官坐了。」剛王二君連忙上去請了個安，說：「請大人自便，卑職等不敢陪審，恐有不妥之處，理應迴避。」白公道：「說那裏的話。兄弟魯鈍，精神照應不到，正望兩兄提撕。」二人也不敢過謙。停刻，堂事已齊，稿簽門上求請升堂。三人皆衣冠而出，坐了大堂。白公舉了紅筆，第一名先傳原告賈幹。差人將賈幹帶到，當堂跪下。白公問道：「你叫賈幹？」底下答着：「是。」白公問：「今年幾歲了？」答稱：「十七歲了。」問：「是死者賈志的親生，還是承繼？」答稱：「本是嫡堂的姪兒，過房承繼的。」問：「是幾時承繼的？」答稱：「因亡父被害身死，次日入殮，無人成服，由族中公議入繼成服的。」白公又問：「縣官相驗的時候，你已經過來了沒有？」答：「已經過來了。」問：「入殮的時候，你親視含殮了沒有？」答稱：「親視含殮的。」問：「死人臨入殮時，臉上是甚麼顏色？」答稱：「白支支的，同死人一樣。」問：「有青紫斑沒有？」答：「沒有看見。」問：「骨節個個硬不僵硬？」答稱：「並不僵硬。」問：「既不僵硬，曾摸胸口有無熱氣？」答：「有人摸的，說沒有熱氣了。」問：「月餅裏有砒霜，是幾時知道的？」答：「是入殮第二天知道的。」問：「是誰看出來的？」答：「是姐姐看出來的。」問：「你姐姐何以知道裏頭有砒霜？」答：「本不知道裏頭有砒霜，因疑心月餅裏有毛病，所以揭開來細看，見有粉紅點點子，就托出問人。有人說是砒霜，就找藥店人來細瞧，也說是砒霜，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白公說：「知道了，下去。」又

用硃筆一點，說：『傳四美齋來。』差人帶上。白公問道：『你叫什麼？你是四美齋的甚麼人？』答稱：『小人叫王輔庭，在四美齋掌櫃。』問：『魏家定做月餅共做了多少斤？』答：『做了二十斤。』問：『餡子是魏家送來的嗎？』答稱：『是。』問：『做二十斤，就將將的不多不少嗎？』說：『定的是二十斤，做成了八十三個。』問：『他定做的月餅是一種餡子？是兩種餡子？』答：『一種都是冰糖芝蔴核桃仁的。』問：『你們店裏賣的是幾種餡子？』答：『好幾種呢。』問：『有冰糖芝蔴核桃仁的沒有？』答：『也有。』問：『你們店裏的餡子比他家的餡子那個好點？』答：『是他家的好點。』問：『好處在甚麼地方？』答：『小人也不知道。聽做月餅的司務說，他家的材料好，味道比我們的又香又甜。』白公說：『然則你店裏司務先嚼過的不覺得有毒嗎？』回稱：『不覺得。』白公說：『知道了。』又將硃筆一點，說：『帶魏謙。』魏謙走上來，連連磕頭說：『大人哪冤枉！』白公說：『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你聽我問你的話，我不問你的話，不許你說！』兩旁衙役便大聲嚷的一聲。看官，你道這是甚麼緣故？凡官府坐堂，這些衙役就要大呼小叫的，名叫『喊堂威』。把那犯人嚇昏了，就可以胡亂認供了。不知道是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却是十八省都是一個傳授。今日魏謙是被告正凶，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唬嚇唬他。閒話休題。却說白公問魏謙道：『你定做了多少個月餅？』答稱：『二十斤。』問：『你送了賈家多少斤？』答：『八斤。』問：『還送了別人家沒有？』答：『送了小兒子的丈人家四斤。』問：『其餘的八斤呢？』答：『自己家裏人吃了。』問：『吃過月餅的人有在這裏的沒有？』答：『家裏人人都分的。現在同了來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吃月餅的。』白公向差人說：『查一查，有幾個人跟魏謙來的，都傳上堂來。』一時跪上一個有年紀的，兩個中年漢子，都跪下。差人回稟道：『這是魏家的一個管事，兩個長工。』白公問道：『你們都吃月餅麼？』同聲答道：『都吃的。』問：『每人吃了幾個，都說出來。』管事的說：『分了四個，吃了兩個。還臘兩個。』長工說：『每人分了兩個，當天都吃完了。』白公問管事的道：『還臘的兩個月餅，是幾時又吃的？』答稱：『還沒有吃，就出了這案子，說是月餅有毒，所以就沒敢再吃，留着做個見證。』白公說：『好，帶來了沒有？』答：『帶來，在底下呢。』白公說：『很好。』叫差人同他取來。又說：『魏謙同長工下去罷。』又問書吏：『前日有砒的半個月餅呈案了沒有？』書吏回：『呈案在庫。』白公說：『提出來。』霎時差人帶着管事的，并那兩個月餅，都呈上堂來，存庫的半個月餅也提到。白公傳四美齋王輔庭，一面將這兩種月餅詳細對校了，送剛王二公看說：『這兩起月餅皮色確是一樣，二公以爲何如？』二公皆連忙欠身答應着。是。其時四美齋王輔庭已

帶上堂。白公將月餅擘開一個交下，叫他驗看，問：『是魏家叫你定做的不是？』王輔庭仔細看了，回說：『一點不錯，就是我家定做的。』白公說：『王輔庭叫他結回去罷。』白公在堂上把那半個破碎月餅仔細看了，對剛弼道：『聖慕兄，請仔細看看。這月餅餡子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餡子裏的，自然同別物黏合一氣。你看這砒霜係後加入的，與別物絕不黏合。況四美齋供明，只有一種餡子，今日將此兩種餡子細看，除加砒外，確係表裏皆同。既是一樣餡子，別人吃了不死，則魏家之死不由月餅可知。若是有湯水之物，還可將毒藥後加入內，月餅之爲物，麪皮乾硬，斷無加入之理。二公以爲何如？』俱欠身道：『是。』白公又道：『月餅中既無毒藥，則魏家父女即爲無罪之人，可以令其具結了案。』王子謹即應了一聲：『是。』剛弼心中甚爲難過，却說不出甚麼來，只好隨着也答應了一聲：『是。』白公即吩咐帶上魏謙來說：『本府已審明月餅中實無毒藥，你們父女無罪，可以具結了案，回家去罷。』魏謙磕了幾個頭去了。白公又叫帶賈幹上來。賈幹本是個無用的人，不過他姊姊支使他出面，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聽說傳他去，不但已前人教導他說的話都說不上，就是教他的人也不知此刻從那裏教起了。賈幹上得堂來，白公道：『賈幹，你既是承繼了你亡父爲子，就該細心研究這十三個人怎樣死的，自己沒有法子，也該請教別人爲甚的，把月餅裏加進砒霜去，陷害好人呢？必有壞人挑唆你。從實招來，是誰教你誣告的？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條嗎？』賈幹慌忙磕頭，嚇的只格格價抖帶哭說道：『我不知道。都是我姐姐叫我做的餅裏的砒霜，也是我姐姐看出來告訴我的。其餘概不知道。』白公說：『依你這麼說起來，非傳你姐姐到堂，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來的了。』賈幹只是磕頭。白公大笑道：『你幸兒遇見的是我，倘若是個精明強幹的委員，這月餅案子纔了，砒霜案子又該鬧得天翻地覆了。我却不喜歡輕易提人家婦女上堂。你回去告訴你姐姐，說本府說的，這砒霜一定是後加進去的。是誰加進去的，我暫時尚不忙着追究呢，因爲你家這十三條命是個大大的疑案，必須查個水落石出。因此加砒一事倒只好暫行緩究了。你的意下何如？』賈幹連連磕頭道：『聽憑大人天斷。』白公道：『既是如此，叫他具結，聽憑替他查案。』臨下去時，又喝道：『你再胡鬧，我就要追究你們加砒誣控的案子了。』賈幹連說：『不敢，不敢。』下堂去了。這裏白公對王子謹道：『貴縣差人有精細點的嗎？』王子謹答應：『有個許亮還好。』白公說：『傳上來。』只見下面走上一個差人，四十多歲，尙未留鬚，走到公案前跪下道：『差人許亮叩頭。』白公道：『差你往齊東村明查暗訪，這十三條命案是否服毒，有甚

麼別樣案情。限一個月報命，不許你用一點官差的力量。你若借此招搖撞騙，可要置你於死的！」許亮叩頭道：「不敢。」當時王子謹即標了牌票，交給許亮。白公道道：「所有以前一切人證，無庸取保，全行釋放。」隨手翻案，檢出魏謙筆據兩紙，說：「再傳魏謙上來。」白公道：「魏謙你管事的送來的銀票，你要不要？」魏謙道：「職員沈冤家大人昭雪，所有銀子聽憑大人發落。」白公道：「這五千五百憑據還你；這一千銀票，本府却要借用，却不是我用，暫且存庫，仍爲查賈家這案，不得不先用資斧。俟案子查明，本府回明了撫臺，仍舊還你。」魏謙連說：「情願情願。」當將筆據收好，下堂去了。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書吏到該錢莊將銀子取來，憑本府公文支付，回頭笑向剛弼道：「聖慕兄，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剛弼連稱：「不敢。」於是擊鼓退堂，却說這起大案，齊河縣人人俱知，昨日白太尊到今日傳人，那賈魏兩家都預備至少住十天半個月，那知道未及一個時辰，已經結案，沿路口碑嘖嘖稱贊。却說白公退至花廳，跨進門檻，只聽當中放的一架大白鳴鐘，正鏗鏘的敲了十二下，彷彿像迎接他似的。王子謹跟了進來，說：「請大人寬衣用飯罷。」白公道：「不忙。」看着剛弼也跟隨進來，便道：「二位且請坐一坐，兄弟還有話。」說二人坐下。白公向剛弼道：「這案兄弟斷得有理沒理？」剛弼道：「大人明斷，自是不會錯的。只是卑職總不明白，這魏家既無短處，爲甚麼肯花錢呢？卑職一生就沒有送過人一個錢。」白公呵呵大笑道：「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藥也會契重你？可見天下人不是是見錢眼開的。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

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錢，是他鄉下人沒見識處，不足爲怪也。」又向子謹道：「此刻正案已完，可以差個人拿我們兩個名片，請鐵公進來坐坐罷。」又笑向剛弼道：「此人聖慕兄不知道嗎？就是你纔說的那個賣藥郎中，姓鐵，名英，號補殘，是個肝膽男子，學問極其淵博，性情又極其平易，從不肯輕慢人的。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剛弼道：「莫非就是省中傳的老殘老殘，就是他嗎？」白公道：「可不是呢。」剛弼道：「聽人傳說，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替他捐官，保舉他，他不要，半夜裏逃走了的，就是他嗎？」白公道：「豈敢。閣下還要提他來試一堂呢。」剛弼紅脹了臉道：「那真是卑職的兩莽了。此人久聞其名，只是沒有見過。」子謹又起身道：「大人請更衣罷。」白公道：「大家換了衣服，好開懷暢飲。」王剛二公退回本屋，換了衣服，仍到花廳。恰好老殘也到，先替子謹作了一個揖，然後替白公剛弼各人作了一揖，讓到炕上上首坐下。白公作陪。老殘道：「如此大案，半個

時辰了結，子壽先生，何其神速！」白公道：「豈敢，前半截的容易差使我已做過了，後半截的難題目，可要着落在補殘先生身上。」老殘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又不是大人老爺，我又不是小的衙役，關我甚事呢？」白公道：「然則官保的信是誰寫的？」老殘道：「我寫的，應該見死不救嗎？」白公道：「是了，未死的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纔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老殘笑道：「我沒有這麼大的能耐！你要我去也不難，請王大老爺先補了我的快班頭兒，再標一張牌票，我就去。」說着，飯已擺好。王子謹道：「請用飯罷。」白公道：「黃人瑞也不在這裏麼？爲甚不請過來？」子謹道：「已請去了。」話言未了，人瑞已到，作了一遍揖。子謹提了酒壺，正在爲難。白公道：「自然補公首坐。」老殘說：「我斷不能占。」讓了一回，仍是老殘坐了首座，白公二座，吃了一回酒，行了一回令。白公又把雖然差了許亮去，是個面子，務請老殘辛苦一輪的話，再三敦囑。子謹人瑞又從旁慫恿。老殘只好答應。白公又說：「現有魏家的一千銀子，你先取去應用；如其不足，子謹兄可代爲籌畫，不必惜費，總要破案爲第一要義。」老殘道：「銀子可以不必，我省城裏四百銀子已經取來，正要還子謹兄呢，不如先墊着用。如果案子查得出呢，再向老莊討還；如查不出，我自遠走高飛，不在此地獻醜了。」白公道：「那也使得；只是要用便來取，切不可顧小節誤大事爲要。」老殘答應是了。霎時飯罷，白公立即過河，回省銷差。次日，黃人瑞、剛弼也俱回省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却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下午回寓，盤算如何辦法。店家來報：「縣裏有個差人許亮求見。」老殘說：「叫他進來。」許亮進來，打了個千兒，上前回道：「請大老爺的示，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吩咐，還是先差許亮到那裏去？縣裏一千銀子已撥出來了，也得請示，還是送到此地來？還是存在莊上聽用？」老殘道：「銀子還用不着，存在莊上罷。但是這個案子真不好辦，服毒一定是不錯的，但不是尋常毒藥，骨節不硬，顏色不變，這兩節最關緊要。我恐怕是西洋甚麼藥，怕是「印度草」等類的東西。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有個中西大藥房，我去調查一次。你却先到齊東村去，暗地裏一查，有同洋人來往的人沒有能查出這個毒藥來，就有意思了。只是我到何處同你會面呢？」許亮道：「小的有個兄弟叫許明，現在帶來，就叫他伺候老爺。」

有甚麼事，他人頭兒也很熟，吩咐了，就好辦的了。」老殘點頭說：「甚好。」許亮朝外招手，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搶前打了一個千兒。許亮說：「這是小的兄弟許明。」就對許明道：「你不用走了，就在這裏伺候鐵大老爺罷。」許亮又說：「求見姨太太。」老殘揭簾一看，環翠正靠着窗坐着，即叫二人見了，各人請了一安。環翠回了兩拂。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搬行李去了。待到上燈時候，人瑞也回來了，說：「我前兩天本要走的，因這案子不放心，又被子謹死命的扣住。今日大案已了，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老殘道：「我也要進省去呢。一則要往中西大藥房等處去調查毒藥，二則也要把這個累孽安插一個地方，我脫開身子，好辦事。」人瑞道：「我公館裏房子甚寬綽，你不如暫且同我住。如嫌不好，再慢慢的找房，如何呢？」老殘道：「那就好得很了。」伺候環翠的老媽子不肯跟進省。許明說：「小的女人可以送姨太太進省，等到雇着老媽子再回來。」一一安排妥帖。環翠少不得將他兄弟叫來，付了幾兩銀子，姊妹對哭了一番。車子等類自有許明照料。次日一早，大家一齊動身。走到黃河邊上，老殘同人瑞均不敢坐車，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那知河邊上早有一輛車子等着，看見他們來了，車中跳下一個女人，拉住環翠，放聲大哭。你道是誰？原來人瑞因今日起早動身，故不曾叫得翠花，所有開銷叫黃升送去。翠花又怕客店裏有官府來送行，晚上亦不敢來，一夜沒睡。黎明即雇了掛車子在黃河邊伺候，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哭了一會，老殘同人瑞均安慰了他幾句，踏冰過河去了。過河到省，不過四十里地，一下鐘後已到了黃人瑞東箭道的公館面前，下車進去。黃人瑞少不得盡他主人家的義務，不必贅述。老殘飯後一面差許明去替他購辦行李，一面自己却到中西大藥房裏找着一個掌櫃的，細細的考較一番。原來這藥房裏只是上海販來的各種瓶子裏的熟藥，却沒有生藥。再問他些化學名目，他連懂也不懂，知道斷不是此地去的了。心中納悶，順路去看看姚雲松。恰好姚公在家，留着吃了晚飯。姚公說：「齊河縣的事，昨晚白子壽到，已見了官保，將以上情形都說明白，并說託你去辦。官保喜歡的了不得，却不曉得你進省來。明天你見官保不見？」老殘道：「我不去見，我還有事呢。」就問曹州的信：「你怎樣對官保說的？」姚公道：「我把原信呈官保看的。官保看了，難受了好幾天，說今後再不明保他了。」老殘道：「何不撤他回省來？」雲松笑道：「你究竟是方外人，豈有個纔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撫誰不護短？這官保已經是難得的了！」老殘點點頭，又談了許久，老殘始回。次日，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個神甫，名叫克扯斯。原來這個神甫既通西醫，又通化學。老殘得意已極，就把這個案子前後情形告訴了克扯斯，并問他是吃的什麼藥。克扯

斯想了半天想不出來，又查了一會書，還是沒有同這個情形相對的，說：『再替你訪問別人罷，我的學問盡於此矣。』老殘聽了，又大失所望，在省中已無可爲，即收拾行裝，帶着許明，赴齊河縣去。因想到齊東村怎樣訪查呢？趕忙仍舊製了一個串鈴，買了一個舊藥箱，配好了許多藥材，却叫許明不須同往，都到村相遇，作爲不識的樣子。許明去了，却在齊河縣雇了一個小車，講明包月，每天三錢銀子，又怕車夫洩漏機關，連這個車夫都瞞却，便道：『我要行醫，這縣城裏已經沒甚麼生意了，左近有甚麼大村鎮麼？』車夫說：『這東北上四十五里有大村鎮，叫齊東村，熱鬧着呢；每月三八大集，幾十里的人都去趕集，你老去那裏找點生意罷。』老殘說：『很好。』第二天便把行李放在小車上，自己半走半坐的，早到了齊東村。原來這村中一條東西大街，甚爲熱鬧，往南往北皆有小街。老殘走了一個來回，見大街兩頭都有客店，東邊有一家店，叫三合興，看去尙覺乾淨，就去賃了一間西廂房住下。房內是一個大炕，叫車夫睡一頭，他自己睡一頭。次日睡到巳初方纔起來，吃了早飯，搖個串鈴上街去了，大街小巷亂走一氣。未刻時候走到大街北一條小街上，有個很大的門樓子，心裏想着：『這總是個大家。』就立住了腳，拿着串鈴儘搖。只見裏面出來一個黑鬍子老頭兒，問道：『你這先生會治傷科麼？』老殘說：『懂得點子。』那老頭兒進去了，出來說：『請裏面坐。』進了大門，就是二門，再進就是大廳。行到耳房裏，見一老者坐在炕沿上，見了老殘，立起來，說：『先生，請坐。』老殘認得就是魏謙，却故意問道：『你老貴姓？』魏謙道：『姓魏。先生，你貴姓？』老殘道：『姓金。』魏謙道：『我有個小女，四肢骨節疼痛，有甚麼藥可以治得？』老殘道：『不看症，怎樣發藥呢？』魏謙道：『說的是。』便叫人到後面知會少停，裏面說：『請』魏謙就同了老殘到廳房後面東廂房裏。這廂房是三間，兩明一暗。行到裏間，只見一個三十餘歲婦人，形容憔悴，倚着個炕几子，盤腿坐在炕上，要勉強下炕，又有力不能支的樣子。老殘連喊道：『不要動，好把脈。』魏老兒却讓老殘上首坐了，自己却坐在凳子上陪着。老殘把兩手脈診過，說：『姑奶奶的病是停了瘀血，請看看兩手。』魏氏將手伸在炕几上。老殘一看，節節青紫，不免肚裏歎了一口氣，說：『老先生，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魏老道：『但說不妨。』老殘道：『你別打嘴，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若不早治，要成殘廢的。』魏老歎口氣道：『可不是呢！請先生照症施治，如果好了，自當重謝。』老殘開了一個藥方子去了，說：『倘若見效，我住三合興店裏，可以來叫我。』從此每天來往。三四天後，人也熟了，魏老留在前廳吃酒。老殘便問：『府上這種大戶人家，怎會受官刑的呢？』魏老道：『金先生，你們外路人不知道，我這女兒許配買家大兒子，誰知去年我這』

女婿死了。他有個姑子，賈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眉來眼去，早有了意思。當年說親，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打破了的。誰知賈大妮子就恨我女兒入了骨髓。今年春天，賈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就同吳二浪子勾搭上了；不曉得用甚麼藥，把賈家全家藥死，却反到縣裏告了我的女兒謀害的。又遇見了千刀剮萬刀剝的個姓剛的，一口咬定了，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可憐我這女兒不曉得死過幾回了，聽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好天爺有眼，撫臺派了個親戚來私訪，就住在南關店裏，訪出我家冤枉，報了撫臺。撫臺立刻下了公文，叫當堂鬆了我們父女的刑具。沒到十天，撫臺又派了個白大人來——真是青天大人！——一個時辰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刷淨了。聽說又派了甚麼人來這裏訪查這案子呢？吳二浪子那個王八羔子，我們在牢裏的時候，他同賈大妮子天天在一塊兒。聽說這案翻了，他就逃走了。」老殘道：「你們受這麼大的屈，爲甚麼不告他呢？」魏老兒說：「官司是好打的嗎？我告了他，他問憑據呢？」拿姦拿雙，「拿不住雙，反咬一口，就受不得了。」——天爺有眼，總有一天報應的。」老殘問：「這毒藥究竟是甚麼？你老聽人說了沒有？」魏老道：「誰知道呢！因爲我們家有個老媽子，他的男人叫王二，是個挑水的。那一天，賈家死人的日子，王二正在賈家挑水，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說閒話，賈家正煮麵吃。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個小瓶往麵鍋裏一倒就跑了。王二心裏有點疑惑。後來賈家廚房裏讓他吃麵，他就沒敢吃。不到兩個時辰，就吵嚷起來了。王二到底沒敢告訴一個人。只他老婆知道，告訴了我女兒。及至我把王二叫來，王二又一口咬定，說：『不知道。』再問他老婆，他老婆也不敢說了。聽說老婆回去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你老想，這事還敢告到官嗎？」老殘隨着歎息了一番，當時出了魏家，找着了許亮，告知魏家所聞，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了來。次日，許亮同王二來了。老殘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安家費，告訴他跟着做見證：「一切吃用都是我們供給，事完，還給你一百銀子。」王二初還極力抵賴，看見桌上放着二十兩銀子，有點相信是眞，便說道：「事完，你不給我一百銀子，我敢怎樣？」老殘說：「不妨，就把一百銀子交給你，存個妥當鋪子裏，寫個筆據給我，說：『吳某倒藥水確係我親見的情願作個干證。』事畢，某字號存酬勞銀一百兩，即歸我支用。兩相情願，決無虛假。」好不好呢？」王二尚有點猶疑。許亮便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說：「我不怕你跑掉，你先拿去，何如？倘不願意，就扯倒罷休。」王二沈吟了一晌，到底捨不得銀子，就答應了。老殘取筆照樣寫好，令王二先取銀子，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令他畫個十字，打個手模。你想，鄉下挑水的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自然歡歡喜喜的打了手印。許亮又告訴老殘：「探聽切實，吳二浪子現在省城。」

老殘說：『然則我們進省罷。你先找個眼線，好物色他去。』許亮答應着：『是。』說：『老爺，我們省裏見罷。』次日，老殘先到齊河縣，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謹，隨即進省。費了車夫幾兩銀子，打發回去。當晚告知姚雲翁，請他轉稟宮保，并飭歷城縣派兩個差人來，以備協同許亮辦案。次日晚間，許亮來稟：『已經查得，吳二浪子現同按察司街南胡同裏張家士娼，叫小銀子的，打得火熱，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老殘問道：『這小銀子家還是一個人，還是有幾個人？共有幾間房子？你查明了沒有？』許亮回道：『這家共姊妹兩個，住了三間房子。西廂兩間是他爹媽住的，東廂兩間一間做廚房，一間就是大門。』老殘聽了，點點頭說：『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案情太大，他斷不肯輕易承認；只王二一個證據，鎮不住他。』於是向許亮耳邊說了一番……詳細辦法，無非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許亮去後，姚雲松來函云：『宮保體顧一見，請明日午刻到文案處爲要。』老殘寫了回書，次日上院，先到文案姚公書房，姚公着家人通知宮保的家人，過了一刻，請入簽押房內相會。莊宮保已迎至門口，迎入屋內。老殘作揖坐下。老殘說：『前次有負宮保雅惠，實因有點私事，不得不去。想宮保必能原諒。』宮保說：『前日捧讀大札，不料玉守殘酷如此，實是兄弟之罪。將來總當設法，但目下不敢一出爾反爾，』似非對君父之道。』老殘說：『救民即所以報君，似乎也無所謂不可。』宮保默然。又談了半點鐘功夫，端茶告退。却說許亮奉了老殘的學書，就到這士娼家認識了小金子，同嫖共賂，幾日工夫同吳二攪得水乳交融。初起，許亮輸了四百銀子給吳二浪子，都是現銀。吳二浪子直拿許亮當做個老土。誰知後來漸漸的被他撈回去了，倒贏了吳二浪子七八百銀子，付了一二百兩現銀，其餘全是欠帳。一日，吳二浪子推牌九，輸給別人三百多銀子，又輸給許亮二百多兩，帶來的錢早已盡了，當場要錢。吳二浪子說：『再賭一場，一統算帳。』大家不答應說：『你眼前輸的還拿不出，若再輸了，更拿不出。』吳二浪子發急道：『我家裏有的是錢，從來沒有賴過人的帳。銀子成總了，我差人回家取去。』衆人只是搖頭。許亮出來說道：『吳二哥，我想這麼辦法，你幾時能還，我借給你。但是我這銀子，三日內有個要緊用處，你可別誤了我的事。』吳二浪子急於要賂，連忙說：『萬不會誤的。』許亮就點了五百兩票子給他，扣去自己贏的二百多，還餘二百多兩。吳二看仍不夠還帳，就央告許亮道：『大哥，大哥，你再借我五百，我翻過本來立刻還你。』許亮問：『若翻不過來呢？』吳二說：『明天也一准還你。』許亮說：『口說無憑，除非你立個明天期的明票。』吳二說：『行！行！行！』當時找了筆，寫了筆據，交給許亮。又點了五百兩銀子，還了三百多的前帳，還賸四百多銀子，有錢膽就壯，說：

『我上去推一莊！』見面連贏了兩條，甚爲得意。那知風頭好，人家都縮了注子，心裏一恨，那牌就倒下籌來了，越推越輸，越輸越氣。不消半個更頭，四百多銀子又輸得精光。座中有個姓陶的，人都喊他陶三胖子。陶三說：『我上去推一莊。』這時吳二已沒了本錢，乾看着別人打。陶三上去，第一條拿了個一點，賠了個通莊；第二條拿了個八點，天門是地之八，上下莊是九點，又賠了一個通莊。看看比吳二的莊還要倒霉。吳二實在急得直跳，又央告許亮：『好哥哥，好親哥哥，好親爺！你再借給我二百銀子罷！』許亮又借給他二百銀子。吳二就打了一百銀子的天上角，一百銀子的通。許亮說：『兄弟，少打點罷。』吳二說：『不要緊的！』翻個牌來，莊家却是一過龍十。吳二得了二百銀子，非常歡喜，原注不動。第四條，莊家賠了天門下莊，吃了上莊，吳二的二百銀子不輸不贏。換第二方頭一條，莊家拿了個天杠通吃，吳二還贖二百銀子。那知從此莊家大瘋起來，不但吳二早已輸盡，就連許亮也輸光了。許亮大怒，拿出吳二的筆據來往桌上一擱，說：『天門孤丁，你敢推嗎？』陶三說：『推倒敢推，就是不要這種取不出錢來的廢紙。』許亮說：『難道吳二爺騙你，我許大爺也會騙你嗎？』兩人幾至用武。衆人勸說：『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難道這點交情不顧嗎？我們大家作保，如你贏了去，他二位不還，我們衆人還！』陶三仍然不肯說：『除非許大爺寫上保中。』許亮氣極，拿筆就寫一個保，並註明實係用情借，並非開帳。陶三方肯推出一條來，說：『許大聽你挑一副去，我總是贏你！』許亮說：『你別吹了！你擲你的倒籌骰子罷！』一擲是個七出。許亮揭過牌來是個天之九，把牌望桌上一放，說：『陶三小子，你瞧瞧你父親的牌！』陶三看了看，也不出聲，拿兩張牌看了一張，那一張却慢慢的抽，嘴裏喊道：『地！地！地！』一抽出來，望桌上一放，說：『許家的孫子瞧瞧你爺爺的牌！』原來是副人地相宜的地杠。把筆據抓去，嘴裏還說道：『許大，你明天沒銀子，我們歷城縣衙門裏見！』當時大家錢盡，天時又有一點多鐘，只好散了。許亮一人回到小銀子家，敲門進去，說：『趕緊拿飯來吃，餓壞了！』小金子房裏有客坐着，就回到小銀子房裏去坐。小金子捱到許亮臉上，說：『大爺，今兒贏了多少錢？給我幾兩花罷。』許亮說：『輸了一千多了！』小銀子說：『二爺贏了沒有？』吳二說：『更不用提了！』說著，端上飯來，是一碗魚，一碗羊肉，兩碗素菜，四個碟子，一個火鍋，兩壺酒。許亮說：『今天怎麼這麼冷？』小金子說：『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天陰得沈沈的，恐怕要下雪呢。』兩人鬪酒，一替一杯，價滿，不知不覺都有了幾分醉。只聽門口有人叫門，又聽小金子的媽張大脚出去開了門，跟着進來，說：『三爺對不住，沒屋子囉，請明兒來罷。』又聽那人嚷道：『放你的媽的狗屁！三爺管你有屋子沒屋子，甚麼王八』

目的客，有膽子是快來跟三爺碰碰，沒膽子的替我四個瓜子一齊望外扒！聽着就是陶三胖子的聲音。許亮一聽，氣從上出，就要跳出去。這裏小金子、小銀子姊妹兩個拚命的抱住。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却說小金子、小銀子拚命把許亮抱住。吳二本坐近房門，就揭開門簾一個縫兒偷望外瞧。只見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間，醉醺醺的一臉酒氣，把上首小金子的門簾往上一摔，有五六尺高，大踏步進去了。小金子屋裏先來的那客用袖子蒙着臉，嗤溜的一聲，跑出去了。張大腳跟了進去。陶三問：『兩個王八羔子呢？』張大腳說：『三爺請坐，就來就來。』張大腳連忙跑過來說：『二位別別聲，這陶三爺是歷城縣裏的都頭，在本縣紅的了不得，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沒人惹得起他。』二位可別怪，叫他們姊妹倆趕快過去罷。』許亮說：『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麼樣咱？』說着，小金子、小銀子早過去了。吳二聽了，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據在他手裏，如何是好！只聽那邊屋裏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說：『小金子呀，爺賞你一百銀子！小銀子呀，爺也賞你一百銀子！』聽他二人說：『謝三爺的賞。』又聽陶三說：『不用謝，這都是今兒晚上我幾個孫子孝敬我的共孝敬了三千多銀子呢。我那吳二孫子還有一張筆據在爺爺手裏，許大孫子做的中保。明天到晚不還，看爺爺要他們命不要！』這許大却向吳二道：『這個東西實在可惡！然聽說他武藝很高，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個人呢，我們這口悶氣咽得下去嗎？』吳二說：『氣還是小事，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怎樣好？』許大說：『我家裏雖有銀子，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遠水救不着近火！』又聽陶三嘆道：『今兒你們姐兒倆都伺候三爺，不許到別人屋裏去動一動，叫你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小金子道：『不瞞三爺說，我們倆今兒都有客。』只聽陶三爺把桌子一拍，茶碗一摔，琉璃價一聲響，說：『放狗屁！三爺的人，誰敢住？問他有腦袋沒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的銀子，預備打死一兩個，花幾千銀子，就完事了！放你去！你去問問那兩個孫子敢來不敢來。』小金子連忙跑過來把銀票給許大看，正是許大輸的銀票，看著更覺難堪。小銀子也過來低低的說道：『大爺，二爺，尊兩位多抱屈，讓我們姊妹倆得二百銀子。我們長這麼大，還沒有見過整百的銀子呢。』二位都沒有銀子了，讓我們掙兩百銀子，明兒買酒菜請你們二位。』許大氣急了，說：『滾你的罷！』小金子道：『大爺別氣，尊二位屈。』

停二位就在我炕上歪一宿。明天他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熱被窩去。妹妹來陪二爺，好不好？」許大連連說道：「滾罷！滾罷！」小金子出了房門，嘴裏還嘟囔道：「沒有了銀子，還做大爺呢！不害個臊！」許大氣白了臉，呆呆的坐着。歇了一刻，扯過吳二來說：「兄弟，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議。我們都是齊河縣人，跑到這省裏，受他們這種氣，真受不住！我不想活了！你想，你那一千銀子還不出來，明兒被他拉到衙門裏去，官兒見不着，私刑就要斷送了你的命了！不如我們出去找兩把刀子進來，把他刺掉了，也不過是個死！你看好不好？」吳二正在沈吟，只聽對房陶三嚷道：「吳二那小子是齊河縣裏犯了案逃得來的個逃凶！命爺明兒把他解到齊河縣去，看他活得成活不成！許大那小子是個幫凶，誰不知道的兩個人一路逃得來的囚犯！」許大站起來就要走。吳二浪子扯住道：「我到有個法子，只是你得對天發個誓，我纔能告訴你。」許大道：「你瞧你多麼酸呀！你倘若有好法子，我們弄死了他，主意是我出的，倘若犯了案，我是個正凶，你還是個幫凶。難道我還跟你過不去嗎？」吳二想了想，理路到不錯，加之明天一千銀子一定要出亂子，只有這一個辦法了。便說道：「我的親哥！我有一種藥水，給人吃了，臉上不發青紫，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許亮詫異道：「我不信！真有這麼好的事嗎？」吳二道：「誰還騙你呢？」許亮道：「在那裏買？我快買去。」吳二道：「沒處買是我今年七月裏在泰山窪子裏打從一個山裏人家得來的。只是我給你，千萬可別連累了我。」許亮道：「這個容易。」隨即拿了張紙來寫道：「許某與陶某嘔氣起意，將陶某害死，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吃了立刻致命。再三央求吳某分給若干，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寫完，交給吳二說：「倘若犯了案，你有這個憑據，就與你無干了。」吳二看了覺得甚爲妥當。許亮說：「事不宜遲，你藥水在那裏呢？我同你取去。」吳二說：「就在我枕頭匣子裏，存在他這裏呢。」就到炕裏邊取出個小皮箱來，開了鎖，拿出個磁瓶子來，口上用蠟封好了的。許亮問：「你在泰山怎樣得的？」吳二道：「七月裏，我從塾台這條西路上的山，回來從東路回來，盡是小道。一天晚了，住了一家子小店，看他炕上有個死人，用被窩蓋的好好的，我就問他們：「怎把死人放在炕上？」那老婆子道：「不是死人，這是我當家的。前日在山上看見一種草，香得可愛，他就采了一把回來，泡碗水喝。誰知道一喝，就彷彿是死了。我們自然哭的了不得了了。活該有救，這內山石洞裏住了一個道人，叫青龍子，他那天正從這裏走過，見我們哭，他來看看，說：「你老兒是啥病死的？」我就把草給他看。他拿去，笑了笑，說：「這不是毒藥，名喚「千日醉」，可以有救的。我去替你尋點解救藥草來罷。你可看好了身體，別叫壞了。我再過四十九天送藥來，一治就好。」

算計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他就給了我一把子。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裝起頭的。今日正好用著了！」許亮道：「這水靈不靈，倘若藥不倒他，我們就毀了呀。你試驗過沒有？」吳二說：「百發百中的。我已……」說到這裏，就噤住了。許亮問：「你已怎麼樣？你已試過嗎？」吳二說：「不是試過，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是同死的一般，若沒有青龍子解救，他早已埋掉了。」二人正在說得高興，只見門簾子一揭，進來一個人，一手抓住了許亮，一手捺住了吳二，說：「好好！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一看，正是陶三。許亮把藥水瓶子緊緊握住，就掙扎逃走。怎禁陶三氣力如牛，那裏掙扎得動。吳二酒色之徒，更不必說了。只見陶三窩起嘴唇，打了兩個胡哨，外面又進來兩個大漢，將許、吳二人都用繩子縛了。陶三押着解到歷城縣衙門口來。陶三進去告知了稿簽門上，傳出話來，今日夜已深了，暫且交差看管，明日辰刻過堂，押到官飯店裏。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拿出來打點了官人，到也未嘗吃苦。明日早堂在花廳問案，是個發審委員。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委員先問原告陶三供稱：「小人昨夜在土娼張家住宿，因多帶了幾百銀子，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起意謀財。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扭壓到堂。求大老爺究辦。」委員問許大、吳二：「你二人爲甚麼要謀財害命？」許大供：「小的許亮，齊河縣人。陶三欺負我二人，受氣不過，所以商同害他性命。吳二說他有好藥，百發百中，已經試過，很靈驗的。小人們正在商議，被陶三捉住。」吳二供：「監生吳省干，齊河縣人，許大被陶三欺負，實與監生無干。許大決意要殺陶三，監生恐鬧出事來，原爲緩兵之計，告訴他有種藥水，名「千日醉」，容易醉倒人的，并不害性命。實係許大起意，并有筆據在此。」從懷中取出呈堂。委員問許大：「昨日你們商議時，怎樣說的？從實告知，本縣可以開脫你們。」許大使將昨晚的話一字不改說了一遍。委員道：「如此說來，你們也不過氣忿話，那也不能就算謀殺呀。」許大磕頭說：「大老爺明見！開恩！」委員又問吳二：「許大所說各節是否切實？」吳二說：「一字也不錯的。」委員說：「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吩咐書吏照錄全供。又問許大：「那瓶藥水在那裏呢？」許大從懷中取出呈上。委員打開蠟封一聞，香同蘭麝，微帶一分酒氣，大笑說道：「這種毒藥，誰都願意吃的！」就交給書吏，說：「這藥水收好了。將此二人并全案分別解交齊河縣去。」只此「分別」二字，許大便同吳二折開兩處了。當晚許亮就拿了藥水來見老殘。老殘傾出看看，色如桃花，味香氣濃，用舌尖細試，有點微甜，歎道：「此種毒藥，怎不令人久醉呢！」將藥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內，交給許亮：「凶器人證俱全，却不怕他不認了。但是據他所說的

情形，似乎這十三個人并不是死，仍有復活法子。那青龍子，我却知道，是個隱士，但行蹤無定，不易覓尋。你先帶着王二回去稟知貴上。這案雖經審定，不可上詳。我明天就訪青龍子去。如果找着此公，能把十三人救活，豈不更妙？」許亮連連答應着。『是。』次日，歷城縣將吳二浪子解到齊河縣。許亮同王二兩人作證，自然一堂就訊服了，暫且收監，也不上刑具，靜聽老殘的消息。却說老殘次日雇了一匹驢，馱了一個被搭子，吃了早飯，就往泰山東路行去。忽然想到舜井傍邊有個擺命課攤子的招牌，叫『安貧子知命』。此人頗有點來歷，不如先去問他一聲，好在出南門必由之路。一路想着，早已到了安貧子的門首，牽了驢，在板橋上坐下。彼此敘了幾句閒話，老殘就問：『聽說先生同青龍子長相往來，近來知道他雲遊何處嗎？』安貧子道：『嗚呼！你要見他嗎？有啥事體？』老殘便將以上事告知安貧子。安貧子說：『太不巧了！他昨日在我這裏坐了半天，說今日清晨回山去。此刻出南門怕還不到十里路呢。』老殘說：『這可真不巧了！只是他回甚麼山？』安貧子道：『裏山玄珠洞。他去年住靈岩山；因近來香客漸多，常有到他茅蓬裏的，所以他厭煩，搬到裏山玄珠洞去了。』老殘問：『玄珠洞離此地有幾十里？』安貧子道：『我也沒去過。聽他說，大約五十里路不到點。此去一直向南，過萬芽嘴子，向西到白雪塢，再向南，就到玄珠洞了。』老殘道：『領教，謝謝。』跨上驢子，出了南門，由千佛山脚下往東轉過山坡，竟向南去。行了二十多里，有個村莊，買了點餅吃，順便打聽上玄珠洞的路徑。那莊家老說道：『過去不遠，大道旁邊就是黃芽嘴。過了黃芽嘴，在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塢。再南十八里便是玄珠洞。只是這路很不好走。會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會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頭七八大小，更有無窮的荆棘，一輩子也走不到的。不曉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老殘笑道：『難不成比唐僧取經還難嗎？』莊家老作色道：『也差不多。』老殘一想，人家是好意，不可簡慢了他，遂恭恭敬敬的道：『老先生恕我失言，還要請教先生怎樣走就容易怎樣走就難？務求指示。』莊家老道：『這山裏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叢了。却又不要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出不來了。我告訴你個訣竅罷：你這位先生頗虛心，我對你講，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老殘聽了，連連打恭說：『謹領指示。』當時拜辭了莊家老，依說去走，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見一老者，長鬚過腹，進前施了一禮，口稱：『道長莫非是青龍子嗎？』那老者慌忙回禮，說：『先生從何處來到此何事？』老殘便將齊東村的一樞案情說了一遍。青龍子沉吟了一會，說：『也是有緣。且坐下來，慢慢地講。』原來這洞裏並無桌椅傢具，都是些

大大小小的石頭，青龍子與老殘分賓主坐定。青龍子道：「這『千日醉』力量很大，少吃了便醉，千日纔醒，多吃就不得活了。只有一種藥能解，名叫『返魂香』，出在西嶽華山太古冰雪中，也是草木精英所結。若用此香將文火慢慢的炙起來，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都能復活。幾月前，我因泰山坳裏一個人醉死，我親自到華山找一個故人處討得些來，幸兒還有些子在此。大約也敷衍夠用了。」遂從石壁裏取出一個大葫蘆來，內中雜用物件甚多，也有一個小小瓶子，不到一寸高，遞給老殘。老殘傾出來看看，有點像乳香的樣子，顏色黑黯，聞了聞，像似臭支支的。老殘問道：「何以臭味俱不甚佳？」青龍子道：「救命的物件，那有好香好聞的！」老殘恭敬領悟，恐有舛錯，又請問如何用法。青龍子道：「將病人關在一室內，必須門窗不透一點兒風，將此香炙起，也分人體質善惡，如質善的，一點便活，如質惡的，只好慢慢煎熬，終久也是要活的。」老殘道過謝，沿着原路回去，走到吃飯的小店前，天已黑透了，住得一宿，清晨回省，仍不到已牌時分，遂上院將詳細情形稟知了莊宮保，並說明帶着家眷親往齊東村去。宮保說：「寶眷去有何用處？」老殘道：「這香治男人須女人炙，治女人須男人炙，所以非帶小妾去不能應手。」宮保說：「既如此，聽憑便使。但望早去早回，不久封印，兄弟公事稍閒，可以多領些教。」老殘答應着：「是。」費了黃家家人幾兩銀子，帶着環翠先到了齊河縣，仍在住南關外店裏。隨即到縣裏會着子謹，訴說一切。子謹甚為歡喜。子謹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俱已服認，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也繳上來。接白太尊的信，叫交還魏謙魏謙抵死不肯收，聽其自行捐入善堂了。」老殘說：「前日託許亮帶來的三百銀子，還閣下收到了嗎？」子謹道：「豈但收到，我已經發了財了！宮保聽說這事，專差送來三百兩銀子，我已經收了。過了兩日，黃人瑞又送了代閣下還的三百兩來，後來許亮來，閣下又送三百兩來，共得了三分，豈不是發財嗎？宮保的一分是萬不能退的。人瑞同閣下的都當奉繳。」老殘沉吟了一會，說道：「我想人瑞也有個相契的，名叫翠花，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其人頗有良心。人瑞客中也頗寂寞，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將此兩款替人瑞再揮一斧罷。」子謹拍掌叫好，說：「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齊東村去。奈何呢？」想了想，說：「有了！」立刻叫差門來告知此事，叫他明天就辦。次日，王子謹同老殘坐了兩乘轎子來到齊東村，早有地保同首事備下了公館。到公館用過午飯，踏勘買家的墳塋，不遠恰有個小廟。老殘選了廟裏小小兩間房子，命人連夜糝糊，不讓透風。次日清晨，十三口棺槨都起到廟裏，先打開一個長工的棺木看看，果然尸身未壞然後放心，把十三個尸首全行取出，安放在這兩間房內，焚起『返魂香』來，不到兩個時辰，俱已有點

聲息。老殘調度着，先用溫湯，次用稀粥，慢慢的等他們過了七天，方遣各自送回家去。王子謹三日前已回城去。老殘各事辦畢，方欲回城，這時魏謙已知前日寫信給宮保的就是老殘，於是魏、賈兩家都來磕頭，苦苦挽留。兩家各送了三千銀子。老殘絲毫
不收。兩家沒法，只好請聽戲罷，派人到省城裏招呼個大戲班子來，并招呼北柱樓的廚子來，預備留老殘過年。那知次日半夜
裏老殘即溜回齊河縣了。到城不過天色微明，不便往縣署裏去，先到自己住的店裏來看環翠。把堂門推開，見許明的老婆睡
在外間未醒，再推開房門，望炕上一看，見被窩寬大，枕頭上放着兩個人頭，睡得正濃呢。吃了一驚，再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翠花
不便驚動，退出房門，將許明的老婆喚醒，自己却無處安身，跑到院子裏徘徊徘徊。見西上房裏家人正搬行李裝車，是這處來
的客，要動身的樣子，就立住問看。只見一人出來吩咐家人說話。老殘一見，大叫道：『德慧生！從那裏來？』那人定神一看，說：『不是老殘哥嗎？怎樣在此地？』老殘便將以上二十卷書述了一遍，又問：『慧兒何往？』德慧生道：『明年東北恐有兵革，我
送家眷回揚州去。』老殘說：『請留一日，何如？』慧生允諾。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兩家眷屬先行會面。已刻，老殘進縣署去，
知賈家一案，官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子謹還了三百銀子。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說：『今日
便派人送翠花進省。』子謹將詳細情形寫了一函。老殘回寓，派許明夫婦送翠花進省去，夜間託店家雇了長車，又把環翠的
兄弟帶來，老殘攜同環翠，並他兄弟同德慧生夫婦天明開車，結伴江南去了。却說許明夫婦送翠花到黃人瑞家。人瑞自是歡
喜，拆開老殘的信來一看，上寫道：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啓朱臂發的唱時，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有個妹子，名喚黑妞。

【王子謹】江南人，齊河縣知縣。生性謹厚，嫻於吏治。在買家十三條人命一案中，求老殘替魏氏伸冤。他又先後救了翠環、翠花。

【王掌櫃】雜貨店的掌櫃，夫妻兩個，有一兒一媳，年約五十多歲。他那二十一歲的兒子，在府城裏，不和怎樣多吃了兩杯酒，就把這玉大人怎樣糊塗，怎樣好冤枉人，隨口瞎說，被玉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抓進衙門。大人坐堂，只罵了一句說：『你這東西，謠言惑眾，還了得嗎？』站起站籠，不到兩天，就死了！

【王輔庭】四美齋掌櫃的。替魏家做了二十斤月餅，餡子是魏家送來的，當時不見有砒霜。

【玉賢】字佐臣，曹州知府。性情強暴，行事慘酷，喜以虐政治民。差人把大前天站籠裏站的四人拉上堂來，他親自用手摸摸，四人鼻子內還有點游氣；又坐堂，叫每人打上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其慘酷直至於此。審理于家一案，竟屈死了他們一家四口。所以把老百姓駭怕，得什麼似的，祇能偷滴著眼淚，說他是『青天青天』，『不冤枉不冤枉』。按即毓賢，字佐臣，滿洲正黃旗人，光緒間，任山東巡撫。排外仇教，獎勵大刀會，改名義和團；於是教案疊起，解職入京。後調撫山西，自稱義和團統領，妄殺教士教民。及京津肇禍，兩宮出走，閉議和約，外人堅請嚴懲禍首，遂伏誅。

五 畫

【申子平】申東造之弟。四十歲模樣，尚未留鬚。為人機警，才智過人。桃花山夜遇瑣姑，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啓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驚訝讚嘆不已。次日，依言到了集上，果然劉仁甫已到。便將老殘書信取出，說是專誠敦請，和仁甫一起到武城縣來。』

【申東造】撫衙文案上的委員，新任武城縣知縣。有一個兄弟，號子平，敬賢明理，深體民艱。他主張做官，要安靜地方，為民除害。所以向老殘請教治盜之法。并說道：『無才者抵死要做官，有才者抵死不做官。此正是天地間第一憾事！』老殘却道：『無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緊。正壞在有才的要做官，有才過於要做官，且急於要做大官，所以傷天害理的事，都做了出來！』

【白子壽】泰安知縣，為人清廉，善決疑獄。未及一個時辰，結了齊東奇案，沿路口碑噴噴稱贊。

【安貧子】在歷城縣井傍邊，擺命課攤子。安貧知命，向老殘指出青龍子的去路。

六 畫

【老董】董家口董二房老店掌櫃的。六十多歲年紀，生來心直口快。向老殘說出于王二家的冤枉慘劇。

七 畫

【克拉斯】外國人，濟南天主堂神父。精通醫術及化學。買家命案出時，老殘向他去請教，他查書訪問，都研究不出買家十三口人是甚麼藥毒死的。

【吳二浪子】即吳省十，齊東鎮西村人。相貌俊美，周際不羣。生性輕浮，慣偷女人。與賈姐私識後，用一千日醉藥水，醉

死買家十三口人。一聽風聲不好，逃往濟南，同土娼小銀子打得火熱。不料吃許亮和陶三騙了，方把真情吐出不免吃了一場官司。

【吳氏】吳舉人的女兒，學禮之妻。好個賢惠婦人，自從移轍一案出後，天天到站籠前去灌參湯，灌了回去就哭，哭了就去求人，響頭不知磕了幾千，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王大人的牛性。公公上了年紀的人，第三天死了。大伯子第四天也差不多，了她將屍首領回，親視含殮，換了孝服，又將丈夫後事囑託了自己父親，自己去跪到府衙門口，對着丈夫，哭的死去活來。末後，向丈夫說道：「你慢慢的走，我替你先到地下收拾房子去。」說罷，袖中掏出一把飛利的小刀，向脖子上只一抹，就沒氣了！

【吳舉人】吳氏的父親。一聽

女兒告訴了飛災大禍，觀的渾身發抖，忙去衙門裏打點，却已遲了。可憐女兒後來竟是白白送命，深恨昏官亂殺人！

【李公】見張公條。

【李五爺】在齊河縣做小生意，與翠環是舊街坊，為人非常好善，自顧不足，還收養了翠環的兄弟。

八 畫

【金二哥】東昌縣近鐵二哥，帶一封信給劉大哥。

【青龍子】裏山玄珠洞的道人，在華山找得「返魂香」，救了泰山均裏醉死的，剩下的都給了老殘。

九 畫

【姚雲松】撫院內文案，他說撫衙幕府人才濟濟，祇有老殘富保并未羅致。

【柳鳳儀】東昌大戶，他父親

柳小惠早已去世，他自己也是個兩榜出身，家中藏書極多，都是用大板箱裝着，有好幾百箱，堆在個大樓上，無人過問。內中有一部書，名叫納書櫃，都是宋元版書。老殘想開一開眼界，亦不可得。曾題壁道：「渣蕪遊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娜嬛飽蠹魚！」按此即指聊城楊家。

【胡舉人】原是一個糊塗人，聽說魏家家人要救主人，心喜是生意臨門，那家人扒下地磕頭說：「如能救得我主人的萬代封侯！」他道：「封侯不濟事，有錢才能辦事，先拿一千兩銀子，我替你辦；我的酬勞在外。」便糊裏糊塗的向剛弼去行賄，害得魏氏父女好苦！

【塗瓊姑】居於桃花山間，約在十八九歲年紀，眉似春山，眼如秋水，兩腮醜厚，如帛裹朱，從白裏隱隱透出紅來，口頰之間，若帶喜笑，眉眼之際，又頗似振矜，令人又愛又敬。為人超塵出俗，她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

他還自以為清廉得格登登的，審理買家十三條人命案，自信太深，一味刑求，險些把魏氏父女冤屈死！

【桑屠姑】居於桃花山間，年約二十歲上下，從襪底取出一枝角來，光彩奪目，如元玉一般，吹得鳴咽頓挫，其聲悲壯。

【桑勝姑】與姊屠姑同居桃花山，年約十三四歲，將小鈴取出，左手撒了四個，右手撒了三個，商商價價，搖亦復差，錯落應機赴節。

【剛弼】字聖蘊，是呂諫堂的門生，秉性威嚴，剛愎自用，在

十 畫

老殘遊記人名辭典 七畫至十畫

「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裏，貴業師握住你手，「扑作敦刑」的時候，如何？」

隨又說出一番指斥宋儒的大道理，可稱是快人快語。

【袁希明】撫衙文案。他回老殘信內，言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等白太尊到商酌一切，云云。

【高陞店掌櫃】為人勢利。

一見老殘從撫署回來，連忙接着道喜，說是撫臺送的酒席比金子買的還金耀；又說是你老房錢不給也不要緊，拍足馬屁。

【高紹殷】江蘇人，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瘦長臉兒，人頗風雅。老殘治好他姨太太的喉症，他就掄揚起來，到布政司街高陞店拜望老殘，并問道：「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爲甚不在功名上講求，却揀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尚了罷！」

十一畫

【張二】齊河人，在渡口上做店裏長工。酒醉失火，延燒了隔壁住店。

【張二禿子】是和賣布的在一起吃酒的。王三害死了賣布的，他料知勢頭不好，仗着沒有家眷，實行「天明四十五，逃往河南歸德府」這句俗語了。

【張大脚】小金子，小銀子的老鴿。養着兩個上娼，專教伺候有銀子的闊爺。

【張公】也是高陞店住客。本是極倨傲的，因見撫臺契重老殘，和李公二人趕忙聯絡，以爲託情謀保舉的地步。兩個人一替一句，把個老殘惹得渾身難受。

【莊宮保】山東巡撫，相貌仁厚，身體魁梧，愛賢若渴，有時不免護短。羅致老殘保奏玉賢，政聲是有口皆碑，治河去賈讓三策，按即清山東巡撫張曜字朗齋，太興人，原籍錢塘，曾被御史

劉翰幼其目不識丁，後遂一志向學，淹通圖史，詩文皆有古法，以「目不識丁」四字鐫印佩之以自警。在魯築河堤，修道路，開廠局，精製造，凡有益於官民者，莫不舉。光緒間，卒於官，謚勤果。

【許明】許亮的兄弟。三十來歲，人頗樸誠。先伺候鐵大老爺和鐵姨太太，後來又和老婆送梨花進省。

【許亮】齊河縣能幹的差人。四十多歲，尚未留鬚，爲人幹練。假嫖假賭，騙出吳二浪子的「千日醉」藥水一小瓶，破了齊東鎮的疑案，頗有偵探之才。

【陳仁美】曹州府衙三班頭兒，著名的能吏。接了吳二少奶從手上抹下的一副金鐲子，回到班房，把金鐲望桌上一擱，開口道：「諸位兄弟叔伯們！今兒于家這案，明是冤枉，諸位有甚麼法子，大家幫湊想想，如能救

得三人性命，一則是件好事；二則大家也可以沾潤幾兩銀子。誰能想出妙計？這副鐲就是誰的！」但玉大人是嚴厲到底，沒有把此事辦得成功。

【陶三】混號胖子，歷城縣快班都頭。爲人幹練，奉長官命串通許亮，賂捕吳二。

十一畫

【黃瑞和】山東古千乘地方的一個大戶，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人治得。一年春天，幸得老殘依着大禹傳下來的法子，替他治病。說也奇怪，這年雖然小有潰爛，却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秋分過後，病勢已經唱了三天謝神的戲，醫藥設席十分暢快。按黃瑞和即指黃河；每年潰爛，即言每年潰決出險，每發都在夏天，即言六月水漲，大汛防汛時期；春天治病，即

十一畫

言春廂工程，大馬傳下來的法子，即言宜洩尾閘，東水攻沙之法，秋分已過，病勢今年是不不要緊，即言霜降大汛期過，水勢平穩，開筵唱戲，謝神，即河王同例，慶祝安瀾大會，請黃河大王爺看戲三天也。

【黃龍子】有五十來歲光景，面如渥丹，鬚髮漆黑，居於桃花山間，有超塵出俗之想，聽奏樂，擗唇發嘯，論名教攻乎異端，說破甲子五變，預言北拳南革。

【黃應圖】字人瑞，江西人，三十多歲年紀，爲人風雅，其兄由翰林轉入御史，與軍機達拉密至好，所以他捐了個同知，來山東，河王投劾，說出買家奇案，火坑裏救出翠環，寫了一付對聯，送老殘，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黑妞】白如的妹子，約十六七歲，長長鴨蛋臉兒，善唱梨

花大鼓，他的調門兒都是白如教的，祇有一棒，他的好處人說得出，白如的好處人說不出，他的好處人學得到，白如的好處人學不到。

十三畫

【賈老翁】五十來歲，爲人安分守己，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時有三十多歲了，二兒子今年念四歲，人物清秀，又過繼個兒子，名叫賈幹。八月十三給大兒子做週年，直到十四，經懺拜完，一家大小男女，十三口人，都中毒死了，事關於官，幾乎成爲疑獄，後被老殘用返魂香調度着，七天後又都復活了，奇奇奇，齊東鎮上出奇事！

【賈姐】名探春，又名大妮，子賈老爺之女，十九多歲年紀，生得如花似玉，爲人伶俐能幹，同吳二浪子眉來眼去，早有了意思，只因當年說親，被嫂嫂魏

姐破了好事，恨人骨髓，因此用藥毒死全家，反告嫂子謀害，企圖和吳二做成一堆兒。

【賈幹】賈老翁的嫡堂姪兒，過房承繼爲子，年十七歲，生性庸愚，上得公堂，說月餅裏有砒霜，是姊姊看出來的。

【翠花】平原二十里鋪的土妓，十七八歲，鴨蛋臉兒，富有情感，在黃河邊上，從車上裏跳下來，拉住翠環，放聲大哭，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老殘感激他成全翠環的美意，也成全了他，寫給人瑞信內，正是照樣一付對聯。

【翠環】原名環翠，本姓田，是齊東縣人，十五六歲，瓜子臉兒，賦性溫柔，她家有二頃多地，城裏還開着雜貨舖子，只因黃河大汛決口，弄得家破人亡，把他賣入娼門，在平原逆旅中，遇見了老殘，由黃人瑞極力的撮合，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後來

她帶着兄弟，隨老殘一齊回南去了。

十四畫

【夢湘】湖南人，三十歲光景，在明湖居台下正座上，聽白如姊妹說書，纔知古人「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措辭之妙，却又反覺得還三日二字，下得太少。

【赫大老爺】在撫台衙門裏充當武巡捕，舉起手中雙紅名帖，一見老殘，趕了一步進前，請了個安，就是奉宮保差，送來一桌酒席。

十五畫

【劉仁甫】山東平陰縣人，在四川，隨峨嵋和尚學得少林正宗武藝，性情高傲，熟諳江湖路道，接着金二哥梢來鐵哥的信，迎上申子平，見辭不掉，只好同去武城縣，初始也還有一兩起

盜案一月之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境地了。

【德慧生】他和文章伯都是老殘的至友。後與老殘同行回南宮，言一節見文章伯。

十八畫

【魏姐】魏謙之女，嫁給賈老。大爲妾。三十幾歲，形容憔悴。夫死，守節。賈家命案出後，在公堂上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大叫道：「剛大老爺，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現在我已遂

了你的願了！既殺了公公，總是個凌遲，你又何必要坐成個故殺呢？你家也有兒女呀，勸你退後些罷！」後來若非老殘知道她的冤枉，這條命怕不要送掉！

【魏謙】齊東鎮人，爲人安分守己。膝下有個女兒，嫁給木村賈家做媳婦。只因女婿死了，恐怕女兒傷心，常接回來家，過個十天半月，解解悶兒。送月餅本是好意，那知賈家出了十三條人命案，給他們告官，說是月餅內有砒毒，幾乎送了老命！

二十一畫

【鐵英】字蘭殘，又字老殘。江南徐州人。三十多歲年紀。性情疏放，見義勇爲，當仁不讓。學問經濟，都稱淵博。治病著手回春。父親原也是個三四品的官，曾做過多年實缺，只因不會要錢，弄得家無祖業可守。他就就奔走江湖，攜個串鈴，替人治病。湖口至山東，富保愛賢，他怕做官，半夜裏逃走。到曹州，考察酷吏的政治，邂逅申東造舉薦劉

仁甫。却袍受袍，爲的是穿氣皮袍子，不像搖串鈴的。義納翠環，智破奇案，并非無志功名，怕受無謂糾纏。按老殘即作者劉鵬。自謂：鵬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能讀書，而放曠不守繩墨。曾行醫於上海。光緒十四年，劉州黃河決口，鵬以同知投効於樊，大徵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庚子亂後，政府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羅死。

足本 儒林外史

全書
五十六回

作者吳敬梓先生。年少多才。不可一世。功名富貴。視若浮雲。本書以婉而多諷之筆。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筆力之有勁。得未曾有。實爲諷刺小說中出類拔萃之作。復經本局詳爲考訂。未附人名辭典。係書中人物小傳。以便讀者查閱。

足本 老殘遊記

全二
十回

作者劉鐵雲先生。放曠不羈。文有奇氣。此書描寫當時社會情形。真屬淋漓盡致。繪影繪聲。讀者一卷在手。大有忘食廢寢之概。未附書中人名辭典。足供查閱。

精心校勘 字體清爽 閱讀便利 與衆不同

合訂一巨冊 實價一元五角

寄費五分

世界書局發行